她的代号白牡丹

她的代号白牡丹

（下）

原著　肖云星
改编　魏忠才　宋　芒
绘画　段文斌
扫描　自治州
制作　自治州

河南美术出版社

书趣盟 www.shuqu.net

内 容 提 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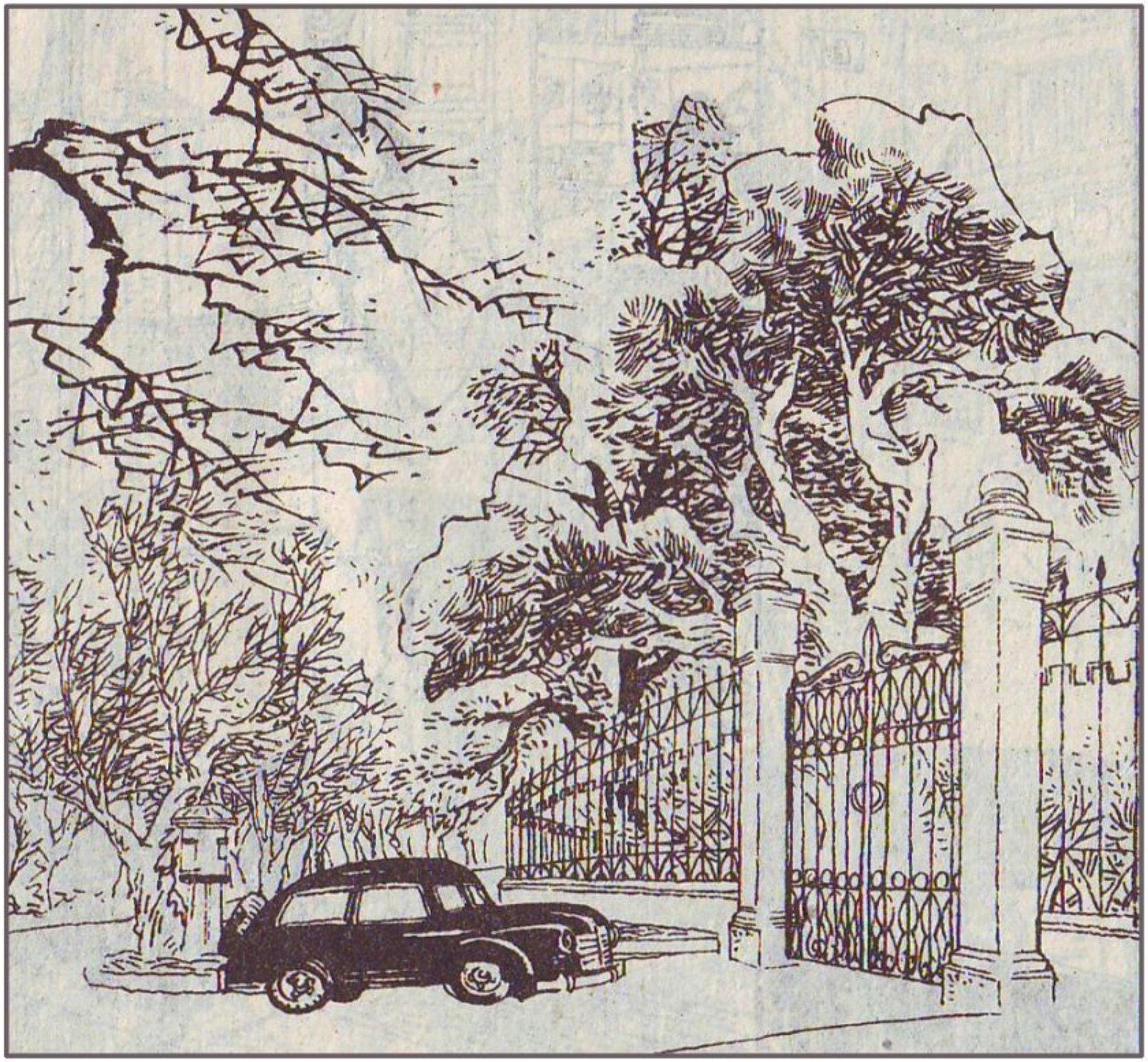
解放前夕，女共产党员丹华奉命潜入上海，争取敌伞兵团起义。在上海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丹华勇敢、机智地深入虎穴，与敌人明争暗斗，历尽艰险，终于使敌团长率部起义。当满载着三千起义士兵的登陆艇，冲破重重险阻胜利到达解放区时，这个代号“白牡丹”的行动计划得以圆满实现。

该书共上下两集。

责任编辑　梁丙卓

她的代号白牡丹（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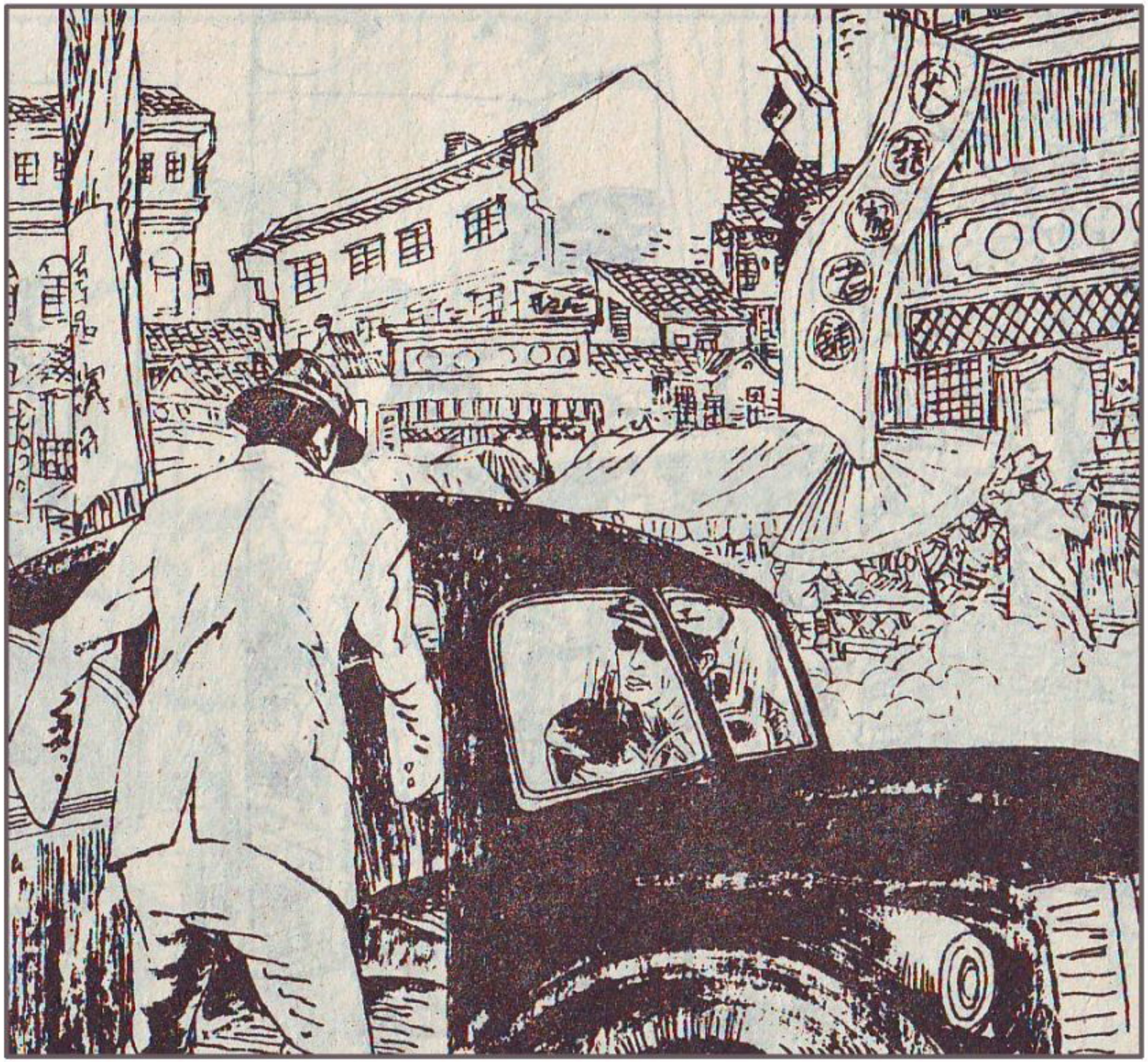
州自制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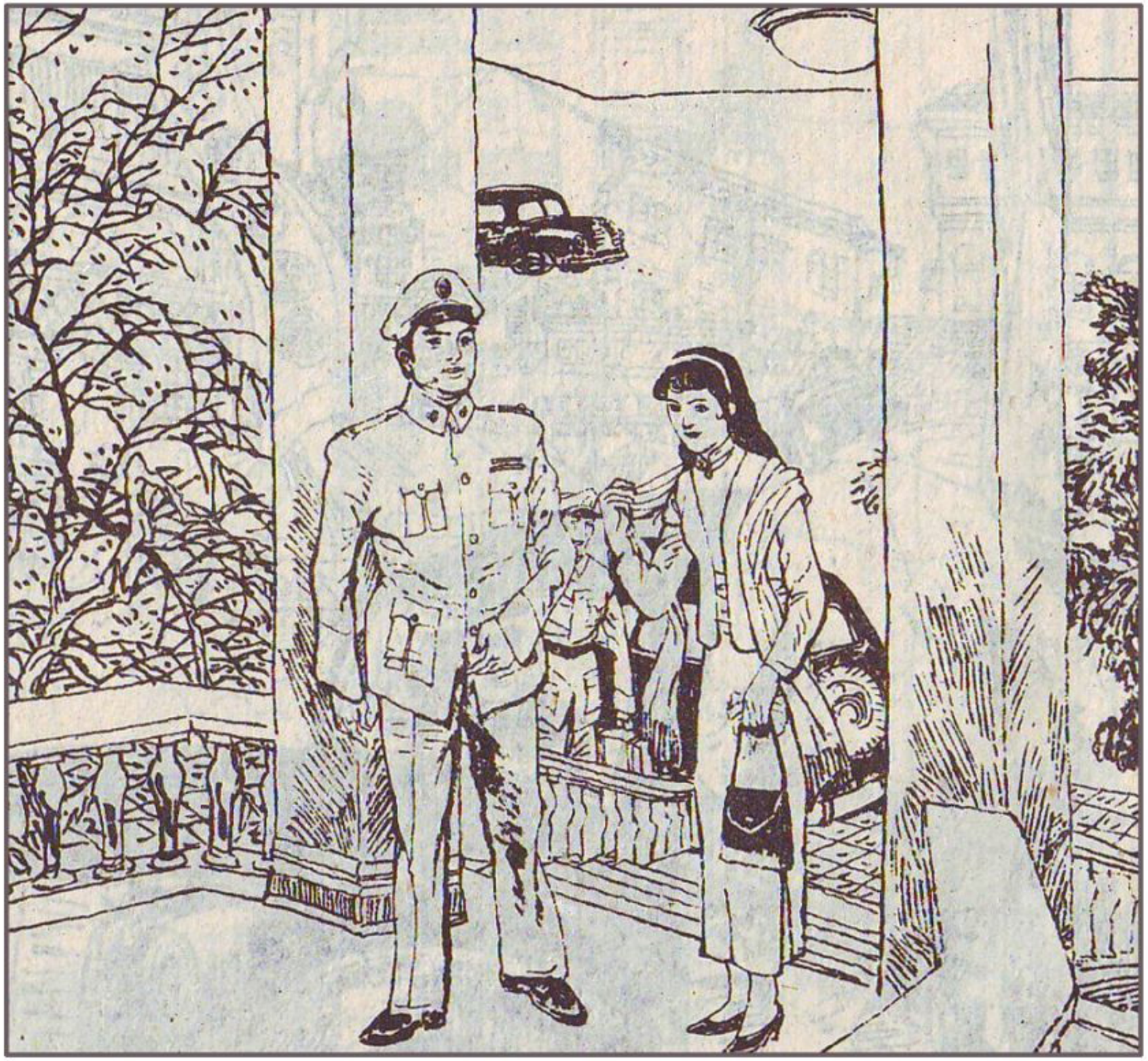
薛光善在我党政策感召下，从错综复杂的矛盾中解脱出来，丢掉了对蒋介石的幻想，决定率部起义。第二天他就让孙林驾车前往莉真公馆，接丹华回来，共商起义大计。

她的代号白牡丹（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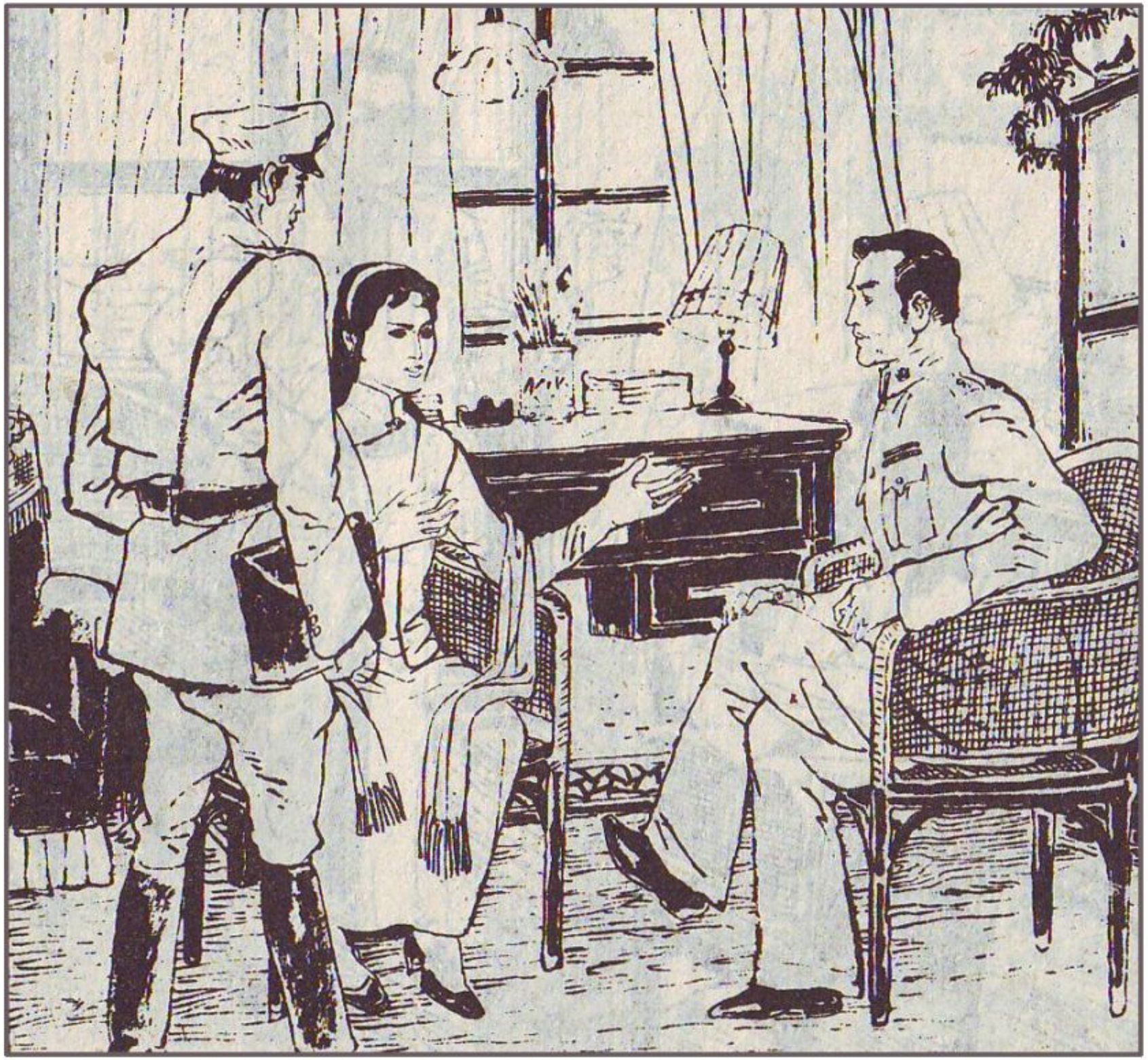
当汽车驶进莉真公馆时，侯七又在一家小店里，拿起公用电话向达威报告了这一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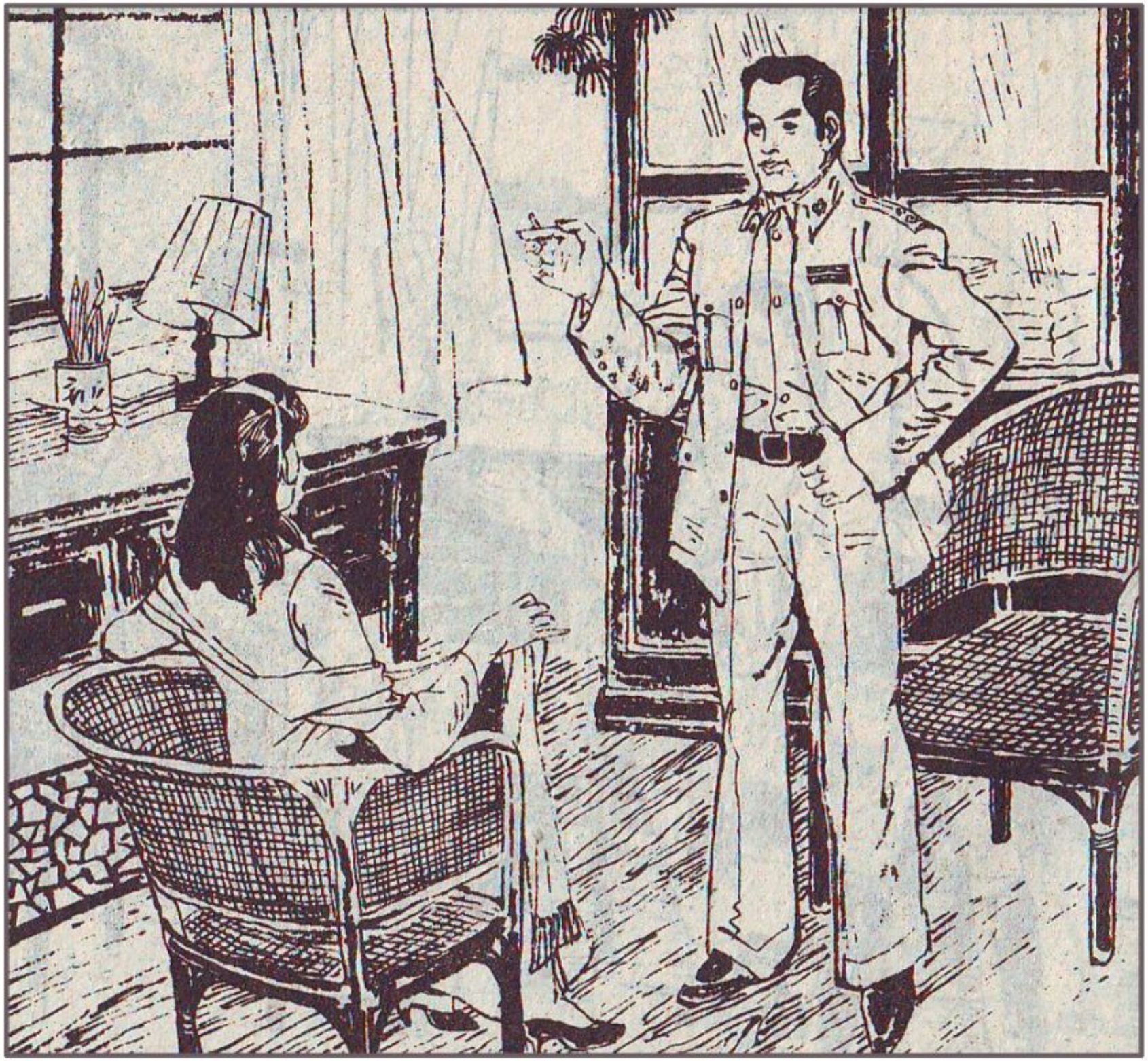
达威在电话里指示说：『继续跟踪监视，不可冒然行动。要放长线钓大鱼！』侯七挂上电话，忙闪进了汽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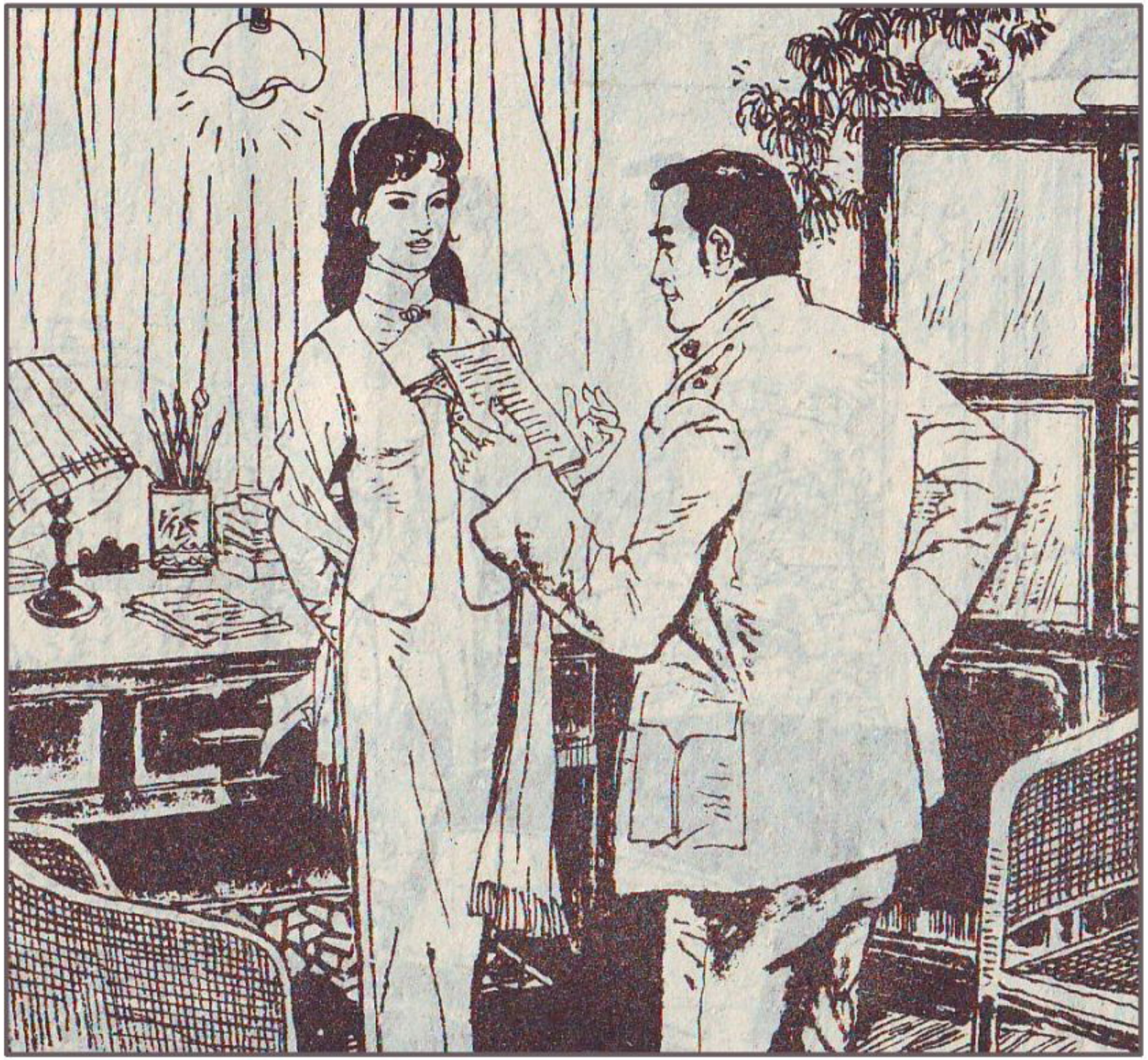
不一会儿，汽车载着丹华回到薛光善的寓所。侯七和焦海也忙开车跟了过来，把车远远地停在路旁。



薛光善见到丹华后，愧疚地说：『请贵党谅解我！』丹华从容地说：『我们始终是信任你的！现在还是谈谈起义的事吧。时间是宝贵的！』『我听贵党的！』薛光善十分坚定地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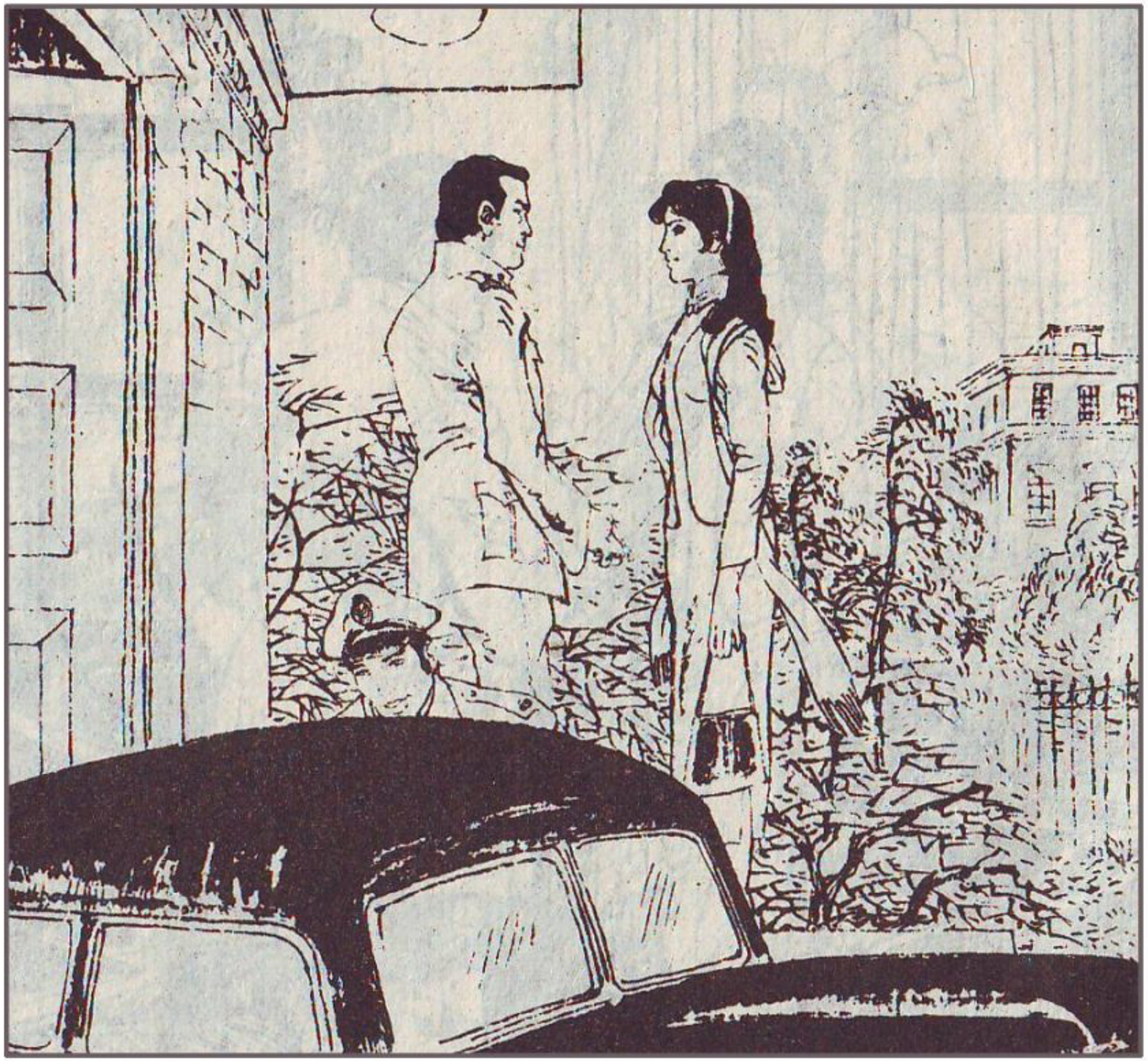


接着，丹华告诉薛光善，这次起义的代号为『白牡丹计划』；起义时间，按江北指挥部的要求，定在解放上海战役打响之际。薛光善说：『我完全同意贵党的意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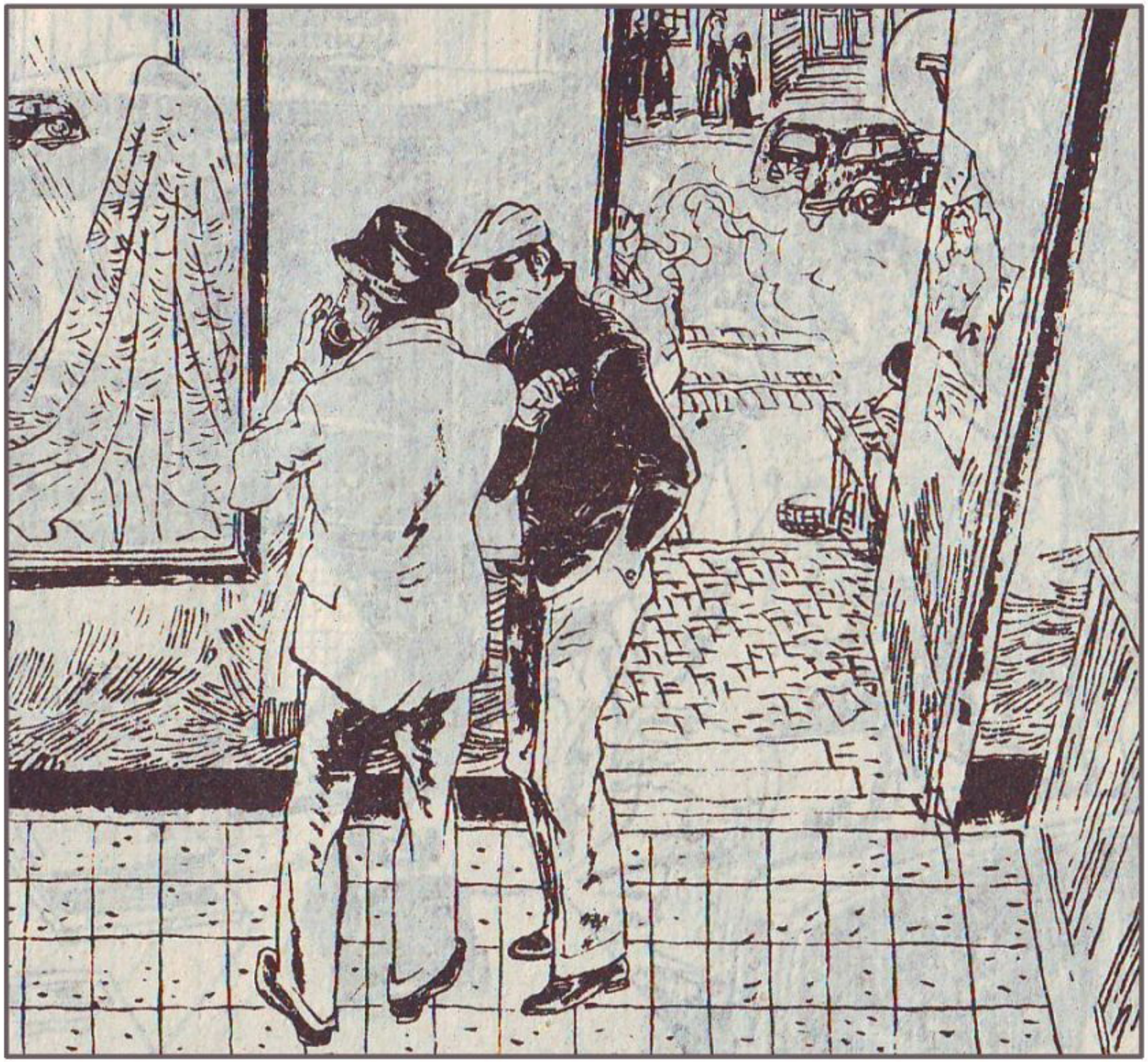


经过商讨，『白牡丹计划』的具体行动方案制定出来了。

这时已是下午六点，丹华说：『我必须和地下党取得联系，使行动方案尽快报江北指挥部审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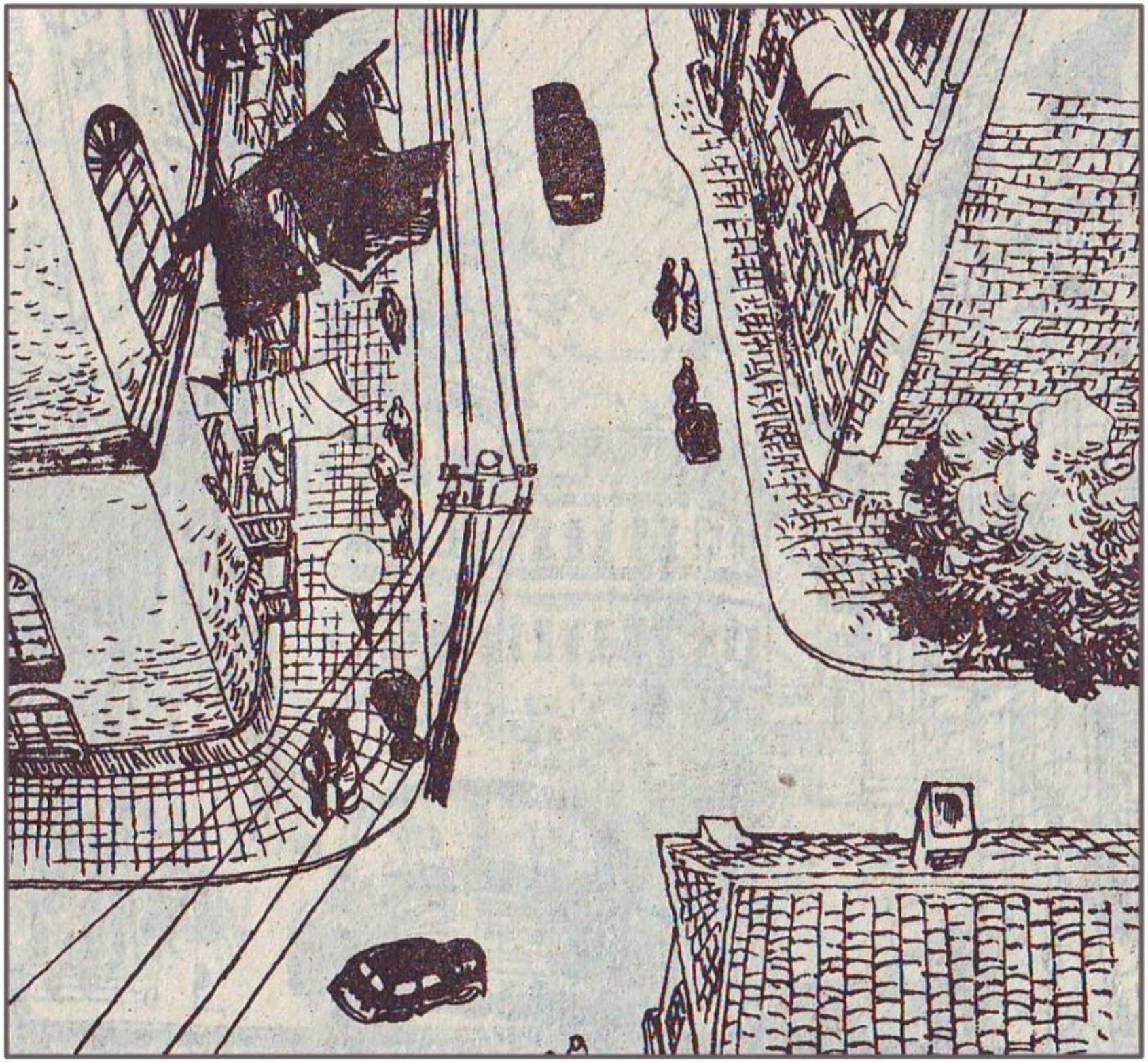


傍晚，丹华换了一套艳丽的服装，由薛团长送出后门。薛光善心情激动地说：『丹华同志，路上要多加小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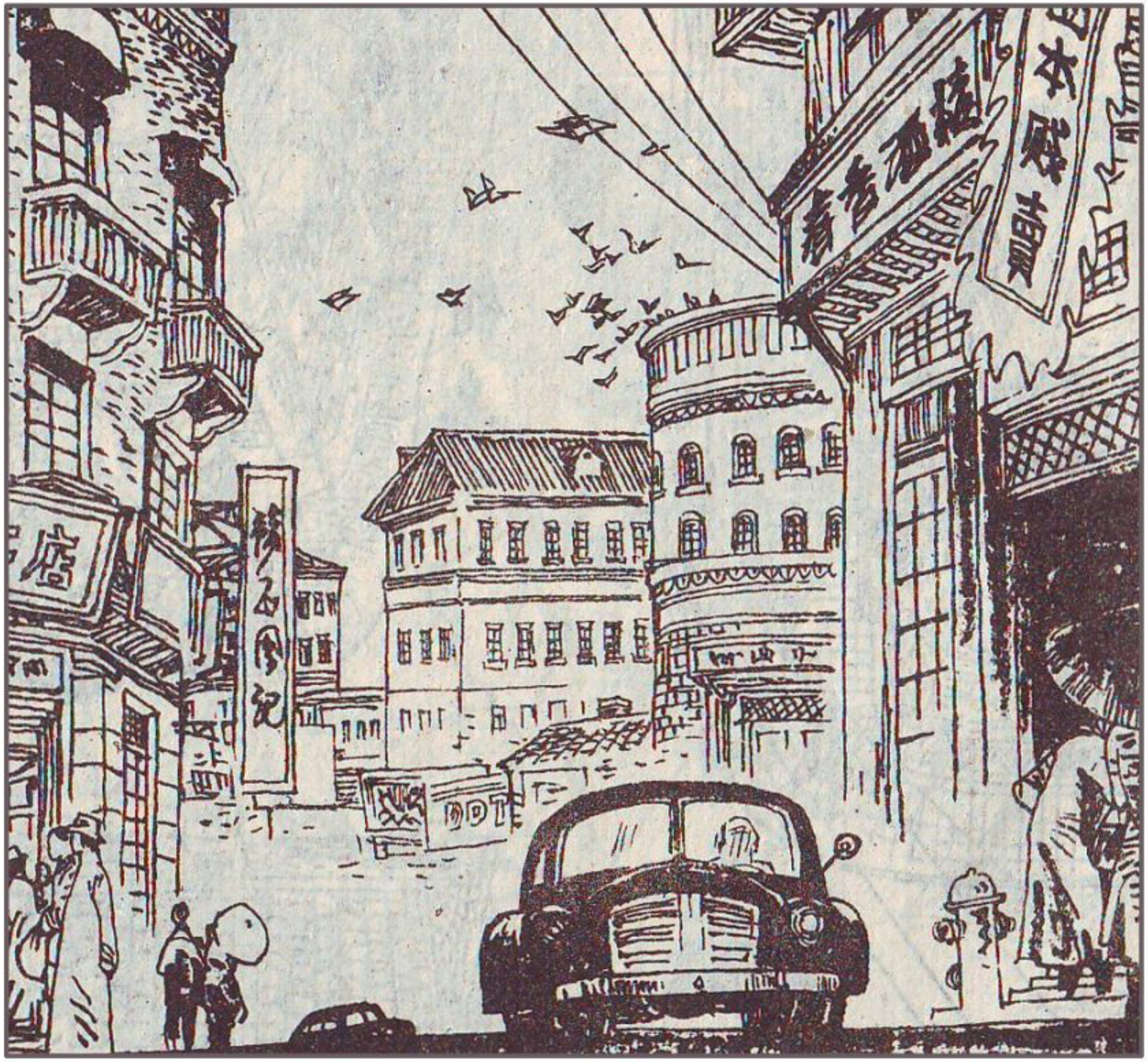


尽管丹华的行动很隐蔽，但还是被侯七和焦海发现了。侯七立即用电话报告了达威司令。侯

达威接电话后想：这个丹华很可能就是共党『白牡丹』！她今晚离开薛光善家，一定负有秘密使命。随即，他给沈淦打了电话。



为了甩掉跟踪的敌人，丹华要孙林加大油门高速行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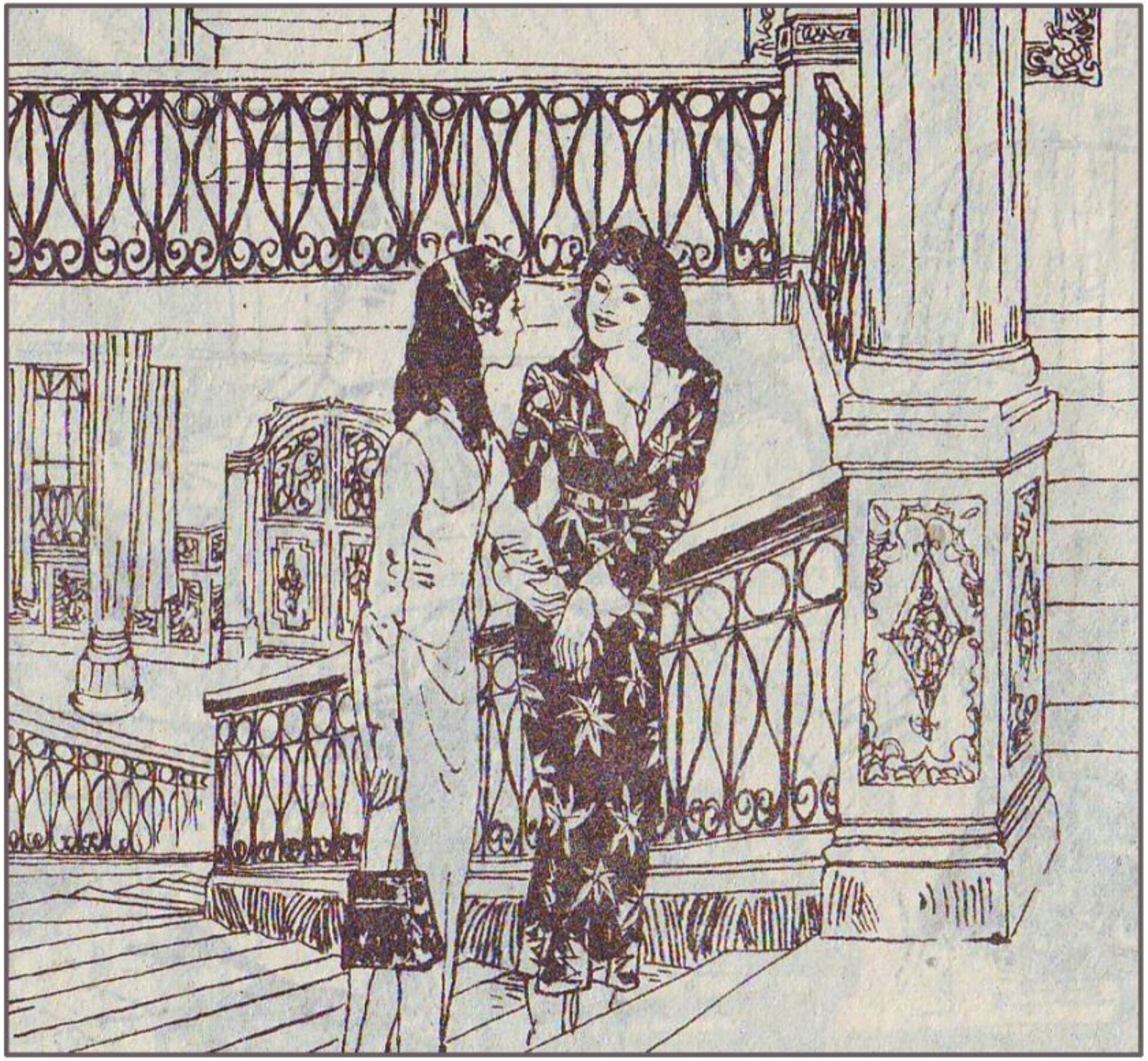


孙林快速开着车，穿过了两条大街。转了几次弯，但始终没能甩掉跟踪的汽车。丹华心里十分着急，她想：无论如何也不能把敌人带到她与柯平的接头地点——国际饭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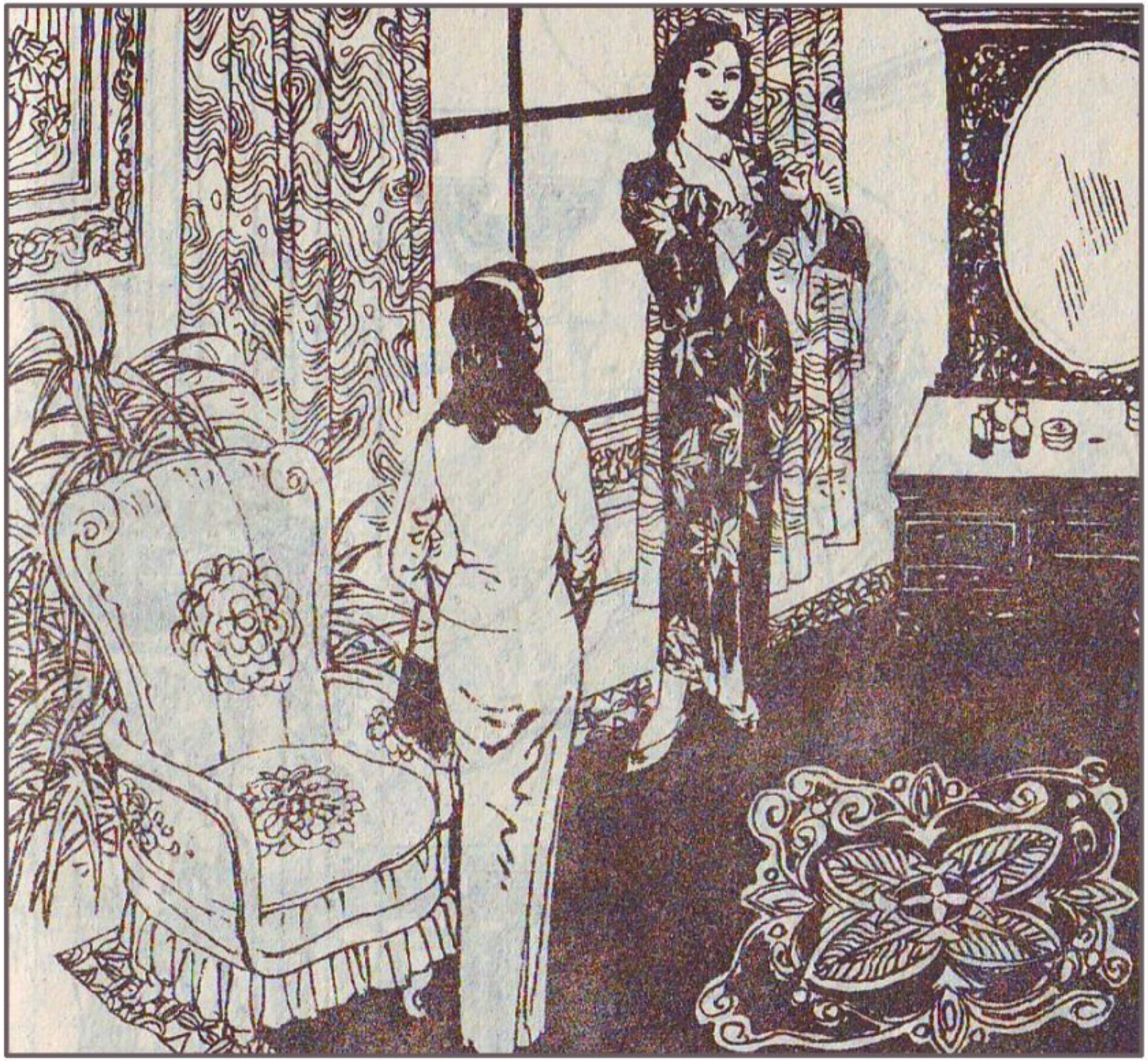
丹华思索一阵，对孙林说：『到沈参谋长家去！先会一会三姨太，然后再寻机会甩掉敌人！』接着，她把自己的具体想法讲给了孙林。

她的代号白牡丹（下）

州自制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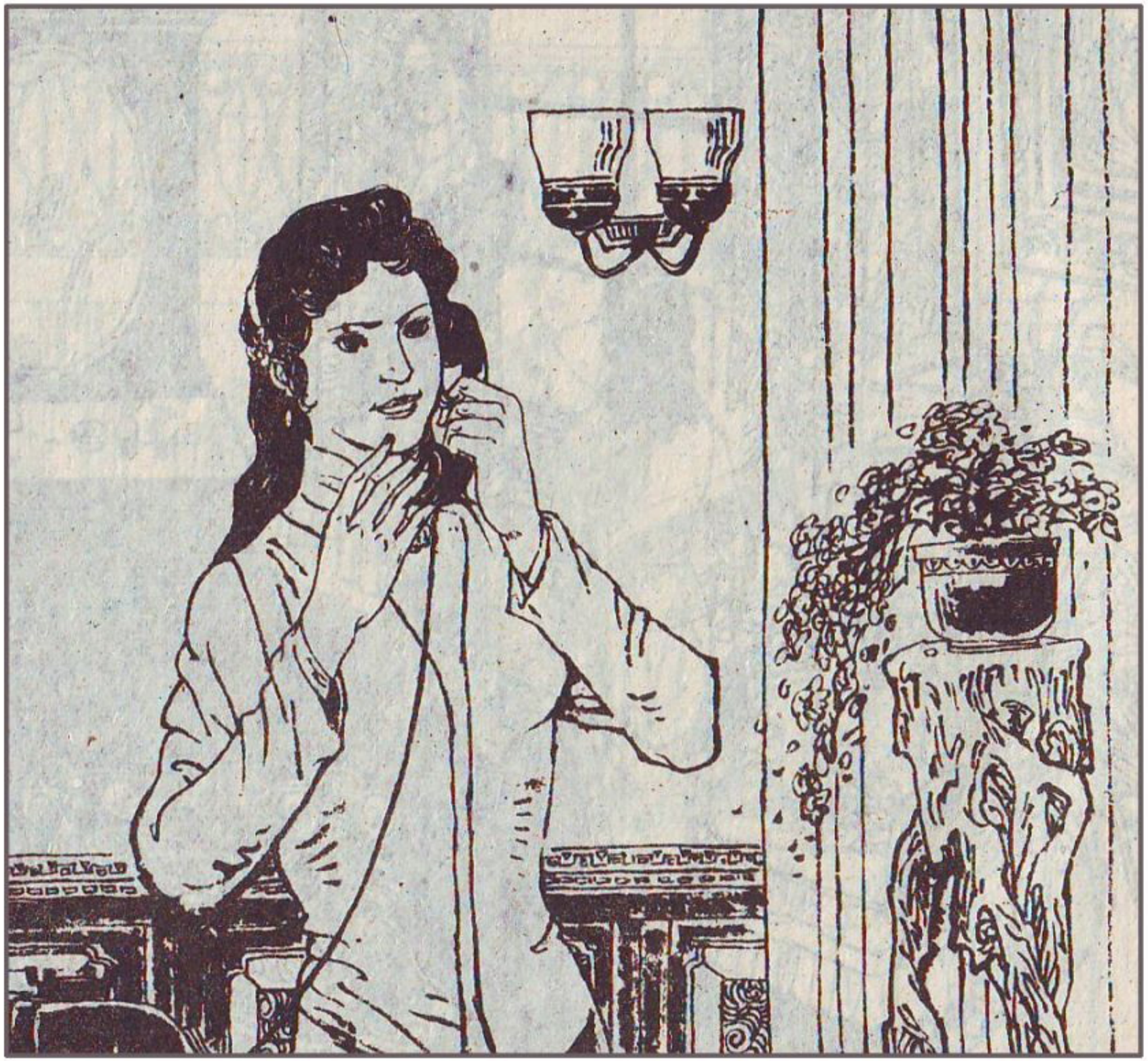


于是，汽车在一所漂亮的公馆前停了下来。三姨太迎出来，大惊小怪地问道：『哟！您这个美人儿怎舍得出来了！』丹华说：『三姨太健忘啊，你不是要领我逛一逛大上海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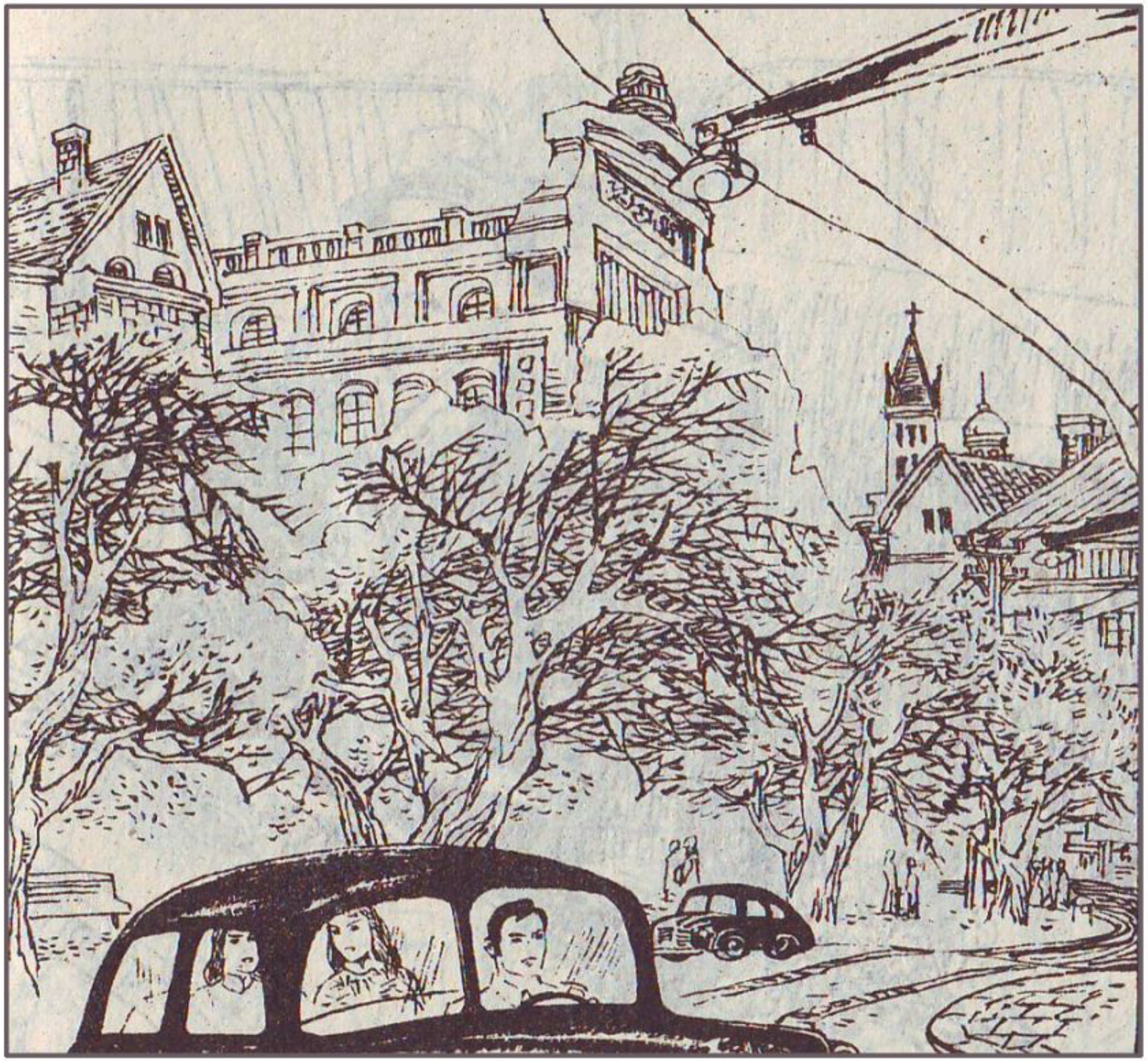


三姨太把丹华让进了客厅，说：『参谋长刚出去，正好我闲得没意思。你说吧，是逛商店，还是去跳舞？』丹华说：『那就到皇后舞厅乐一乐，好吗？』『好，好！请等我去换件衣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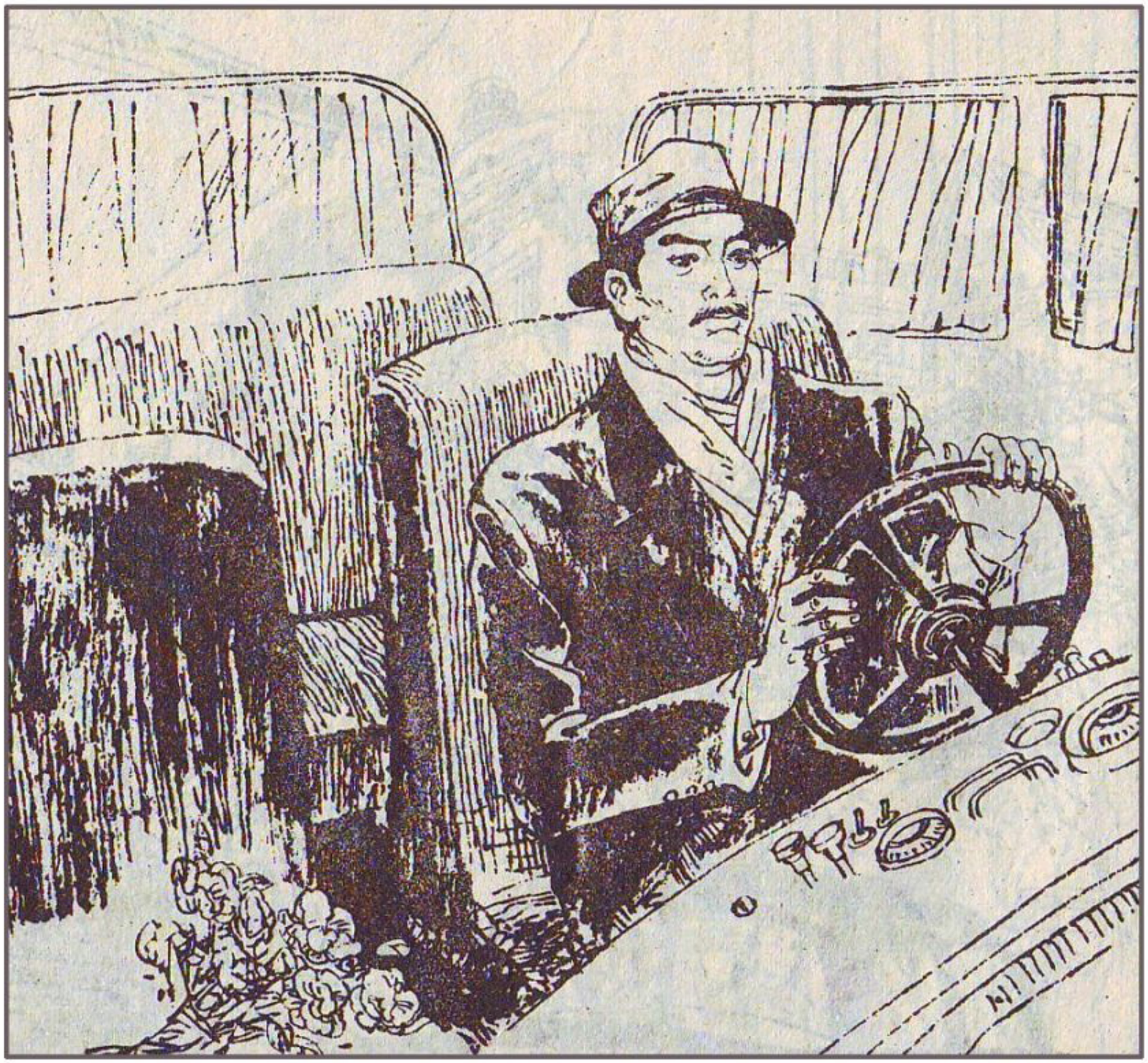
她的代号白牡丹（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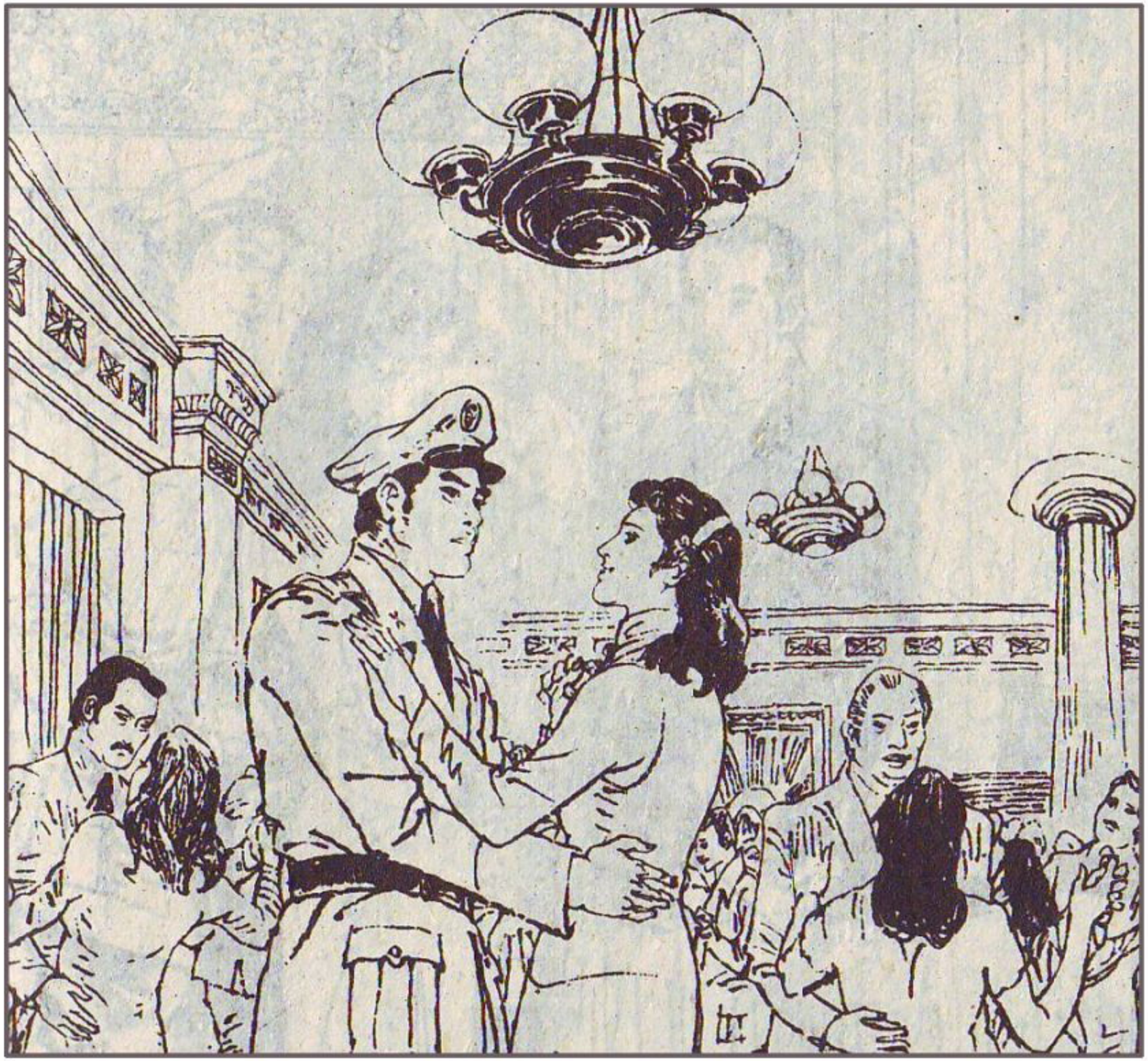
丹华趁三姨太夫换衣服之机，抓起客厅的电话拨了号码。丹华低声说：『是艳红花房的谷老板吗？我要一束牡丹花，对，白牡丹！请送到皇后舞厅去。』



三姨太经过一番修饰后，便拉着丹华上了汽车。汽车起动后，后边那辆车也加大油门跟了上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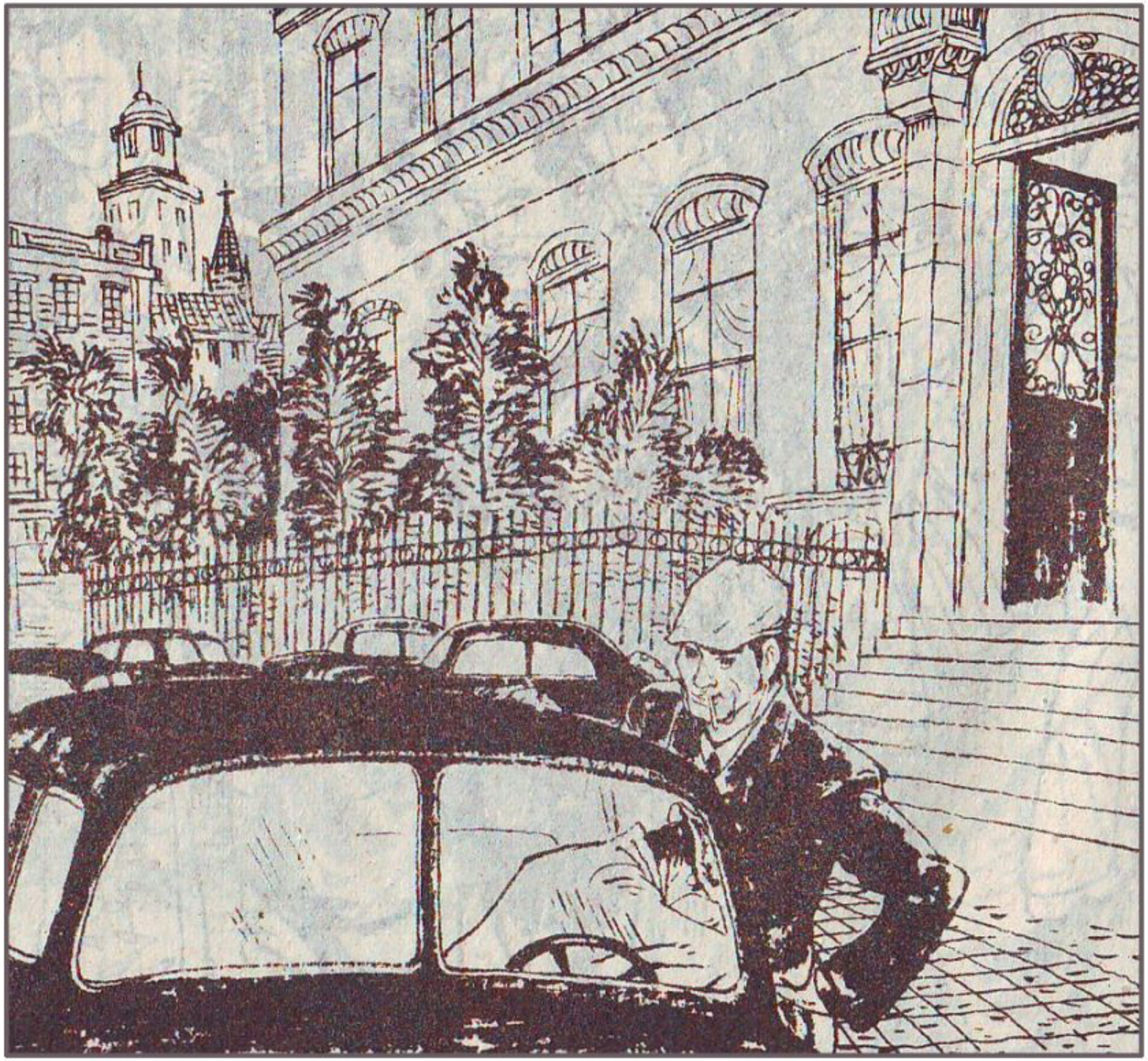
艳红花房，是柯平为丹华安排的一个紧急联络点谷老板正是地下党联络员老谷同志。老谷接到电话后，立即带着一束盛开的白牡丹花，开车向皇后舞厅驶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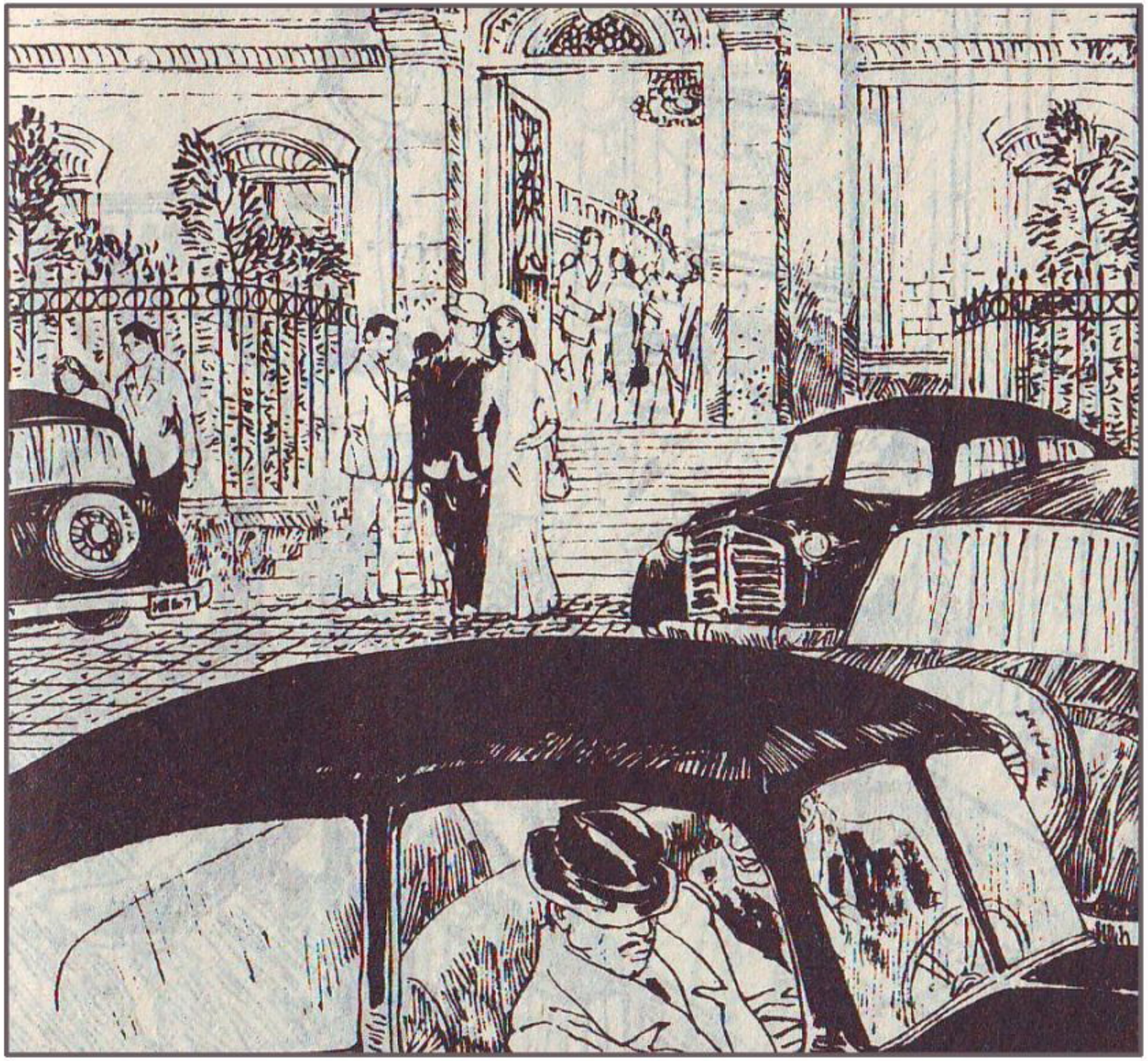
不一会儿，在皇后舞厅里，丹华和孙林随着伴奏的乐曲声，翩翩起舞了。三姨太这肘哪里还顾得上丹华，早如痴如呆地投入了她那舞伴的怀抱中了。

在又一曲开始之前，一身西装打扮的老谷，拿着那束做为联络暗号的白牡丹花，来到丹华商前，客气地邀请她伴舞。丹华接过花，递给孙林，说：『谢谢，请吧！』

丹华借跳舞之机，把一个小册子递给老谷，小声说道：『薛决定起义！这是「白牡丹计划」，具体行动方案。请转报柯，并立即派人到江北去。我已被人跟踪，难以脱身。』



守候在舞厅外的侯七和焦海，谁也没想到他们跟踪的人竟是出来跳舞。焦海上楼看了两次后，对侯七说：『猴子，咱们就这样等到天亮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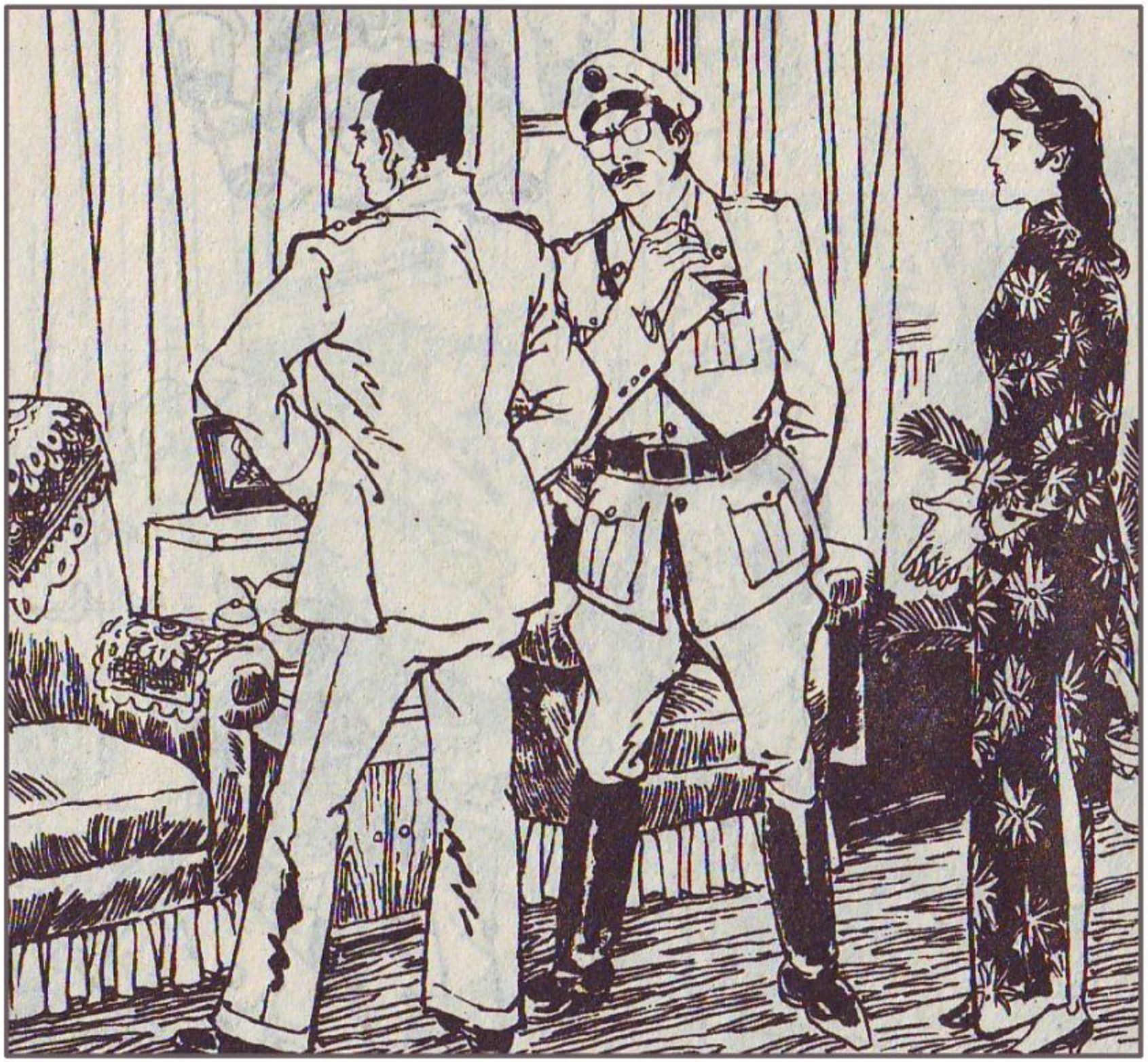


侯七说：『兄弟，你先看着点，让我先睡一觉。』不一会儿，舞会结束了，焦海忙推醒侯七：『伙计，散场了！散场了！』

就在丹华离开不久，薛团长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沈淦。他是奉达威之命，前来探明丹华去向的。薛光善先是一惊，但马上又镇静下来，心平气和地问：『参谋长此时光临，有何贵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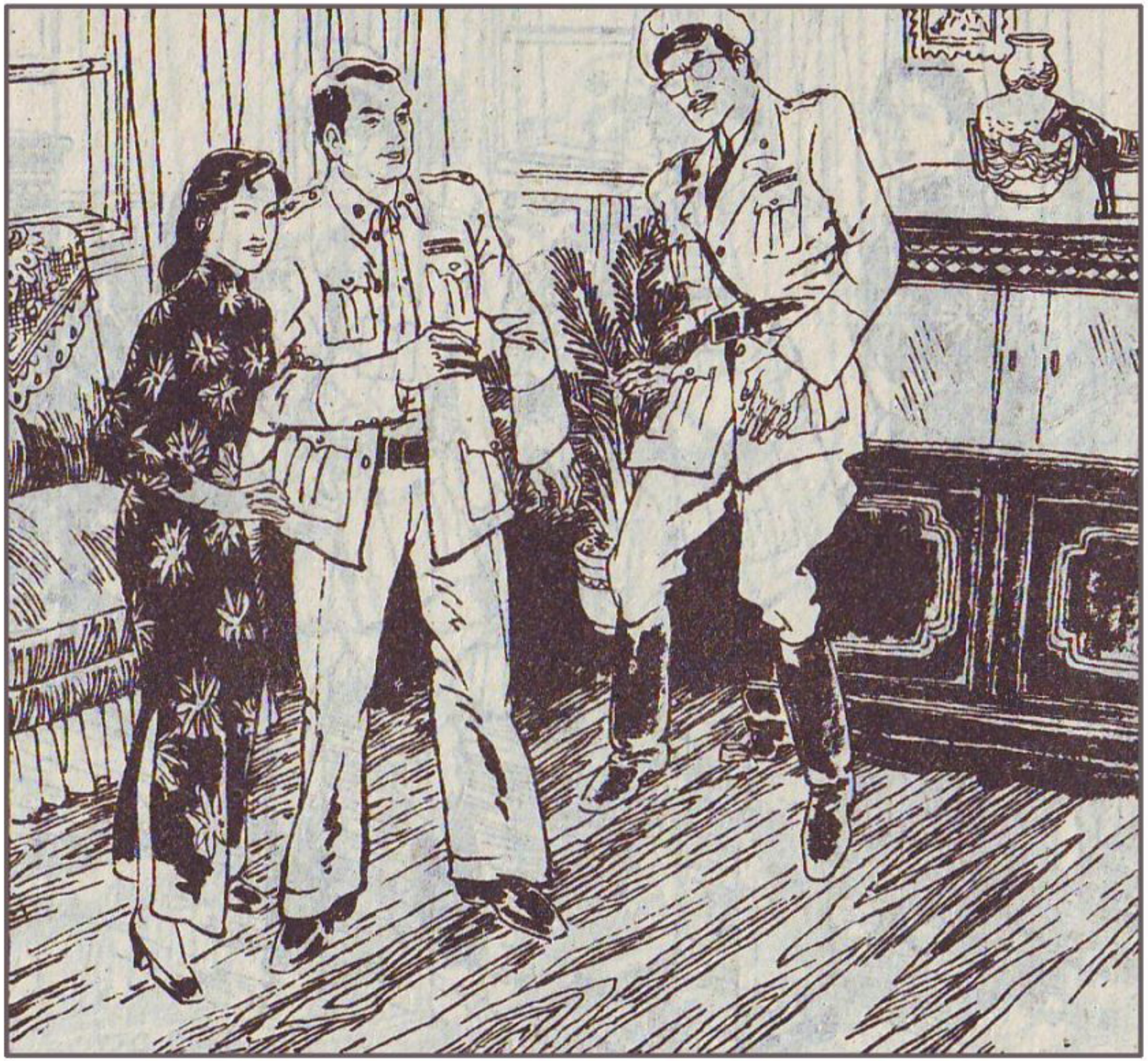
沈淦狡猾地看了薛团长一眼，说：『我想见见丹小姐！』

薛光善针锋相对地说：『她出去了，改日吧！』『不！我是奉达司令之命来的，务必要在今晚见到她！』沈淦眼盯着薛光善的脸说。



薛光善一愣，想：难道起义的事暴露了吗？不，不会！他接着反问沈淦道：『什么意思？』沈淦步步紧逼道：『江北过来了个女共党，可能今晚又带着秘密的使命回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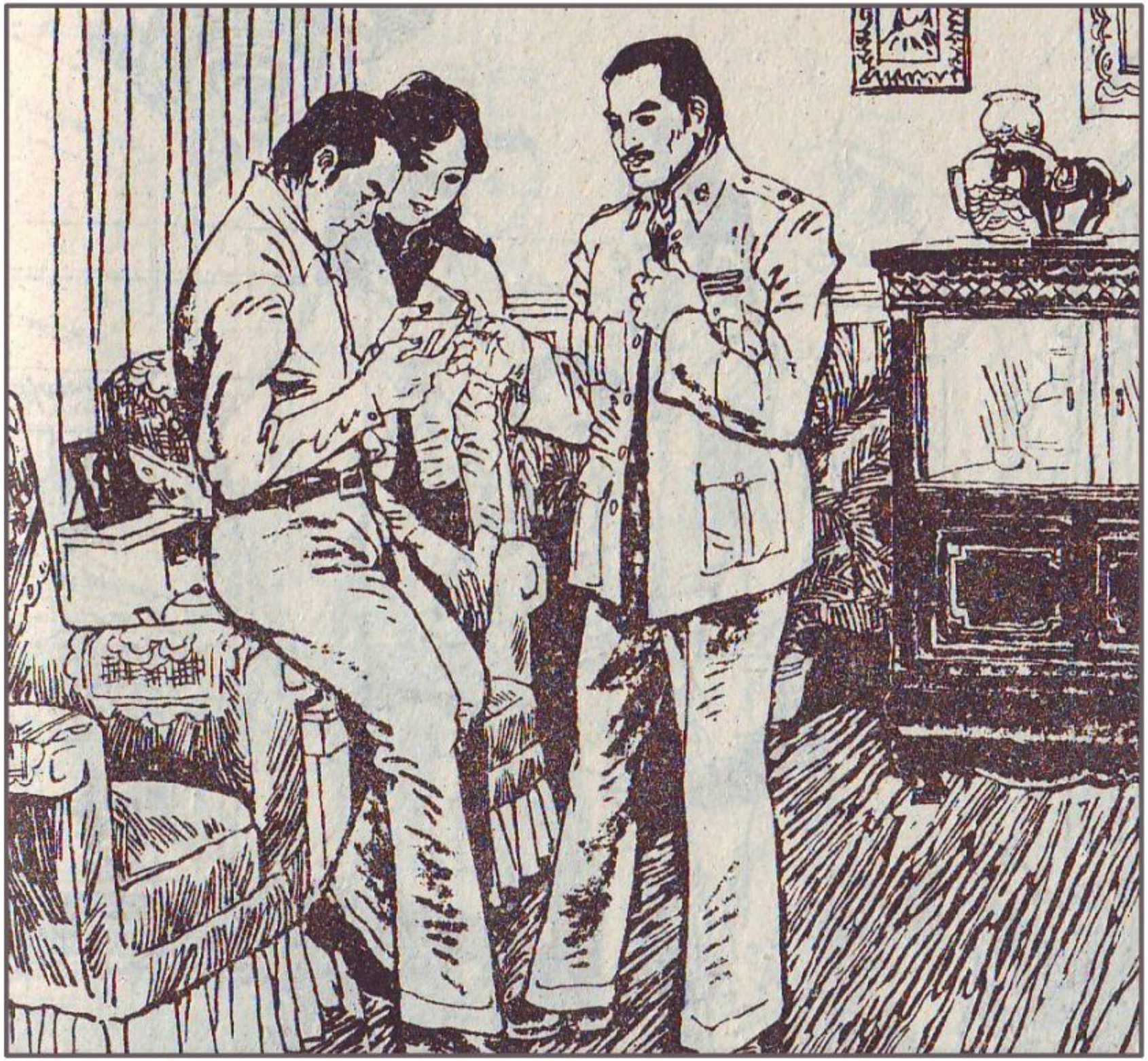
薛光善怒道：『这和我表妹有什么关系！』沈淦带着挖苦人的口气说：『我现在还和你说不清，只要丹小姐今晚不回来，你一切都会明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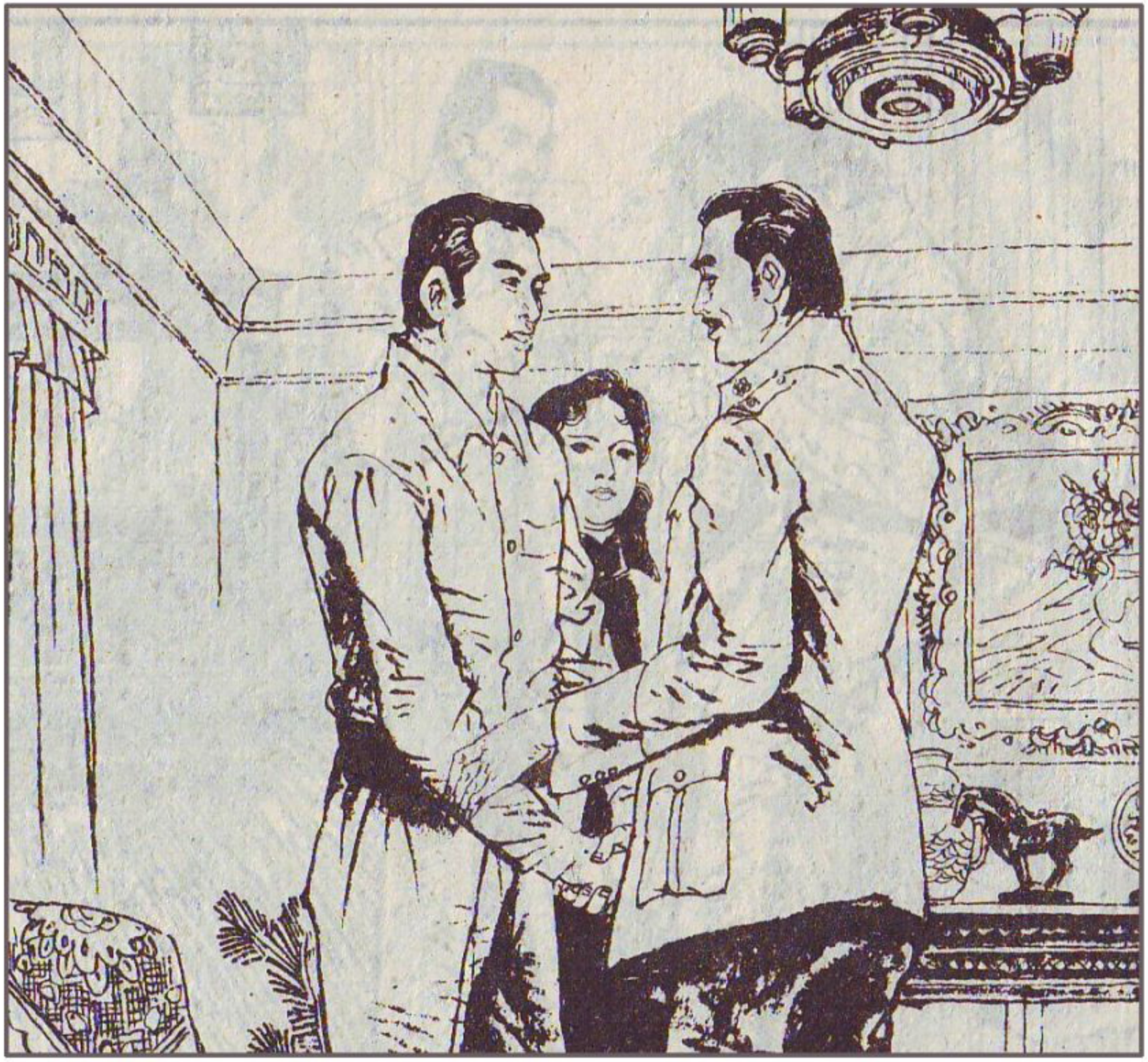
胆小的梅茜，拉着薛光善的胳膊说：『光善，这是怎么回事啊？丹小姐，你快点回来吧！』薛光善此刻正考虑着下一步棋：必要时，就先干掉沈淦！就在这时，丹华推门而入，真的回来了。

『沈参谋长，在等我吗？』丹华镇定地问。沈淦凶相毕露，悻悻地反问：『丹小姐独身一人到哪里去了？』『跳舞去了，和你三姨太一起去的。怎么，我就不能出去玩玩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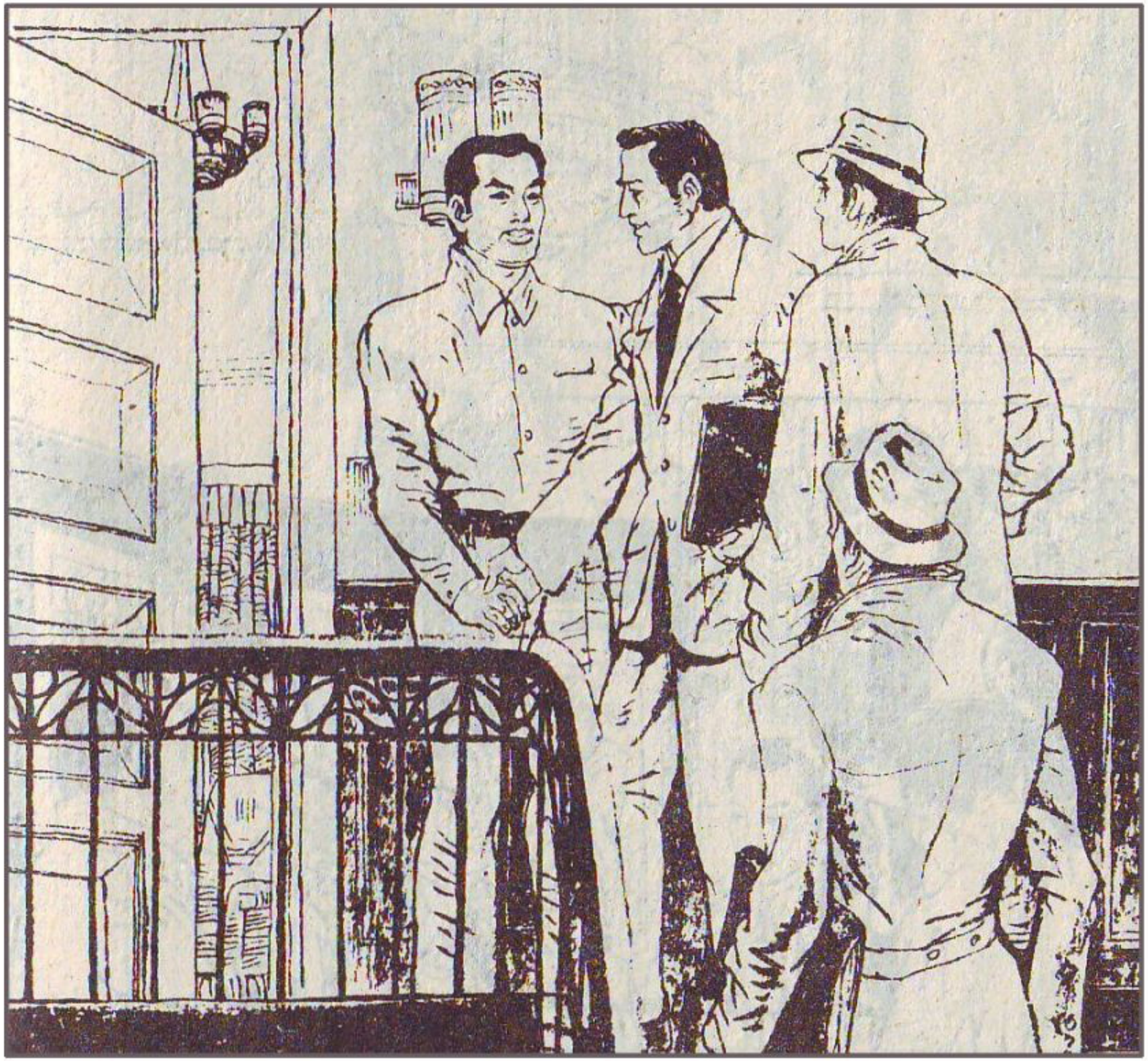
薛团长悬着的心落下来了。他讥讽地问沈淦：『参谋长，要不要我向达司令回话！』『不用，不用。』接着，薛光善看都不看沈淦一眼，喝了声：『送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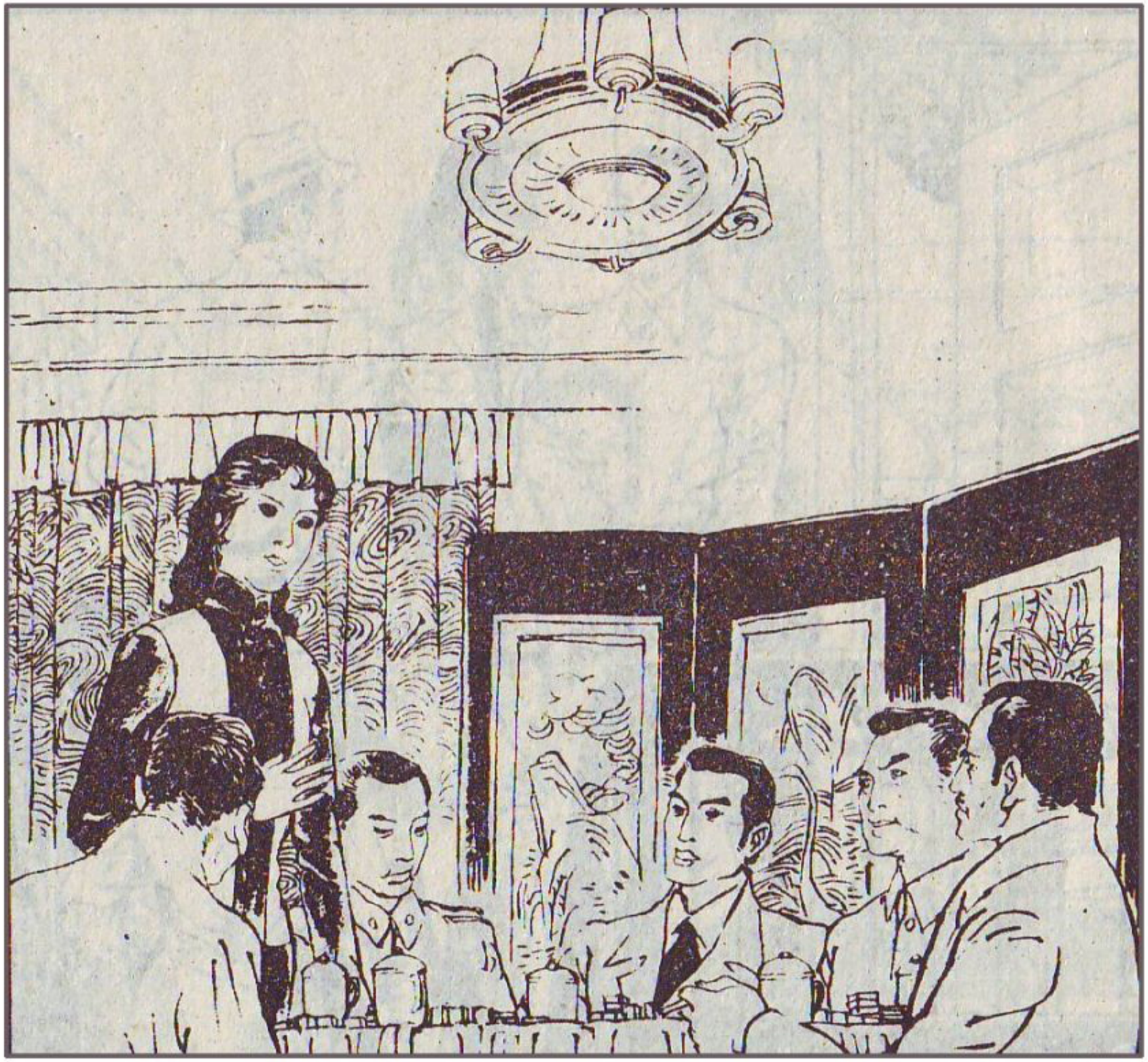
两天后，柯平以特派员身份来到薛团长家。他向薛光善和丹华宣布了江北前线指挥部批准实施『白牡丹计划』行动方案的决定。并让做好一切准备，等待大军渡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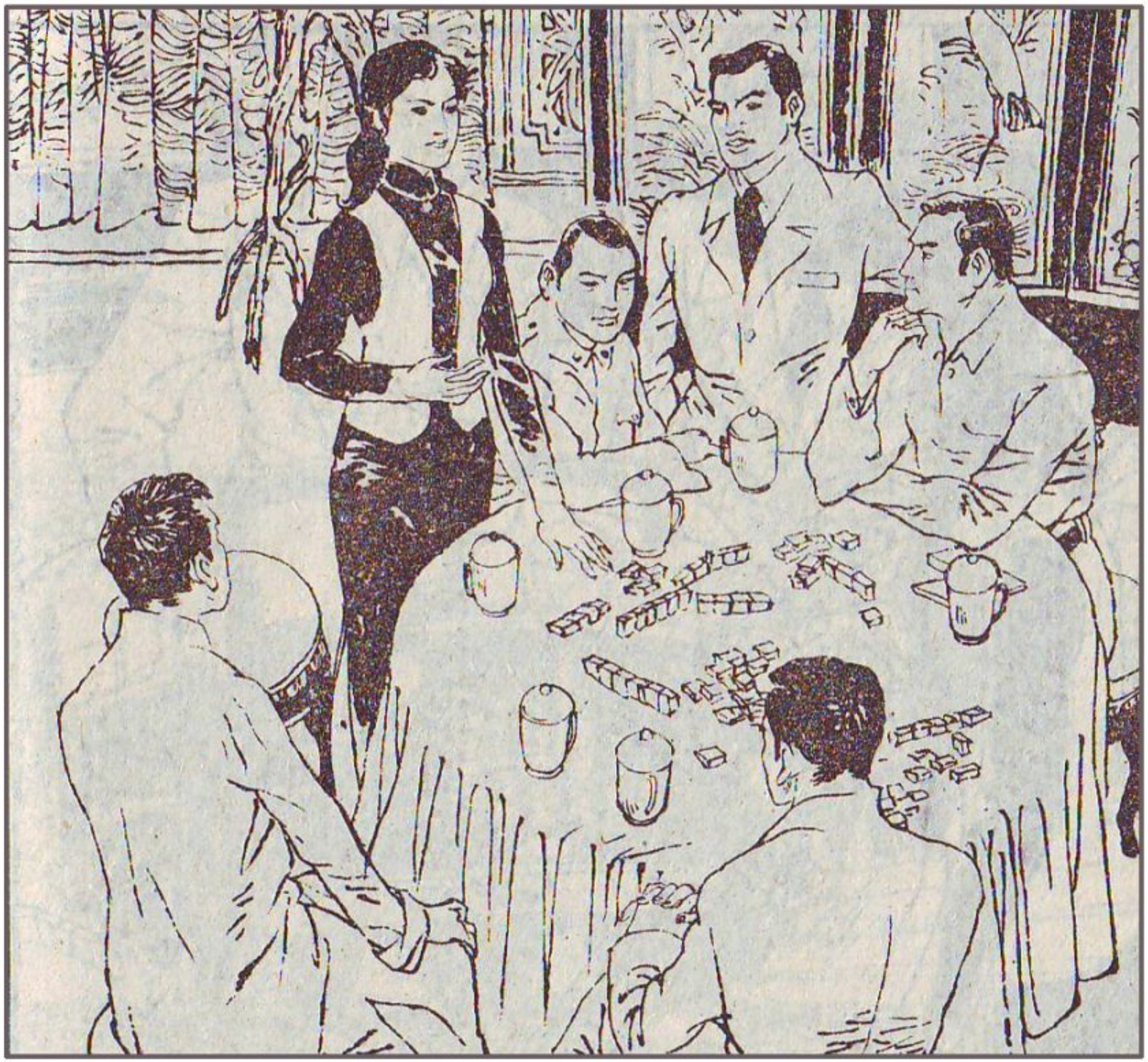
薛光善激动地握着柯平的手说：『老同学，我早就察觉到你是那边的人，现在全明白了！』柯平说：『光善同志，让我们为「白牡丹计划」的成功，一起战斗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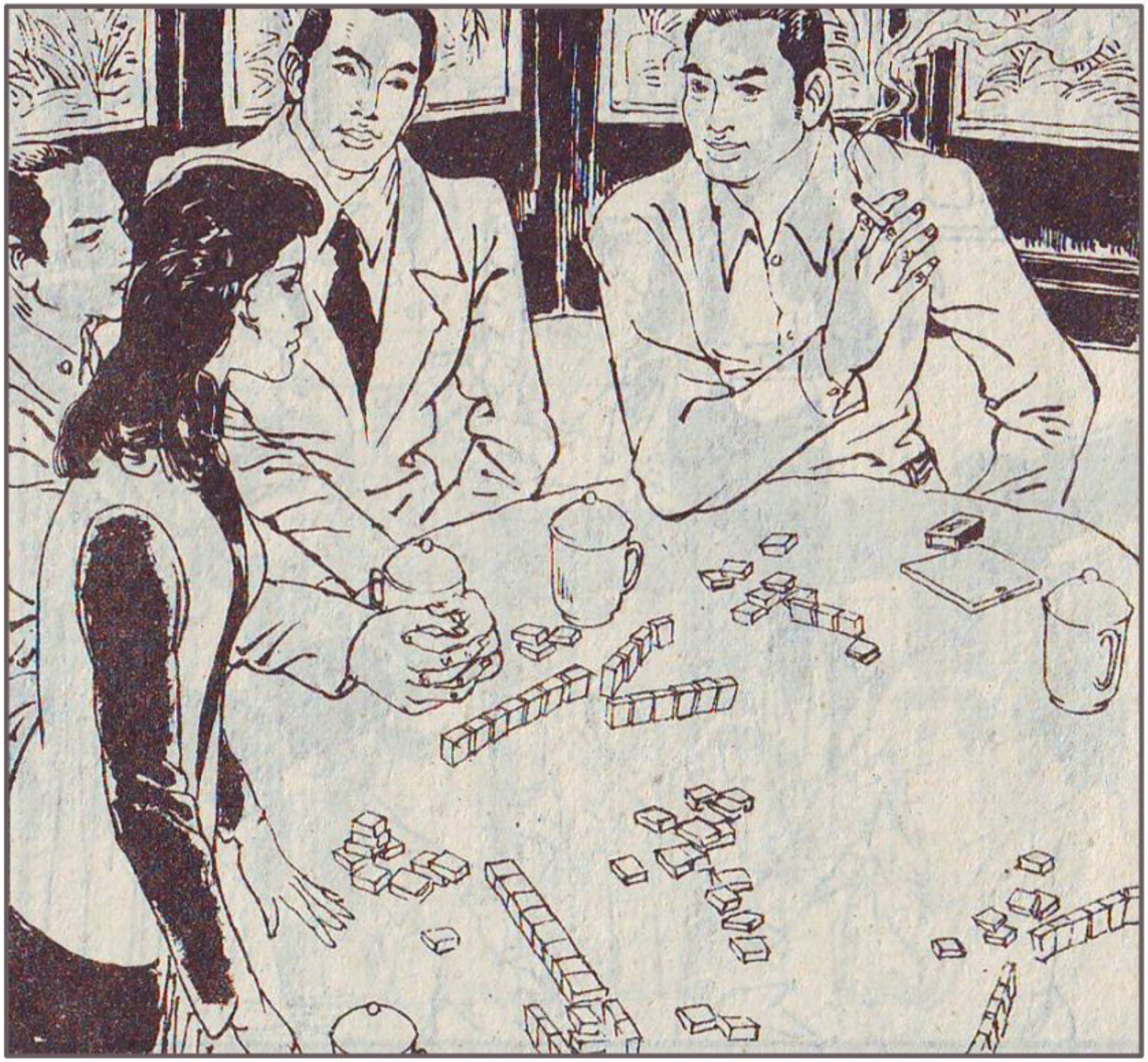
当天晚上，根据柯平的指示，丹华召集飞虎团地下党员，在薛光善家召开了第一次党支部会议。除周鹤外，孙林、孟庆超，还有两个新党员都参加了会议。薛光善也列席了会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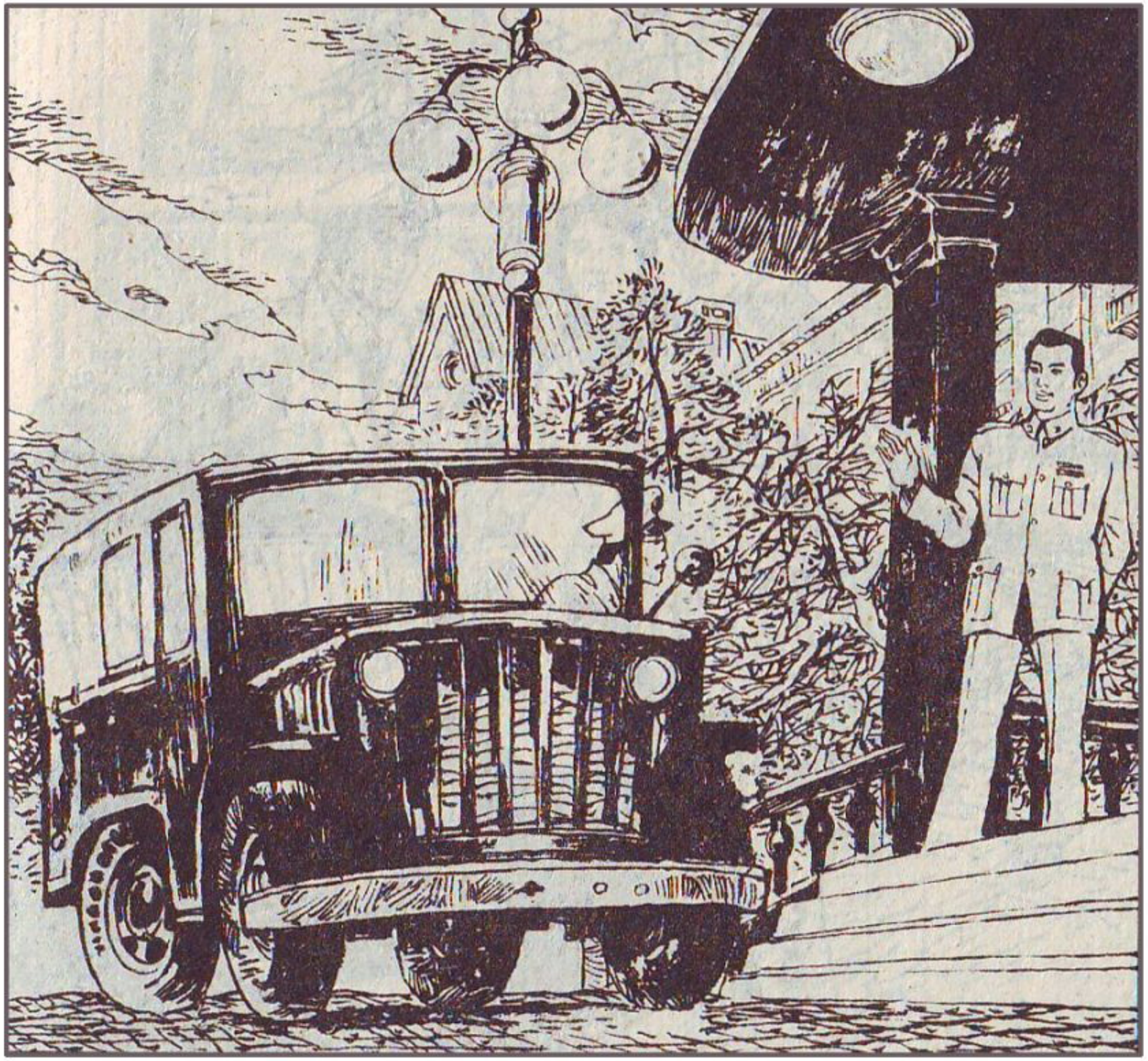
丹华在会议上说：『起义的条件已经成熟，各营、连都有骨干力量，士兵的思想状况对起义也是有利的。上海地下党决定在战斗打响之后，派上海人民保安队前来支援我们！』



丹华继续说：『这次起义，由我和薛光善同志担任领导工作。起义宣布后，由李仲特务连组成的纠察队，负责监视和处置那些异已分子！』接着她问薛光善：『李仲是否知道了起义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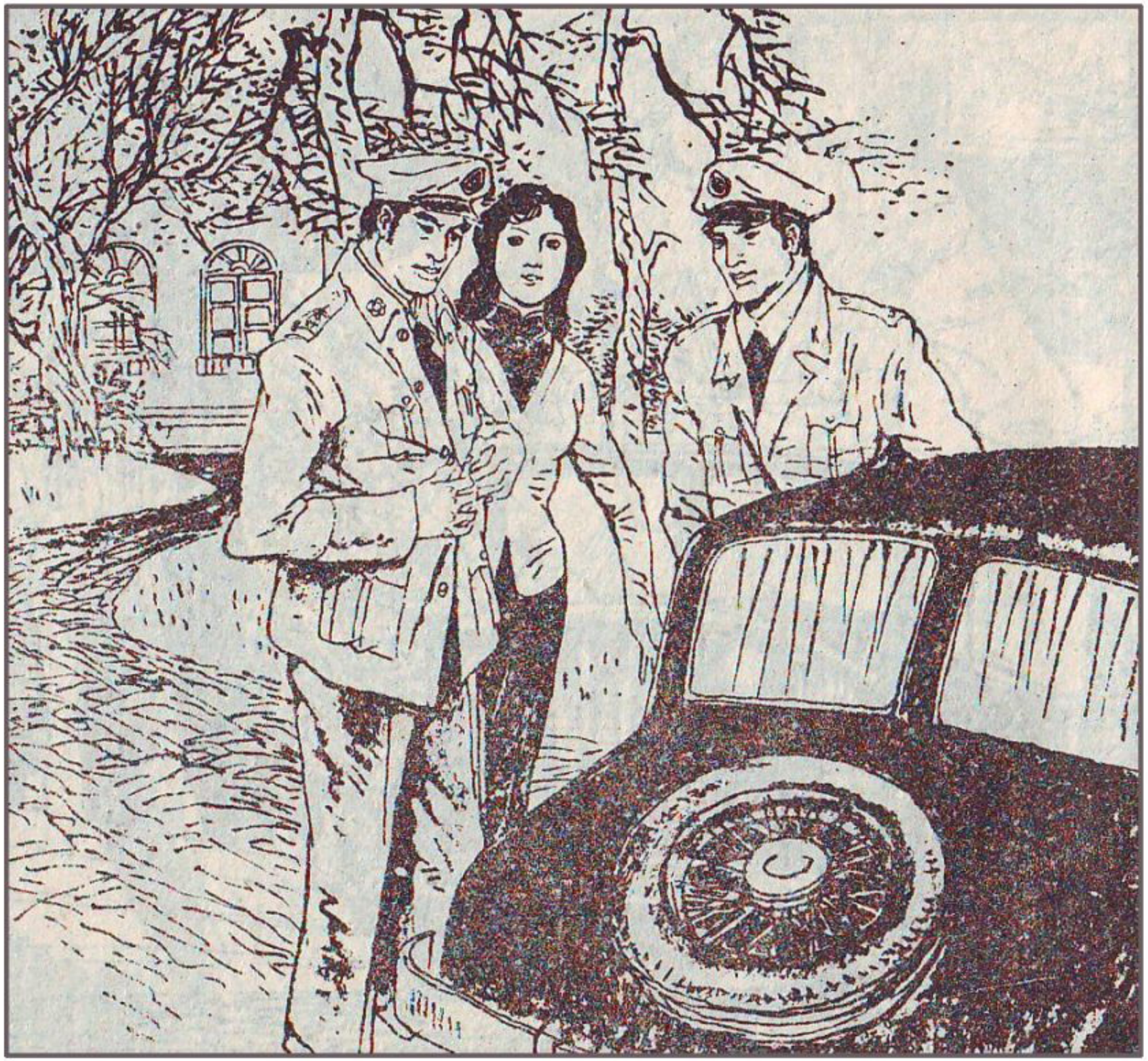


薛光善回答说：『知道了。他是我多年的老部下，态度很坚决。』薛光善又接着说：『走向光明是人心所向，现在只等一声令下了！』丹华高兴地说：『党员同志要起到骨干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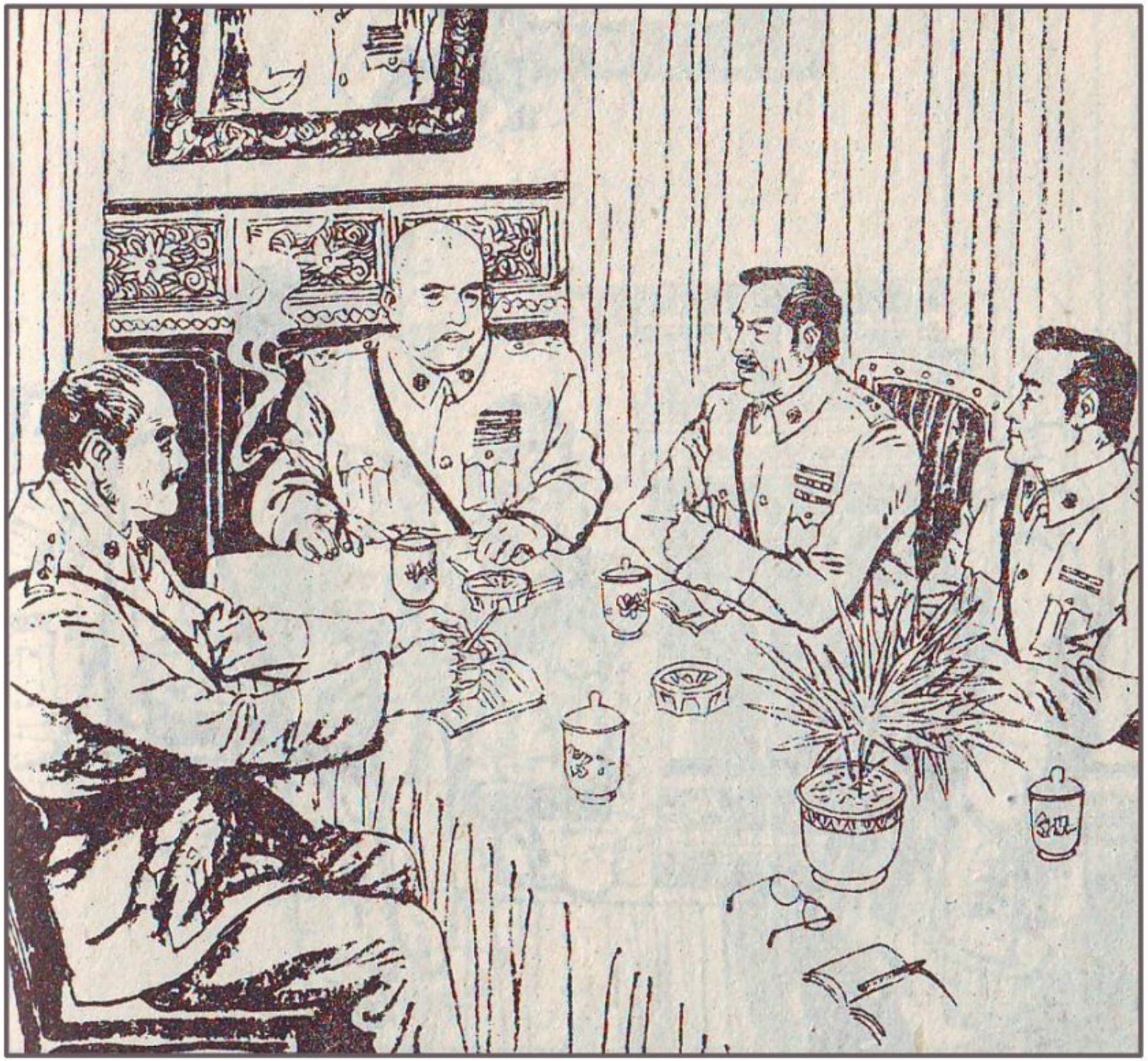


一阵汽车的喇叭声打断了丹华的话。薛光善立即迎了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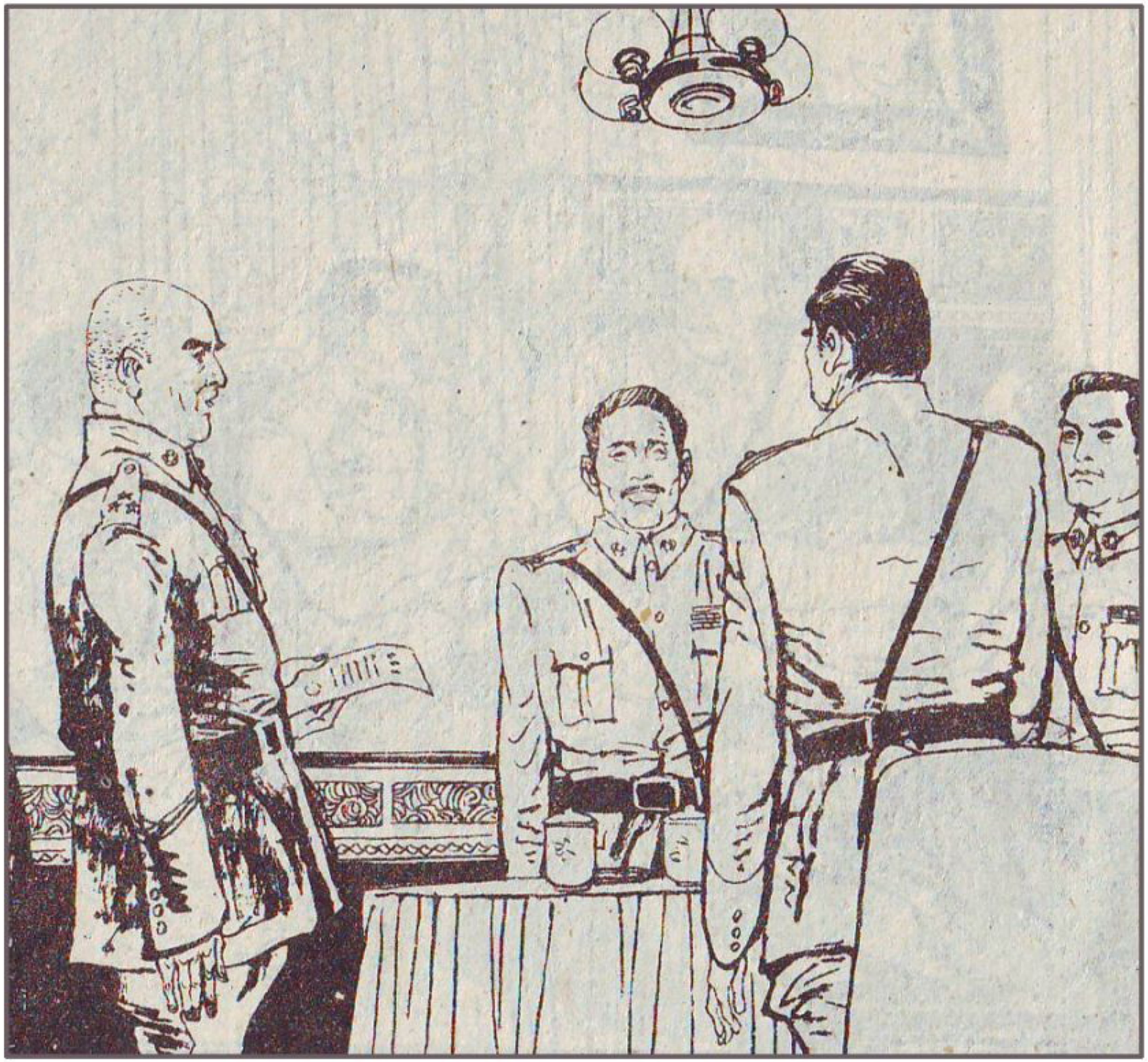
沈淦从一辆美式吉普车里探出头来，说：『团座，卫成区召开紧急军事会议，要你马上参加！』说完，就开车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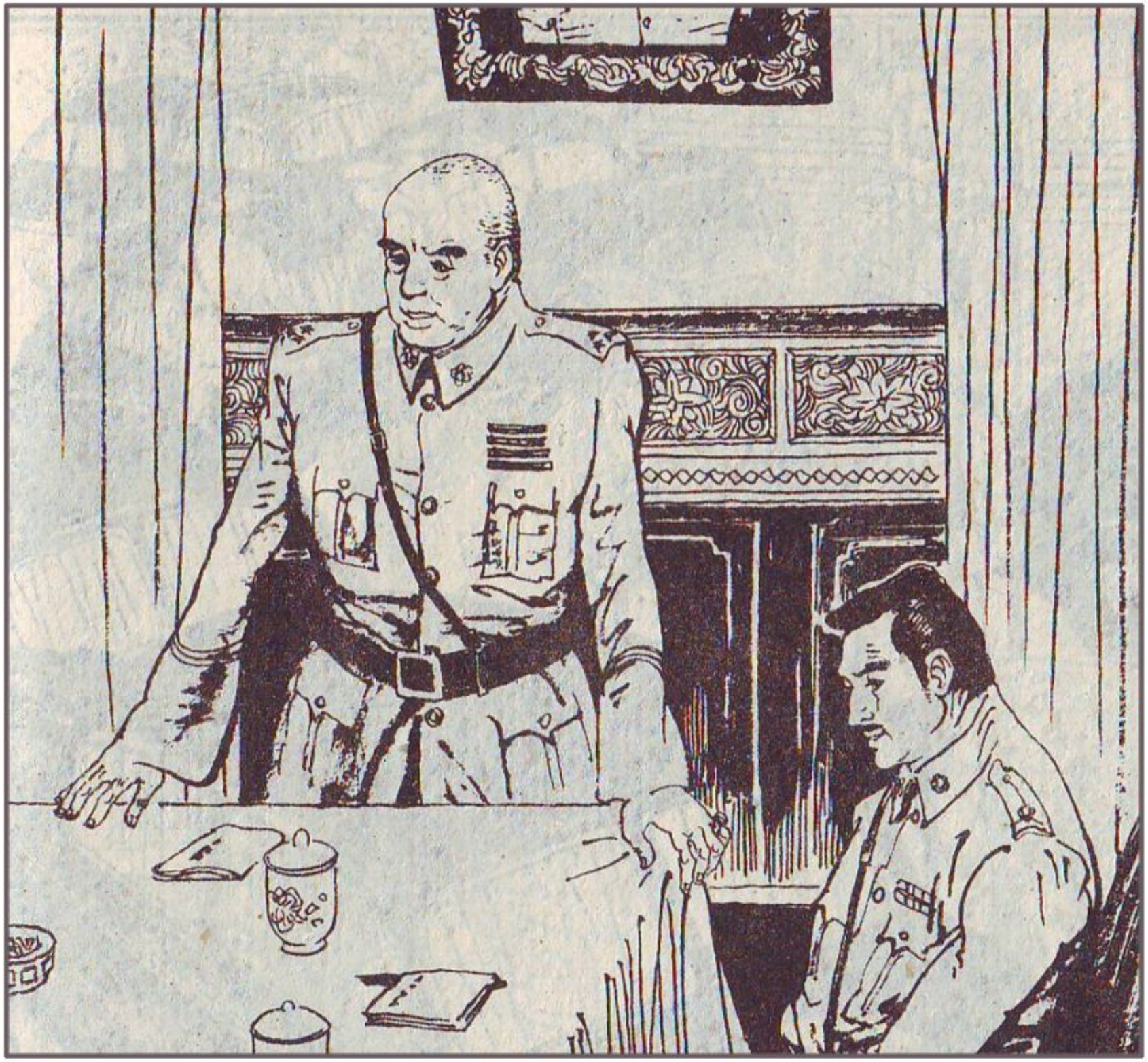
这个突然情况，使薛光善非常担心，他问丹华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丹华想了想，说：『目前还没有发生意外的迹象，可以参加这个会。』随后，薛光善登上汽车，前往卫戍区司令部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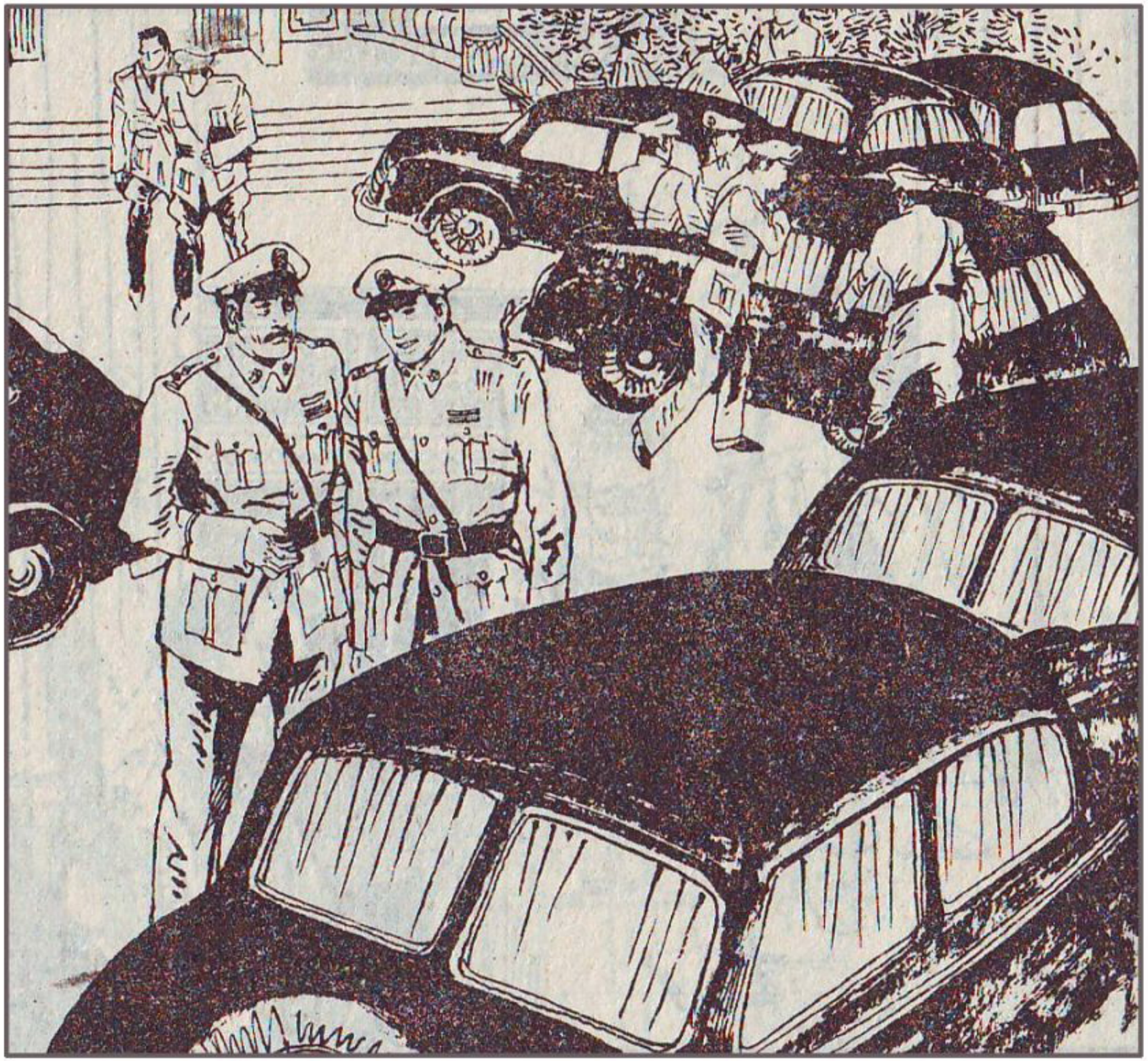
卫成区司令部会议室里，汤恩伯在布置了上海的防务后，向部下打气说：『我们不能接受共产党提出的和谈条件！我军有美式装备，有美国人的支持，共军别想踏入上海一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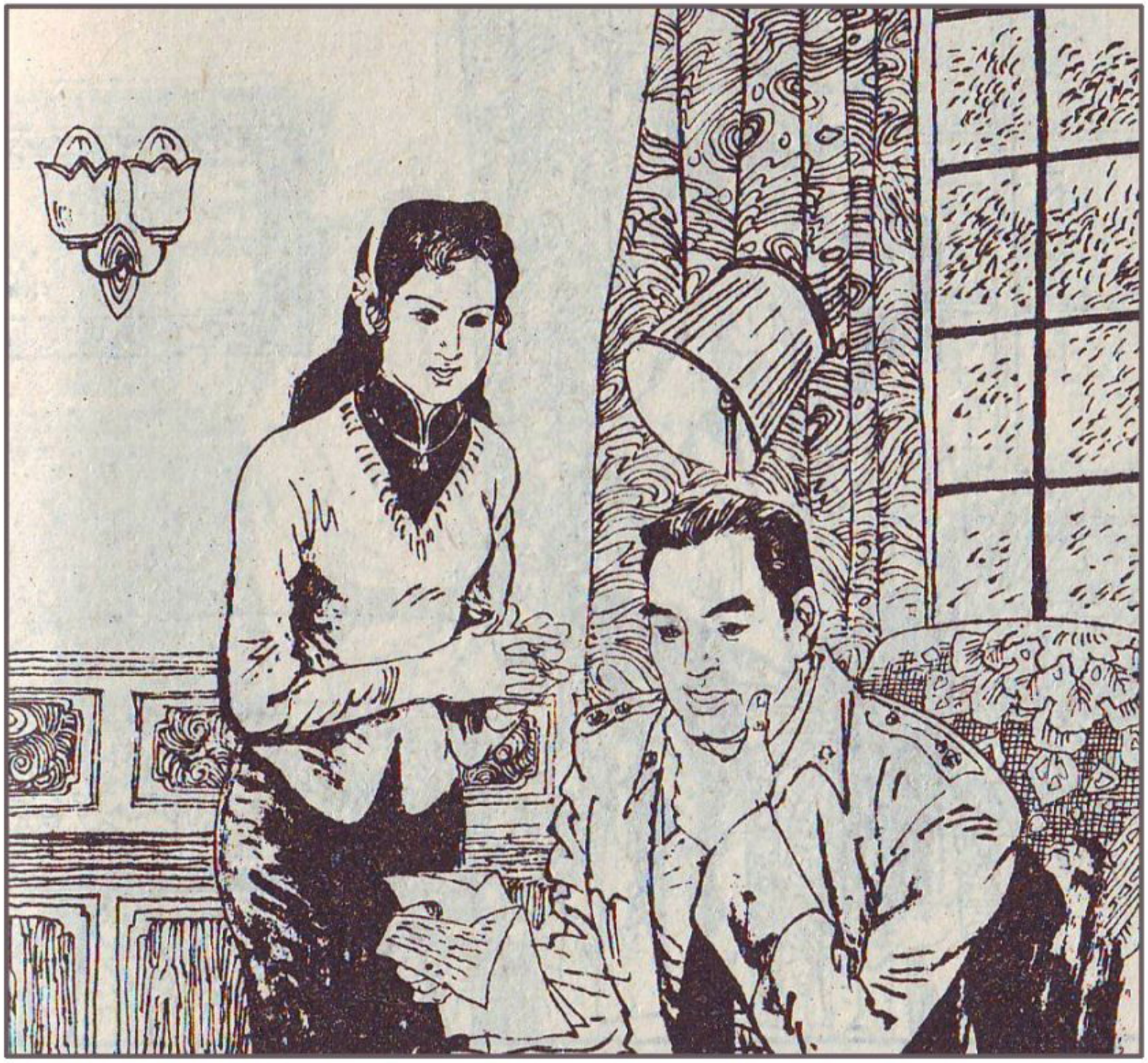
会议结束前，汤恩伯又宣布了一个命令：『命令陆军特种兵飞虎团，改编为总统府警卫团，即日赴台湾听候改编。蒋中正。』薛光善吃了一惊，但马上起身应道：『遵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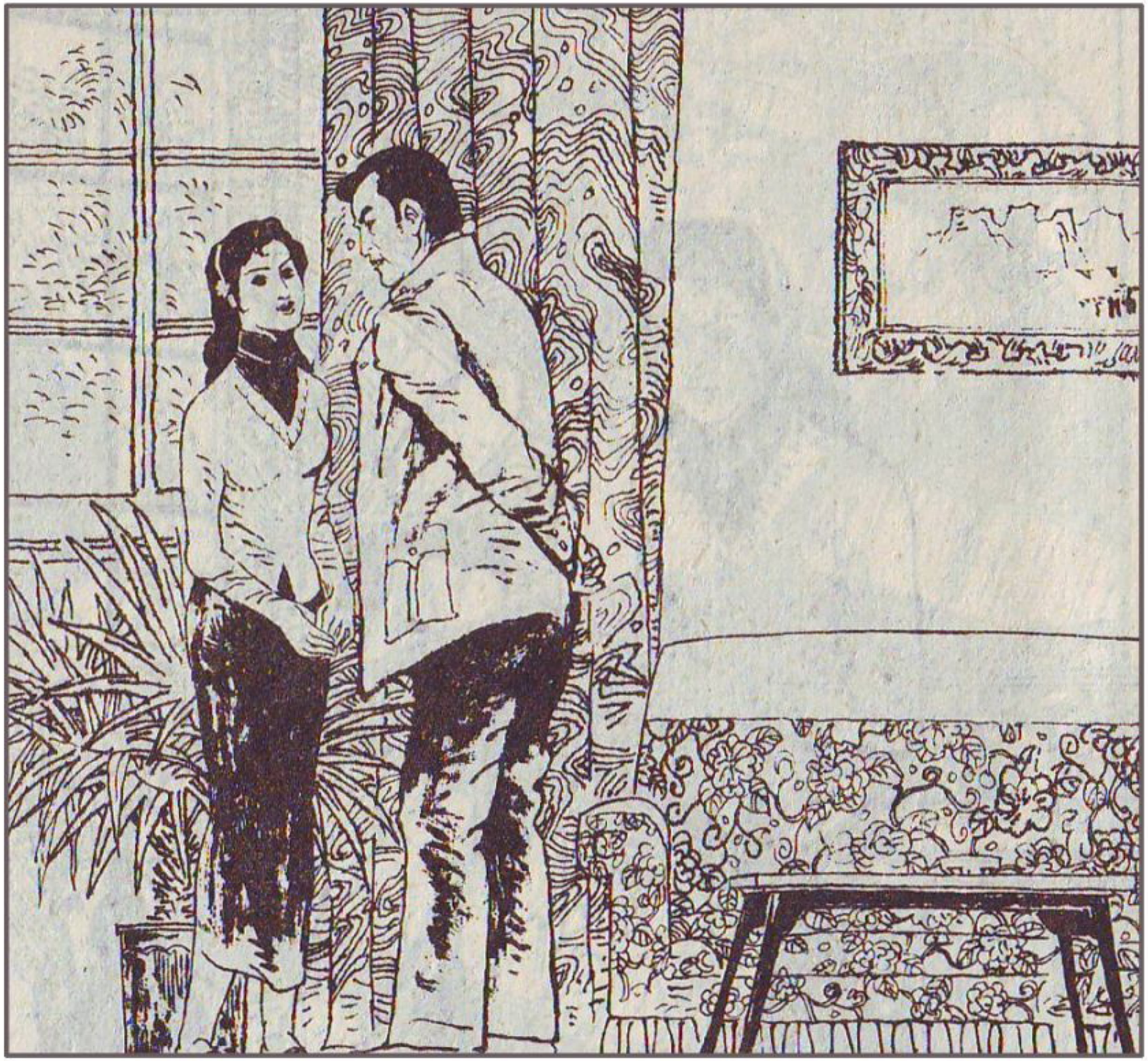
接着，薛光善提问道：『汤司令，该团何时起程？是不是坐船？』汤恩伯板着脸说：『明晚七时。乘坐海军一军字四〇二号、登陆艇！』



会后，达威和薛光善一起走出卫戍区司令部。上汽车前，达威压低声音说：『委座在上海有批私货，想跟你的船走，你看……』『愿意效劳！』『那好，货已装车。明天上午给你送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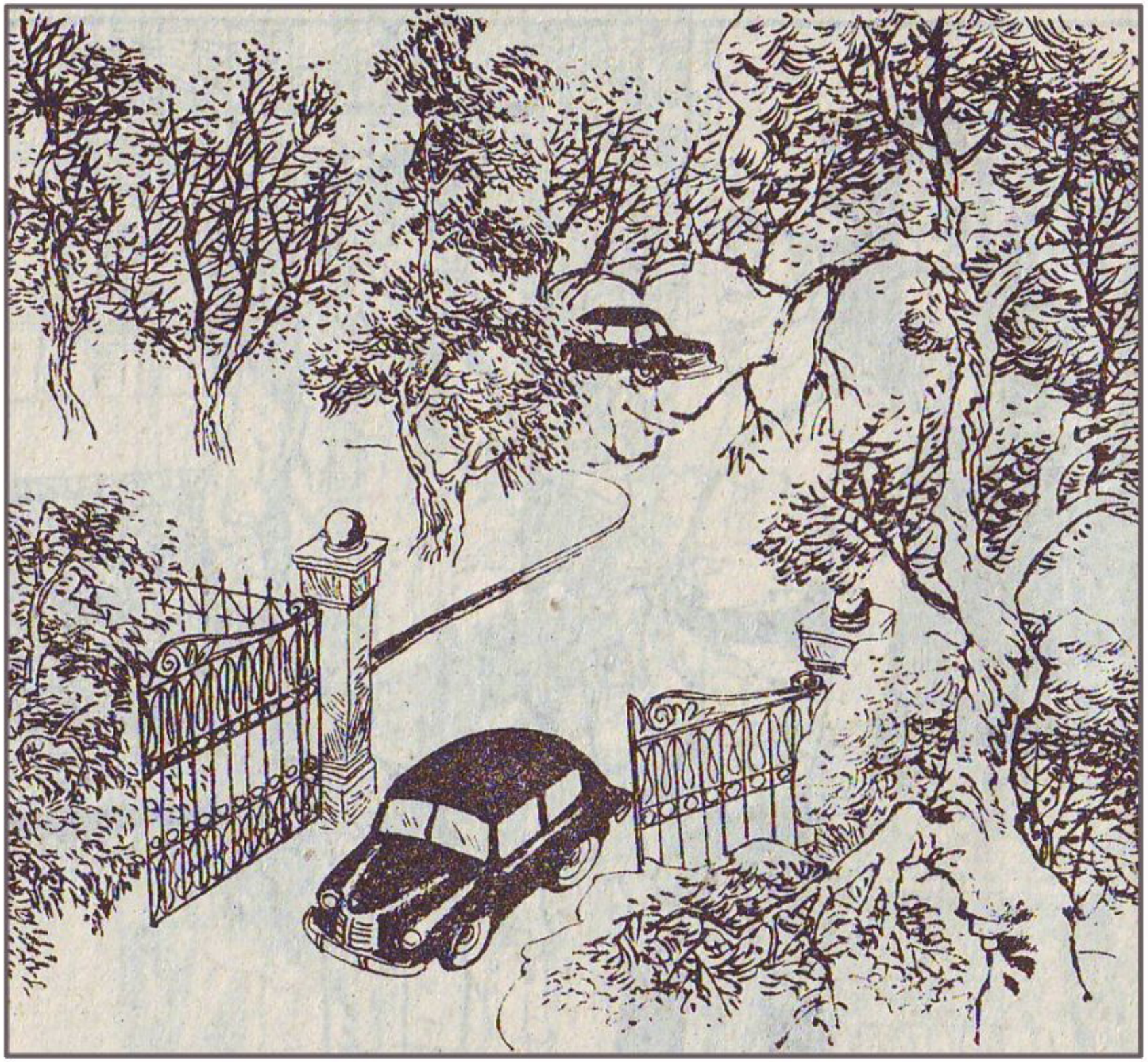
深夜，薛光善回到家，把飞虎团调往台湾这个突然情况告诉了丹华。丹华和薛光善立即连夜制定了一个新的行动方案，决定把起义改在行船途中进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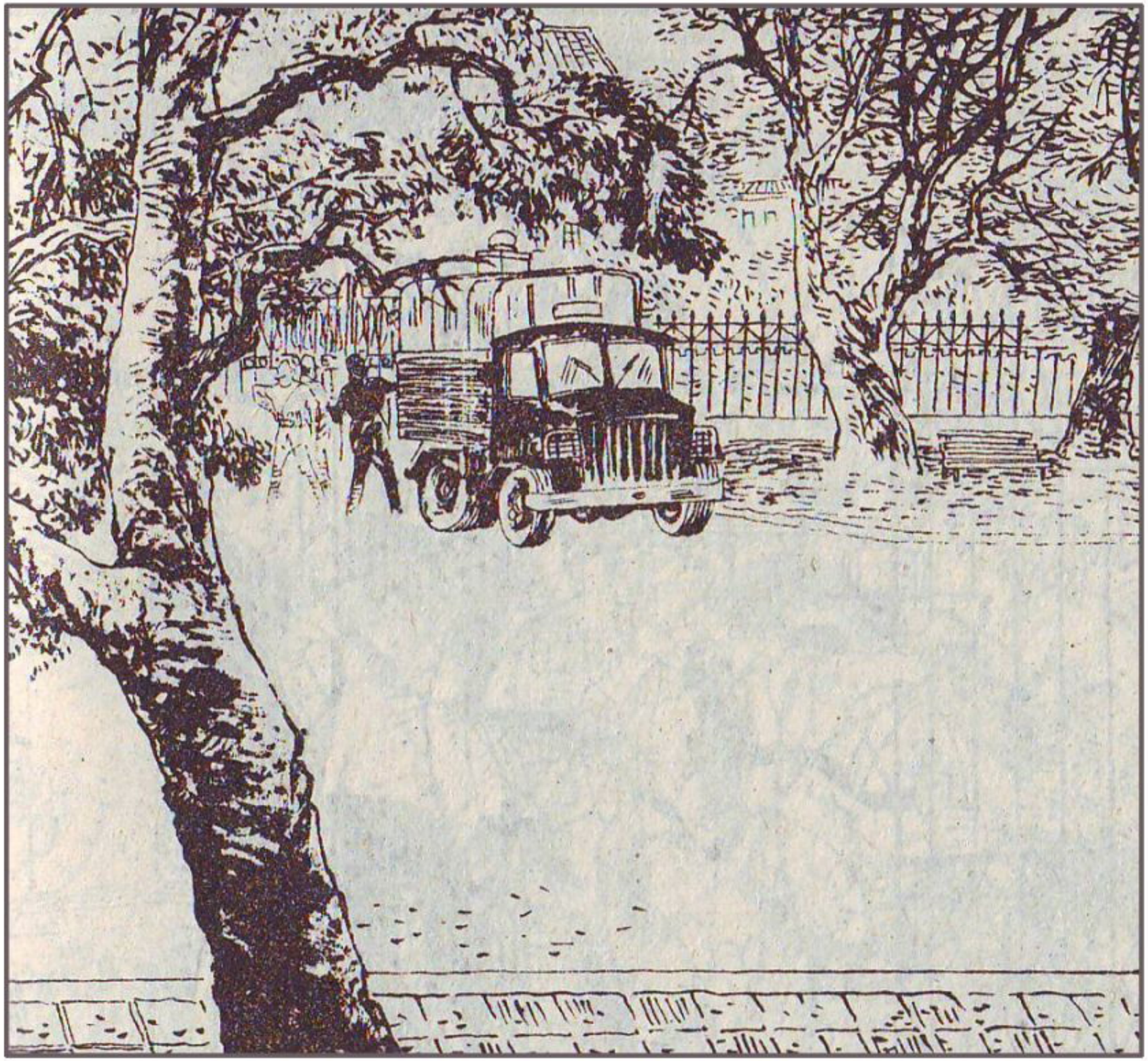
丹华说：『我将马上和柯平见面，向地下党组织汇报！』

薛光善说：『你如果直接到国际饭店去，会引起敌人对柯的怀疑。』他想了一阵，然后对丹华低声说：『这样……』

薛光善立即拿起电话，拨通了国际饭店，通知柯平连夜到莉真公馆和丹华会面。随后，薛光善又把李仲传到家里，交给他了一项秘密任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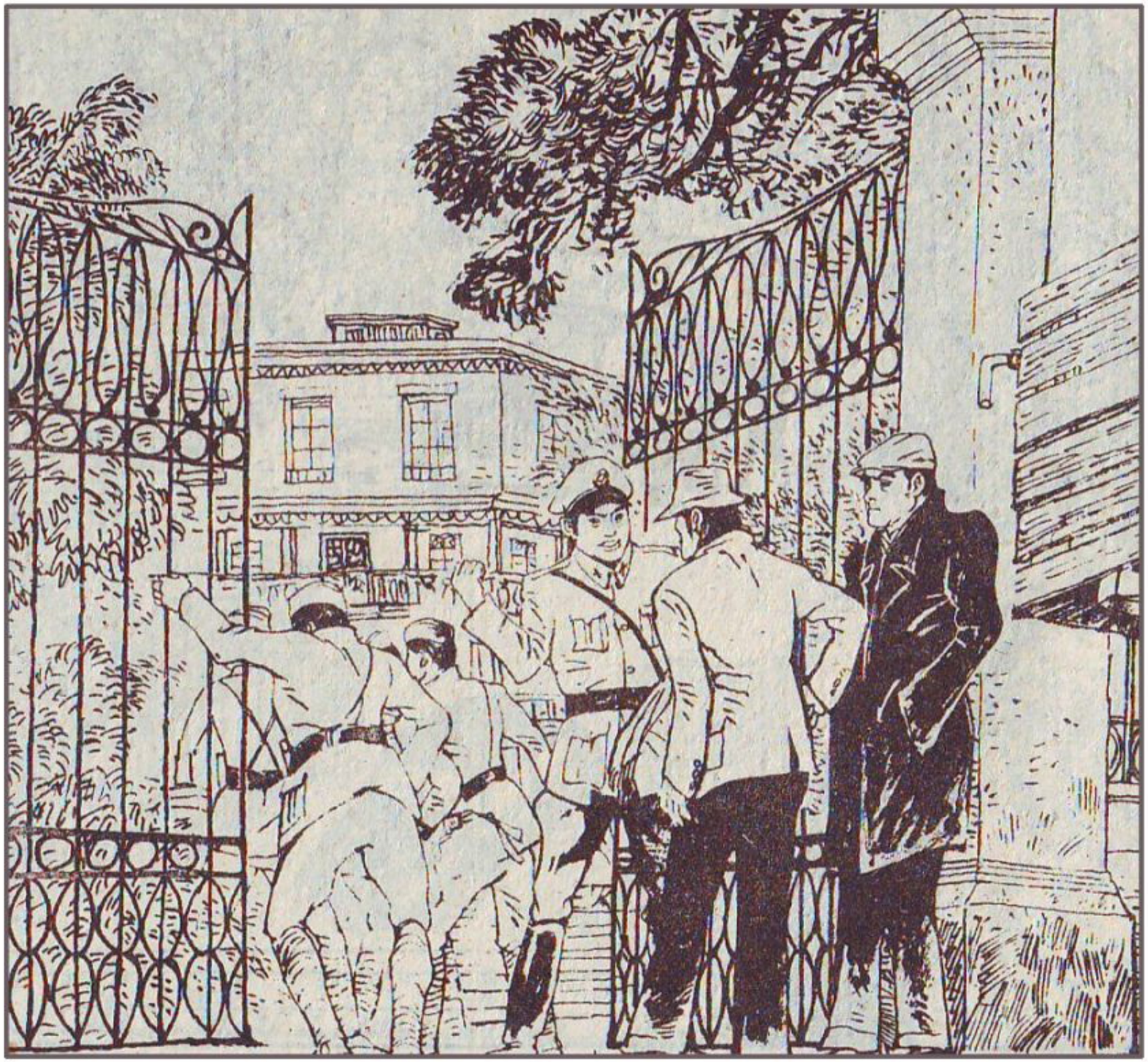


一小时后，丹华乘车来到莉真公馆。同时，长时间监视丹华的侯七和焦海也被吸引过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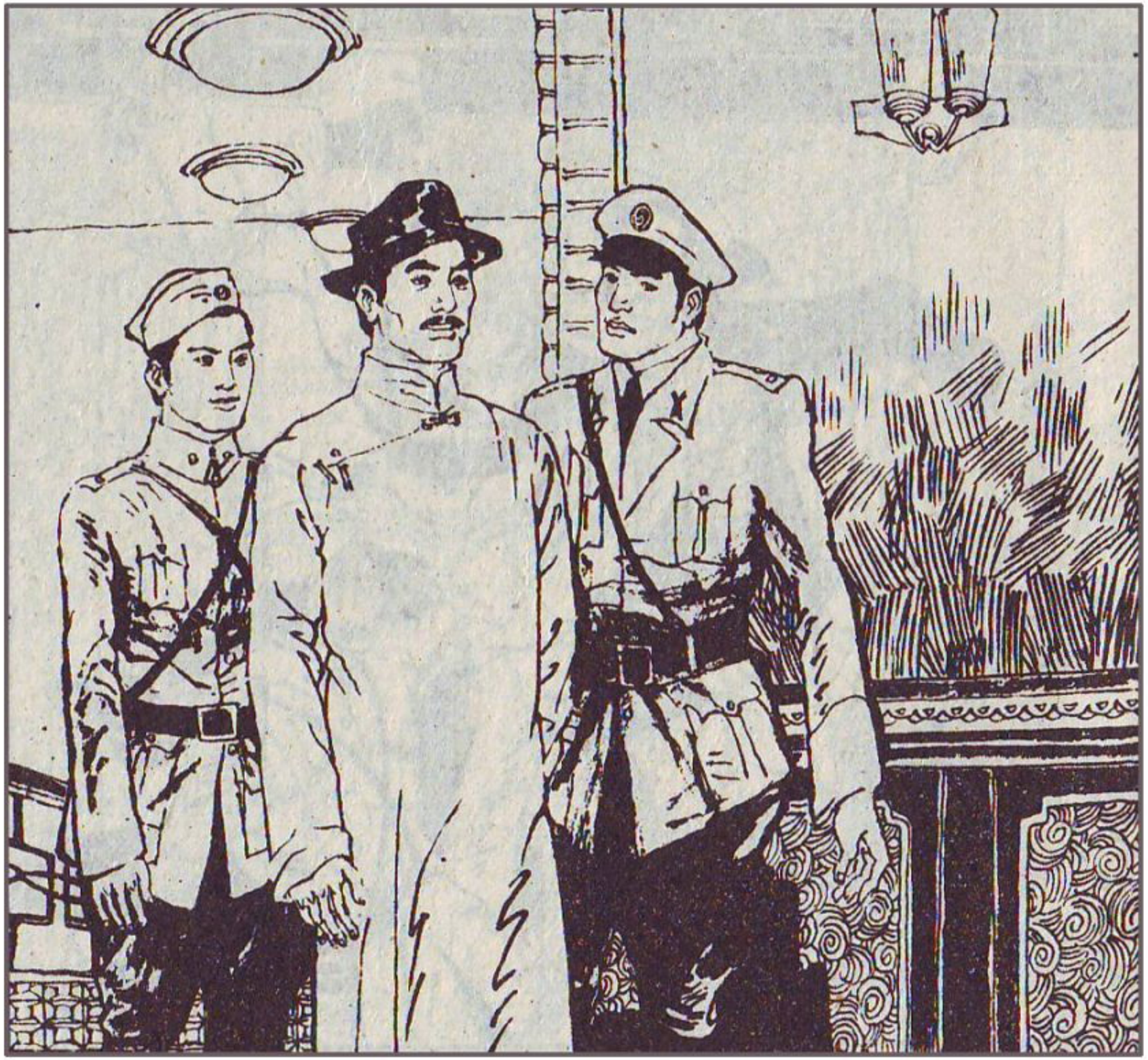
侯七和焦海守候在菊真公馆门外。正在这时，一辆军用卡车来到菊真公馆门外停下，李仲和几个特务连的士兵从车上跳了下来。

她的代号白牡丹（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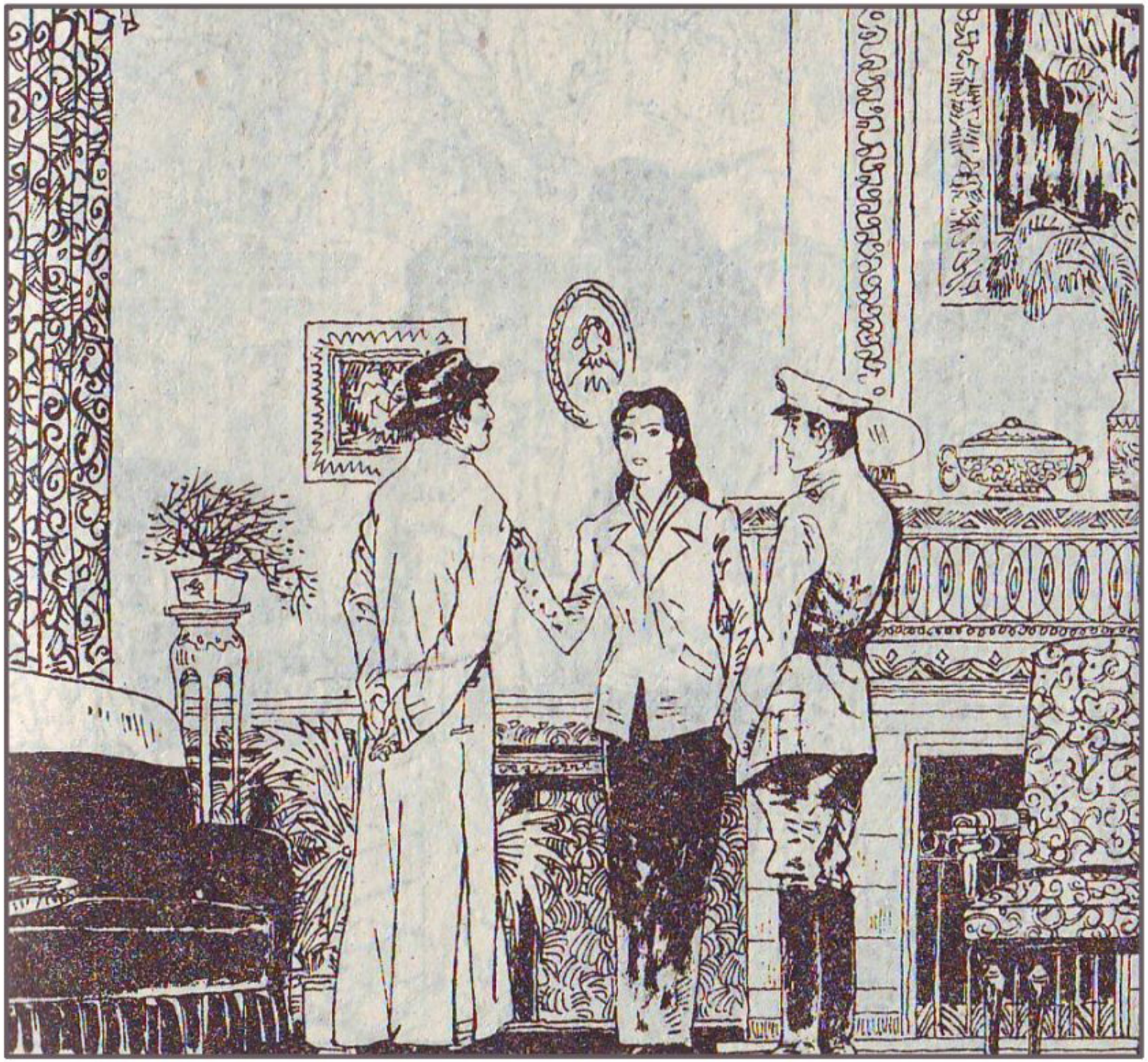


侯七上前问道：『哪一部分的？』李仲回答说：『汤司令的人！』说着，就往里面走去。他俩不解其中奥妙，交换了一下眼色，也赶快跟了进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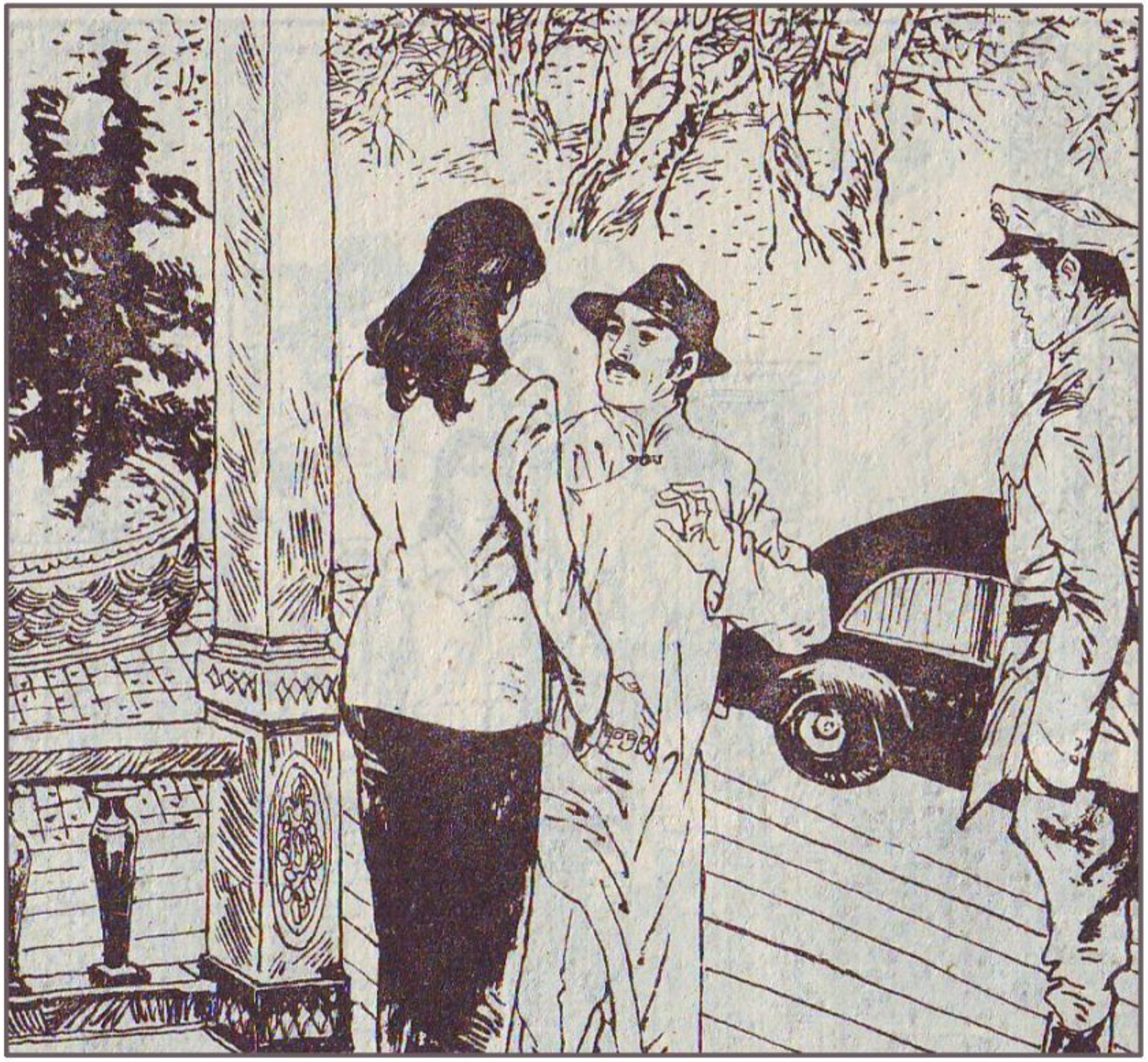
走进客厅后，李仲突然命令士兵去下侯七和焦海的枪，他俩企图反抗，士兵们用匕首结果了他们。随后，李仲又命令士兵把莉真公馆警戒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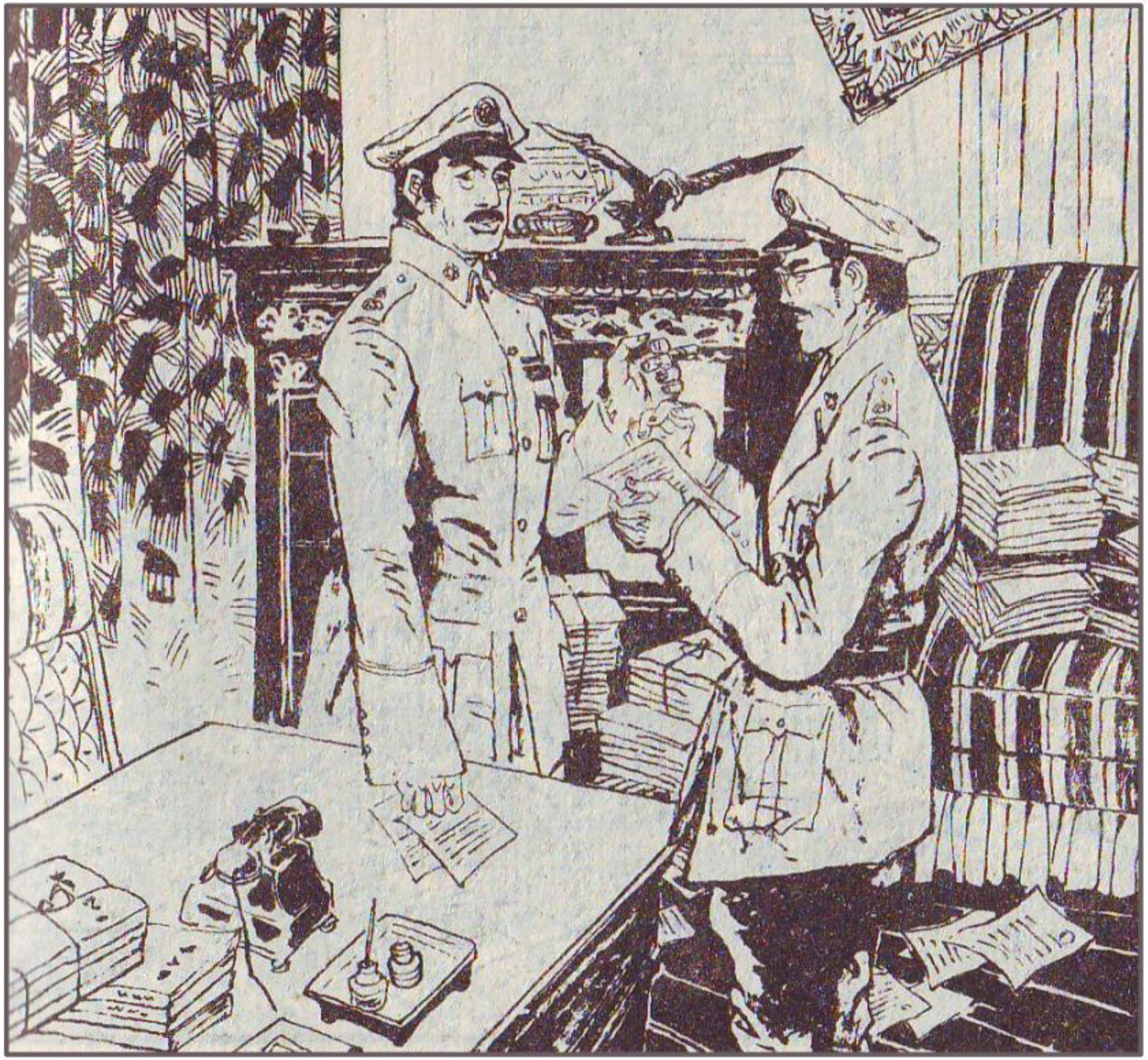
早晨四点多钟，柯平头戴礼帽，身穿长衫，悄悄地走进了莉真公馆。孙林把他引进了一个房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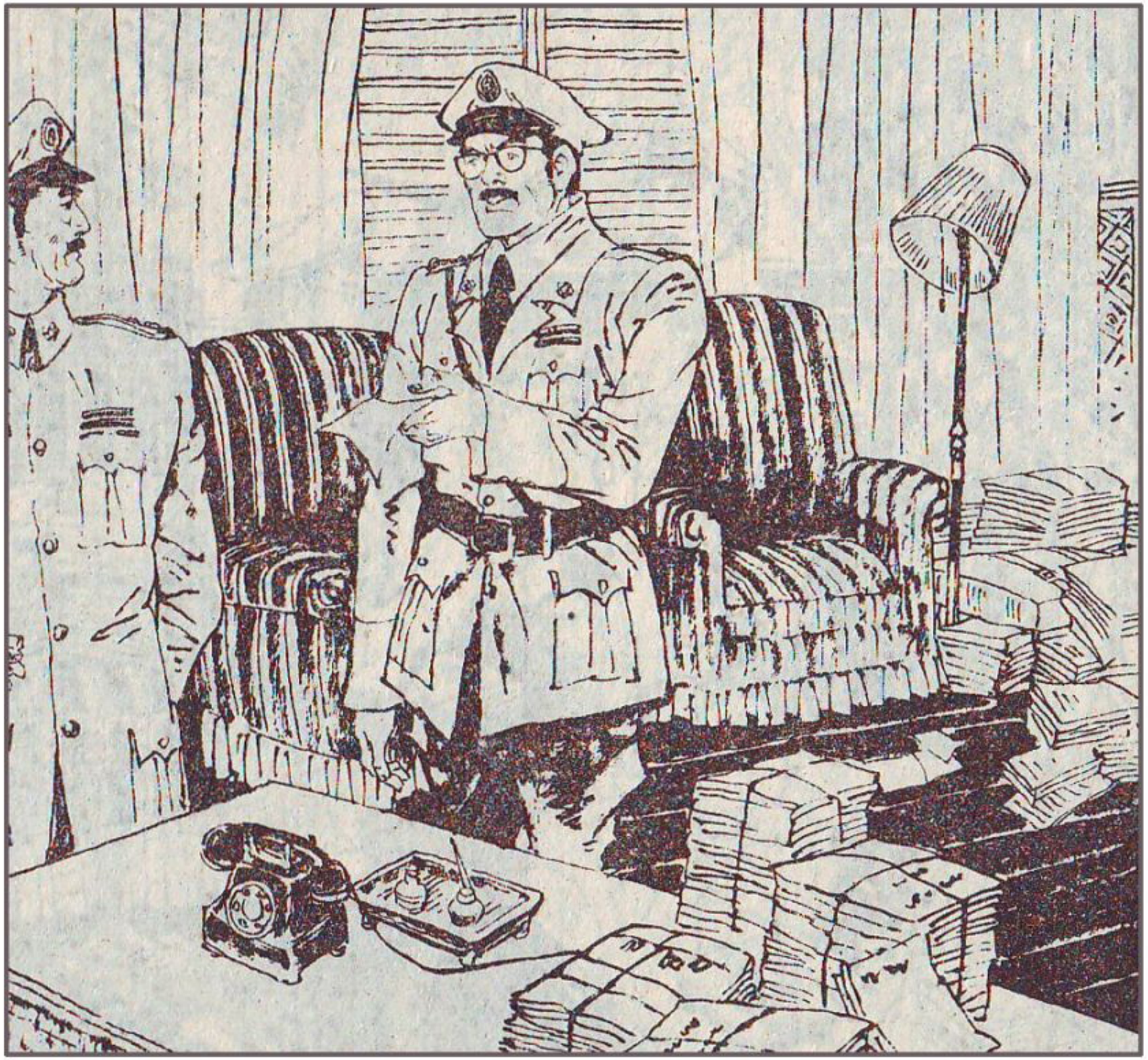
丹华把飞虎团调台湾和变更起义时间等情况，向他作了汇报。柯平说：『好！时间急迫，就这么办！起义后，船可以到解放区连云港码头靠岸。我负责报请上级党组织做出安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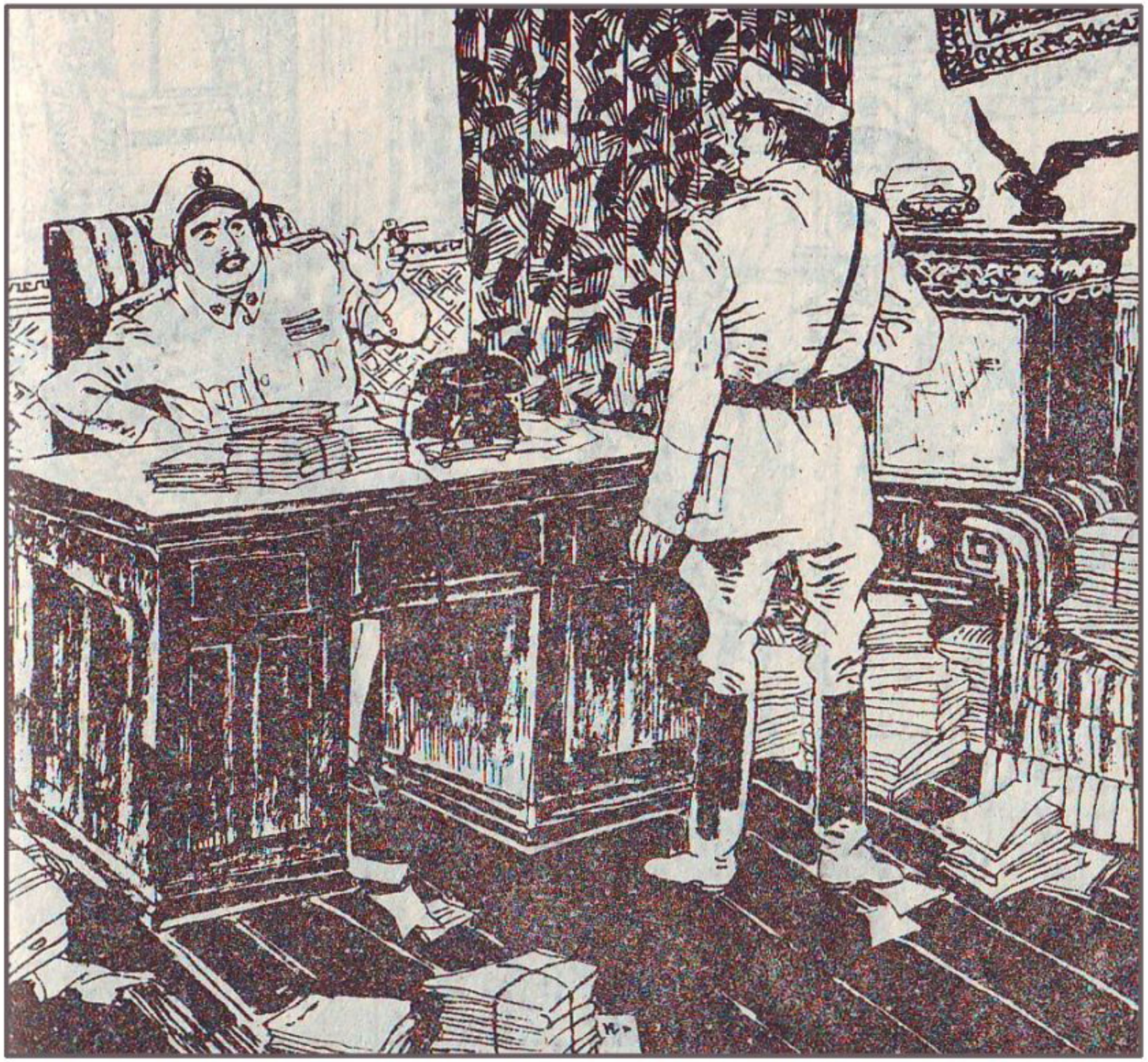
临分手时，柯平对丹华说：『我准备再给你们派去一位大副，他叫孙明华。可以让他和你一起搭蒋介石的私货汽车上船。』『谢谢！』丹华激动地说。



侯七和焦海的突然失踪，使马上要飞往台湾的达威非常不安，他虽对薛光善和丹华十分怀疑，但又没抓住什么把柄。临上飞机前，他把沈淦召来，递给他一个委座手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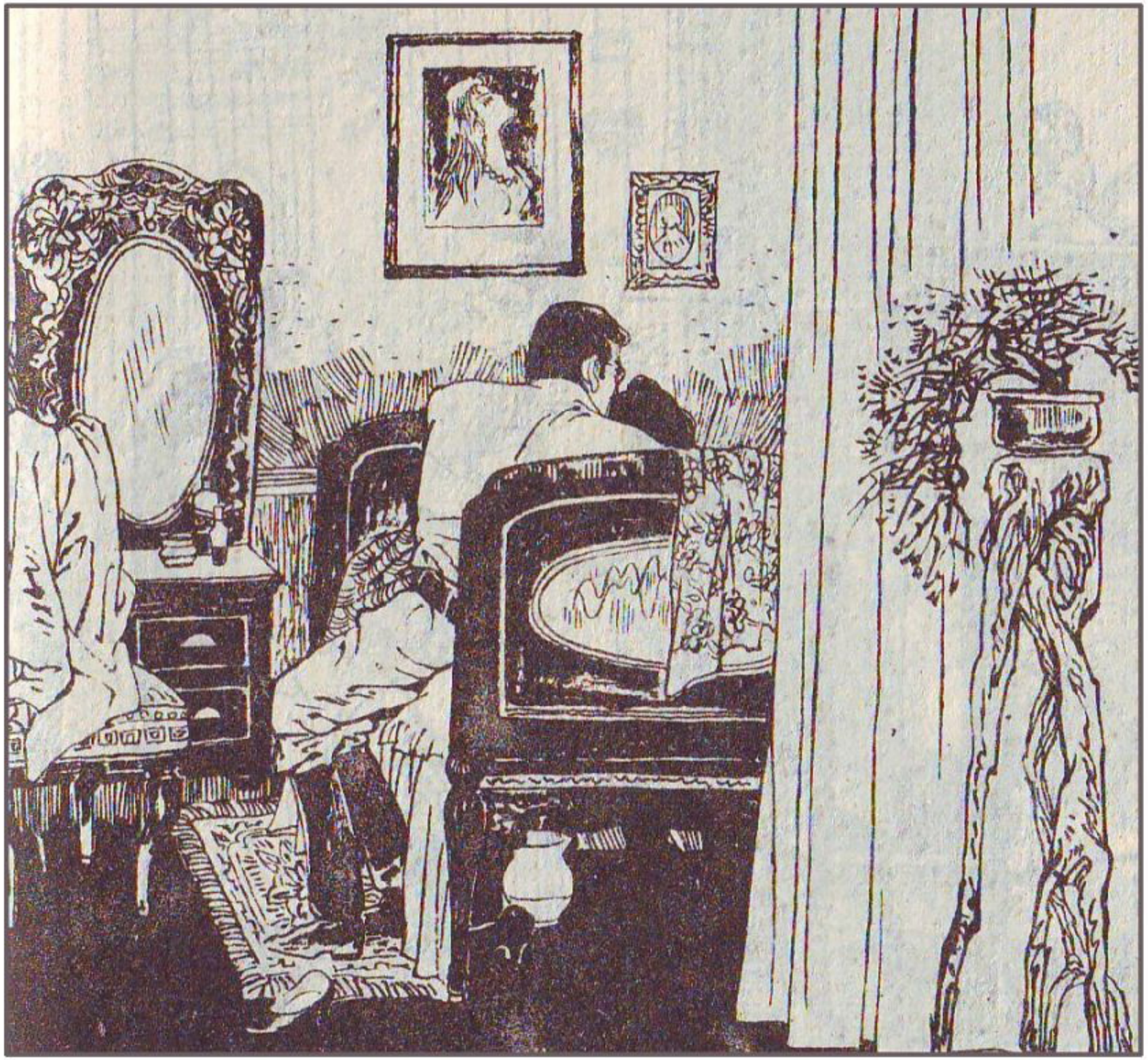


接着，他阴险地说：『委座命令你，在船到台湾之前，要严密监视薛光善；并按手令上的名单，把那些可疑分子都抓起来！』沈淦问：『为什么薛光善例外？』



『幼稚！如果抓了薛光善，会乱了整个飞虎团，发生兵变也是可能的。这你懂吗！』『对，司令所言极是！』沈淦说，『为了稳住薛光善，我想出了一条妙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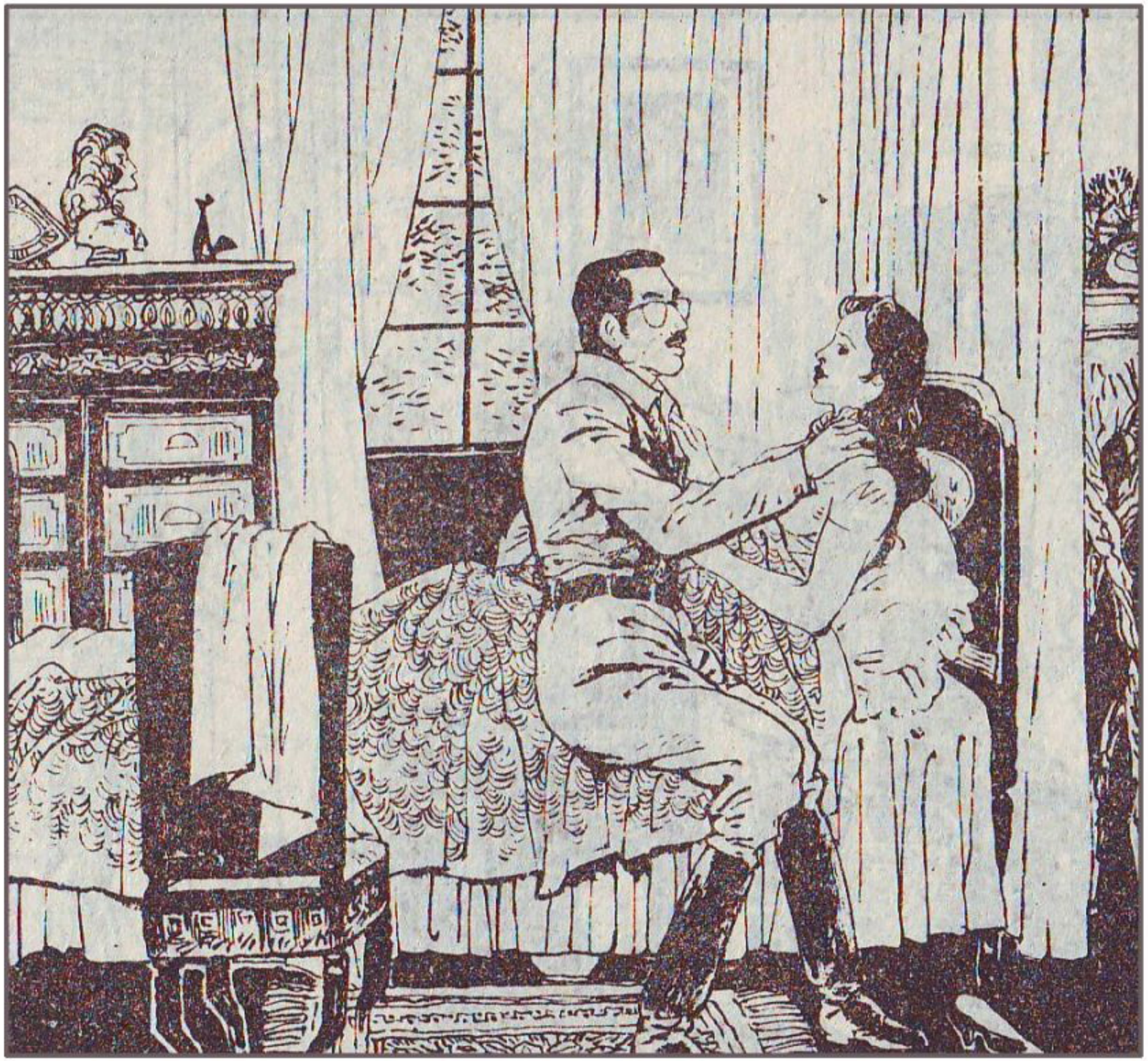
沈淦低声向达威讲了一遍。『好，好！就这么办！』达威满意地说。这时，副官进来说：『司令，飞机起飞的时间就要到了。』达威这才握着沈淦的手说：『祝你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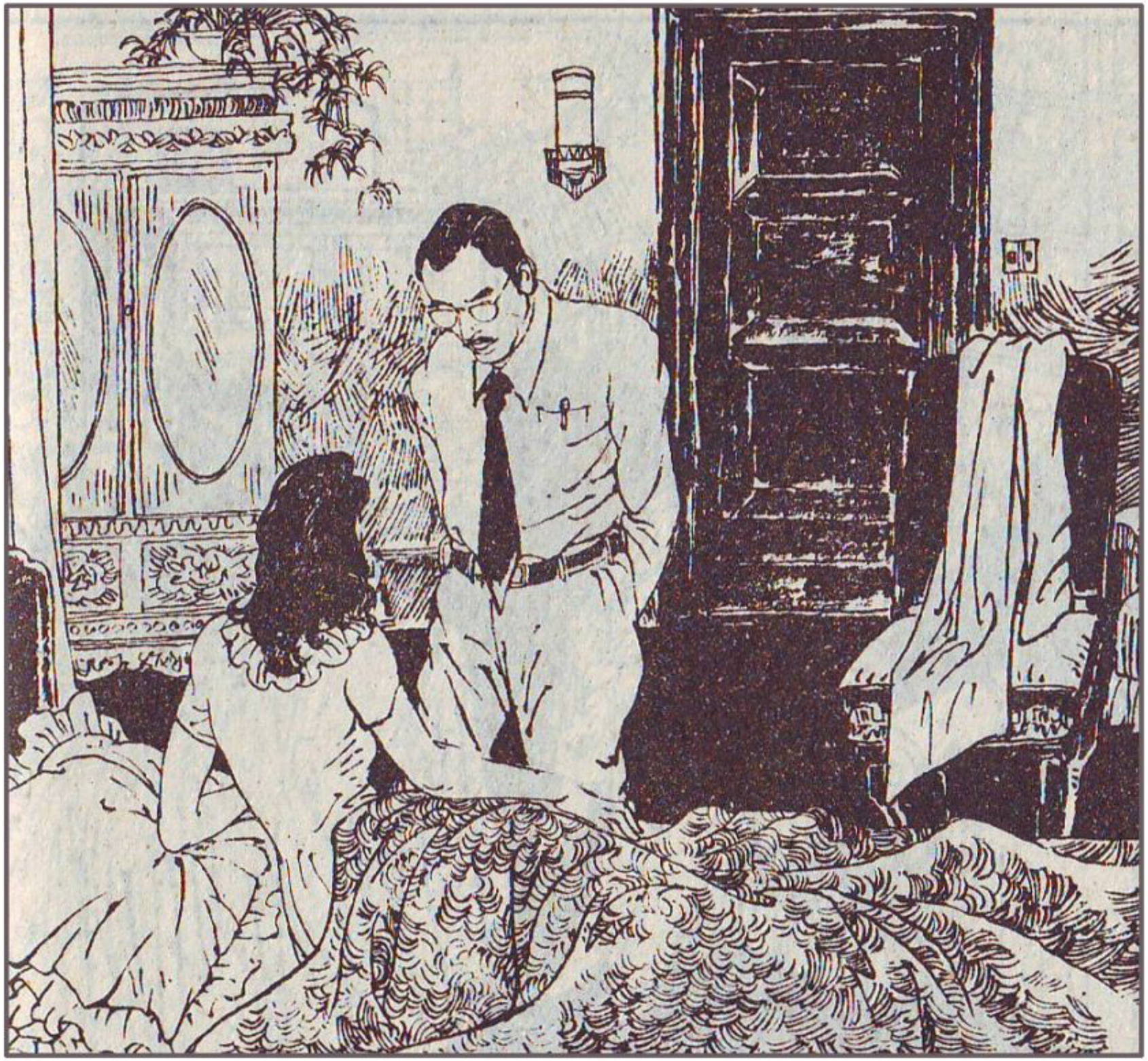
沈淦回到寓所，叫醒了睡梦中的三姨太，亲热地说：『宝贝，部队马上就要到台湾去了，你是坐船走呢？还是坐飞机走呢？』

她的代号白牡丹（下）

州自制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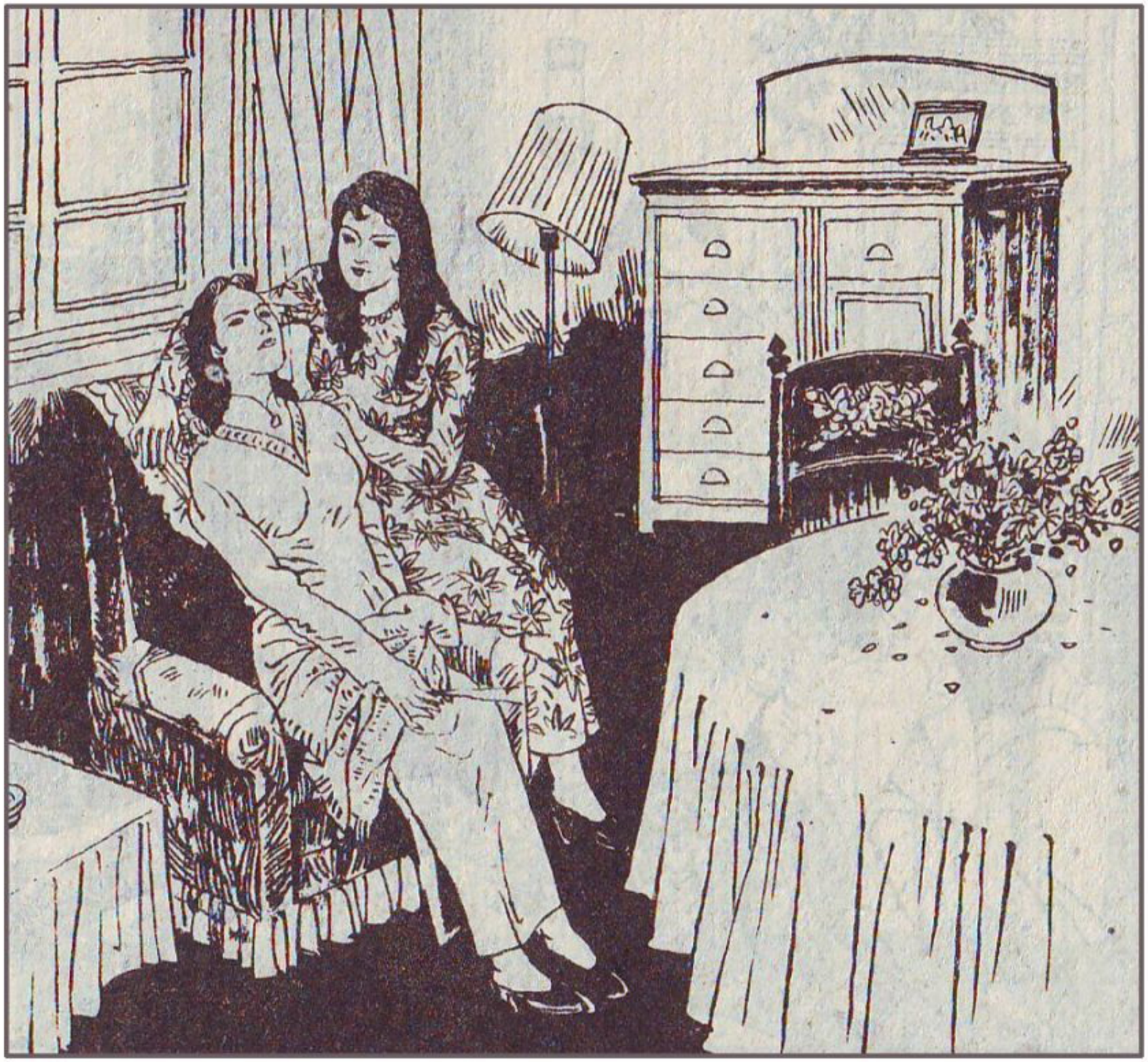
三姨太揉着惺忪的双眼，娇声娇气地说：『当然坐飞机走，又快又稳。』『好，好！』沈淦说：『你能让梅茜和你一块走吗？』『什么意思？』『有个伴我也好放心呢。』『可以，司以。我这就去找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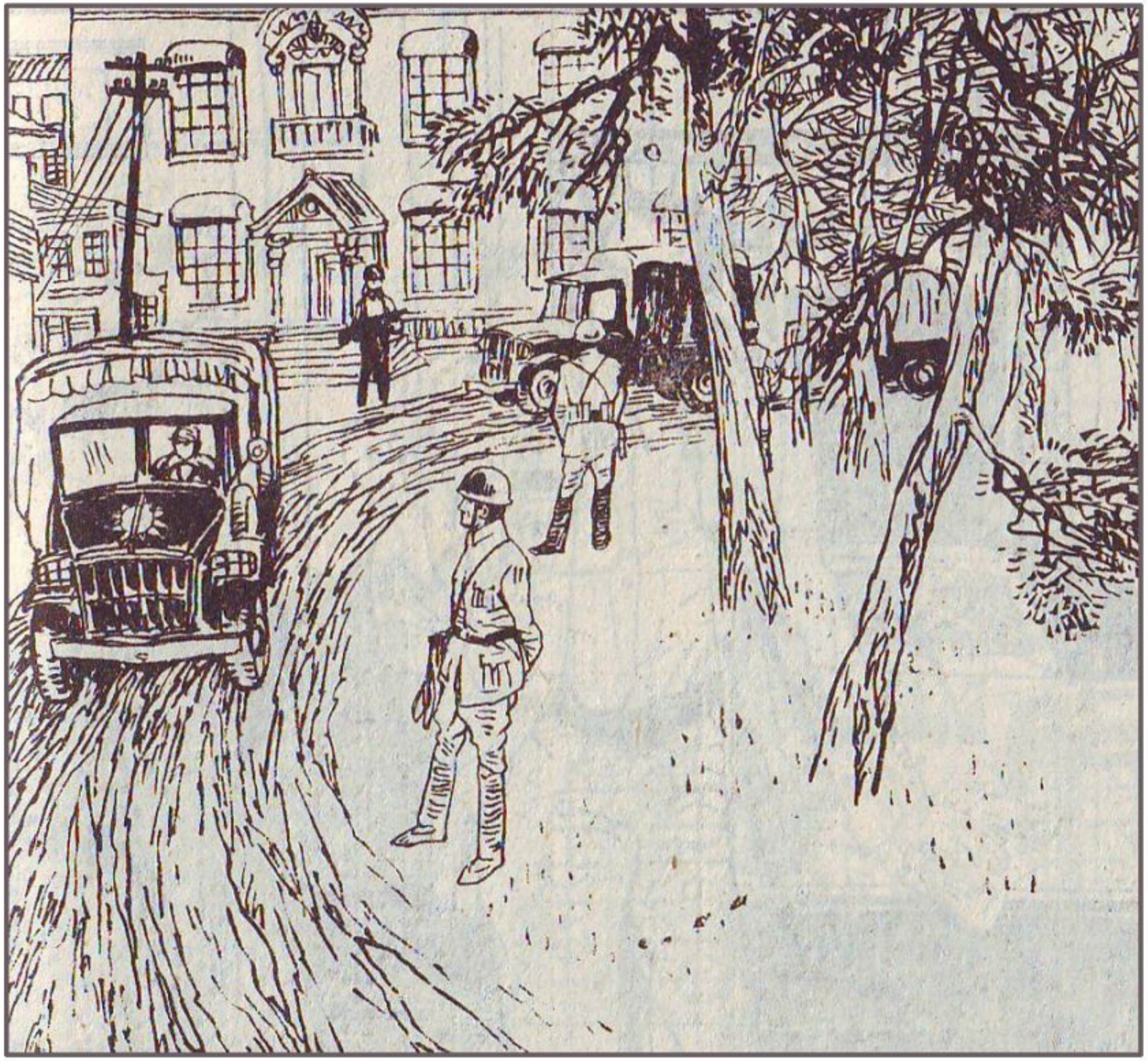
沈淦得意地说：『那我马上派人去搞飞机票！』让梅茜坐飞机走，正是沈淦的一条毒计，这样可以牵着薛光善的鼻子走。如果薛光善不同意，就说明他怀有二心。

她的代号白牡丹（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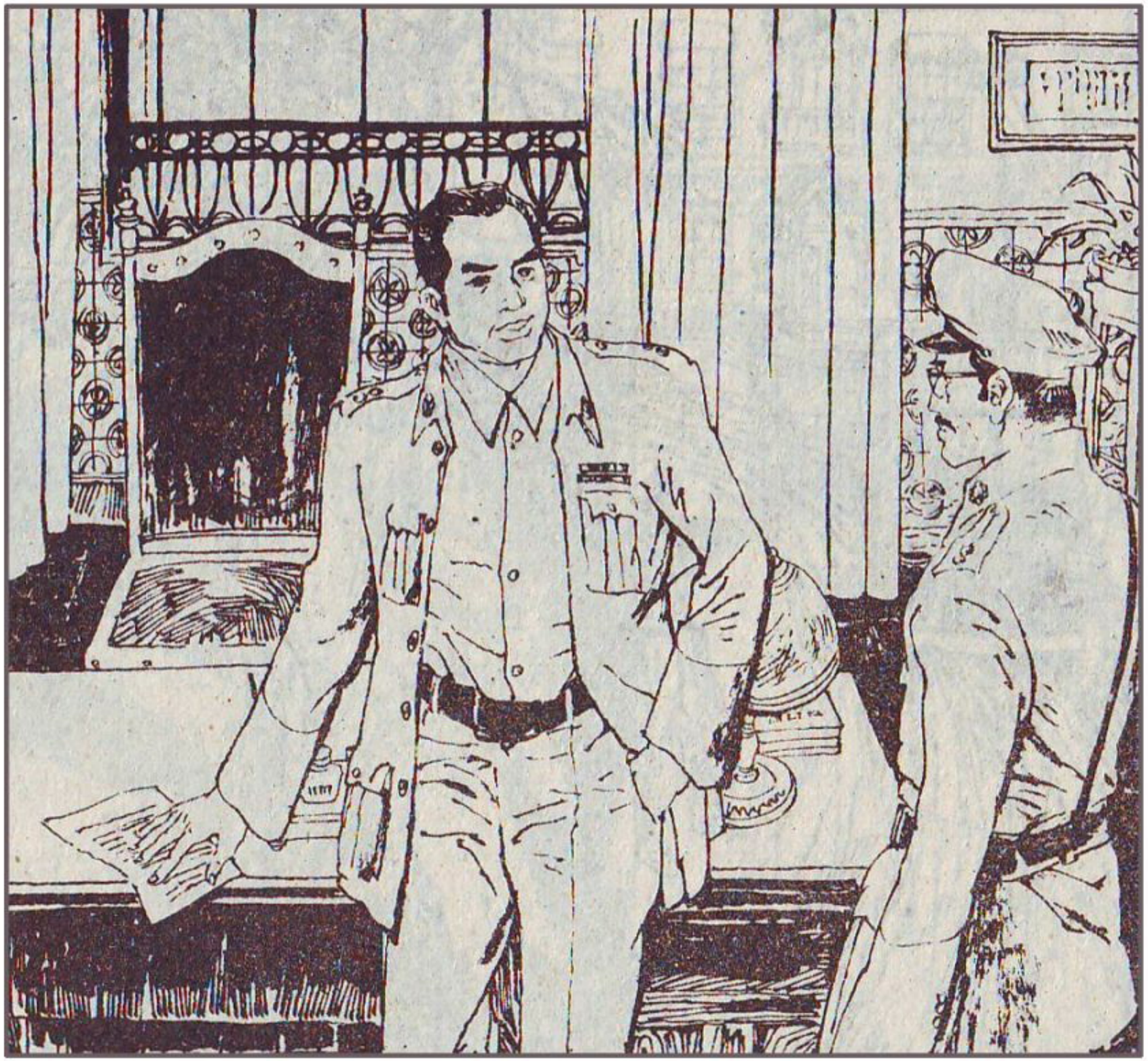
州自制治



三姨太拿着飞机票来到薛光普家。薛光普到团部去了。三姨太执意要梅茜跟她一块坐飞机走，梅茜并不知道起义的事，便答应了她。



此时，薛光善正在团部里检查团机关的登船准备工作。不一会儿，装有蒋介石私货的四辆中吉普驶进了团部。薛光善命令李仲派特务连的士兵看守起来。



薛光善刚回到办公室，沈淦进来问：『团座，先行到台湾安营扎寨的人选定下没有？』薛光善回答说：『正要找你商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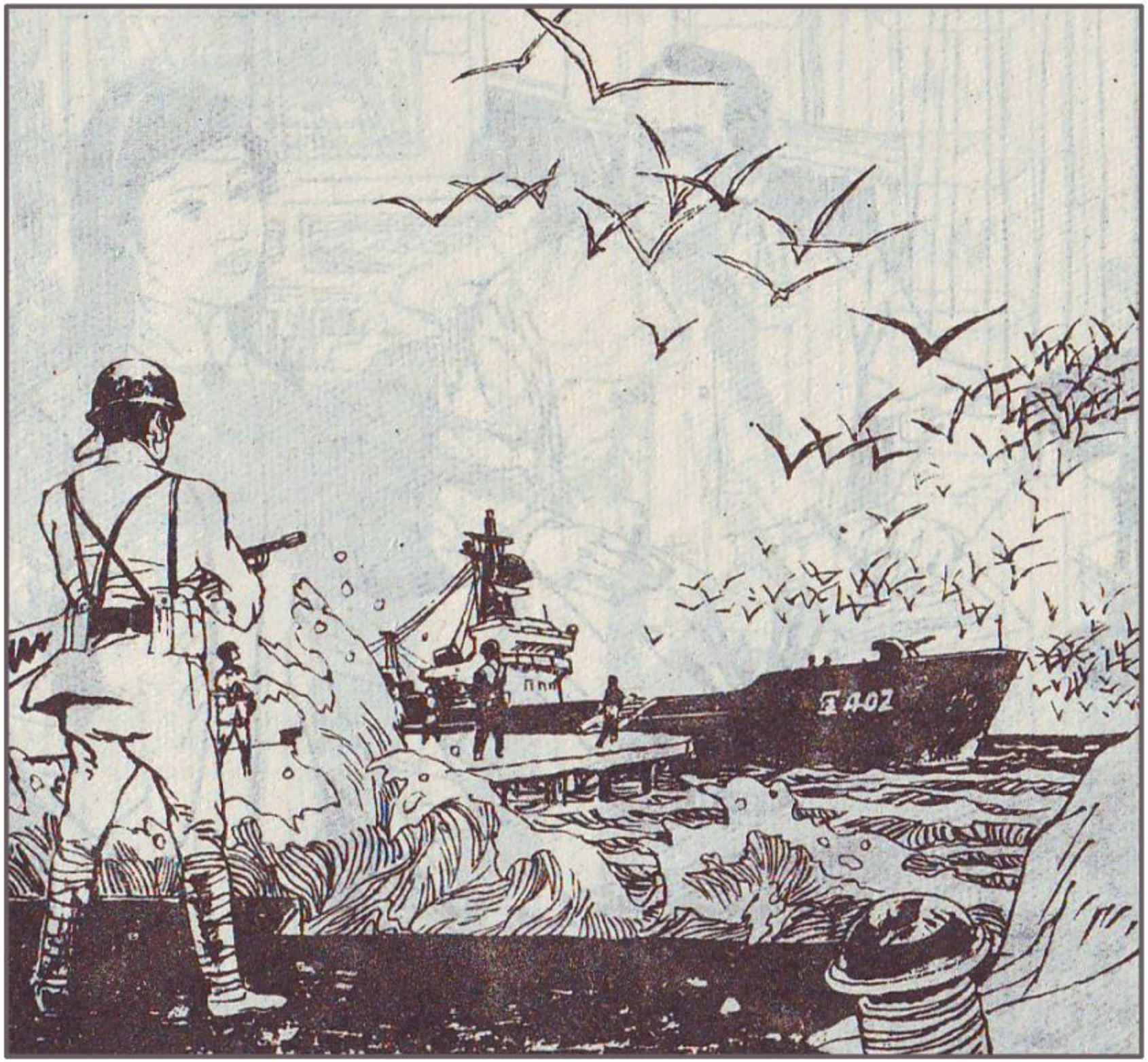
沈淦又说：『如果团座信任的话，我愿先走一步。』薛光善巴不得踢开这块绊脚石，就回答说：『哪有不信任之谈，就由你辛苦一下吧！』

她的代号白牡丹（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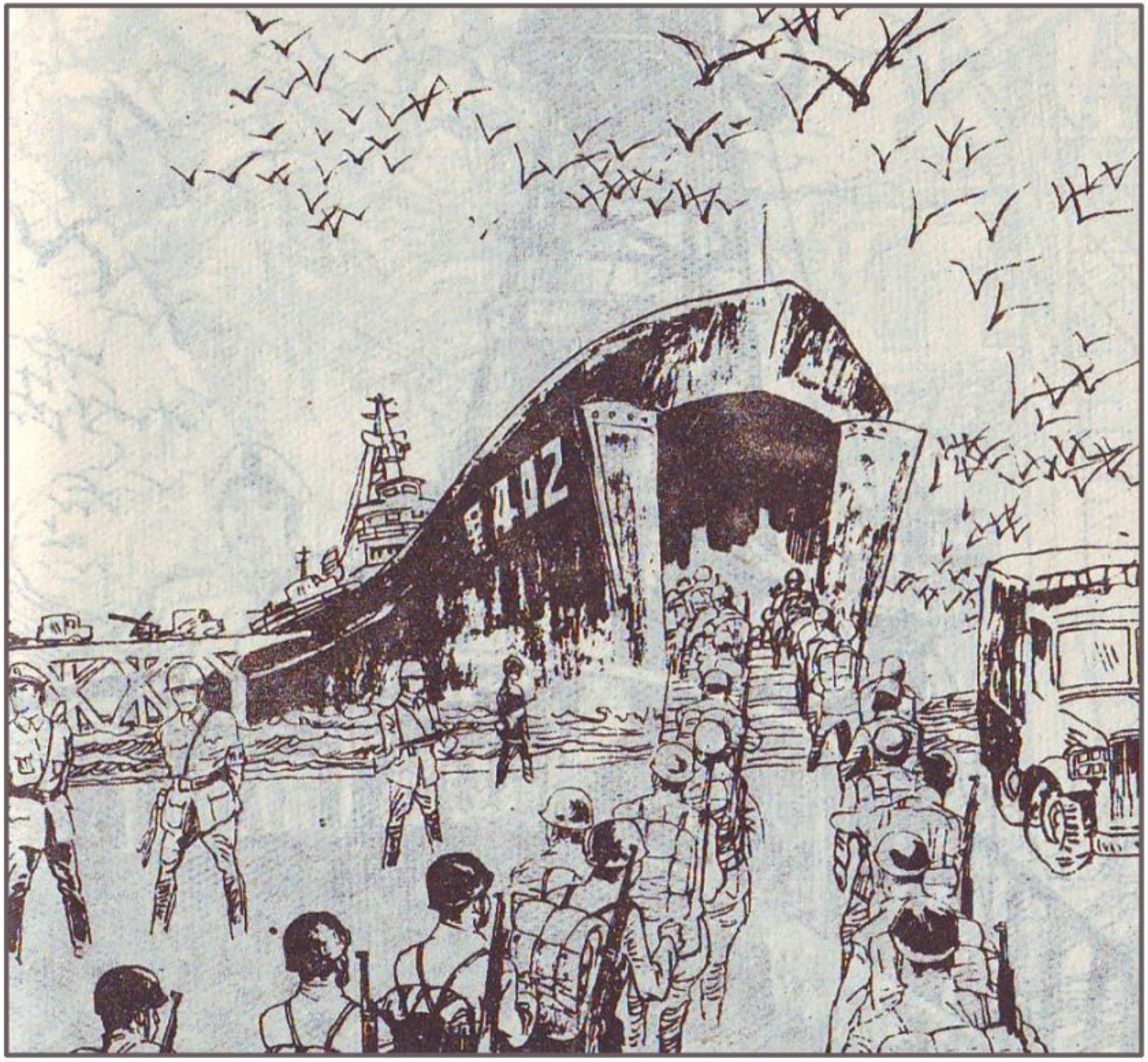
中午，薛光普回到家，他听说梅茜下午就要和三姨太一起坐飞机走，震怒道：『你为什么不经我同意，就答应了她！』梅茜胆怯地说：『人家也是一番好意啊！』薛光普想：这很可能是沈淦设下的毒计……

薛光善忍着巨大的悲痛，向丹华报告了登船准备情况，并一起研究了丹华和孙明华上船的具体办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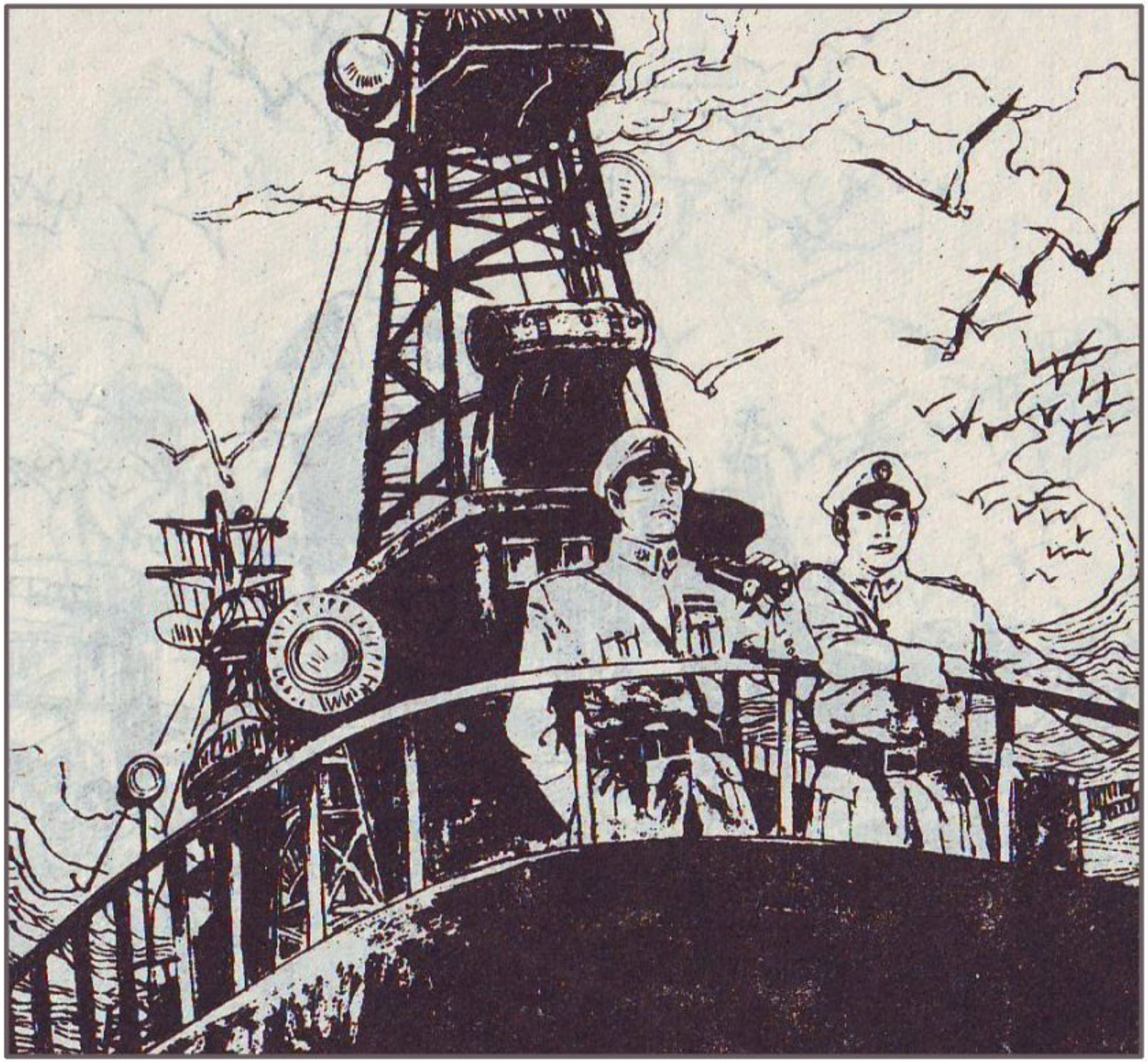
州三制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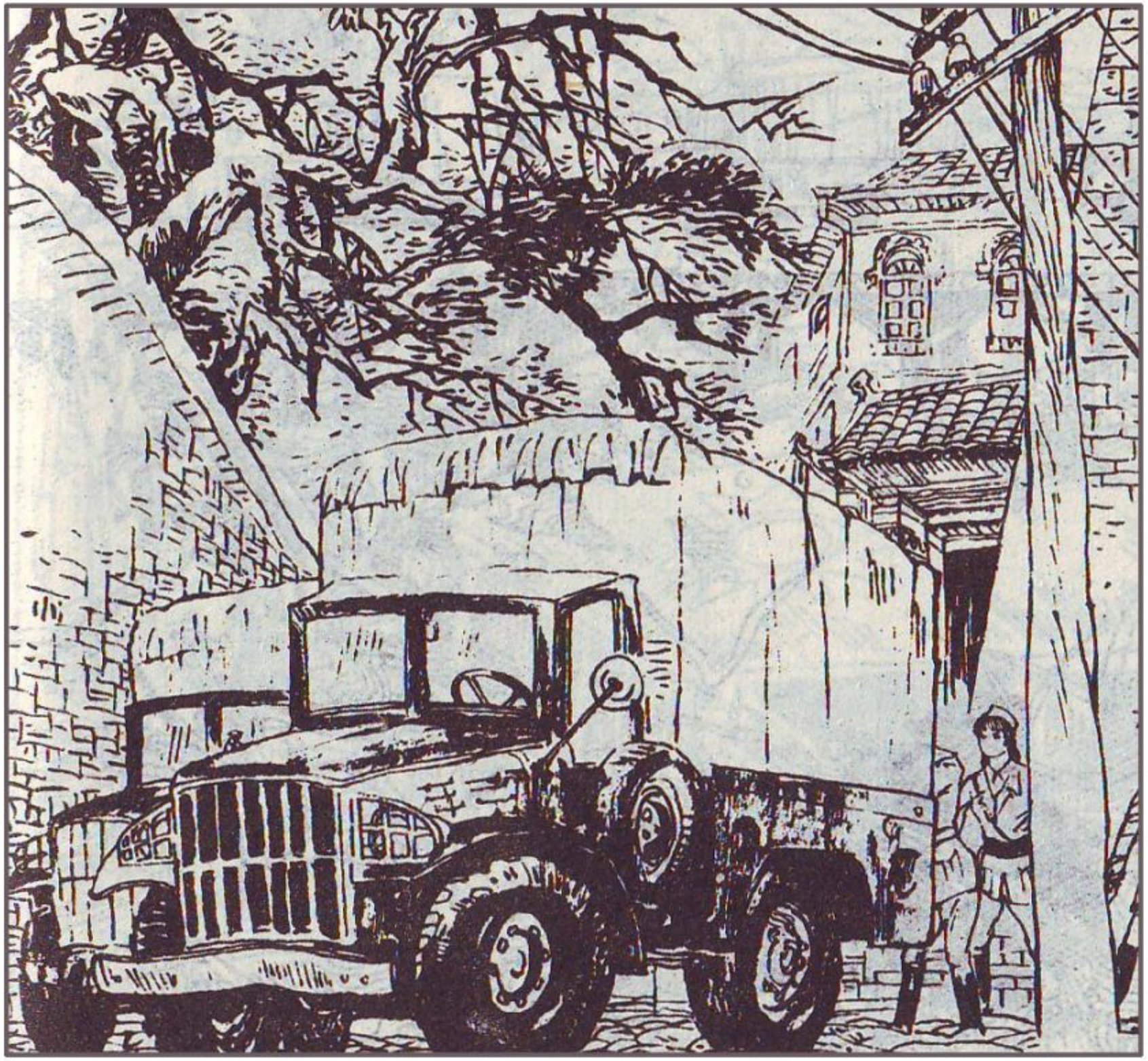
下午，外滩军港附近，已全部实行戒严。岸边码头上，停泊着一艘三千吨位的巨大登陆艇。船身上，印着『军字四〇二号』几个大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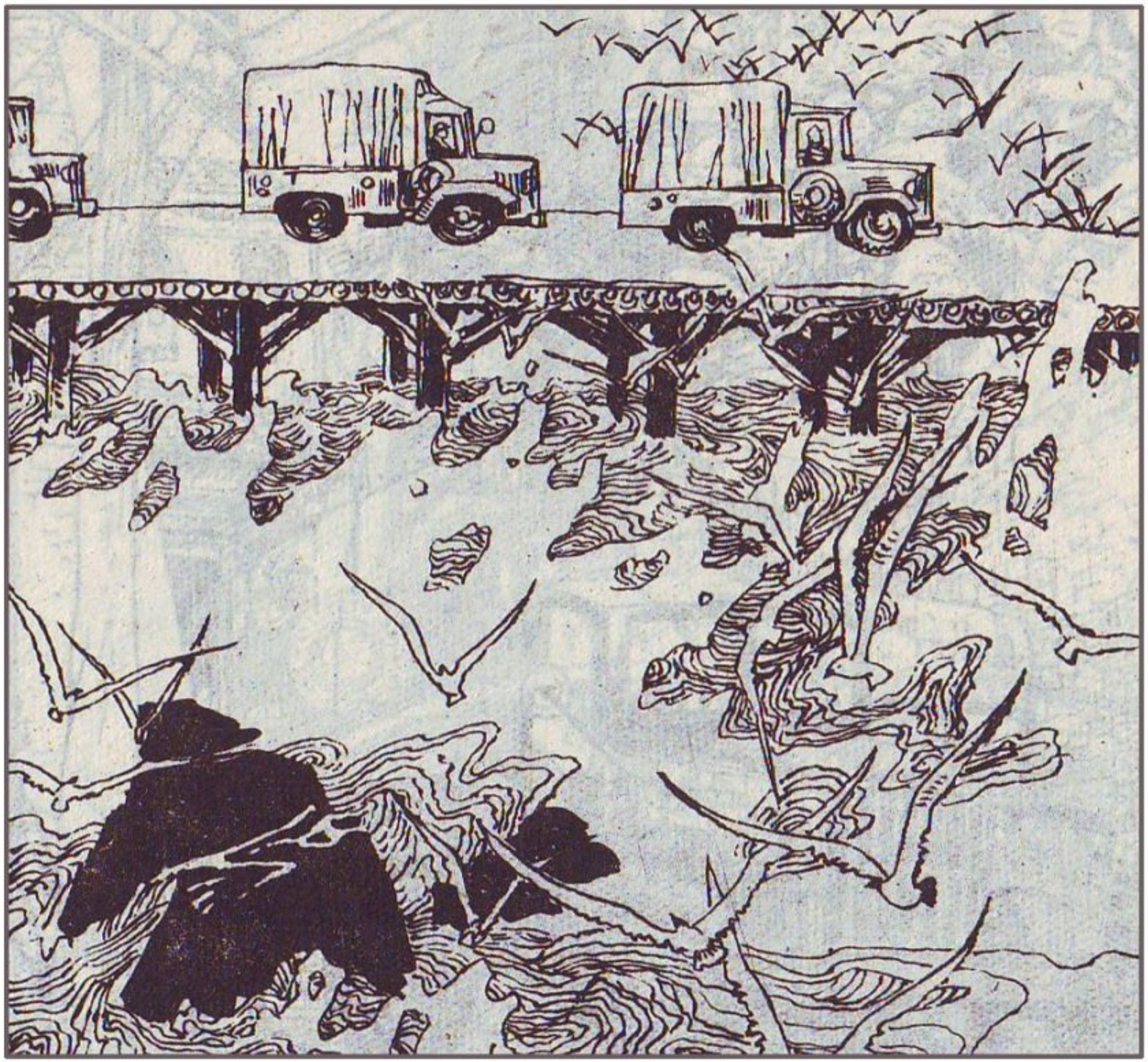
飞虎团三千名官兵全副武装，在上海卫戍区派来的部队监视下，排成两队向舱内走去，同时，炮队也从另一面的栈桥上，徐徐开上甲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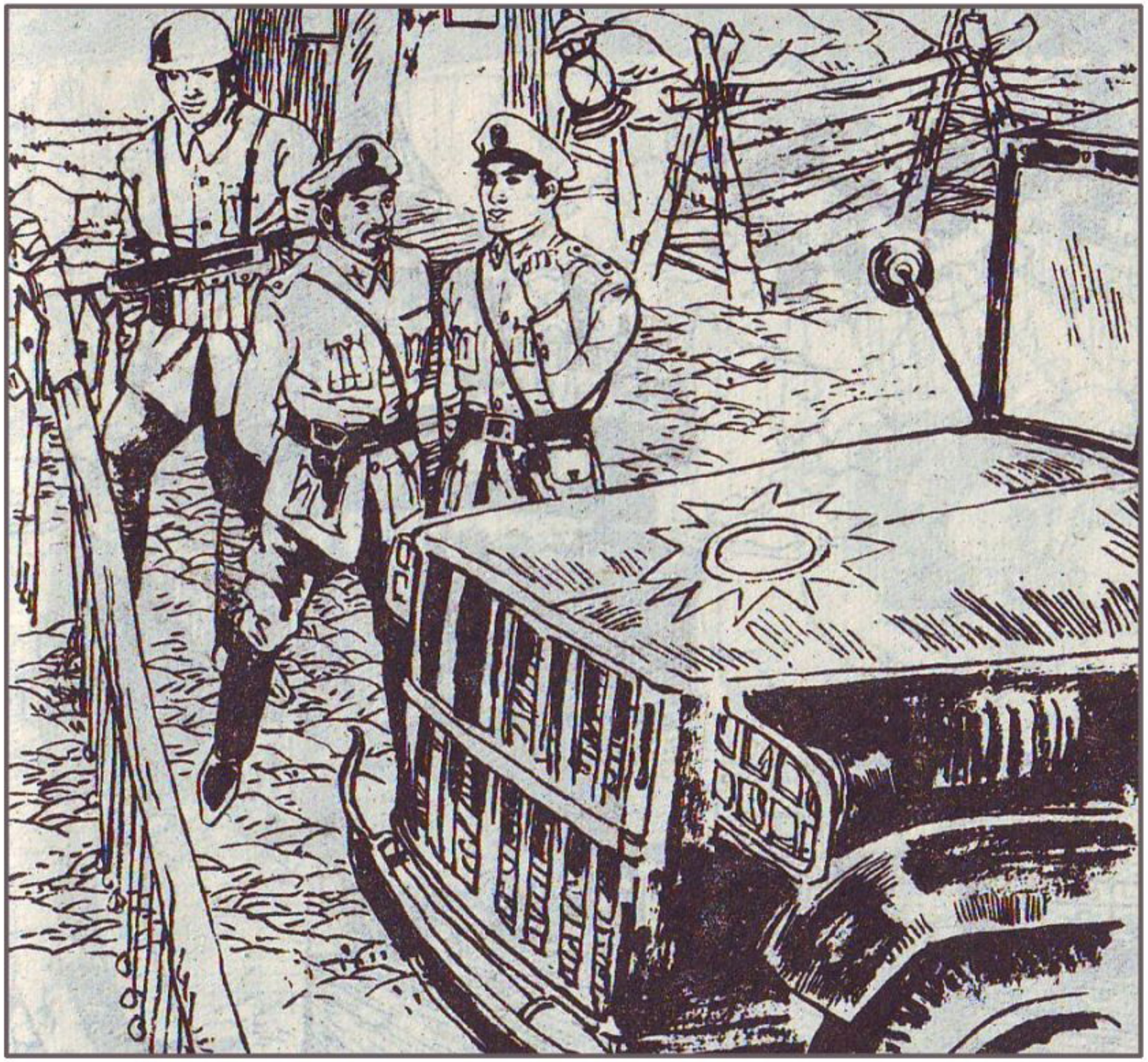
这次调防，由薛光善担任总指挥，李仲担任副指挥兼纠察队队长，由特务连组成的纠察队，掌握在薛光善手中。此时，薛光善正站在指挥塔上，审视登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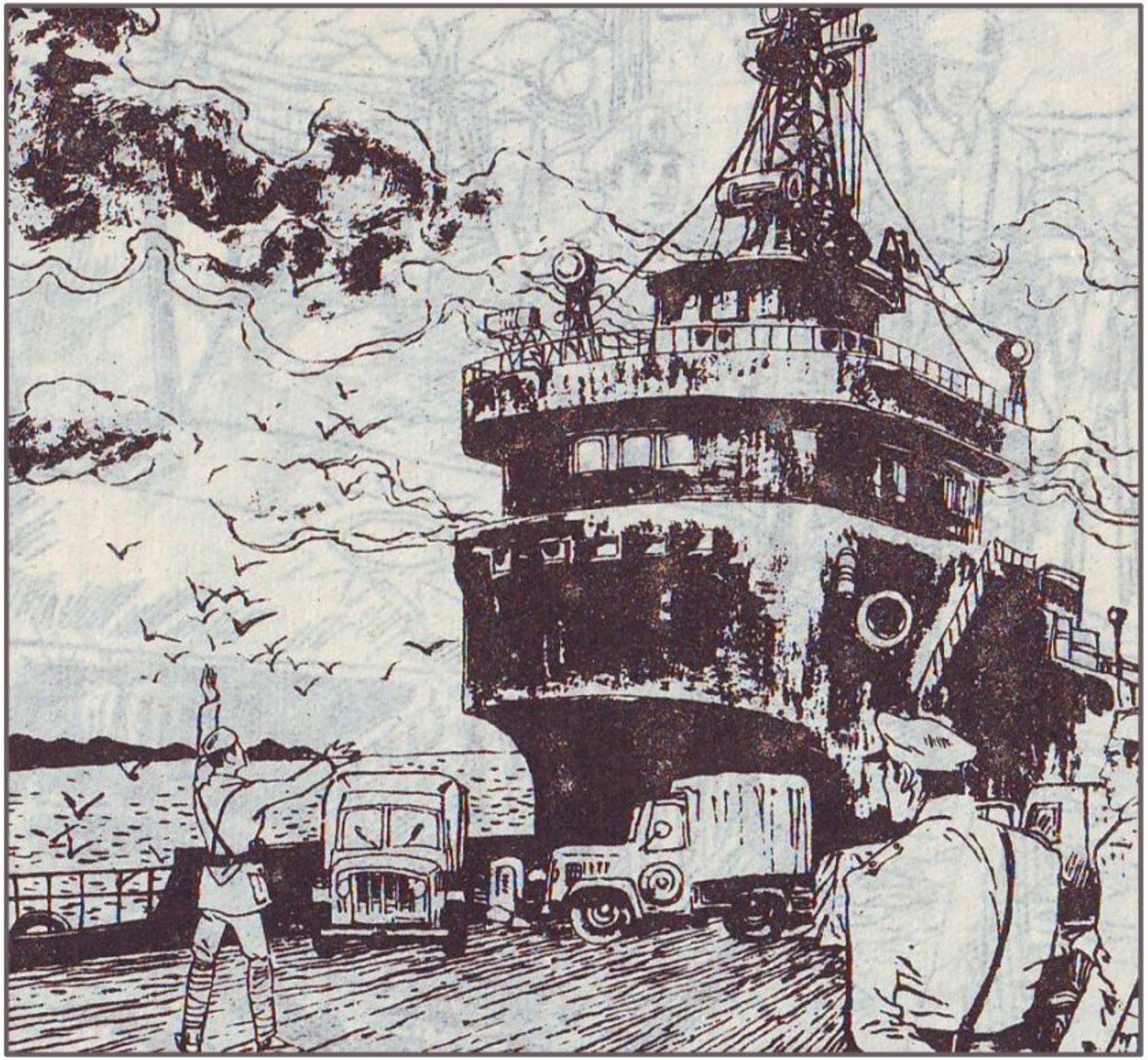
这时，装有蒋介石私货的那四辆中吉普，正停在一个胡同口。在李仲的指挥下，丹华、孙明华迅速登上了后面的那辆汽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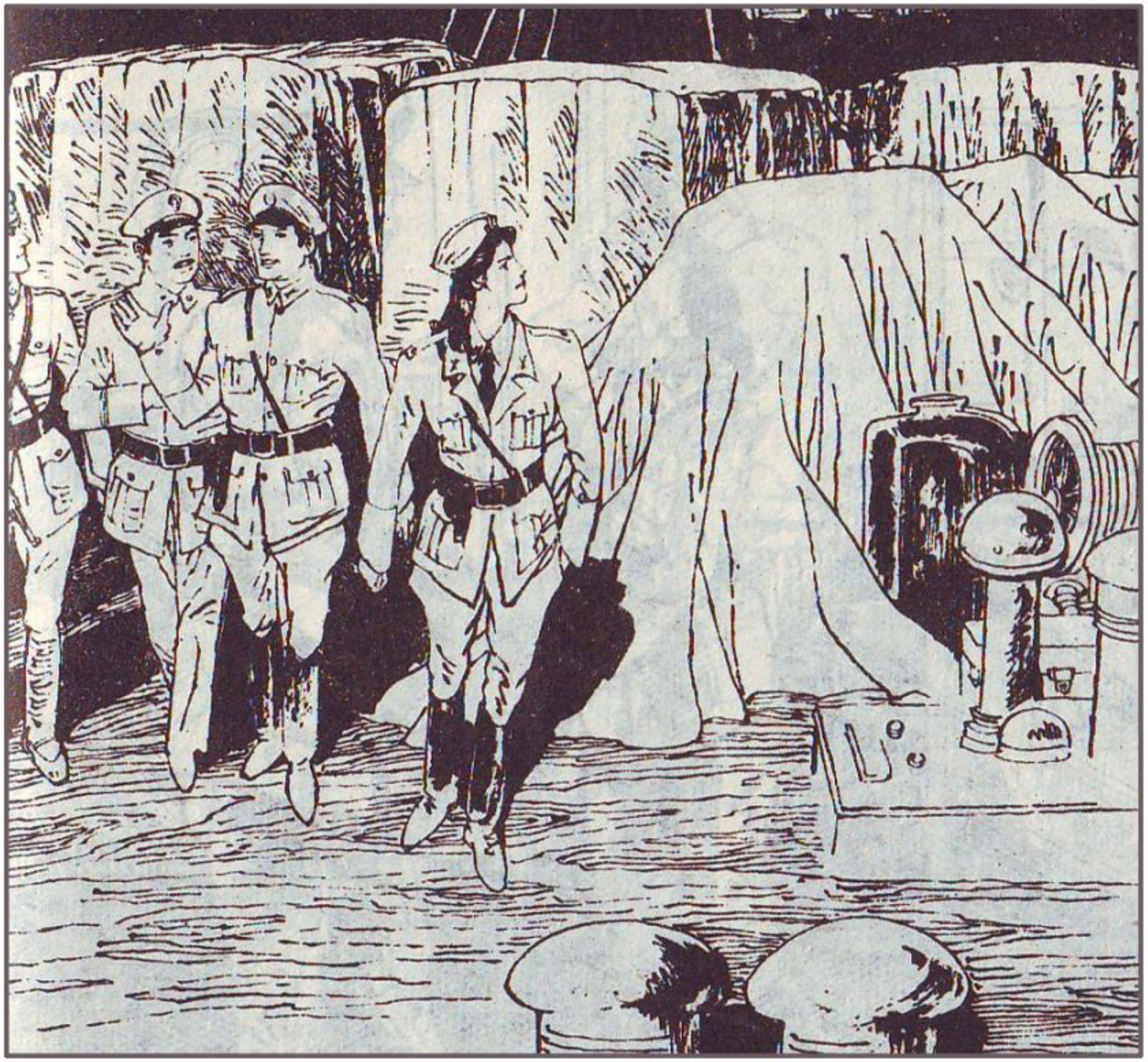
日落时，部队已全部登上了登陆艇。此刻，四辆中吉普已向栈桥开来，绿色的篷布把后面罩得严严实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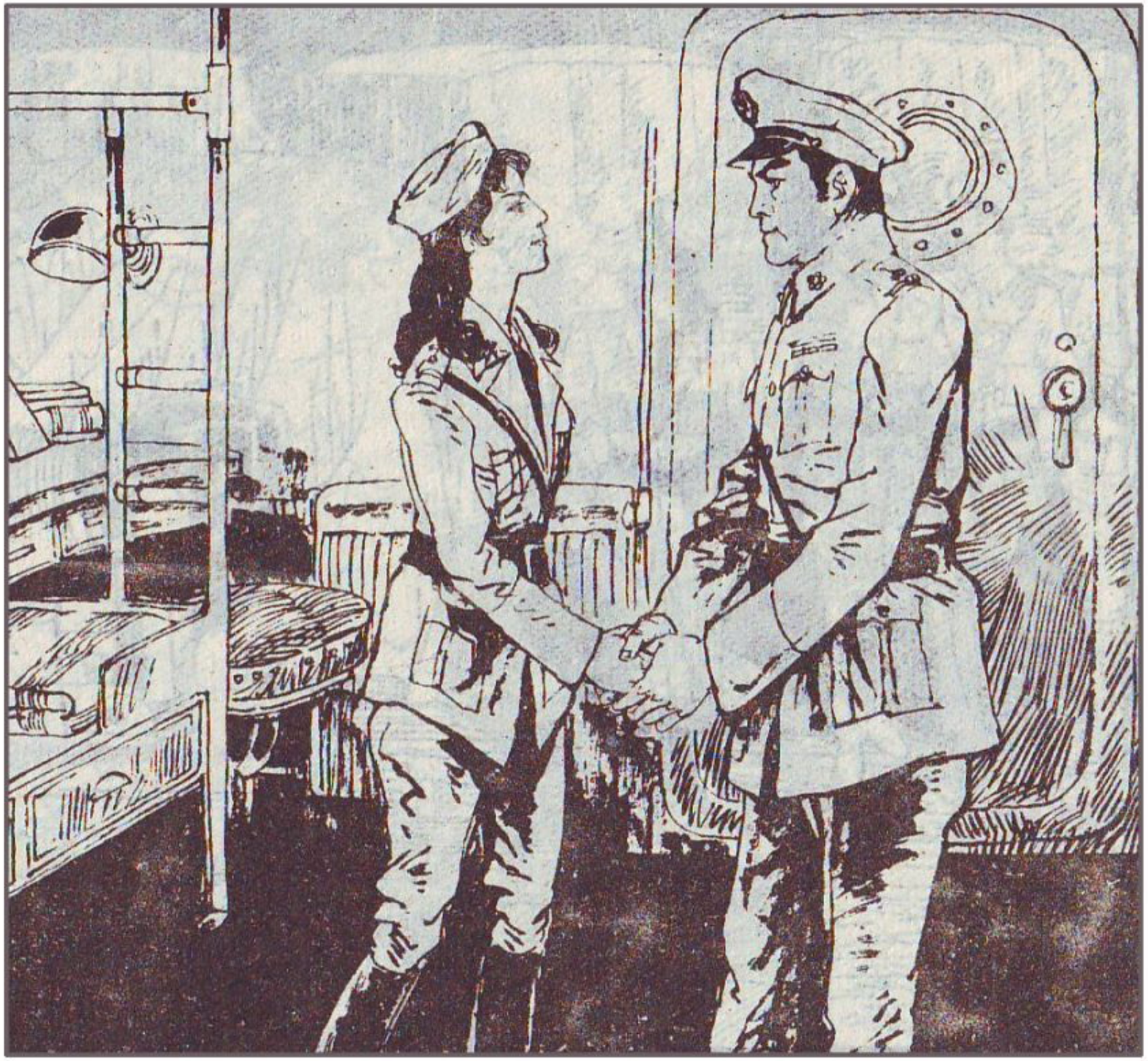
赵子禄拦住汽车要检查。李仲从后面过来，低声向赵子禄说：『赵营长，你没看到车上贴着封条吗？这是委座的私货！』赵子禄一听，立即换了口气：『我确实不知道。快上船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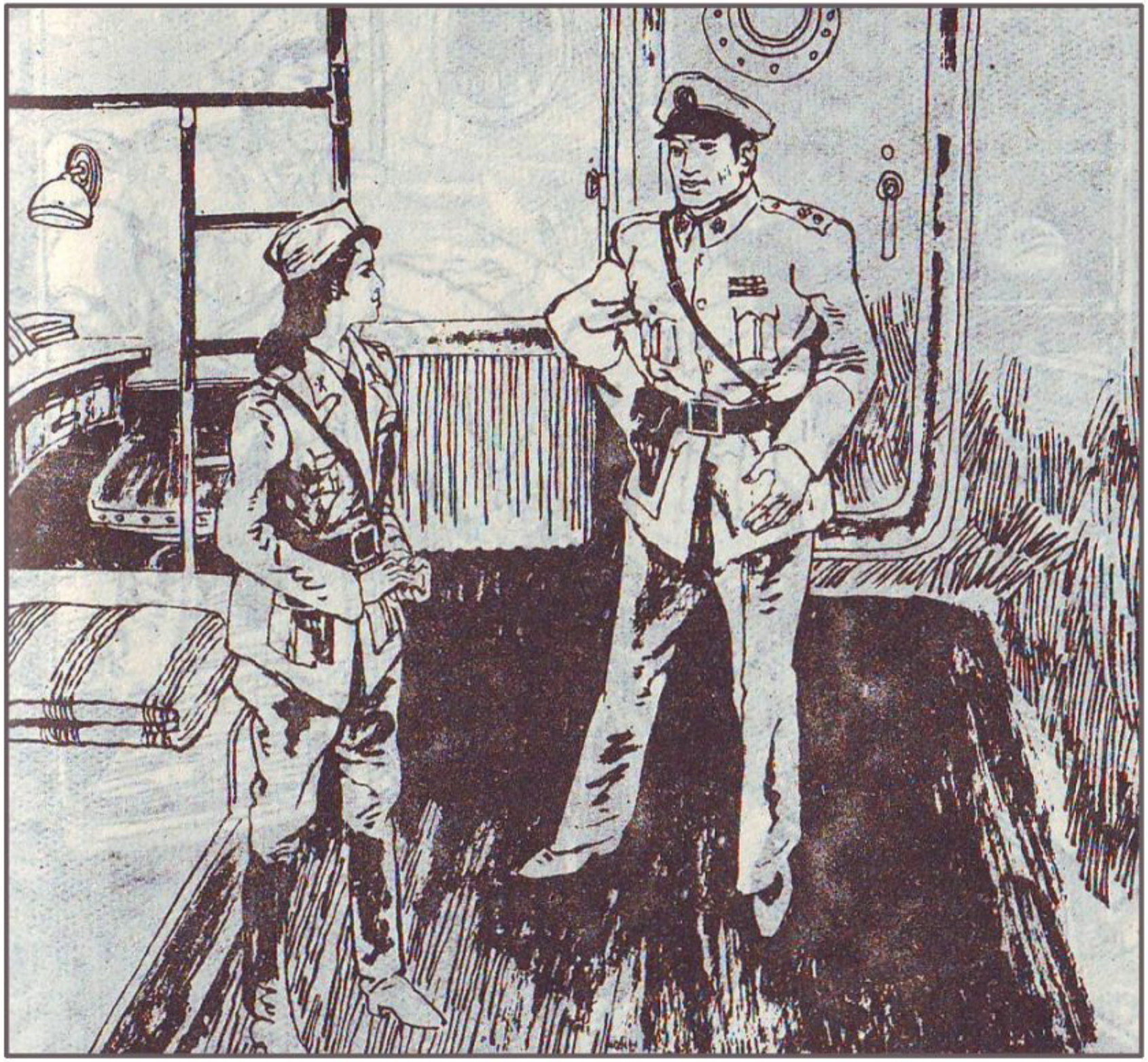
四辆中吉普在离指挥塔不远的甲板上停了下来。李仲立即命令几个纠察队员把它严密地警戒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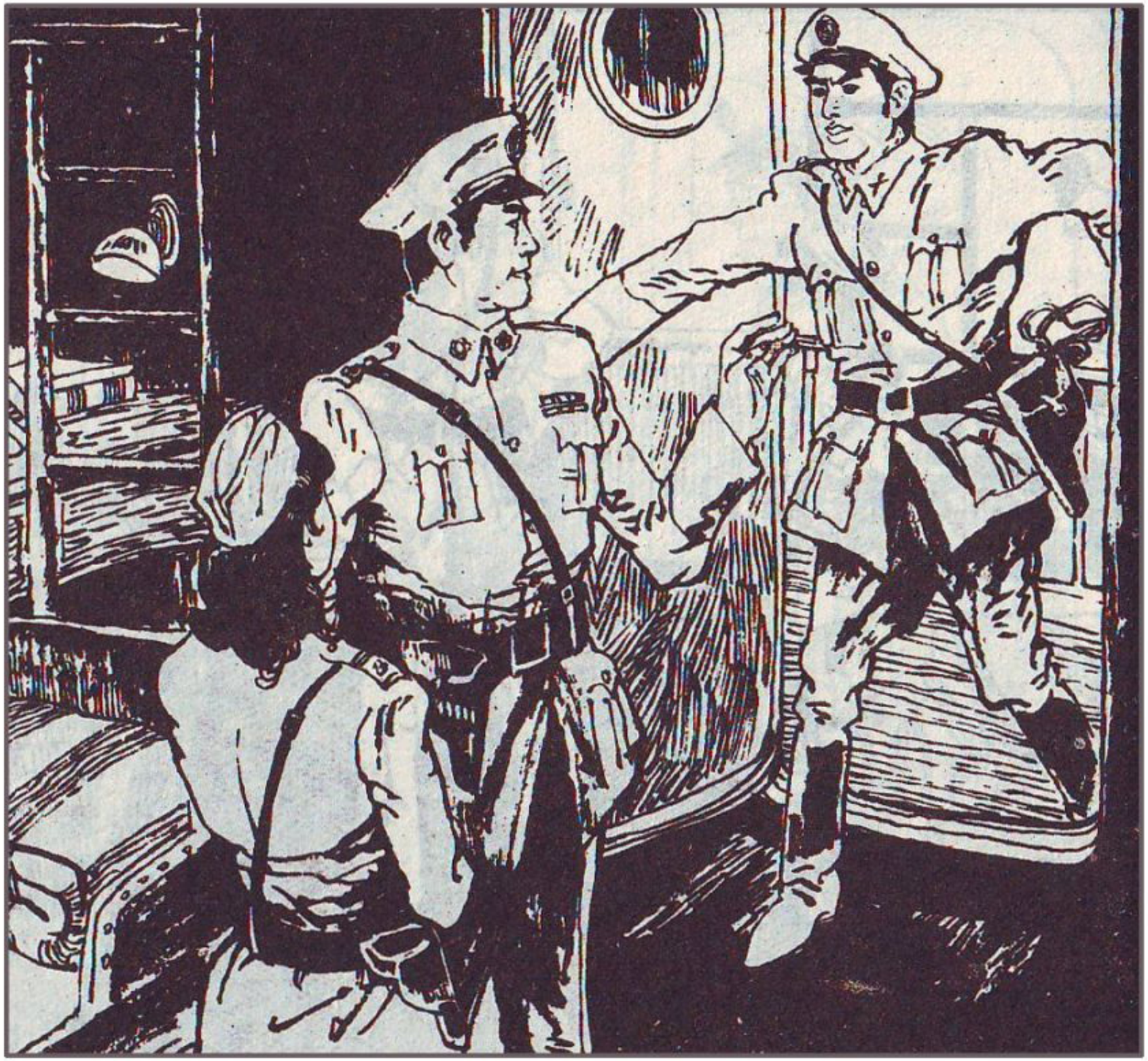
当夜幕降临后，丹华和孙明华下了车。丹华身着女军衣，肩佩上尉军衔，显得十分干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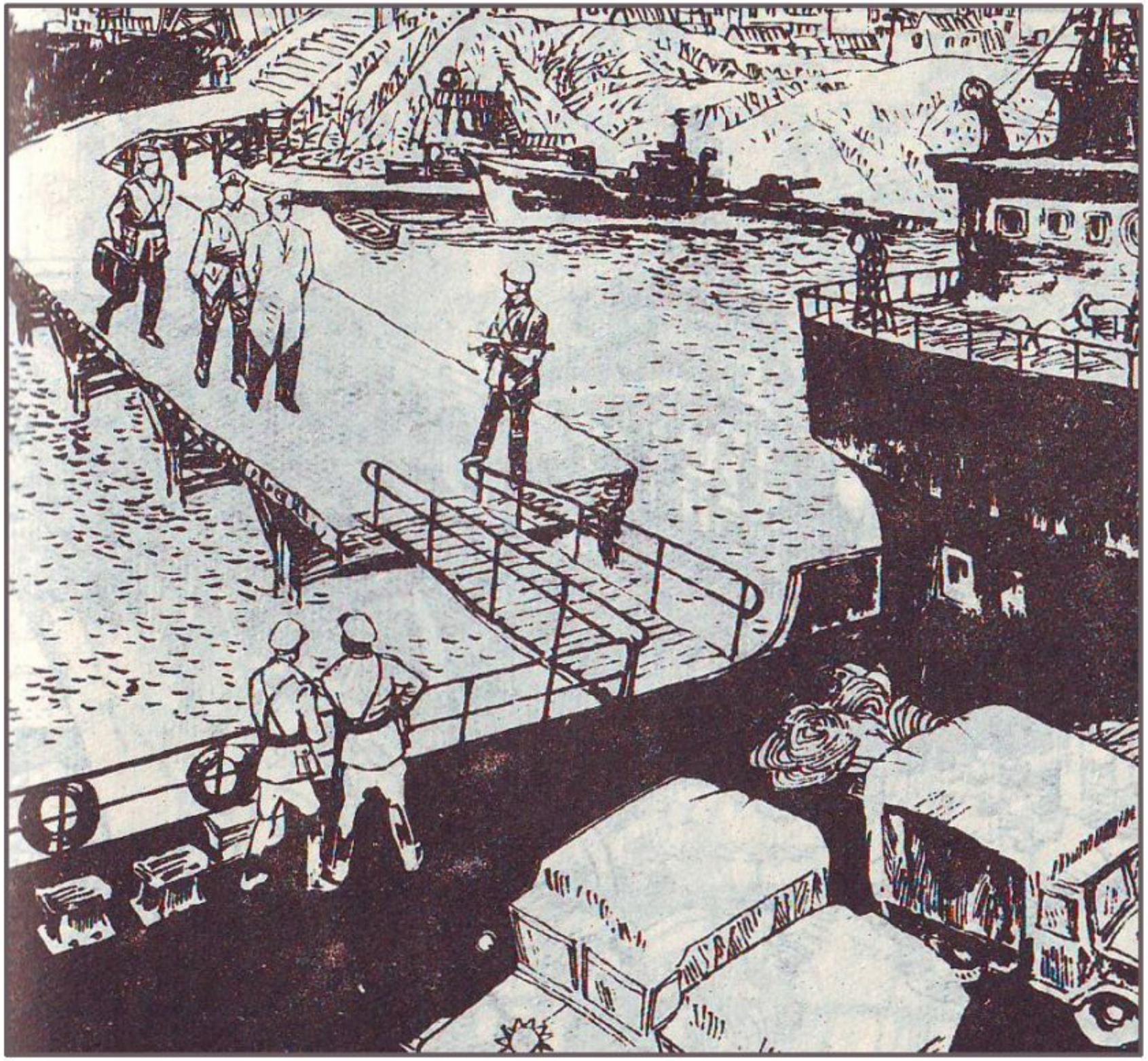
孙林把他们领进了船首单人舱位的一个上等房间。丹华握着薛光善的手说：『我们登车前，老谷同志告诉我们一个消息：组织上已派和梅茜同机的刘仁同志，设法途中营救她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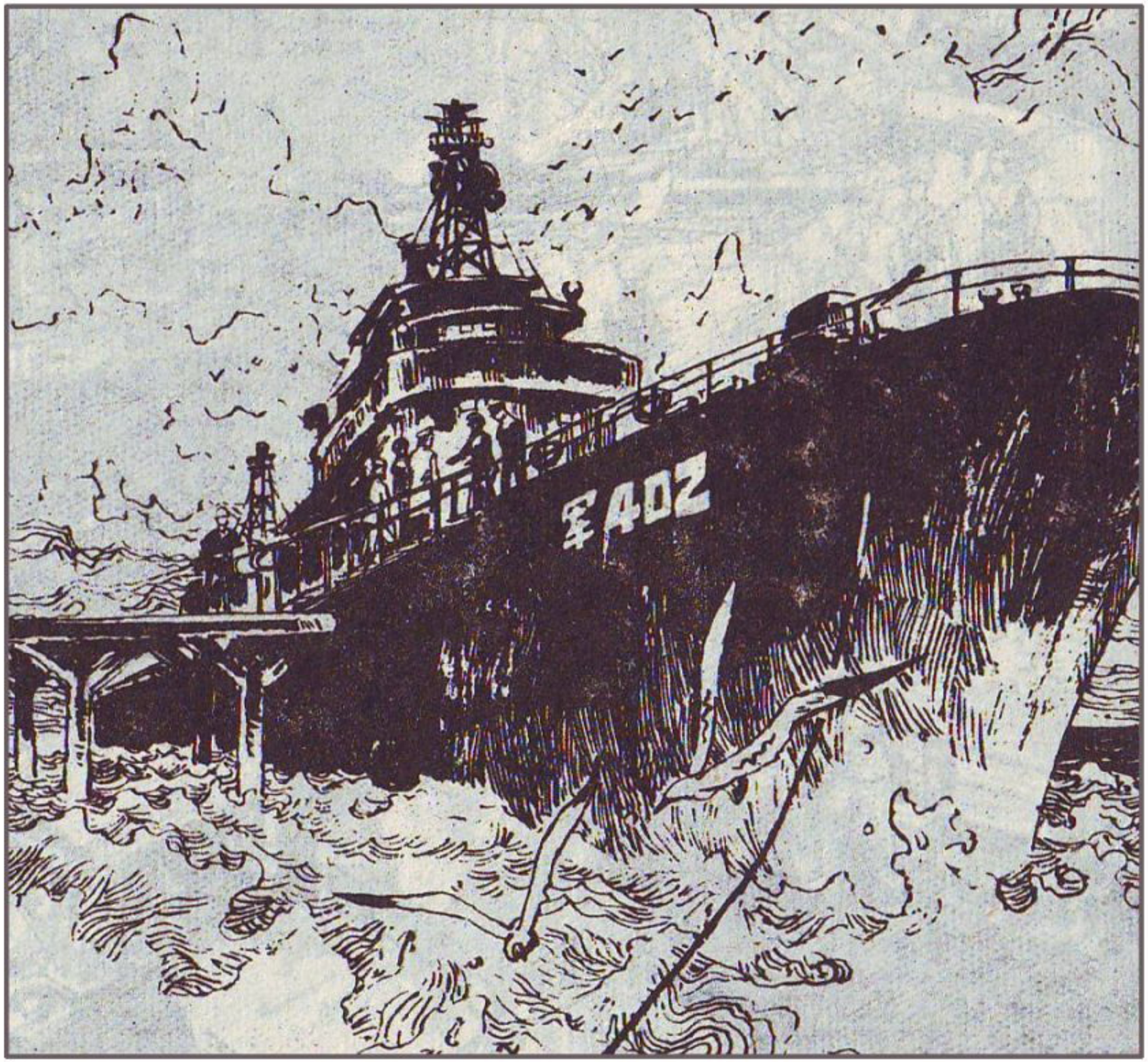
薛光善激动地说：『谢谢党组织，谢谢同志们！现在登船已顺利完成，几个反动家伙也由我们的人监视起来了。』『好！按原计划进行！』丹华高兴地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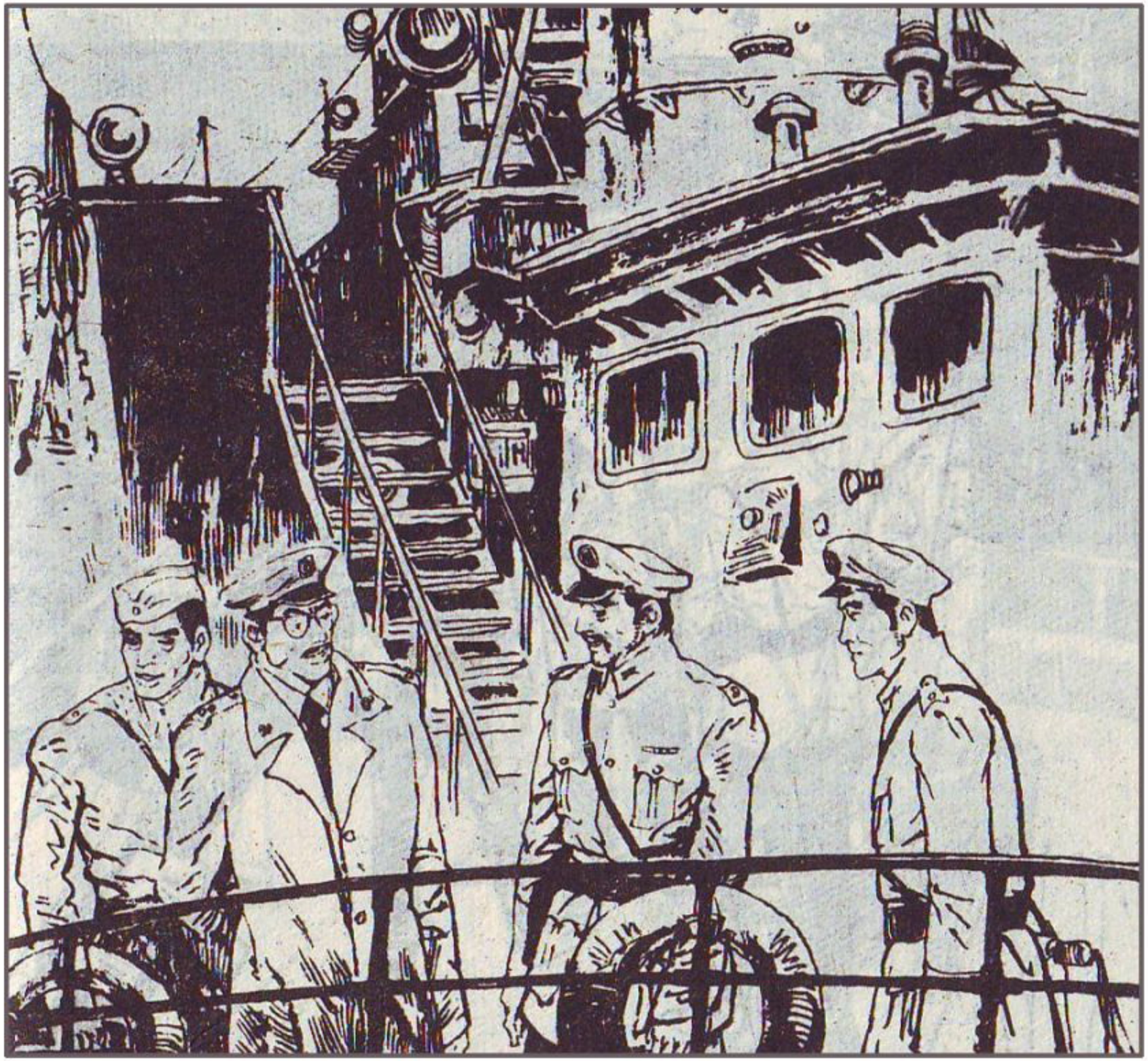
薛光善看了一下手表，兴奋地说：『再有一刻钟，船就要起锚了！』这时，李仲跑进来，说：『团长，沈淦回船了！』这个消息，使大家一阵紧张。薛光善镇定下来说：『我去对付他！』



此时，码头上正急匆匆走下三个人来，沈淦和他的两个随从踏着栈道，向『军字四〇二号』走来。一个随从还提着一个沉甸甸的皮箱子。



赵子禄、刁国良一伙看到沈淦登了船，眉飞色舞地迎上前去。赵子禄媚态十足地说：『参座，你真是神仙下凡！你不是坐飞机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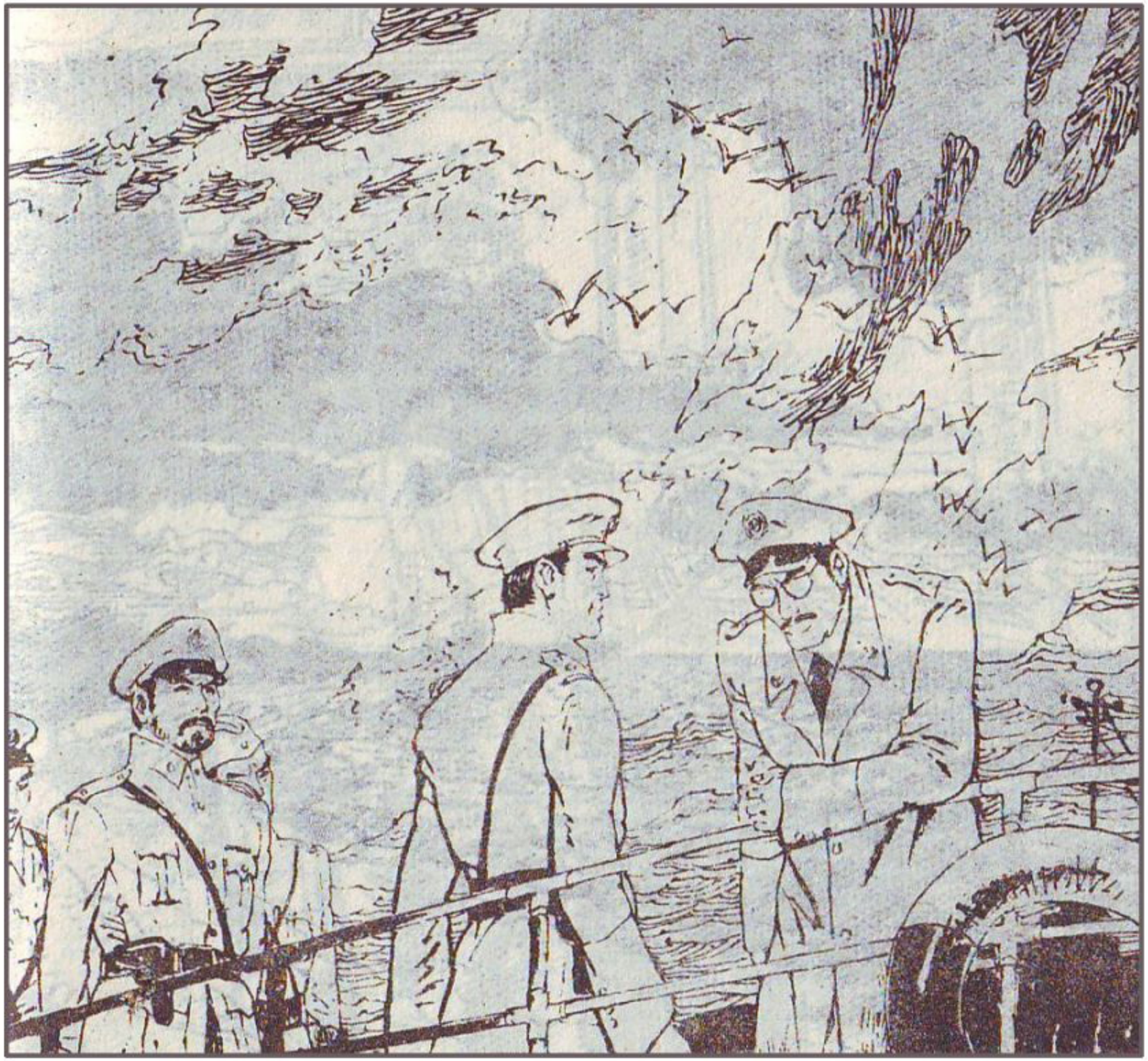


沈淦并不回答，他板着面孔反问道：『那些可疑分子都控制起来了吗？』『周鹤已被我们的人关起来了！』『我指的不是他，蠢货！』赵子禄恐慌不安，显然，他没完成主子交给他的任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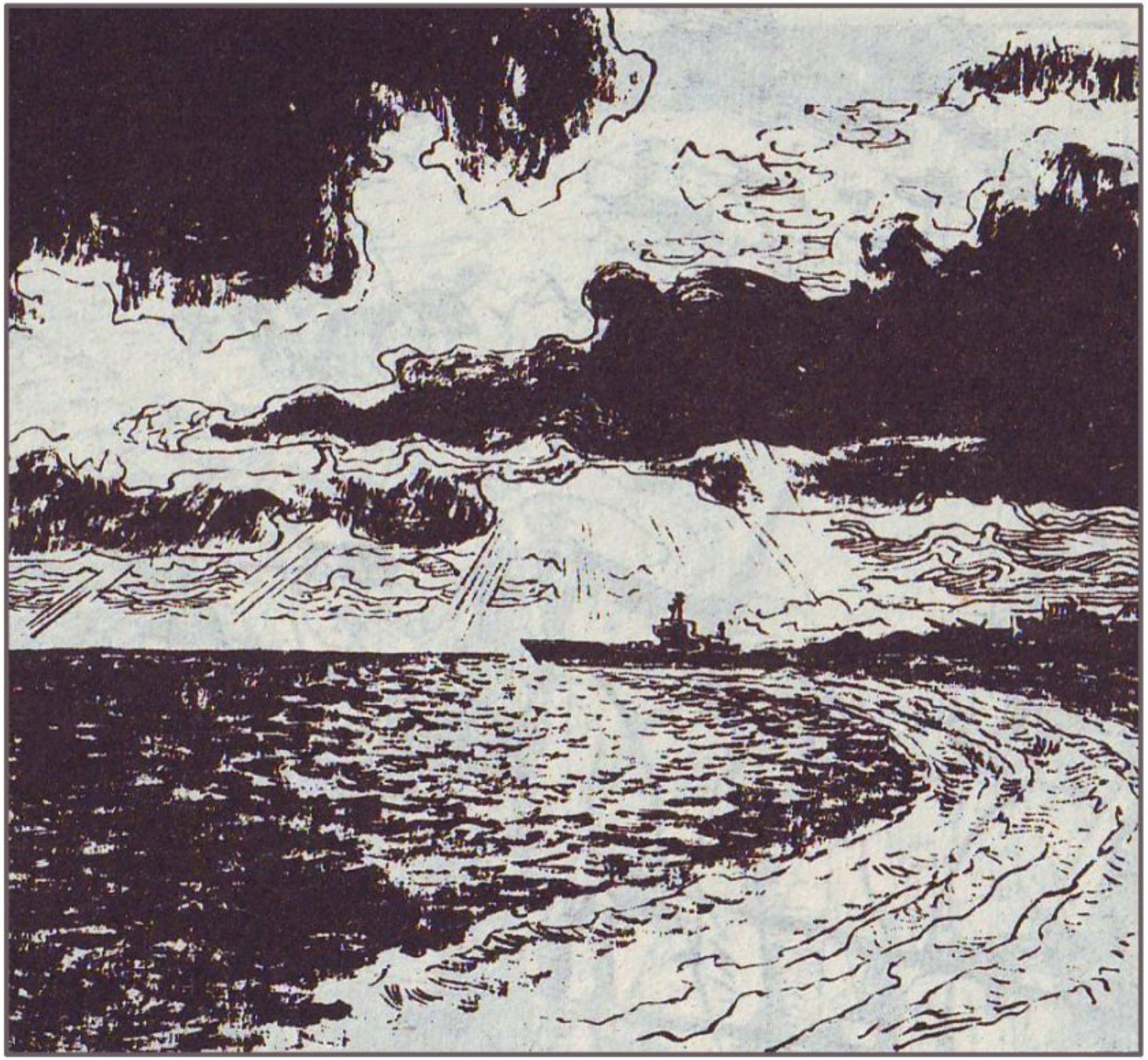
沈淦边走边对赵子禄等人训斥；并让随从把那个箱子交给刁国良，指示道：『保管好，这是一箱炸药，到非常情况下使用！』

沈淦登上甲板，刚要去查看那些车辆和装备，对面走来了薛光善。薛光善带着惊呼的神情，严肃地问道：『啊，是沈参谋长，怎么不去执行任务，又擅自回船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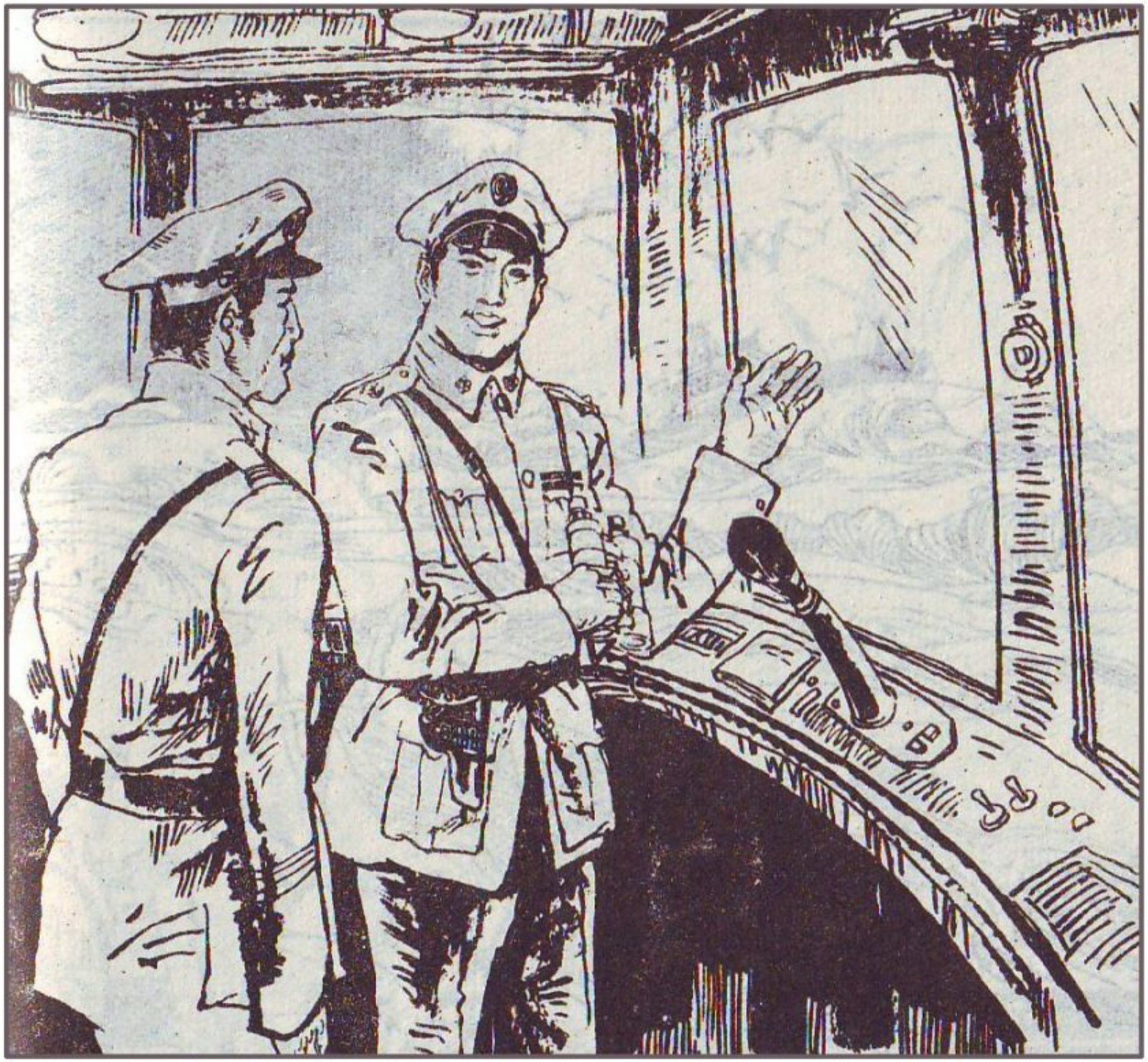
沈淦忙上前回答说：『团座，是这样，在机场接到总部电报，说那边已准备就绪，不必派人去了。』其实，沈淦根本就没打算坐飞机走。他是想利用这个骗局，让薛光善暴露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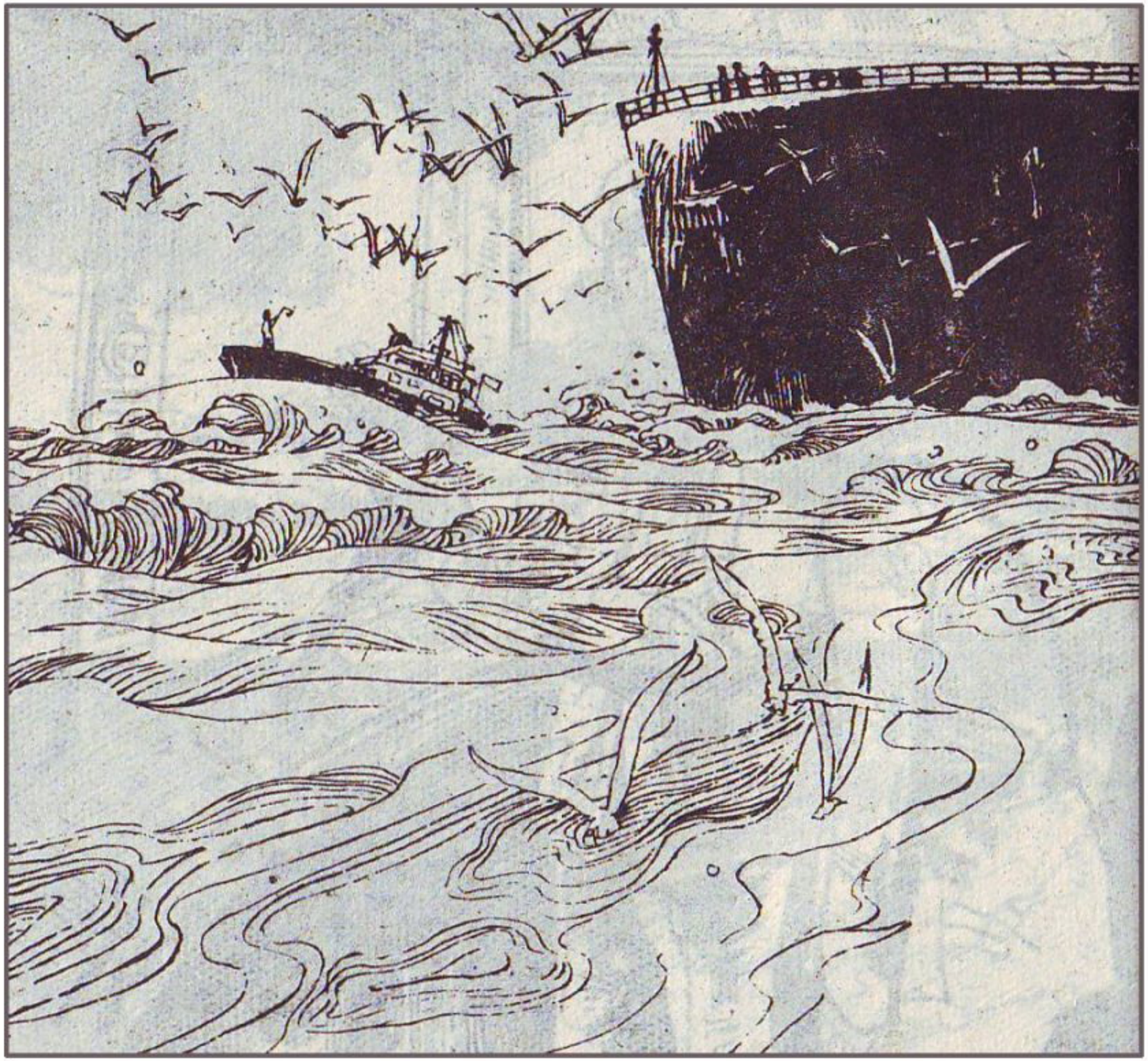
薛光善悟出了其中的道理，哈哈一笑，说：『参谋长真是个党国忠臣。那我们就同舟共济吧！』沈淦正为没有抓到薛光善的把柄懊丧，又被这笑声弄得十分狼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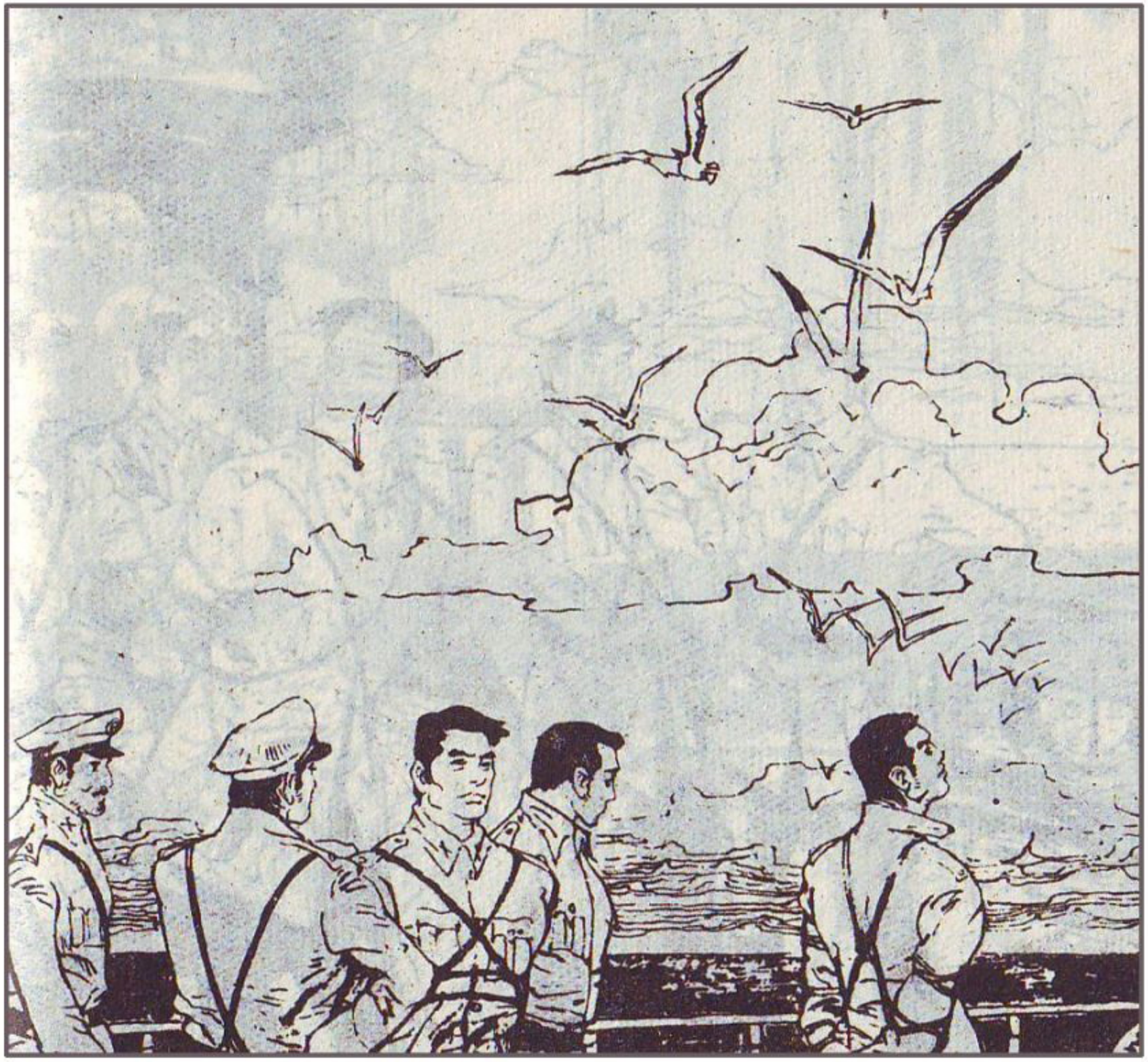
晚上七时，『军字四〇二号』登陆艇发出一声长鸣，起航了。不一会儿，它就拖着卷起的浪花，驶出了吴淞口。吴淞口炮台上的大炮，张着贪婪的大口，紧紧地监视着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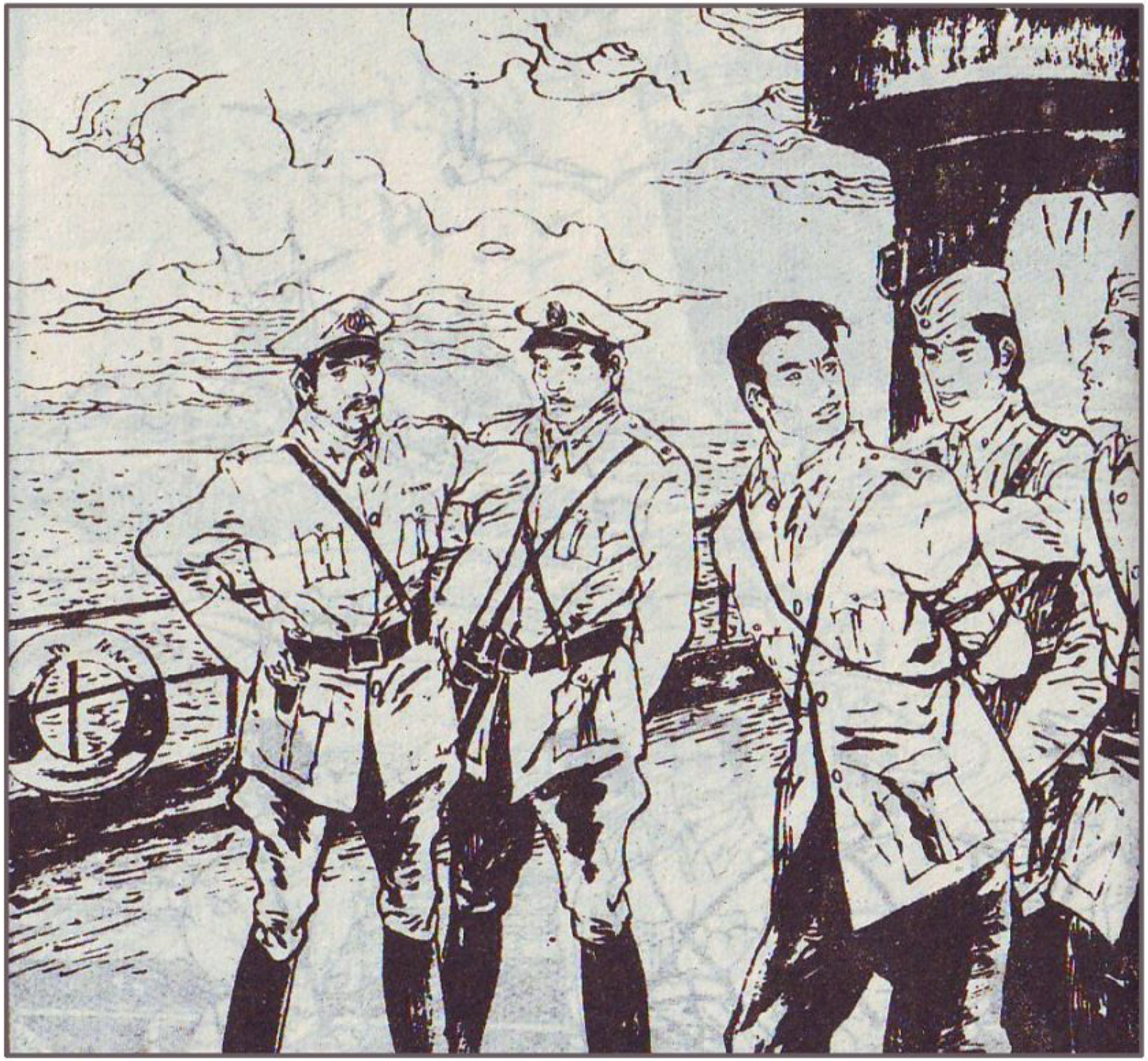
忽然，一艘海军巡逻舰向登陆艇迎面驶来，并不断用旗语询问它的去向。指挥塔里的薛光善立即命道：『用旗语回答！不准减速，照直前进！』



那艘巡逻舰见到旗语便立即让开一条水路，让这个庞然大物驶过。『军字四〇二号』汽笛长鸣，驶入了公海。



这时，在船上，沈淦指使赵子禄等人，对他们认为可疑的人开始采取行动了。赵子禄、刁国良和几个亲信，押着吴锁等几个进步士兵，还有两个尉官，向船上的临时禁闭室走去。



那几个人被关进禁闭室后，赵子禄对刁国良耳语了几句。

刁国良立即喝道：『周鹤，出来！』五花大绑的周鹤，立刻被两个打手推了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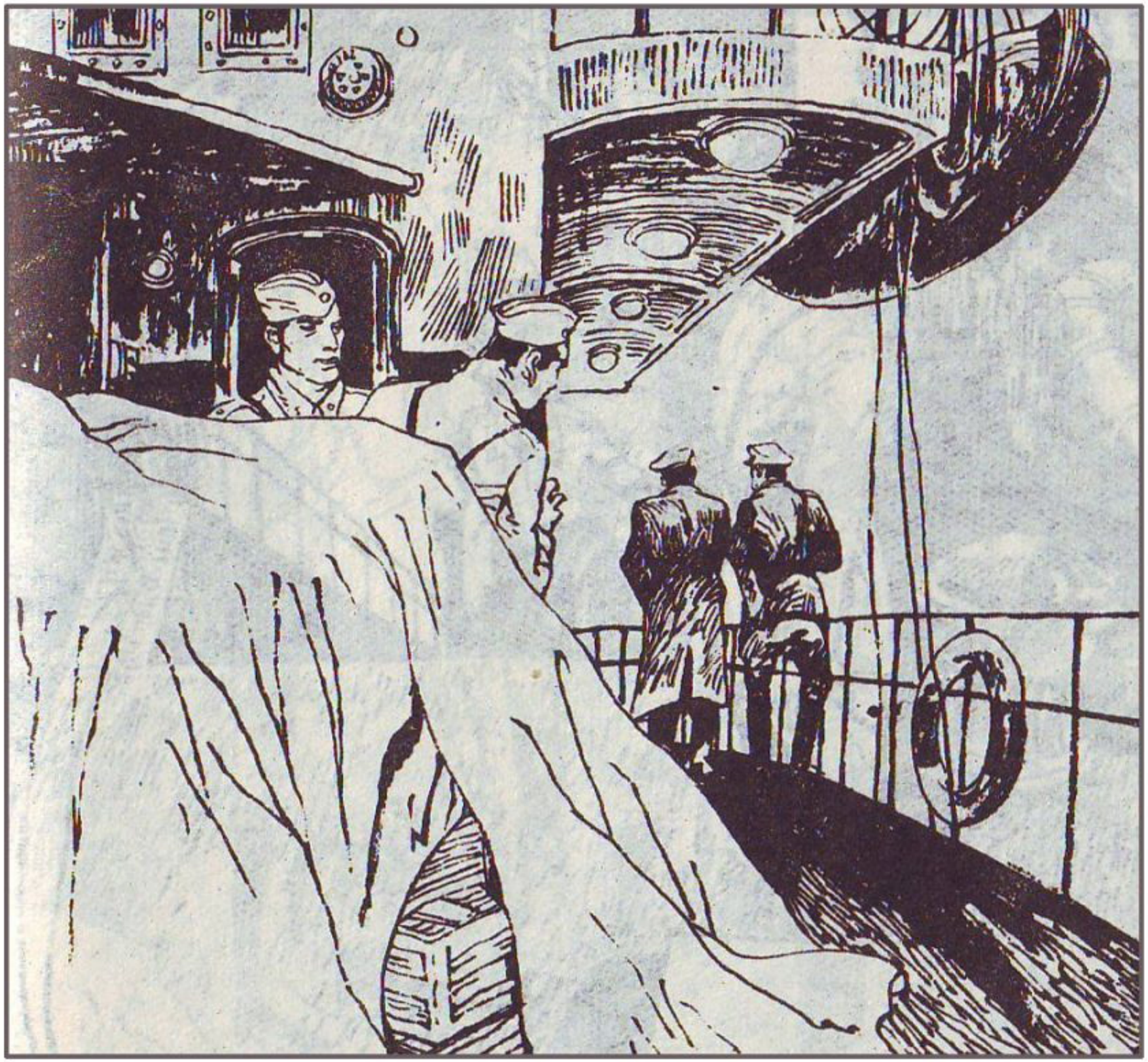
周鹤被押到一个僻静处，两个打手一脚把周鹤绊倒，又用毛巾把周鹤的嘴塞住，随即装进了一条麻袋。

赵子禄看看四周没人，低声命令道：『把他扔进海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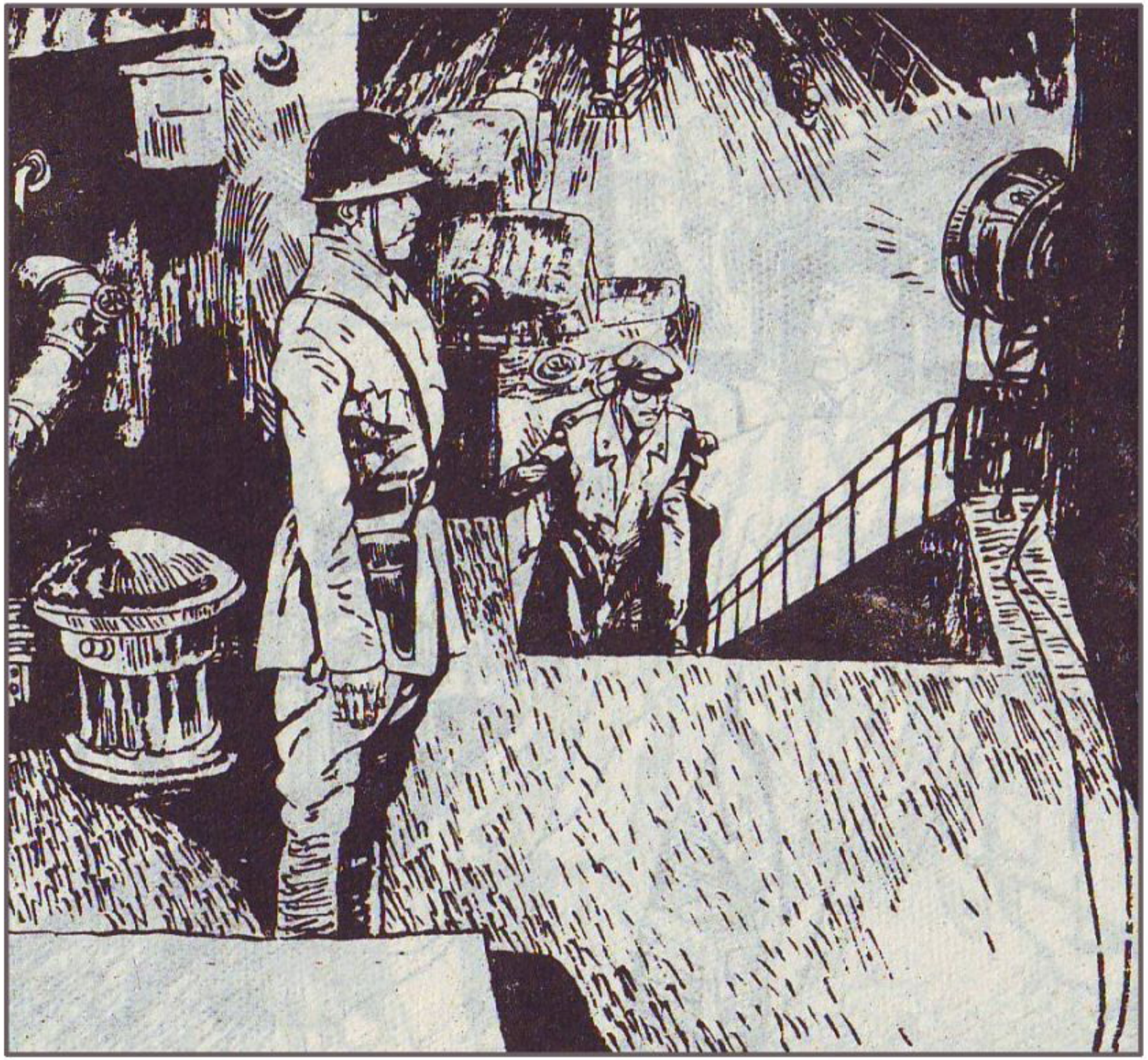
那两个打手抬起麻袋，就向船舷走去。

正在这时，薛光善突然从黑影里走出来，怒喝道：『你们在干什么！』赵子禄吓了一跳，忙说：『周鹤是有罪之人。把他扔海里算了。』原来，暗中监视赵子禄等人的孟庆超，喊来了薛光善。

接着，薛光善又问赵子禄：『谁命令你这样做的！』这时，沈淦也匆匆赶来，假惺惺地骂赵子禄：『混蛋，没有命令怎敢擅自处理！』赵子禄刚想开口，沈淦又道：『还不快把他拖走！』



赵子禄有苦难言，只得让手下把周鹤拖到一个角落里。他命令两个亲信留下看守，自己跟着沈淦走了。李仲在一旁悄声命令两个纠察队员，在暗中监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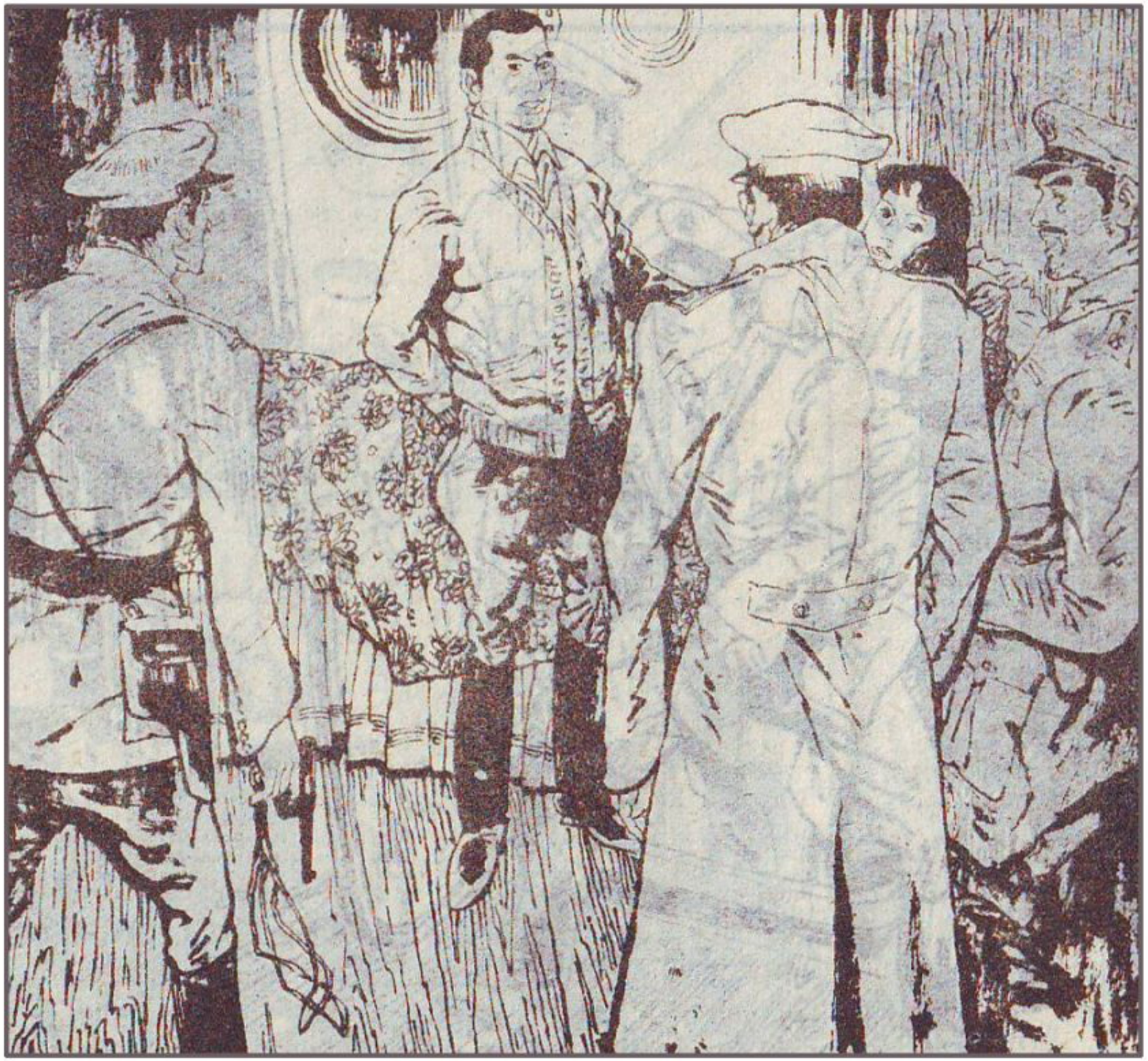


沈淦对丹华上没上船，一直是个疑问。他和赵子禄以查哨为名，到处探查，力图弄清这个疑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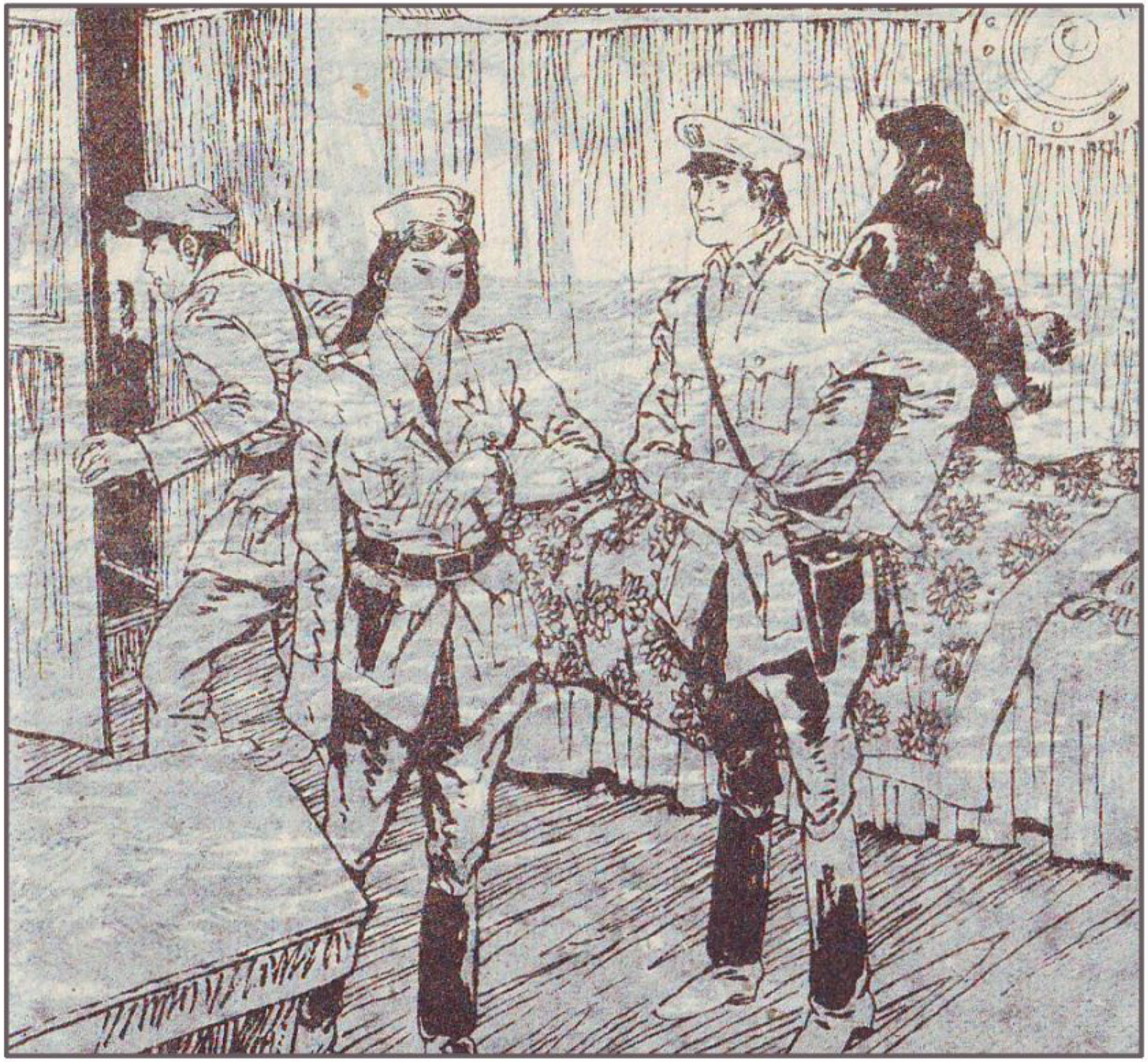
沈淦和赵子禄正在探查，亲信刁国良跑来报告说：『我在上等舱位见到了一个女尉官，很像团长的表妹丹小姐！』『走！』沈淦立即带赵子禄等人向那房间走去。

他们来到后，赵子禄上前敲门，里面没有回声，这使沈淦更加狐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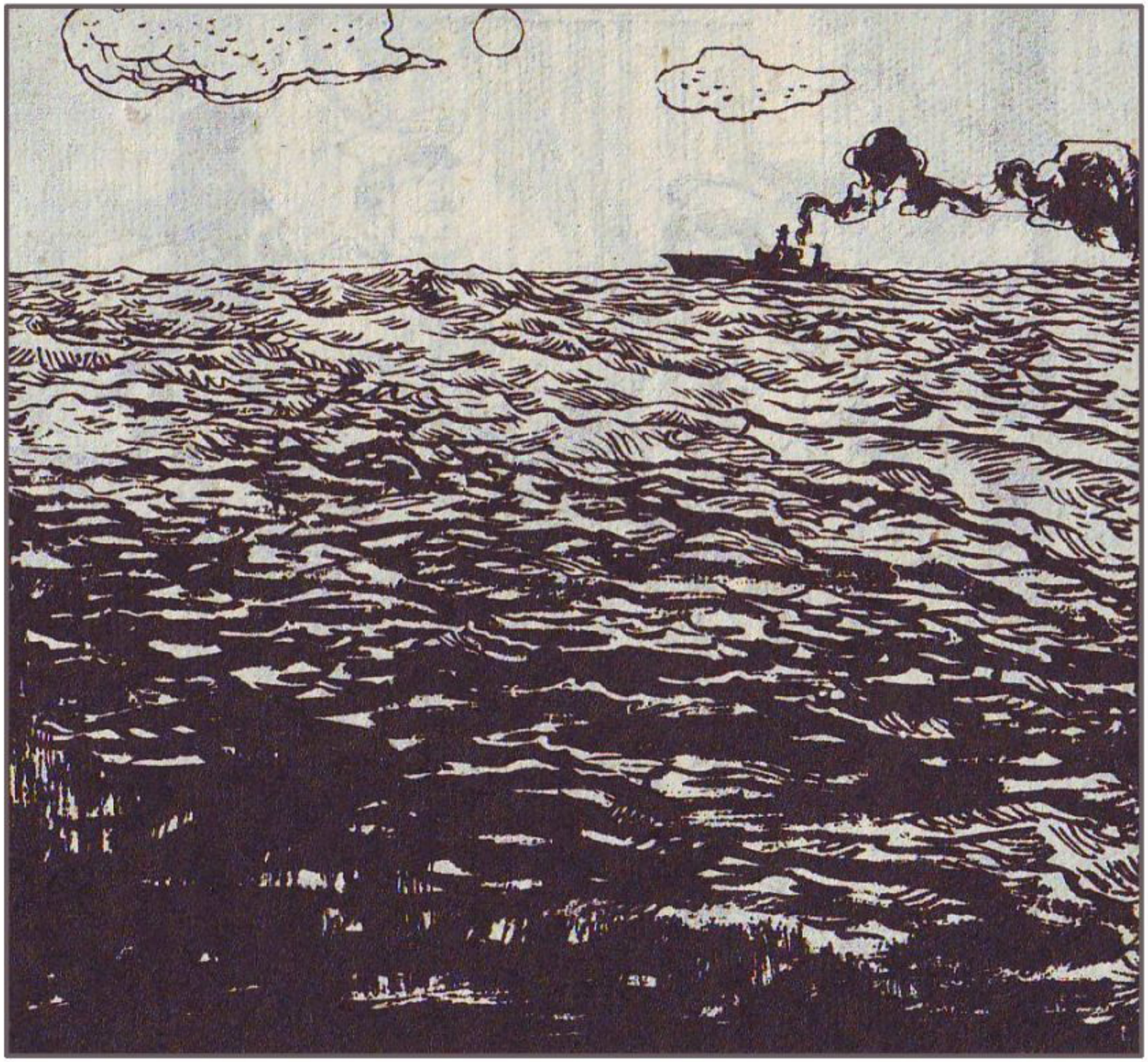
刁国良猛然一脚把门踢开，几个人一齐持枪冲了进去，大喊：『不许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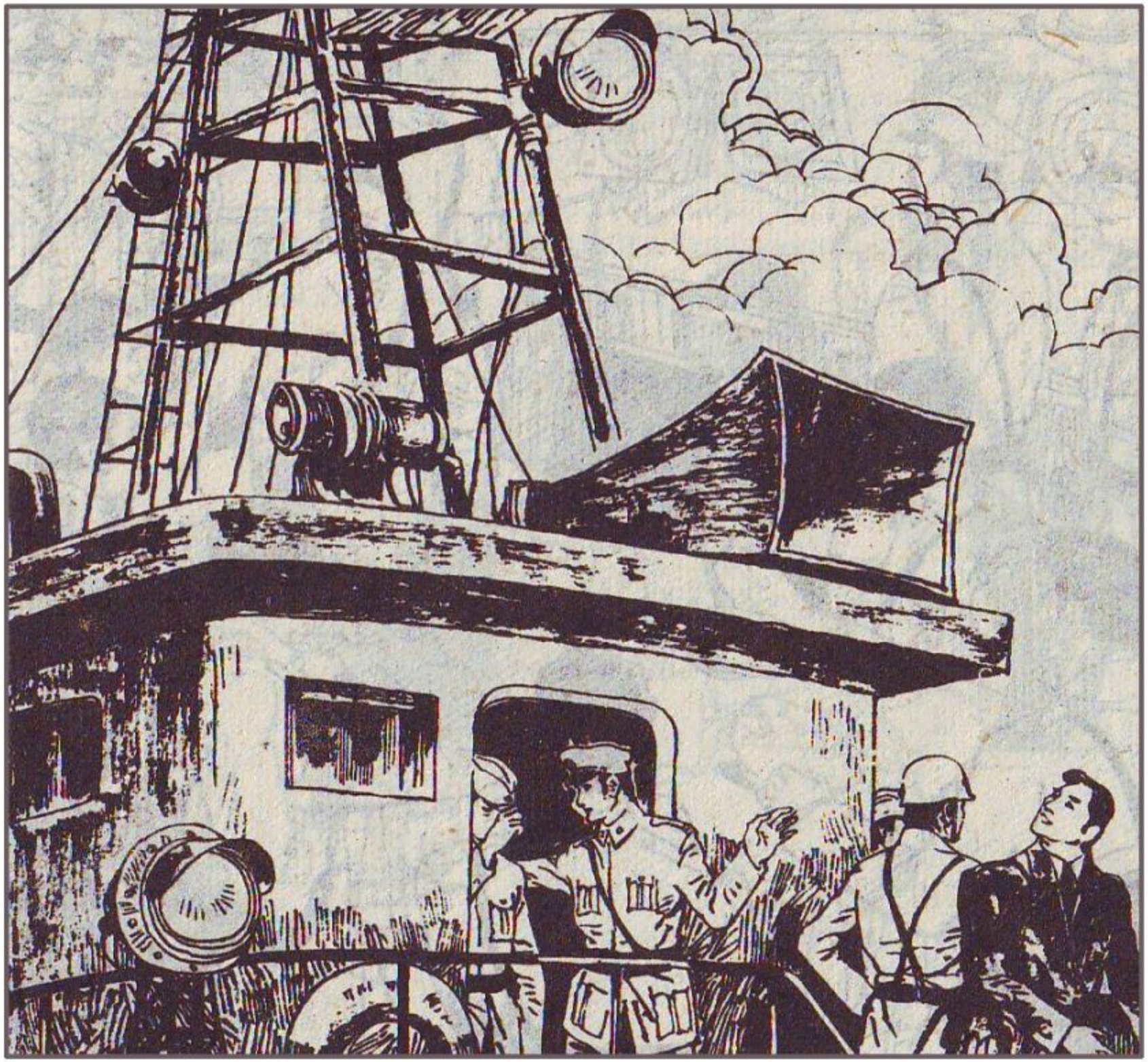
这时，房间里的灯亮了，里面站着怒目而视的李仲连长，他的妻子儿女都还睡在床上。沈淦一看，非常尴尬地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说着忙带着人退了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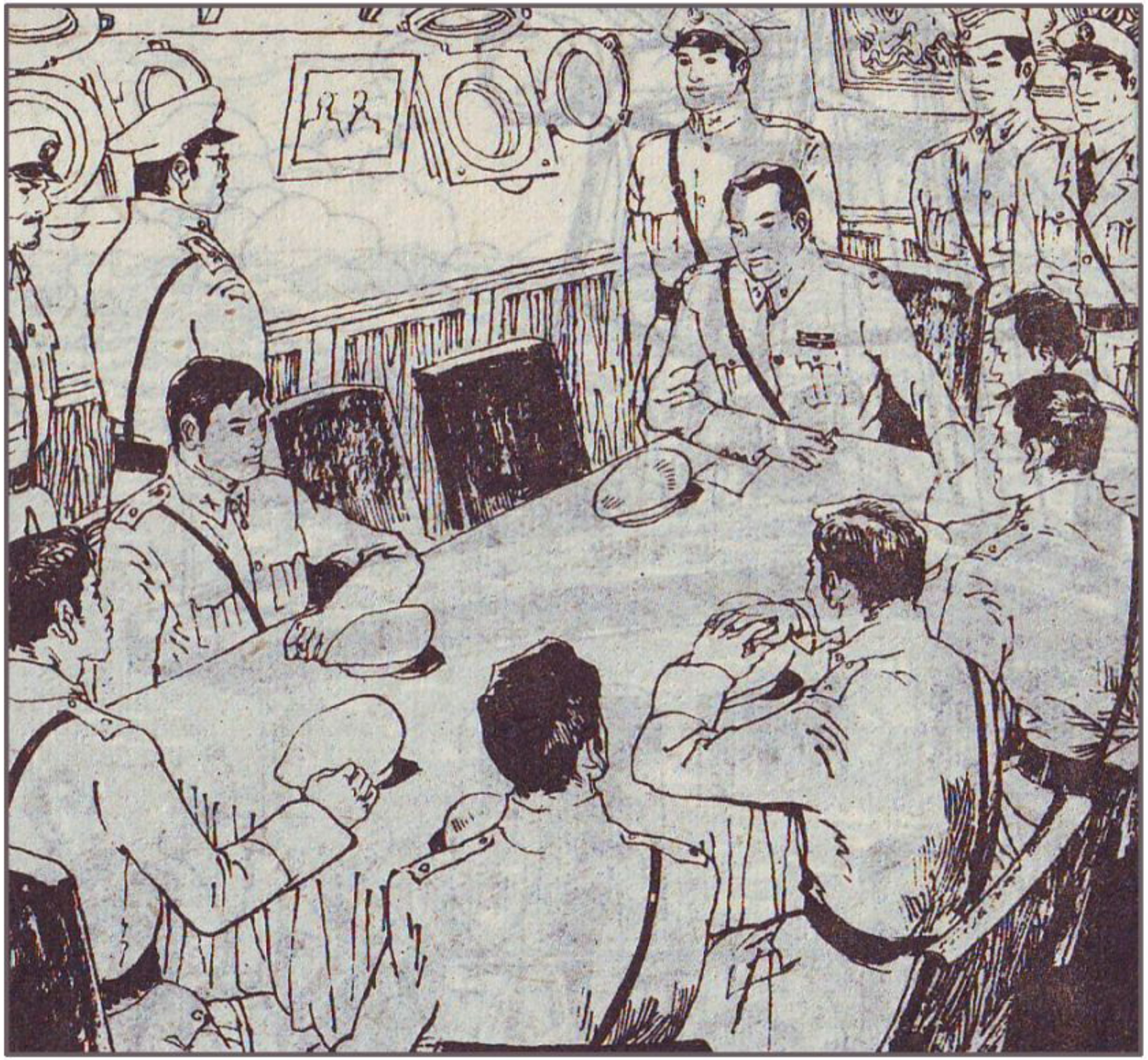
李仲等沈淦一伙走后关上门，推开活动的板壁，让丹华和孙明华大副出来。丹华看了一下手表，用命令的口气道：『李仲同志，通知薛团长，准备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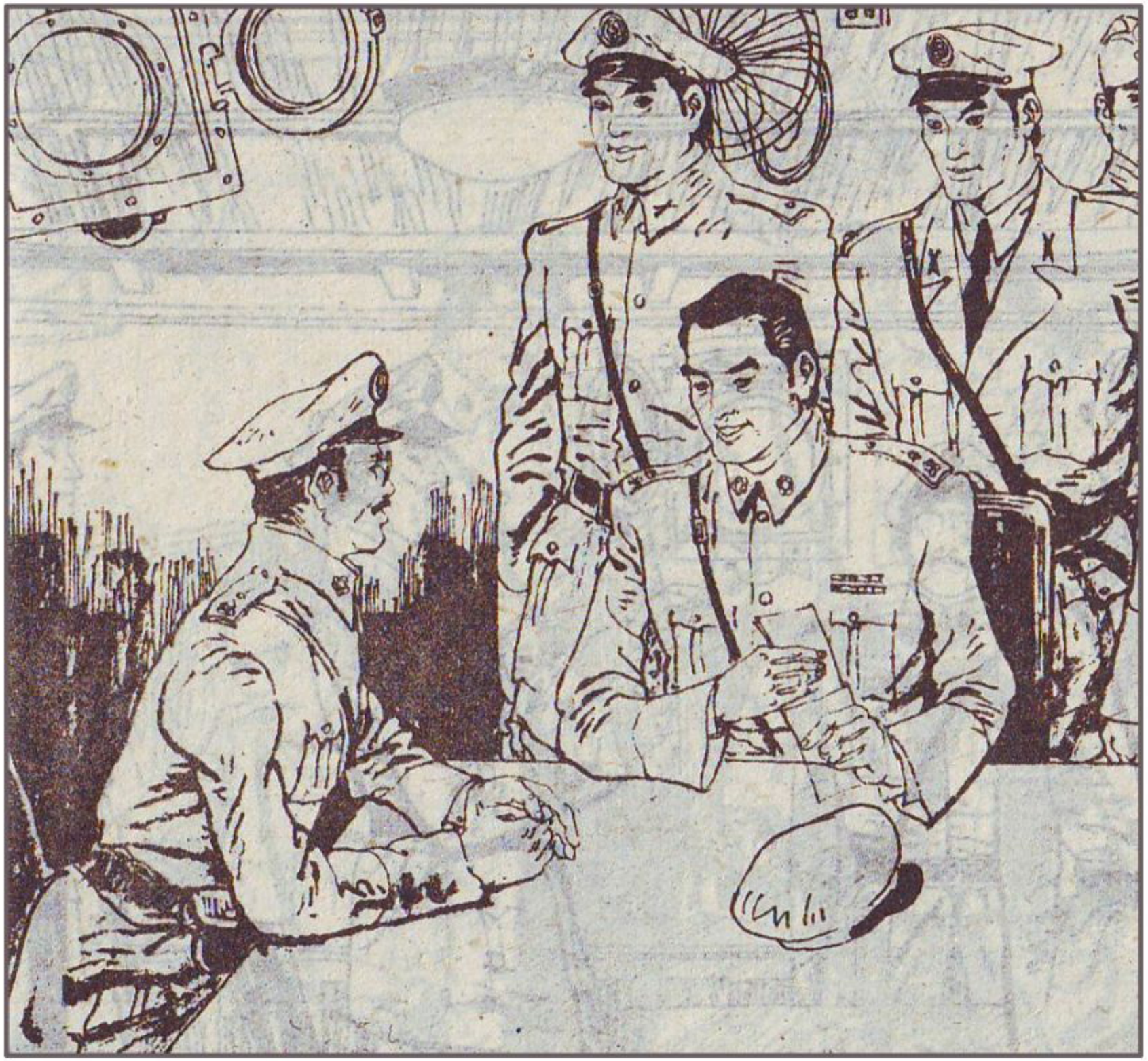
此刻，已经驶入公海的『军字四〇二号』登陆艇，在洒满月光的千倾碧波上，正向福州方向挺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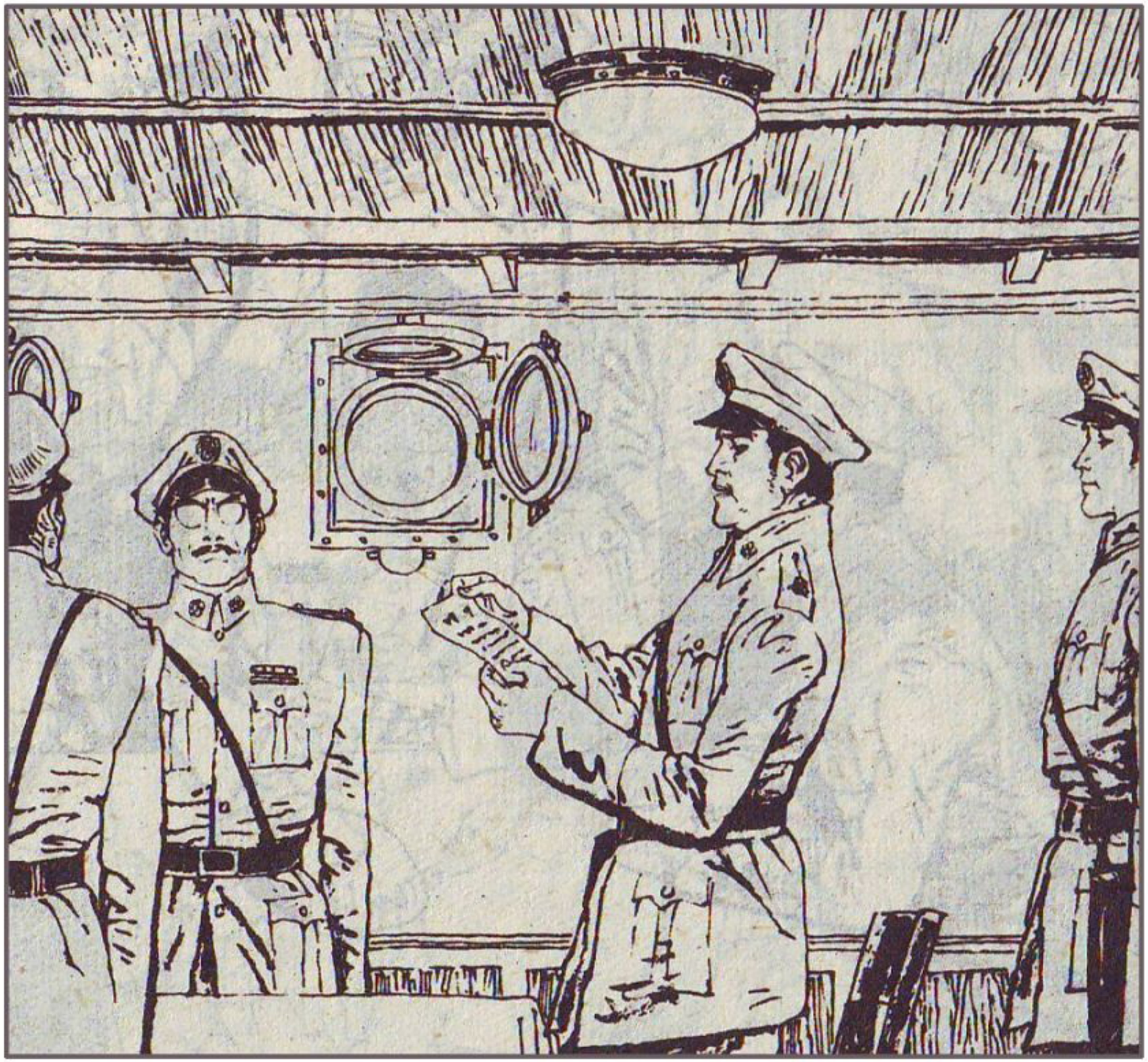
二十三点五十五分，登陆艇上各处的广播喇叭，同时响了起来：『飞虎团各级军官们，飞虎团各级军官们，请马上到会议厅！请马上到会议厅！……』



军官们马上都聚集到了会议厅。薛光善坐在会议桌的首席，旁边立着李仲、孙林和通讯副官孟庆超。不一会儿，沈淦一伙也虎视眈眈地走了进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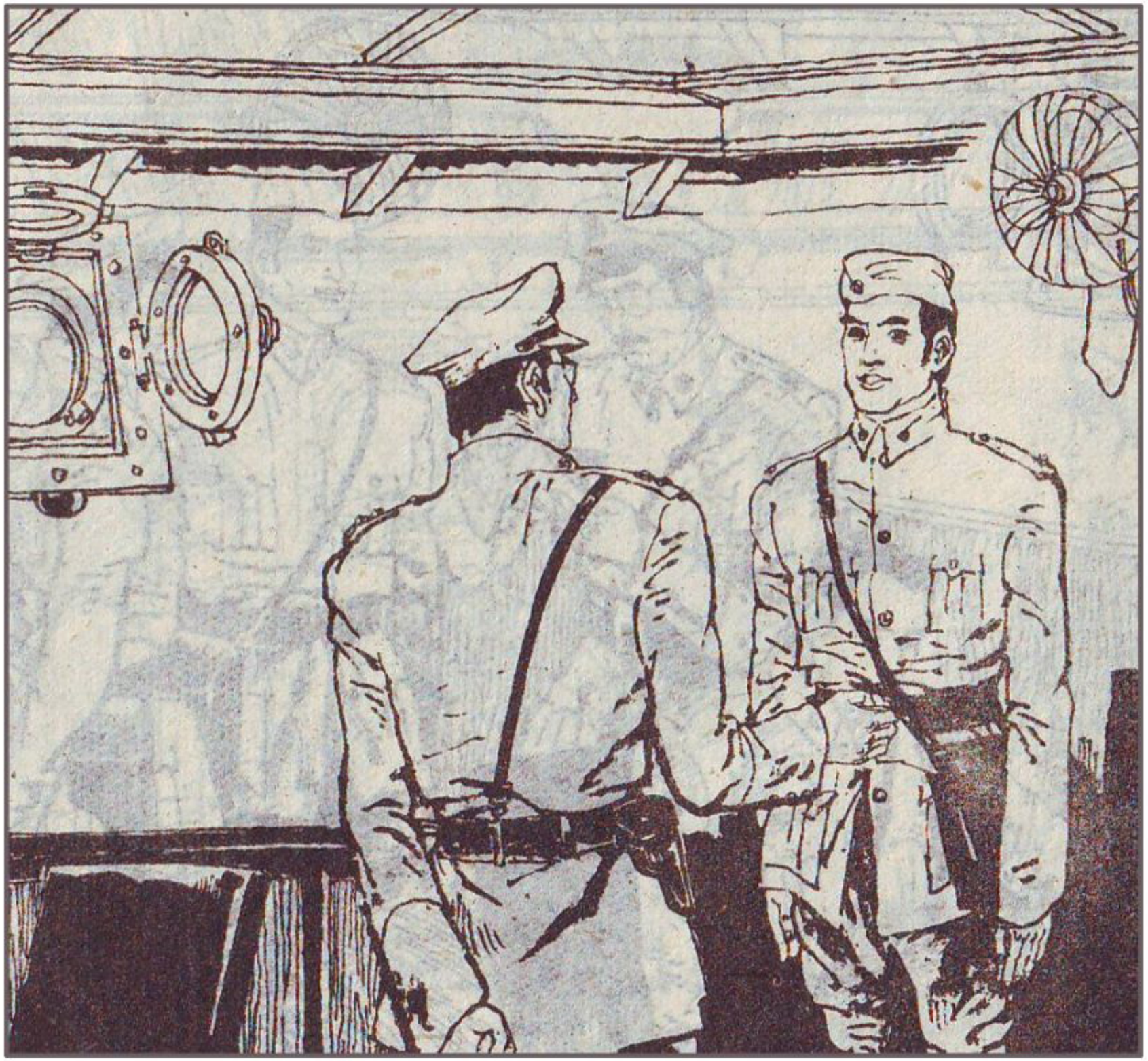
沈淦在薛光善旁边坐下，不解地问道：『团座，这么晚了，还召开什么会议？』薛光善看都不看他一眼，回答道：『宣读委座电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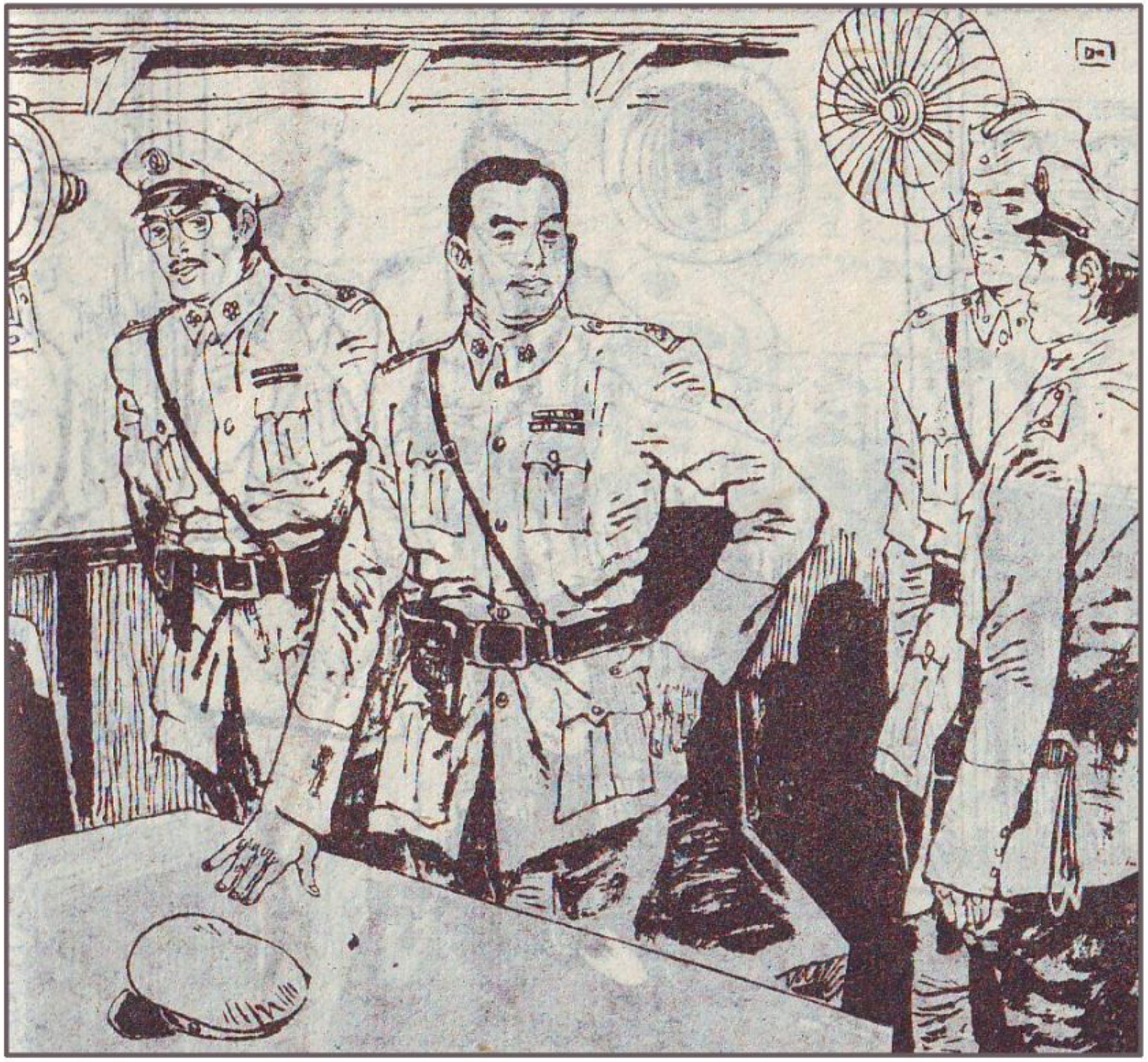
接着，薛光善用宏亮的声音，一字一句地宣读电文：『委座电谕：为加强我青岛海港防务，确保留守部队顺利撤退，特命飞虎团立即前赴青岛，进行防务！此令。蒋中正。』

她的代号白牡丹（下）

沈淦一听，大吃一惊：『青岛已被共军团团围住，要我们去送死吗！』接着，他一把从孟庆超手中夺过电报夹，仔细地看了两遍，结果也没找出一点破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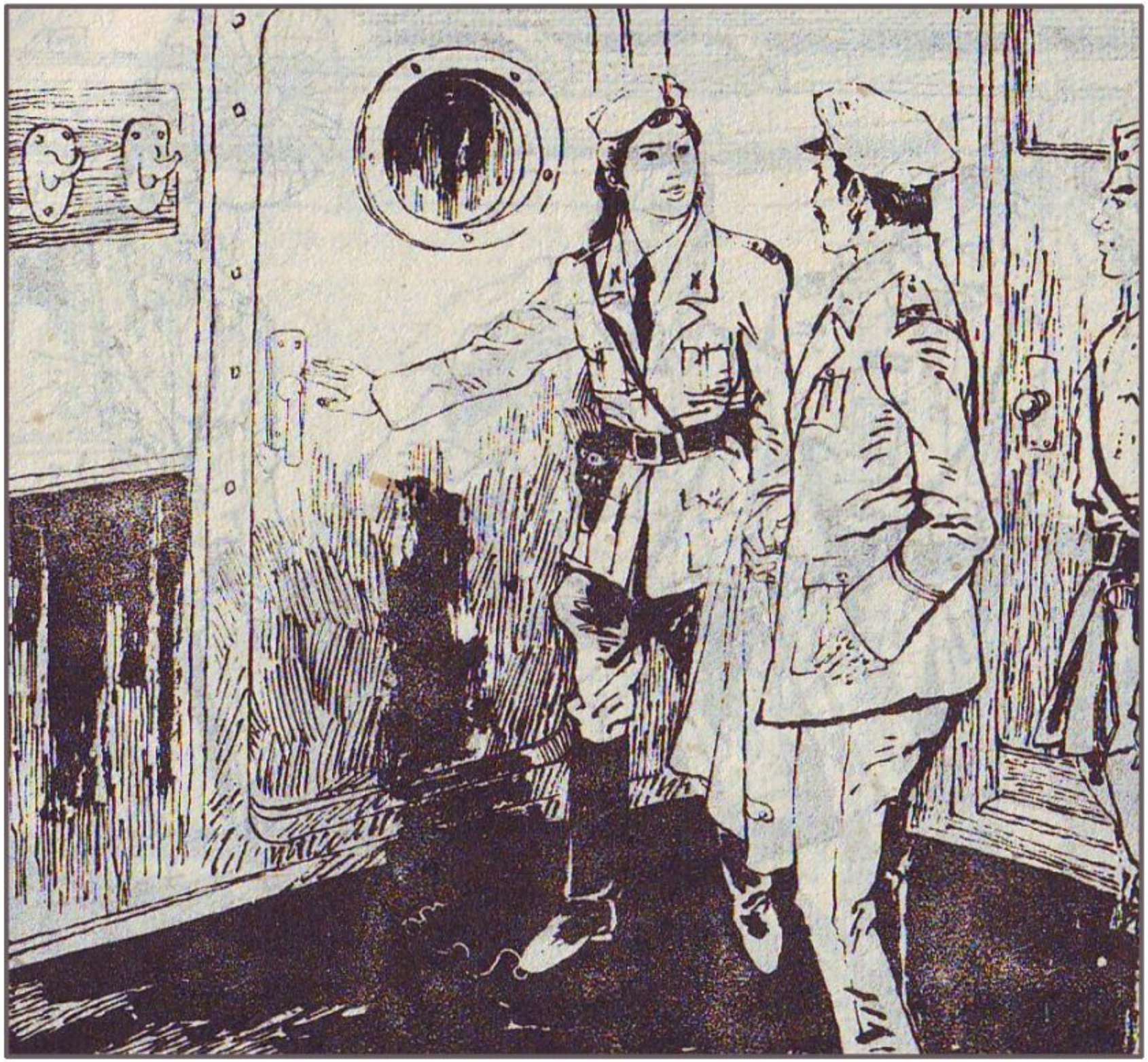


突然，他向孟庆超厉声问道：『何时收到来电？』『二十三点五十三分！』『密码呼号？』『鸿翔！』『使用何种密码？』『特密零字号密码！』孟庆超对答如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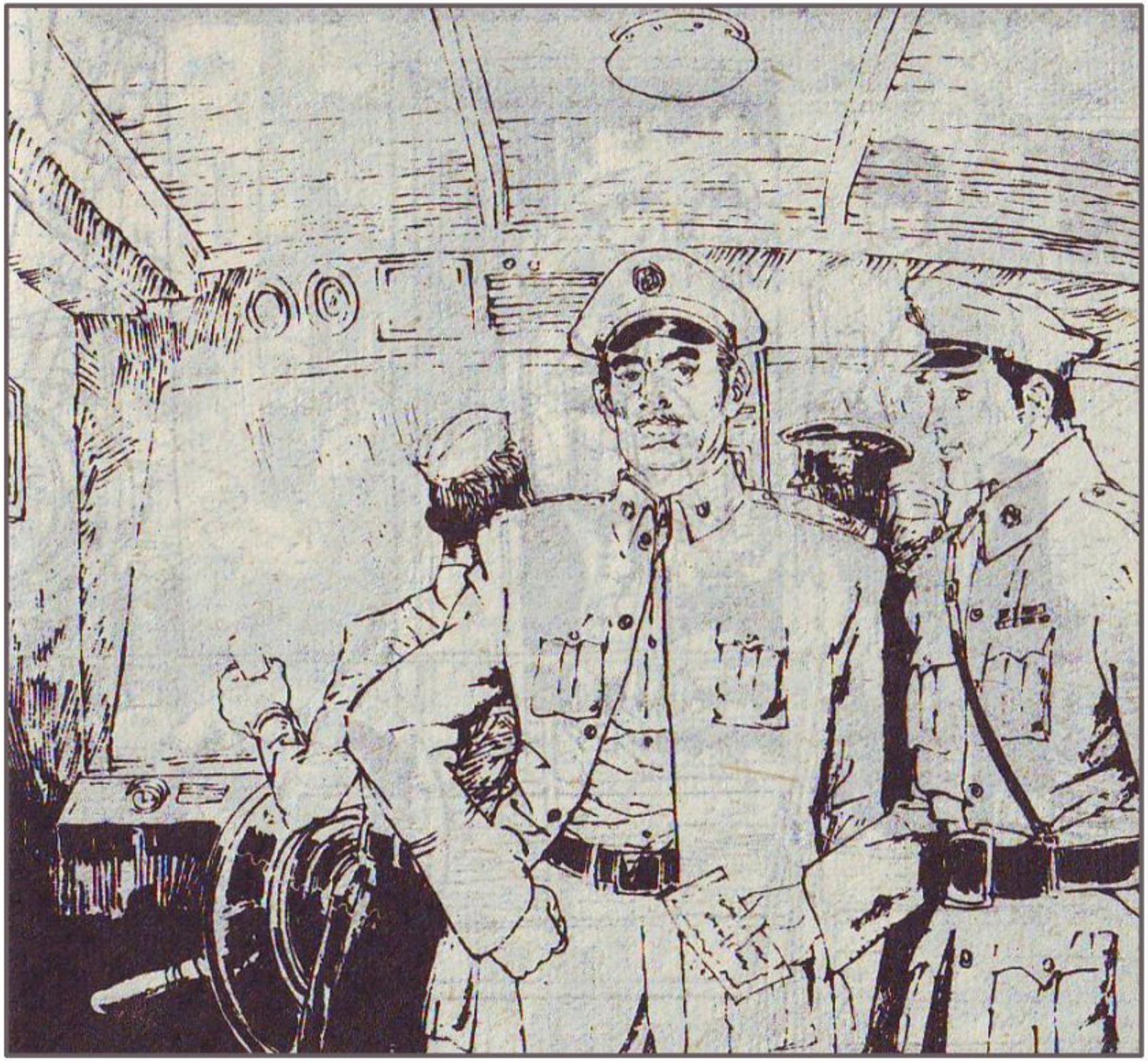


沈淦仍然有疑，又问薛光善；『团座，是不是再发电向台湾方面询问一下？』薛光善说：『不必了！』接着，他向李仲命令道：『纠察队全部进入警戒，违背命令者，一律枪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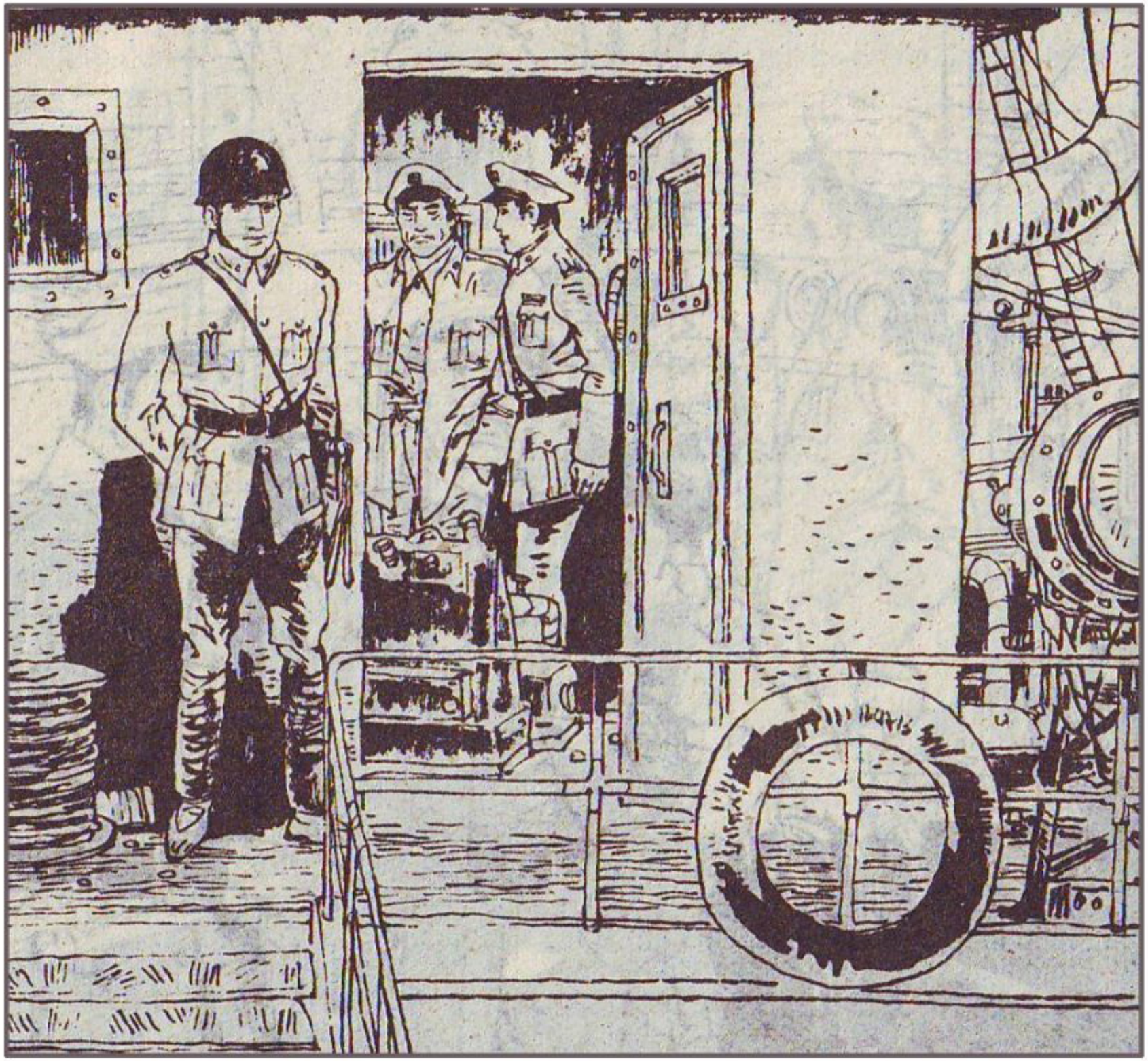
她的代号白牡丹（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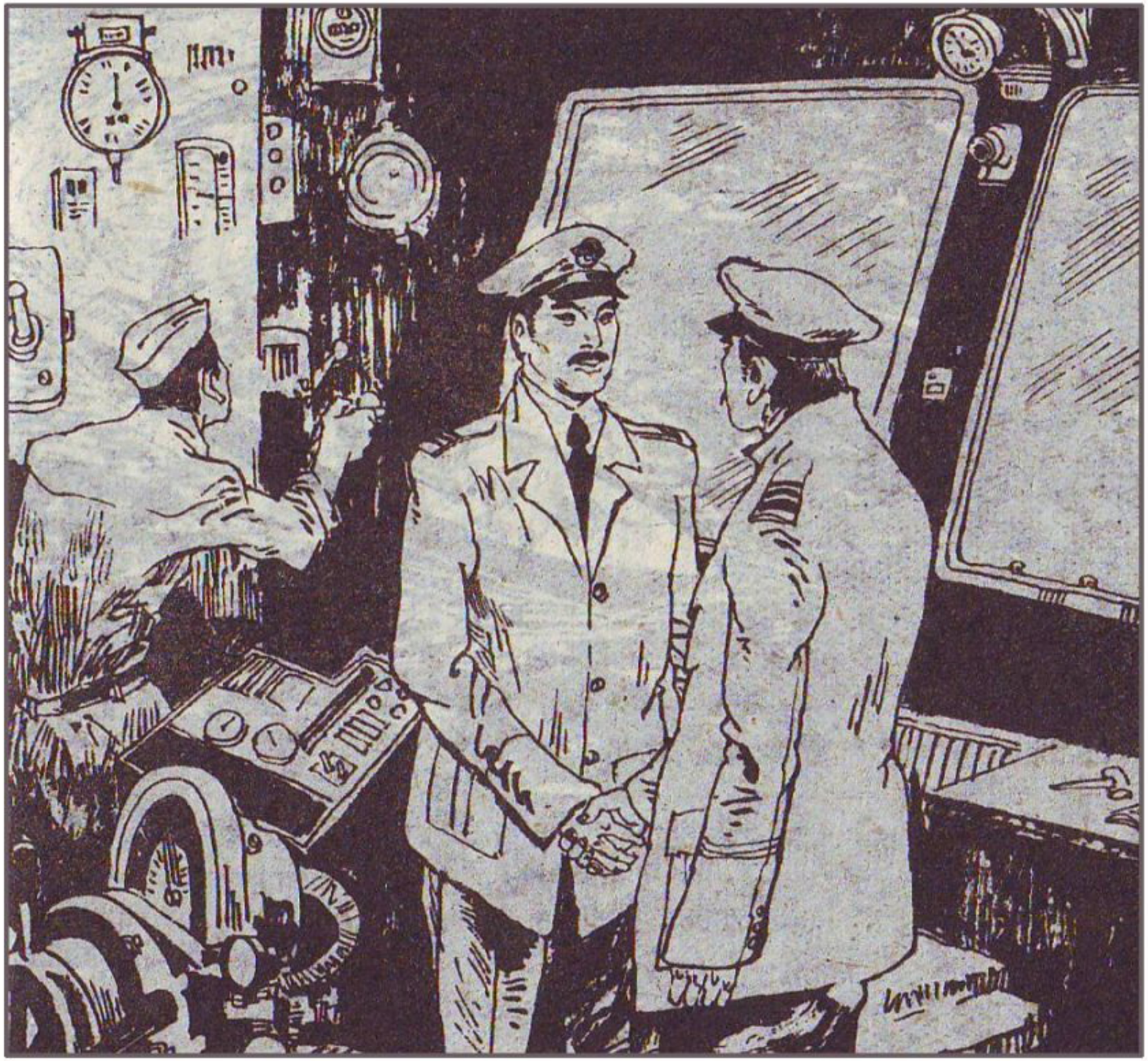
原来，这份电报是上海地下党为配合起义，柯平和丹华早在莉真公馆就拟定好的。隐蔽在会议厅隔壁房间的丹华，激动地对孙明华说：『下一步就要控制驾驶台，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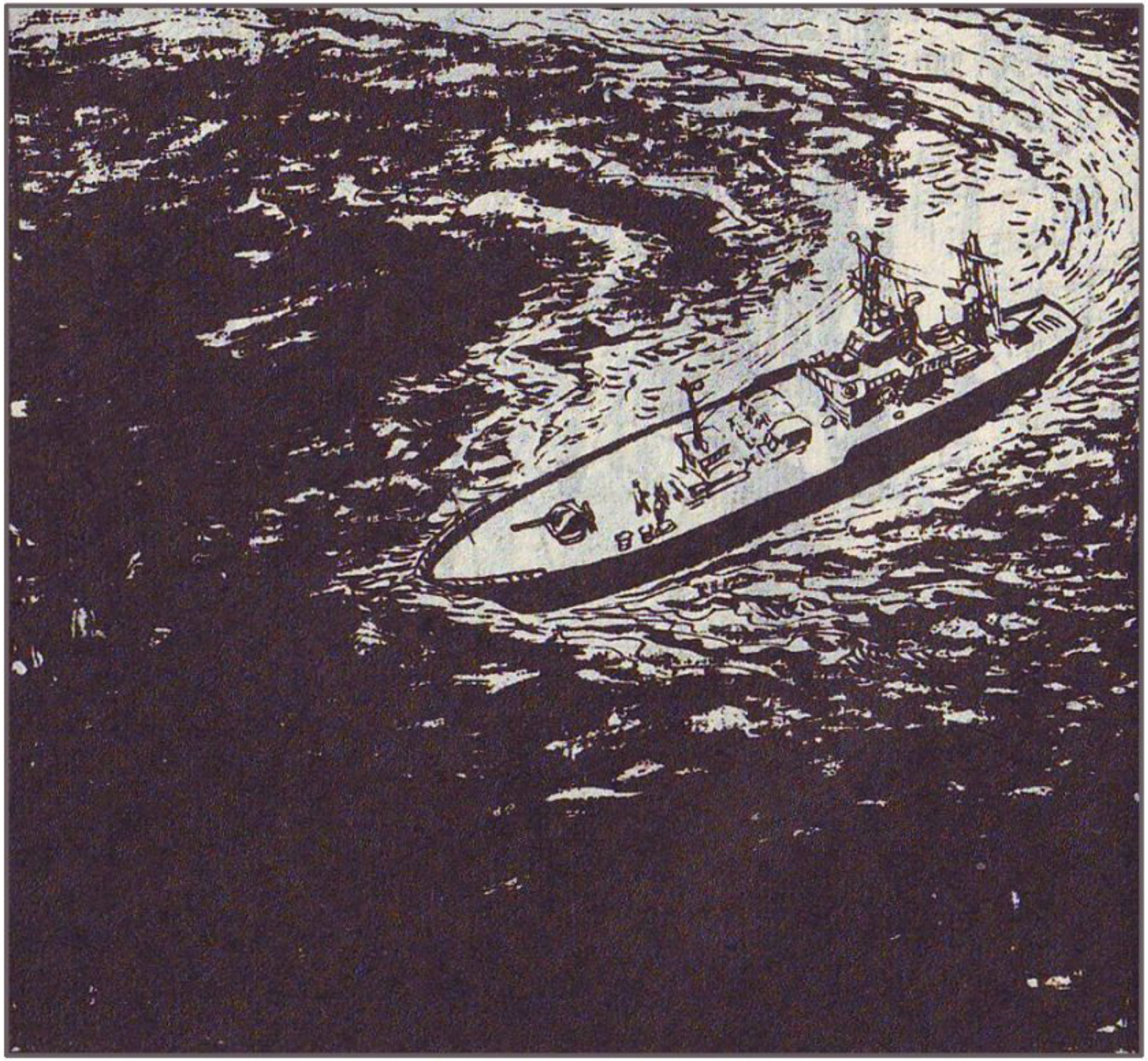
散会后，薛光善亲自带人来到指挥塔上，向船长下达赴青岛的命令。船长问：『为何这时要调头北上？』薛光善回答说：『委座电谕，要我团前往青岛，加强防务。请你改变航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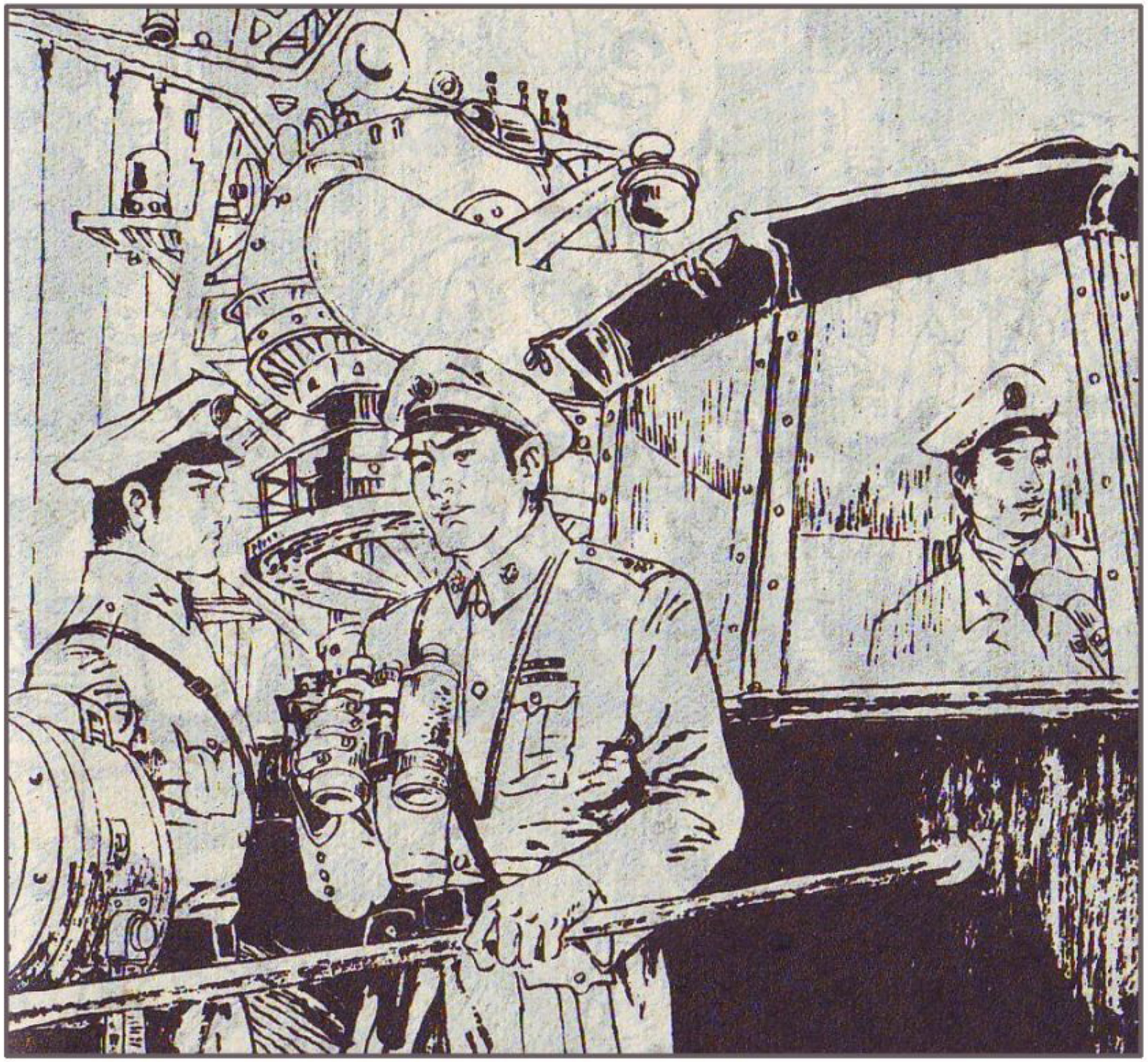
船长还是不解地说：『开航前并没通知我途中改变航向啊。』薛光善用协商的口气说：『船长先生，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都要服从军令。』



船长虽然对这次调头北上不理解，但还是顺从了。随即，薛光善把孙明华留在船长身边，让他『协助』船长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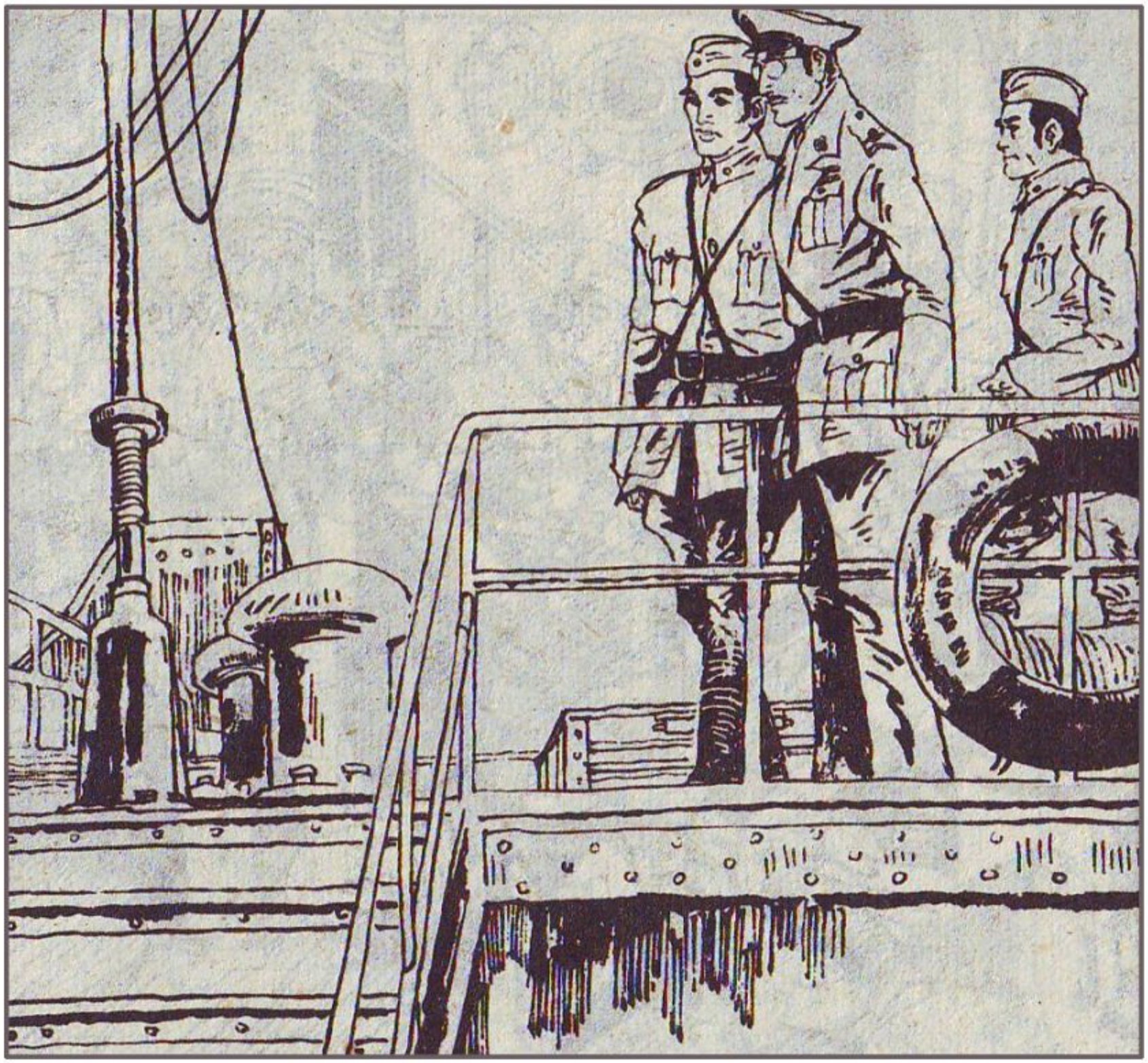
『军字四〇二号』在夜幕中的海面上划出了一个巨大的半圆形向正北方向驶去。此刻，船上的电讯室、各舱位和要道口，都被纠察队控制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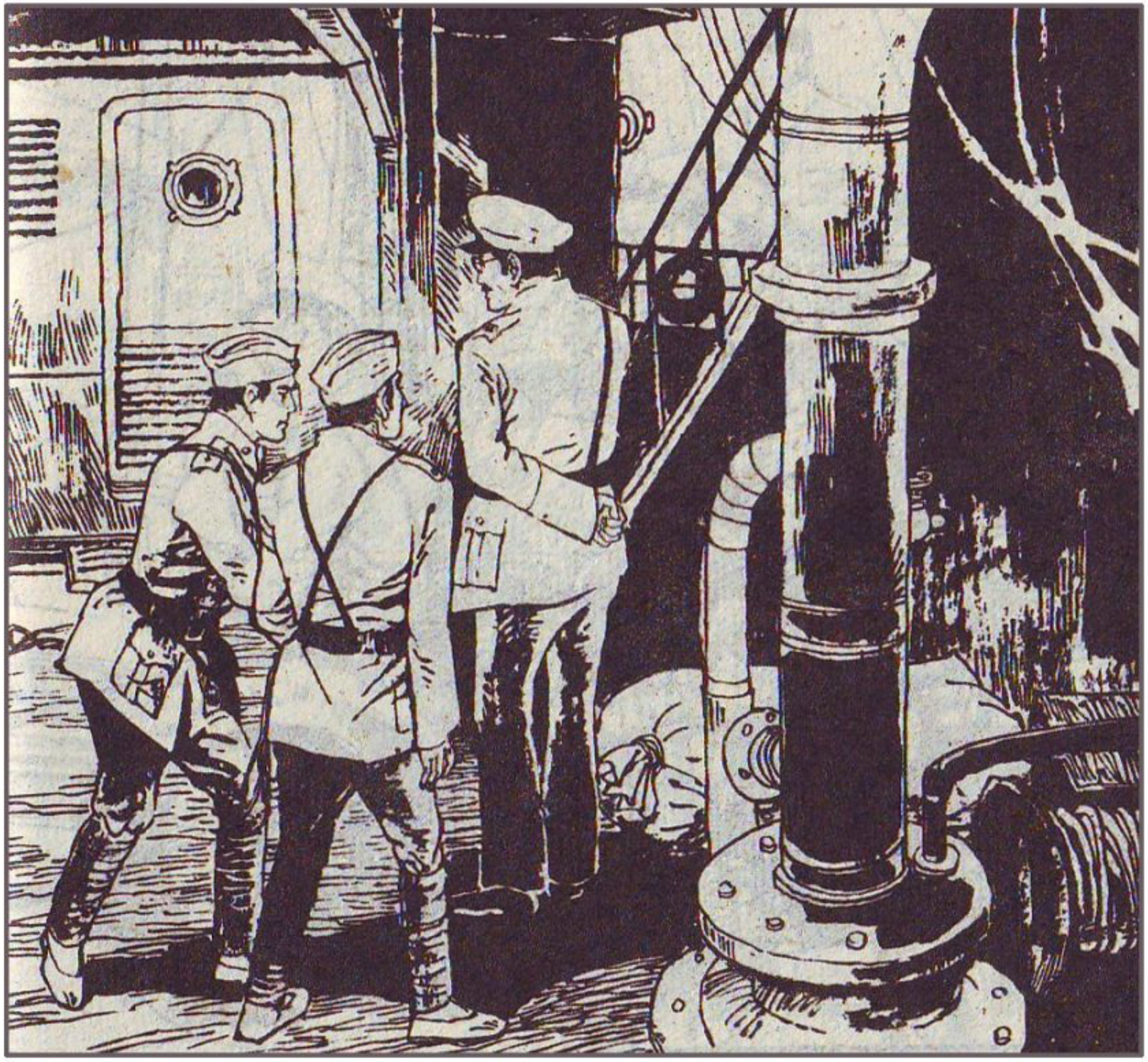
指挥塔上的薛光善对孙副官说：『去，把周鹤同志和被关押的弟兄们放出来！』孙林和几个纠察队员应声而去。

他们来到麻袋前，首先解除了那两个打手的武装，正要去解麻袋口时，赵子禄忽然从黑影里闪出，喝道：『干什么！』孙副官一脚踢飞赵子禄的手枪，又一拳把他打倒，命令纠察队员把他捆了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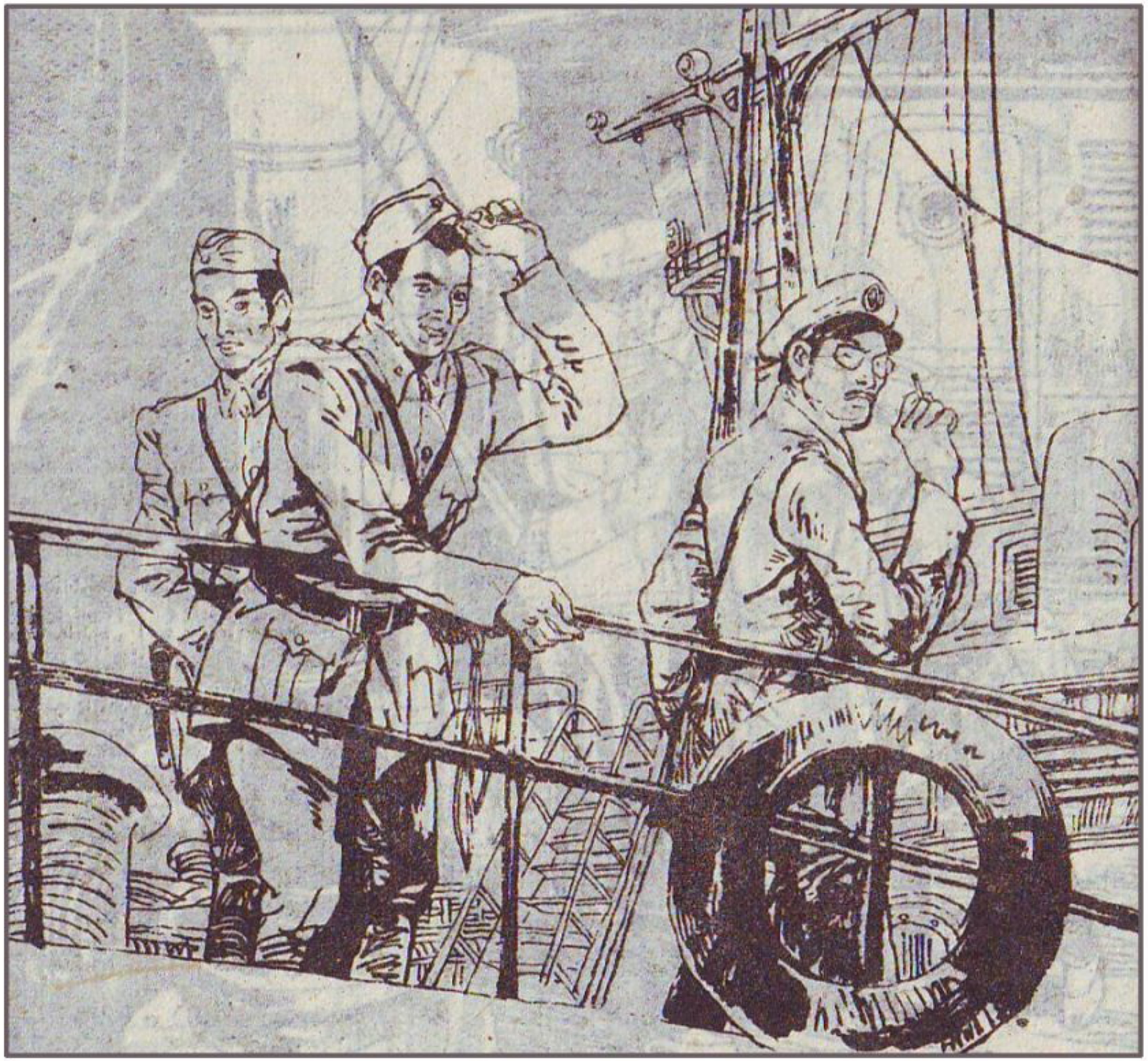
随后，孙林把周鹤放了出来，又让纠察队员将赵子禄嘴巴塞住装进了麻袋，依然放回原处，并留下两个纠察队员看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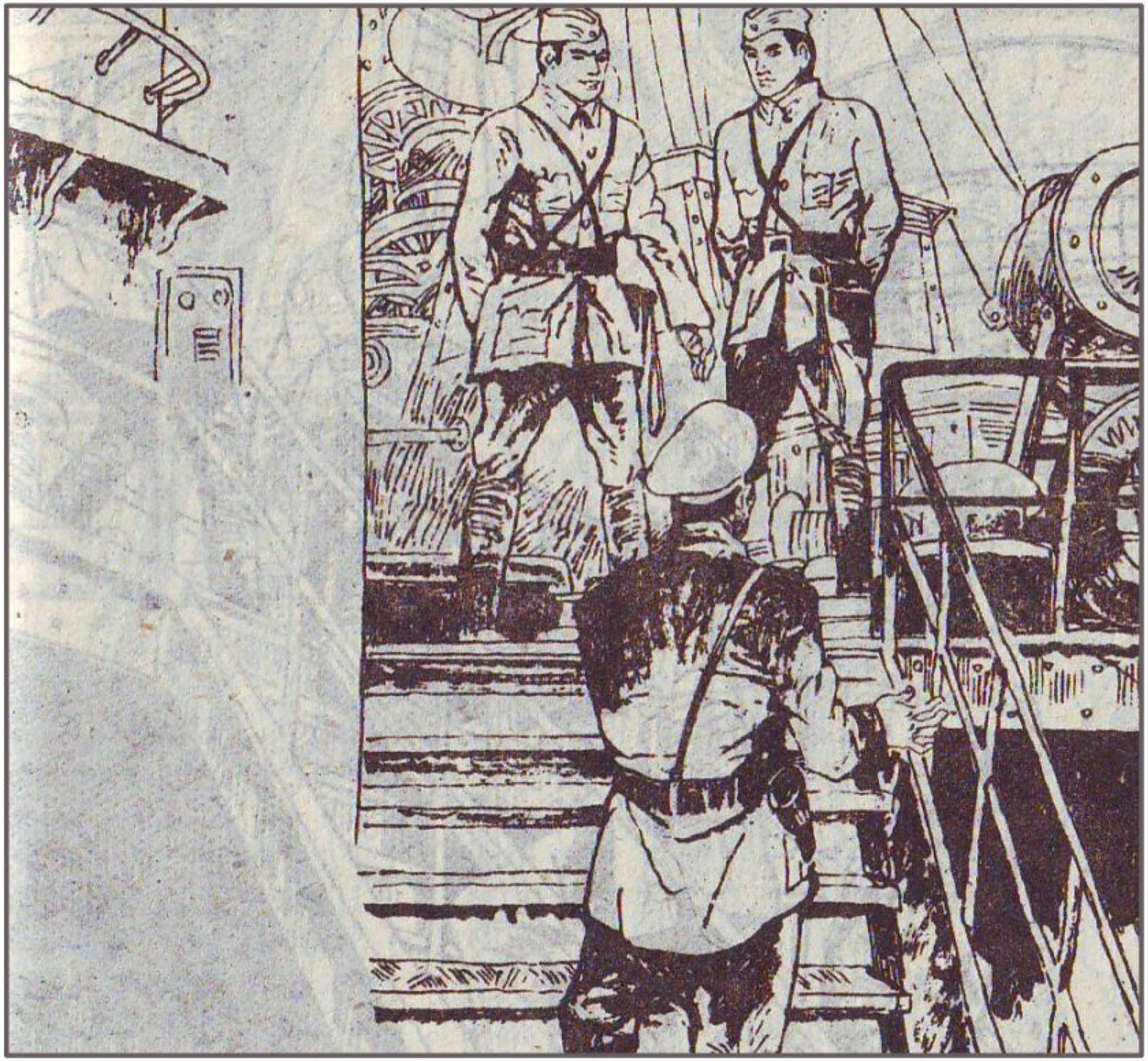
船上的情形使沈淦警觉起来，他带人往指挥塔走去，准备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首先控制住指挥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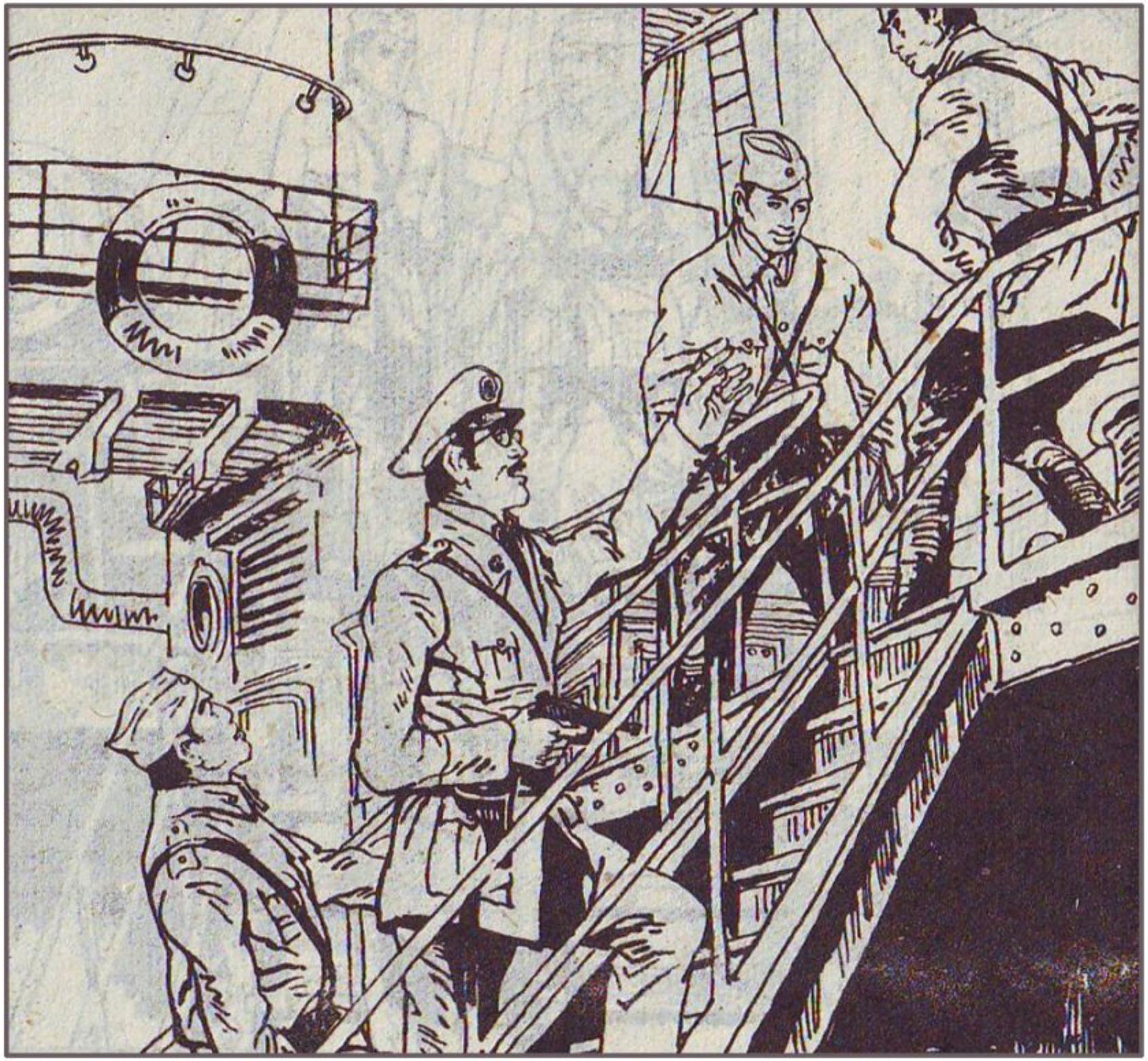
路过那个麻袋时，沈淦停了下来。他不知道麻袋里和看守都已换了人，阴险地命令道：『把麻袋扔海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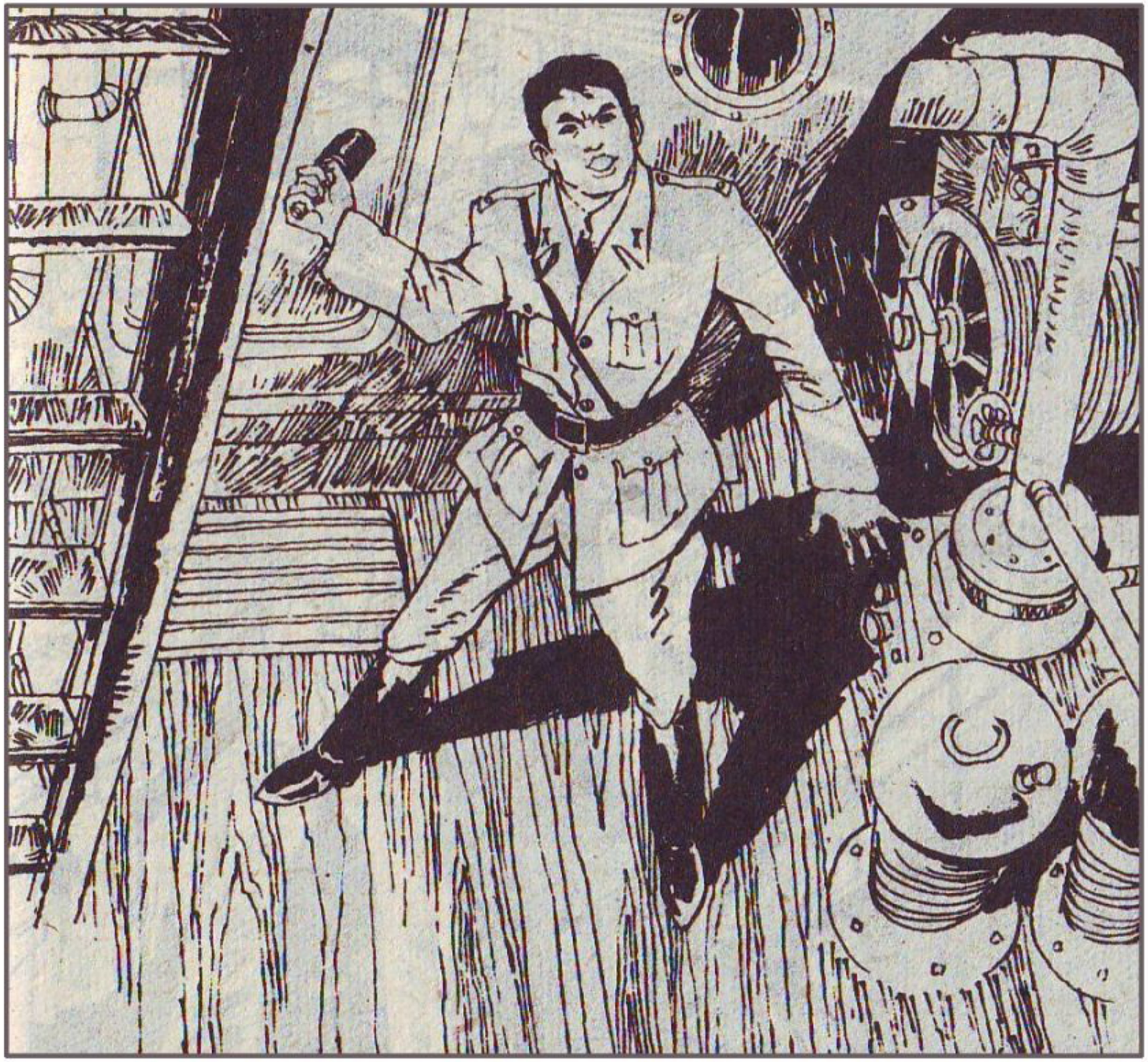
两个纠察队员借着夜幕，把麻袋抬到船舷，『扑通』一声，把麻袋扔进了大海。沈淦得意地说：『除掉一个少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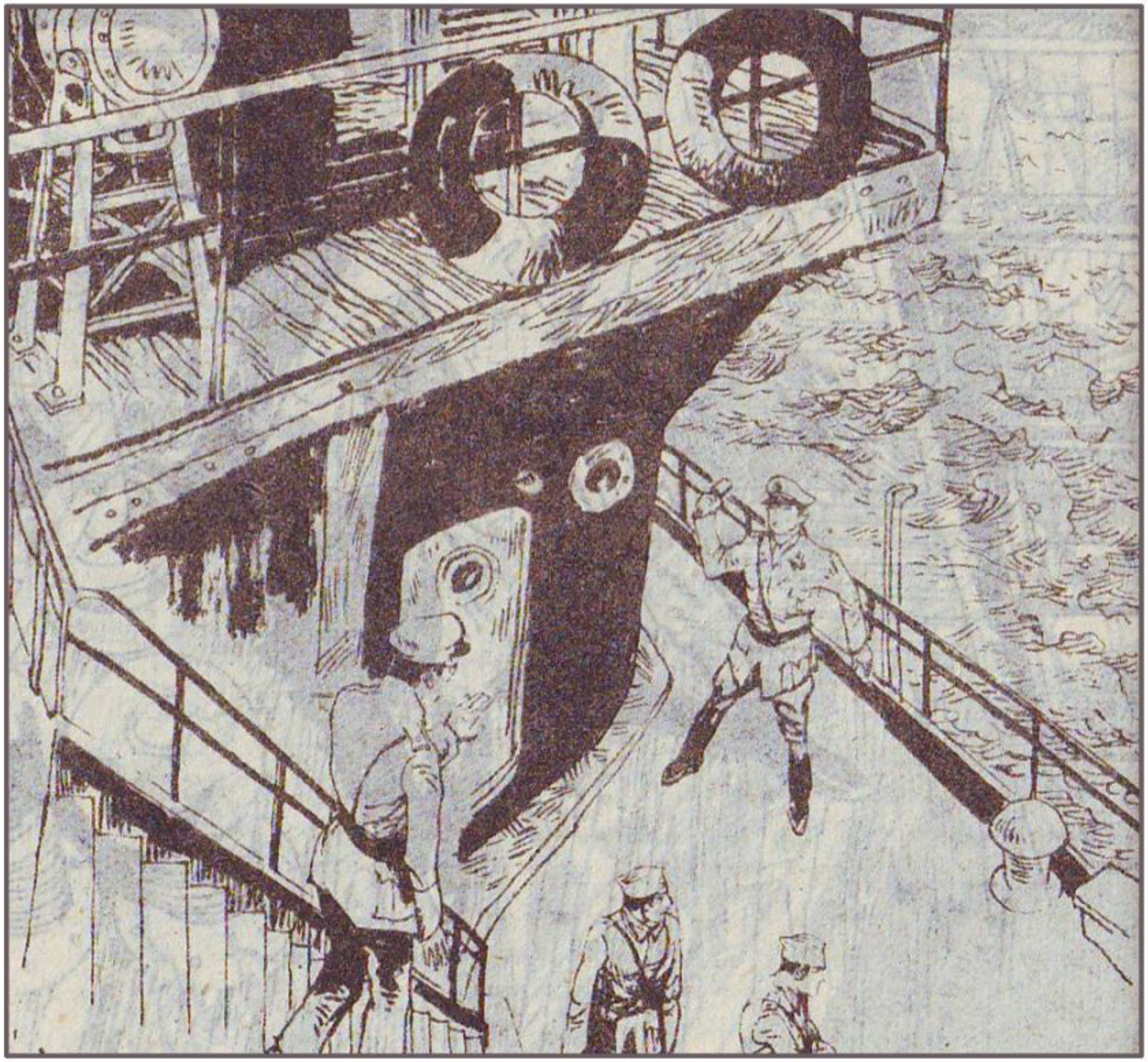
沈淦一伙来到指挥塔时，两个全副武装的纠察队员荷枪而立，拦住了他们的去路，问道：『找谁！』沈淦恼怒地说：『不认识我了吗！找薛团长！』



纠察队员不放他们过去，说：『团长有令，天亮前谁也不见！』『胡说！』沈淦大怒，『刷』地拔出手枪。『闪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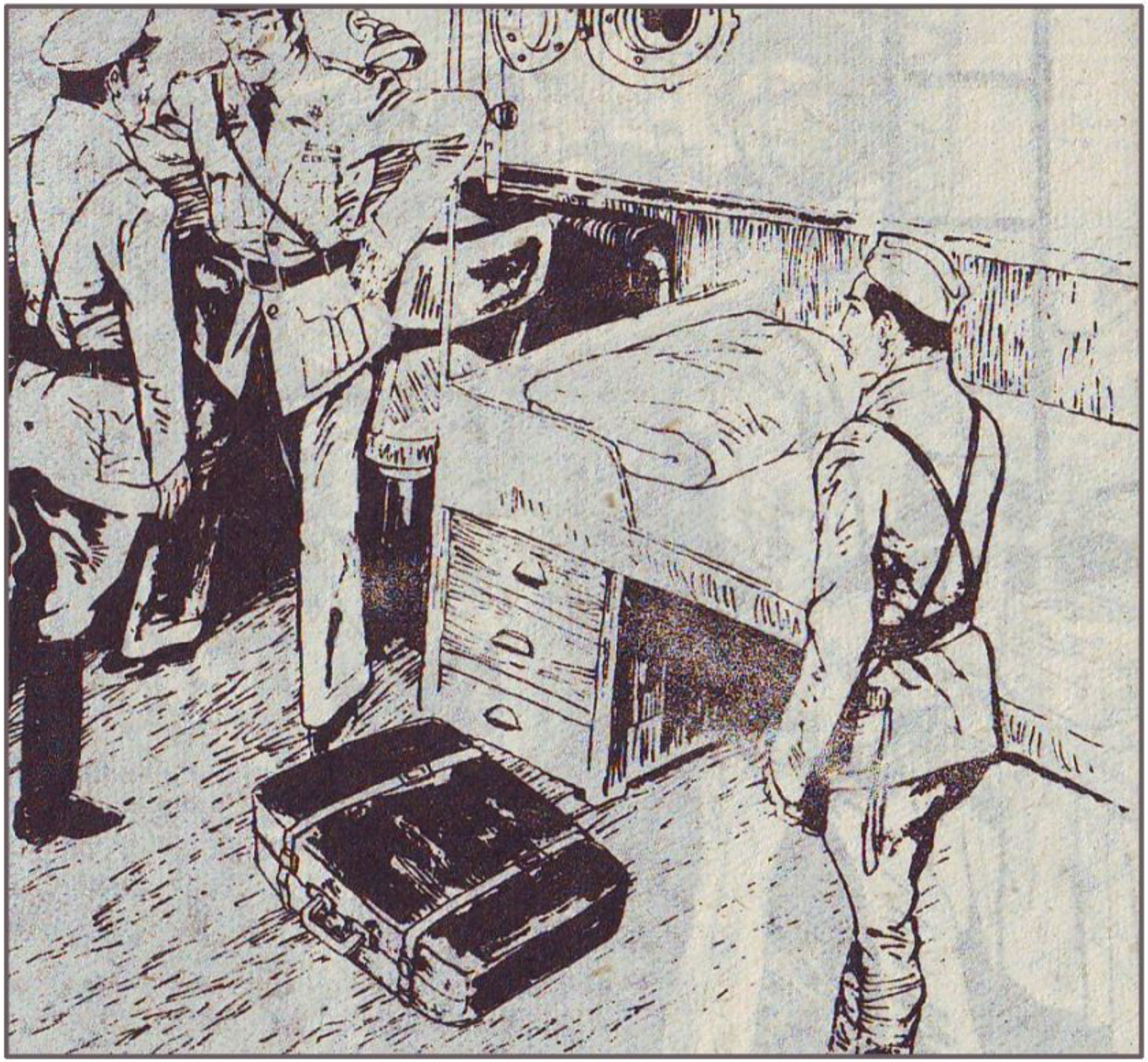
这时，一个年轻的军官出现在他们背后，手举一枚手榴弹，喊道：『不许动！』沈淦回身一看，吓得全身直打颤。原来那军官正是周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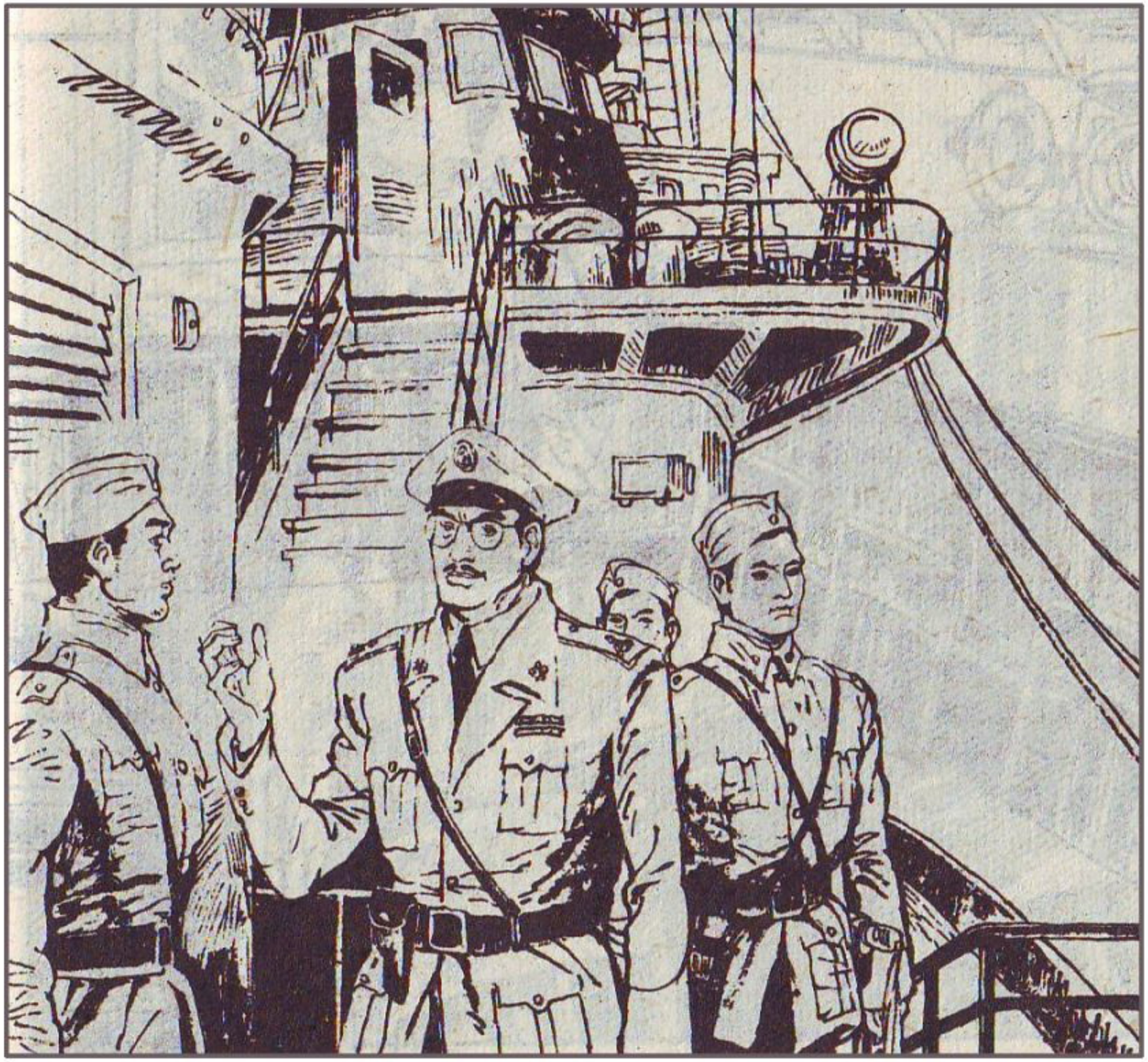
沈淦面对船上的情况突然变化，怕来硬的要吃亏，忙带着他那几个人，灰溜溜地走开了。

她的代号白牡丹（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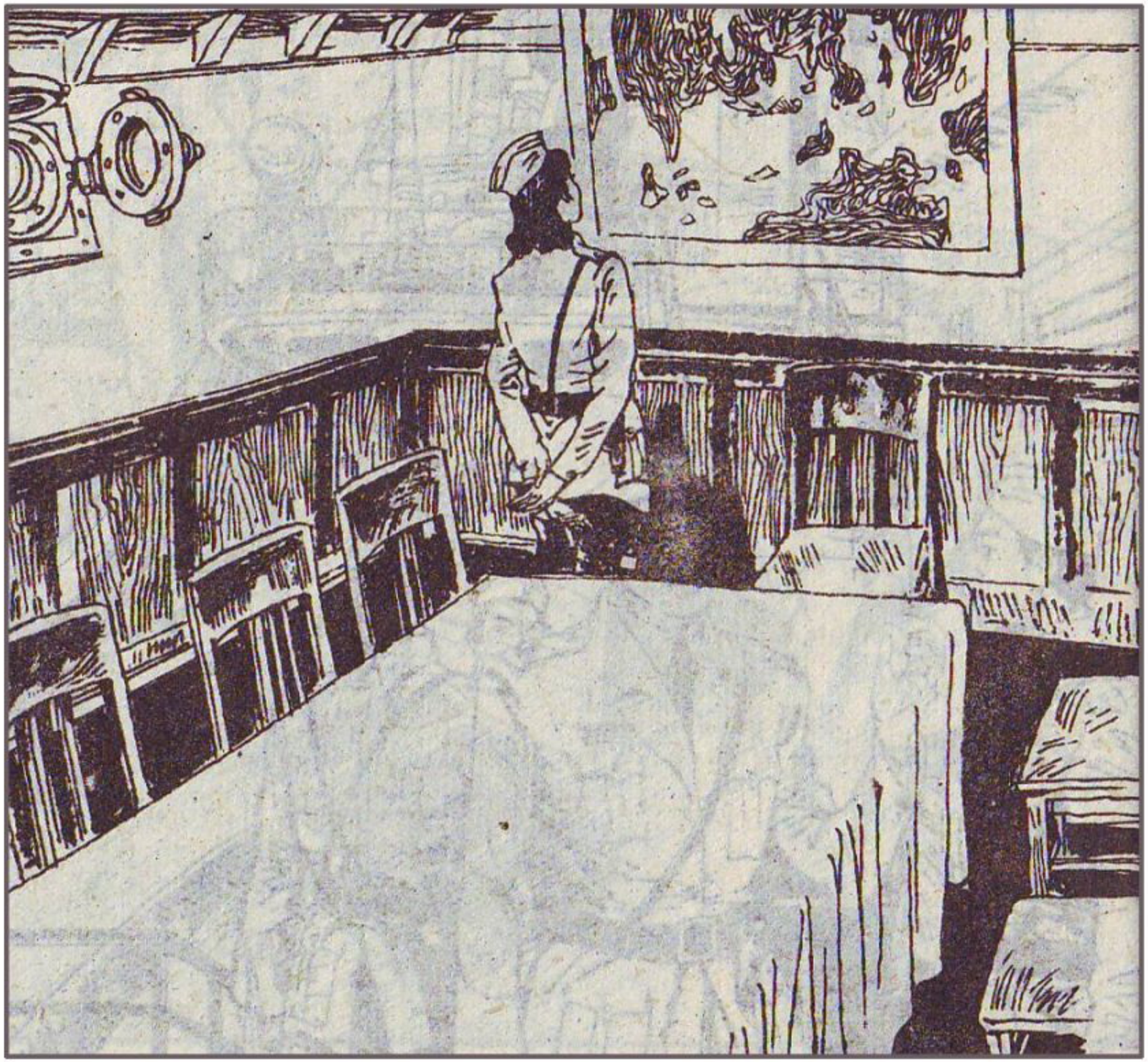
沈淦刚回到自己的住室，刁国良就跑了进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参座，电讯室被他们的人控制了！那个丹小姐在会议厅里！』『啊！』沈淦惊愕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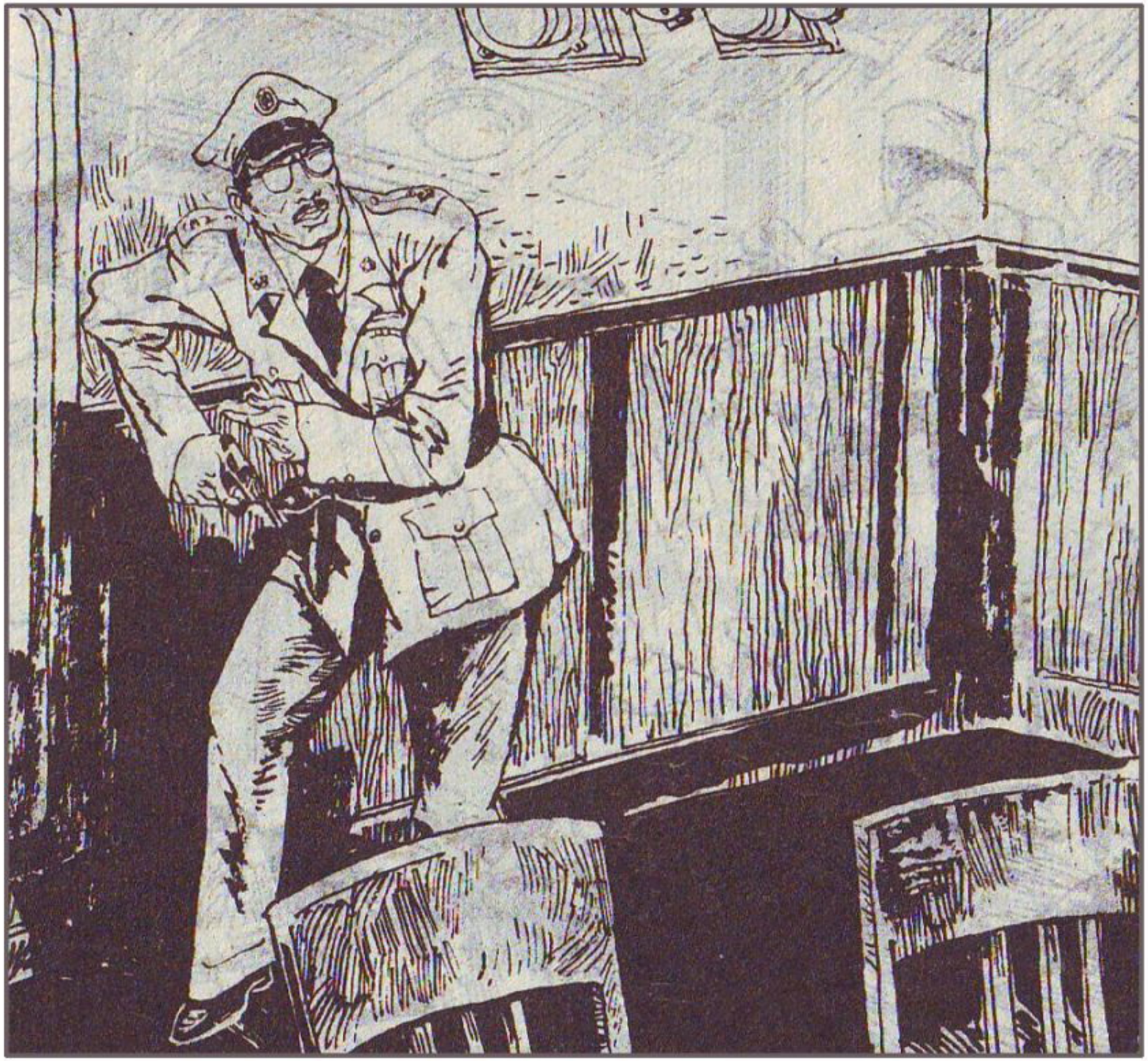
情况对沈淦越来越不利。他让人把那箱炸药从床下拖出来，对刁国良说：『必要时你就去炸毁登陆艇主机，以枪声为号！只要船不能航行，台湾会派飞机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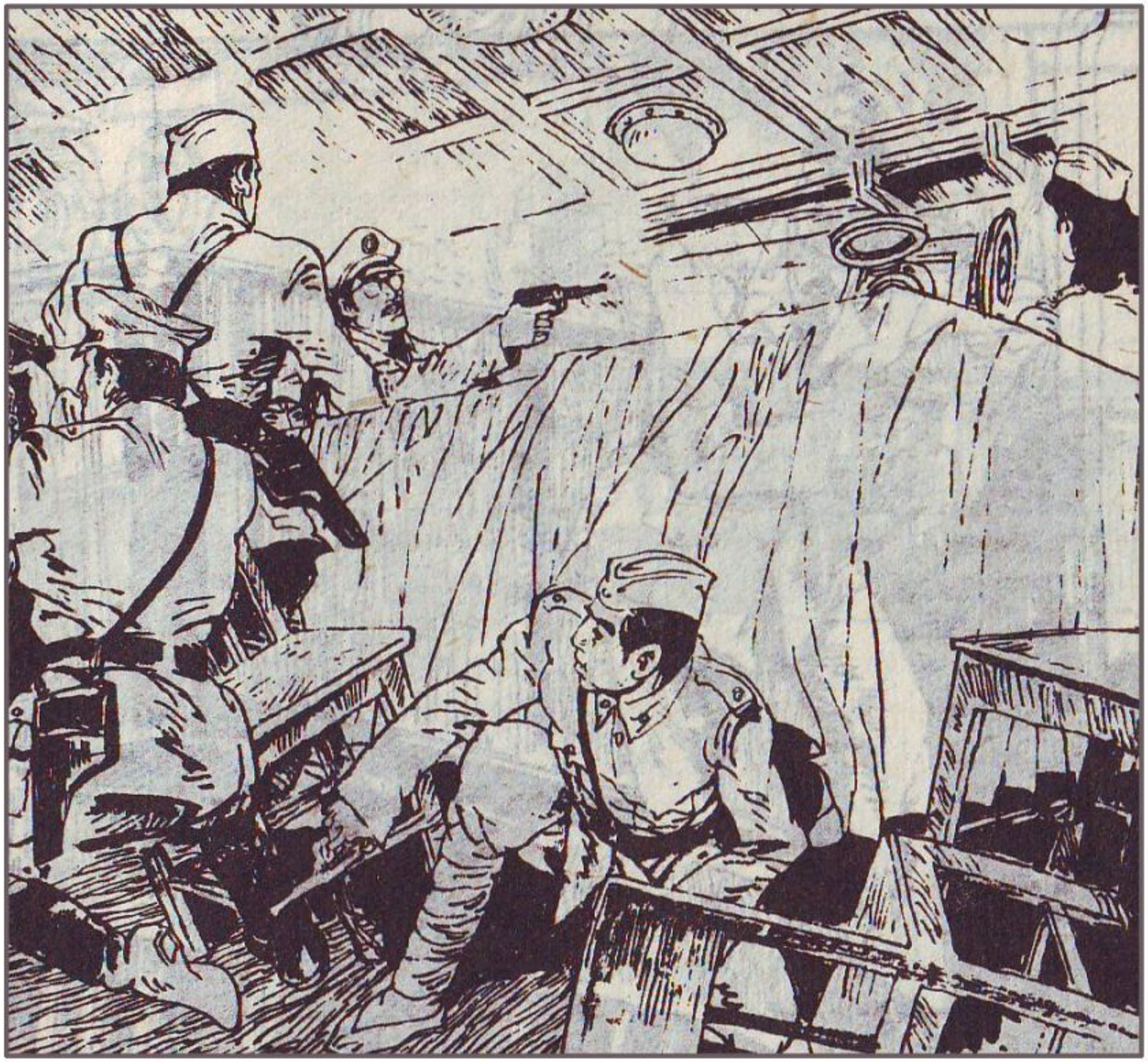
为了弄清船上发生这些可疑迹象的真相，沈淦决定首先把丹华逮起来。他带人来到会议厅，留下两个亲信守在门外，自己和另外两个亲信急步走了进去。



他发现墙角处站着一个身着军服的女人在看海图。沈淦上前厉声问道：『你是什么人？在这里干什么！』那女人转过脸来：『沈参谋长，不认识了吗？』那女人正是丹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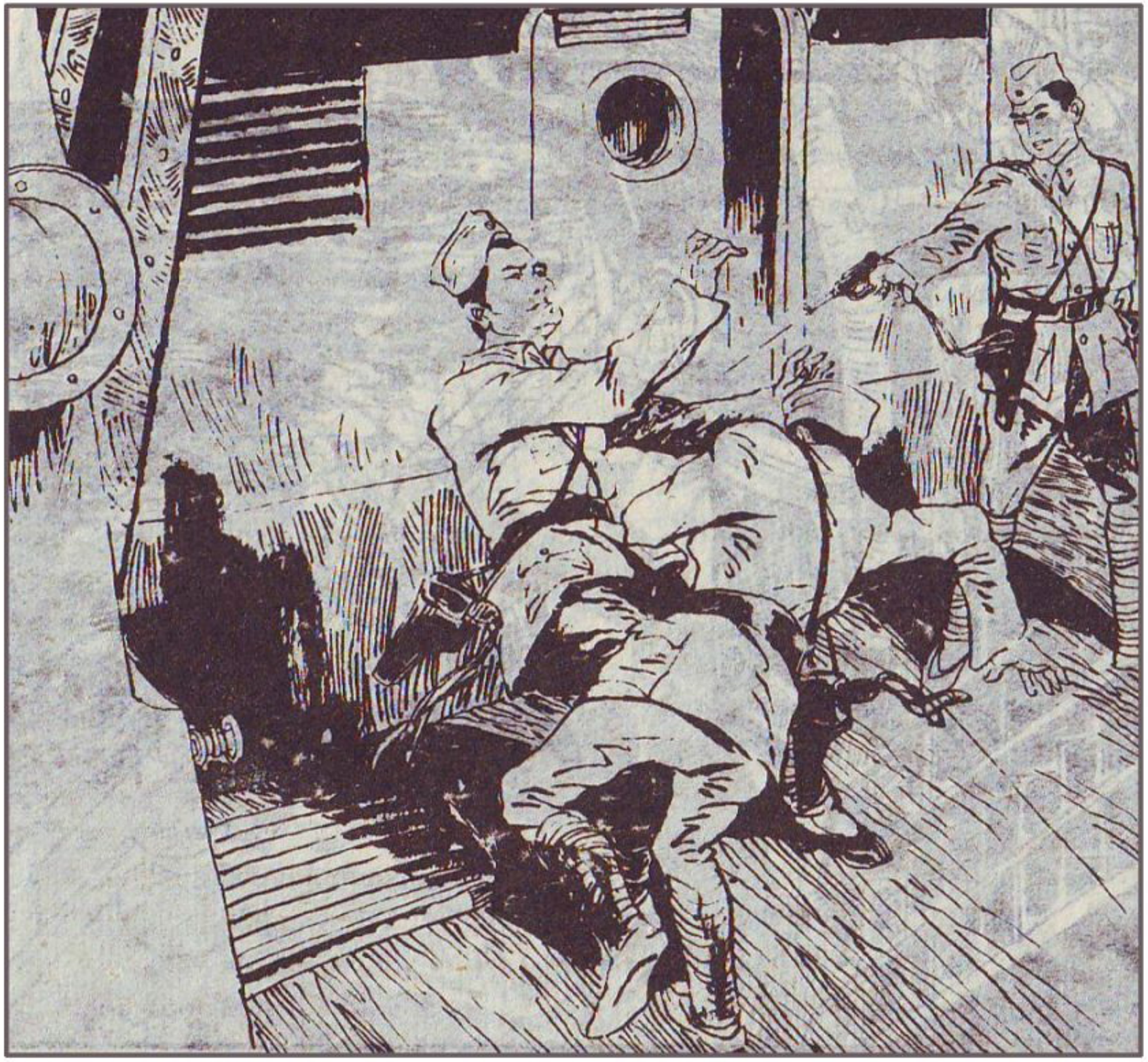


沈淦拔出手枪，对准丹华，怒吼道：『你到船上干什么？回答我！』丹华用平静盼语调说：『我看一看这条船在哪儿靠岸合适！』『你到底是什么人！』『共产党特派联络员——「白牡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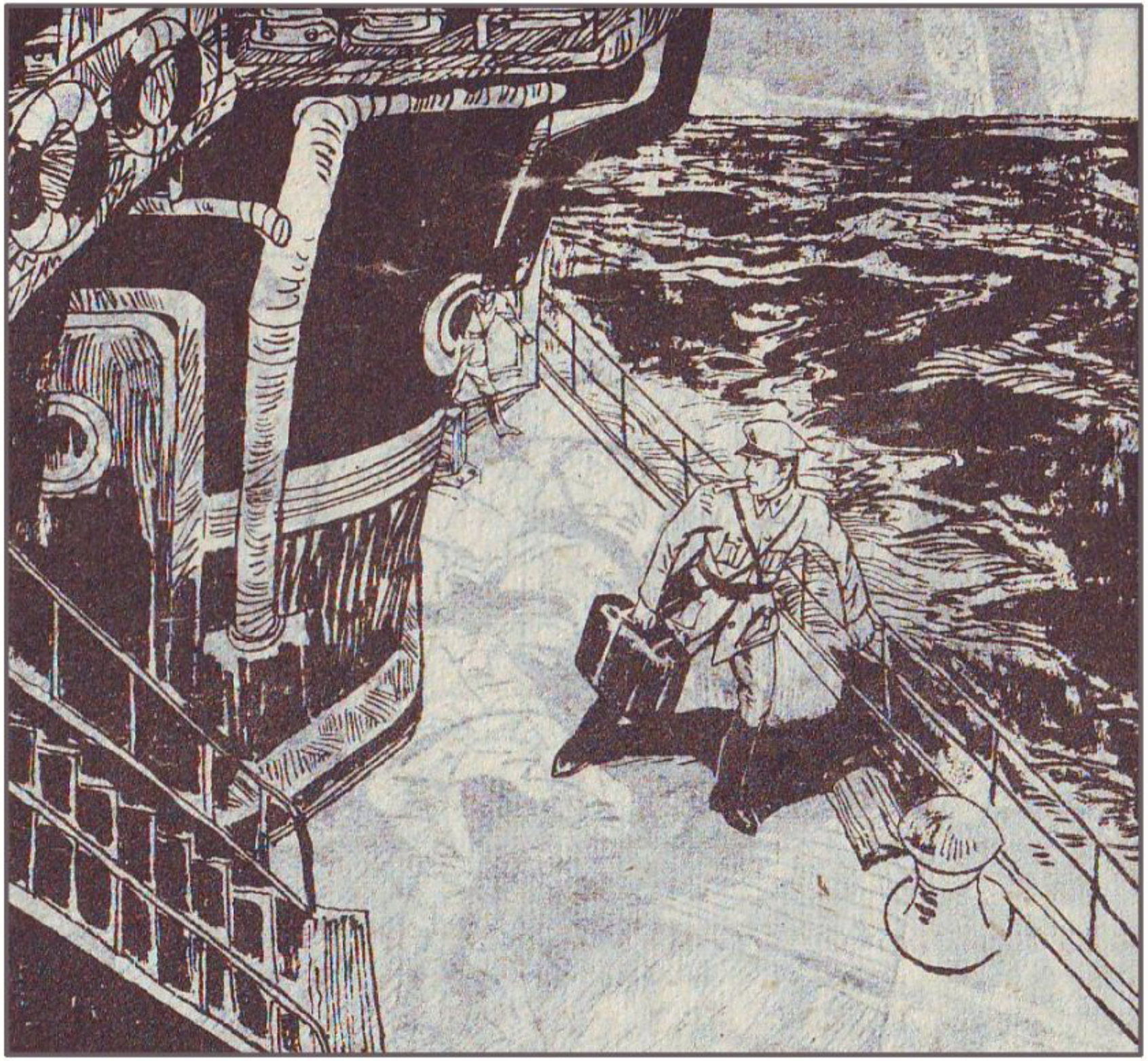


沈淦举枪就打。丹华早有准备，一闪身，子弹射在墙壁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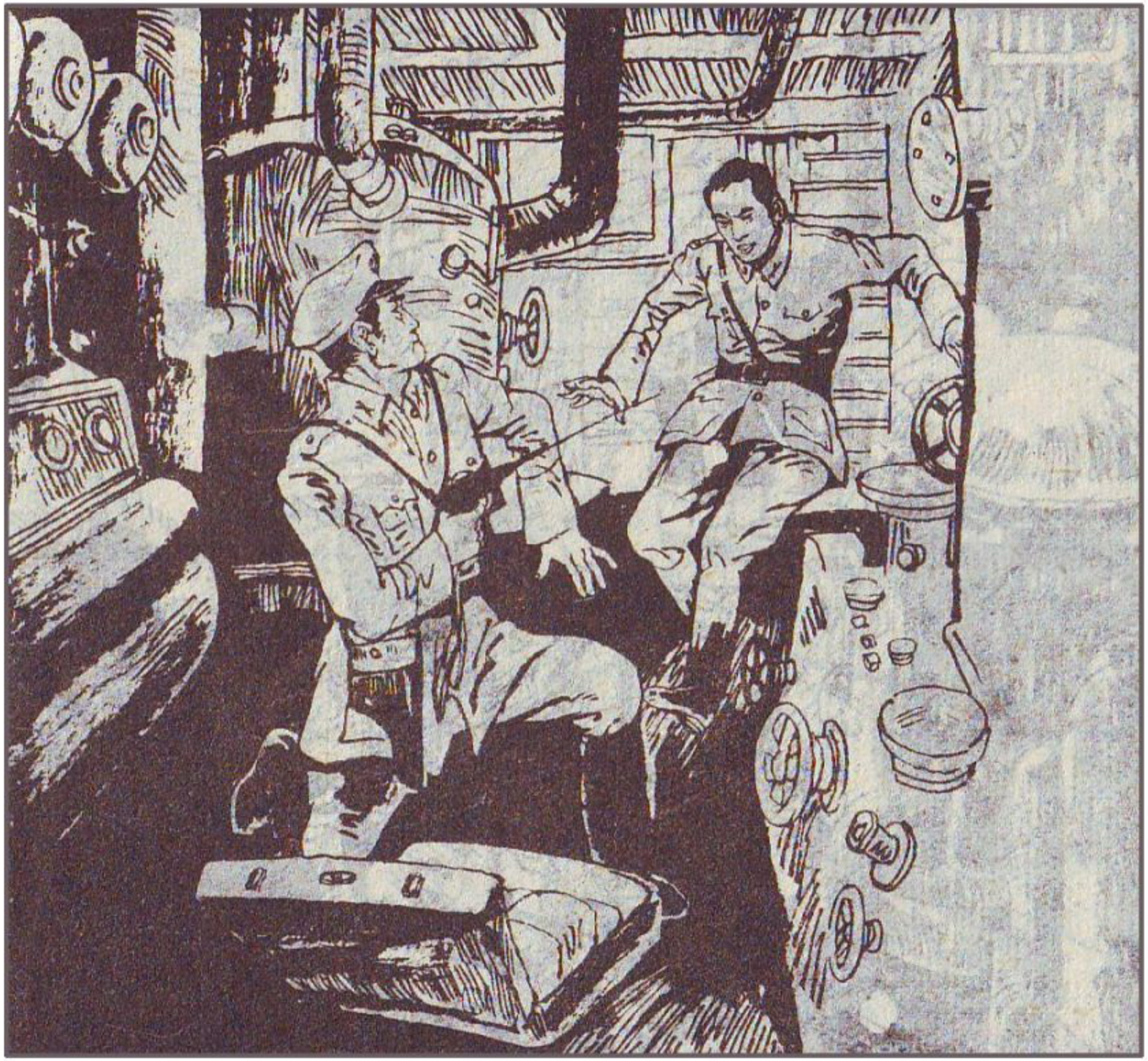
这时，会议桌下突然钻出了李仲和几个纠察队员。沈淦和他的两个亲信当场完蛋。



留守在门外的那两个亲信想往里冲，也被纠察队员一一击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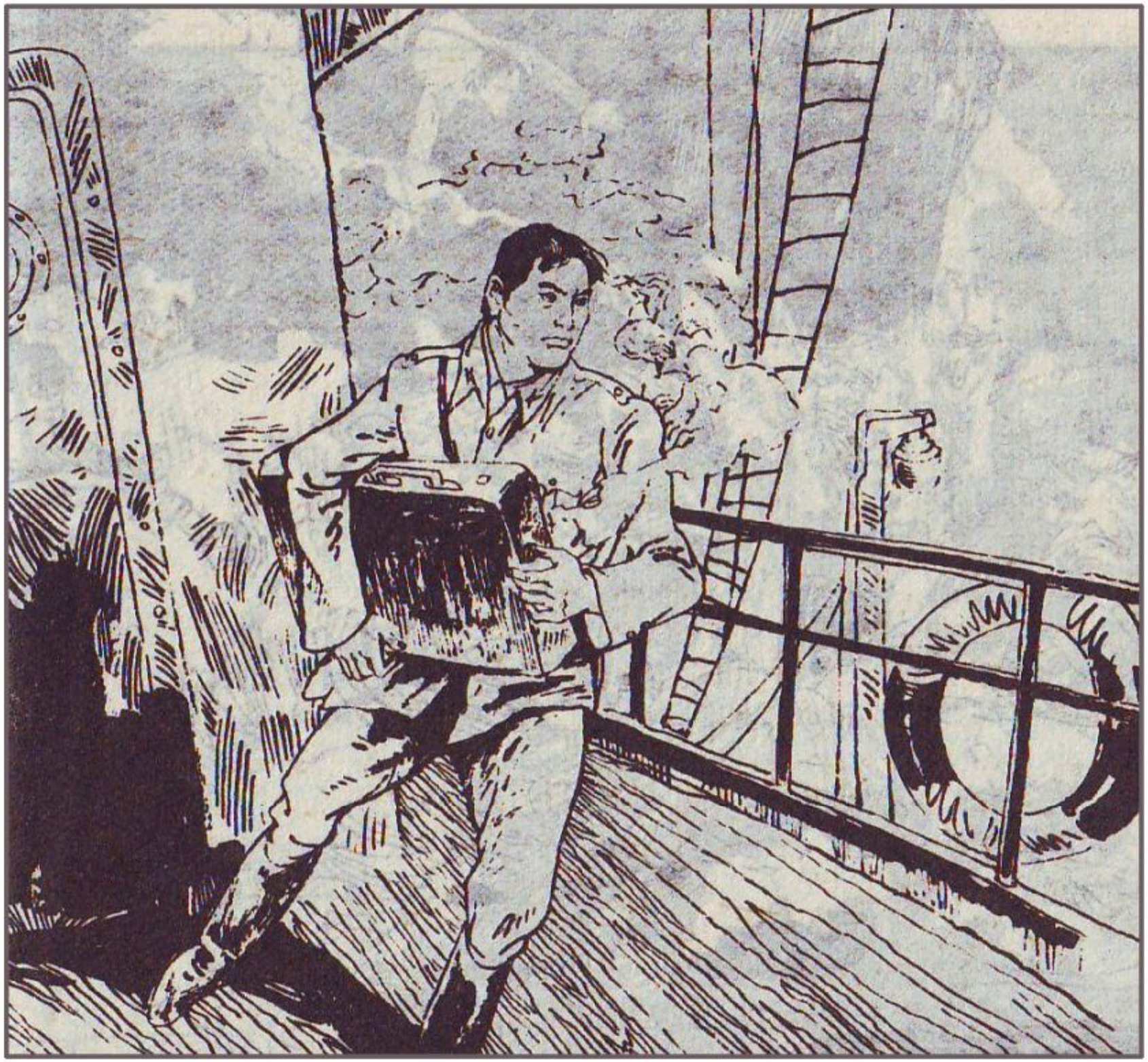
枪声一响，刁国良知道大事不好，急忙带着那箱炸药向主机房走去。周鹤发现后，立即跟了上去。



刁国良刚钻进主机房，周鹤便大喝一声：『站住！你要干什么？』刁国良一惊，回身一枪，击中了周鹤。

刁国良见周鹤倒下，忙把炸药放在主机上，一咬牙，『嗤』地一声拉着导火索，便慌忙跑了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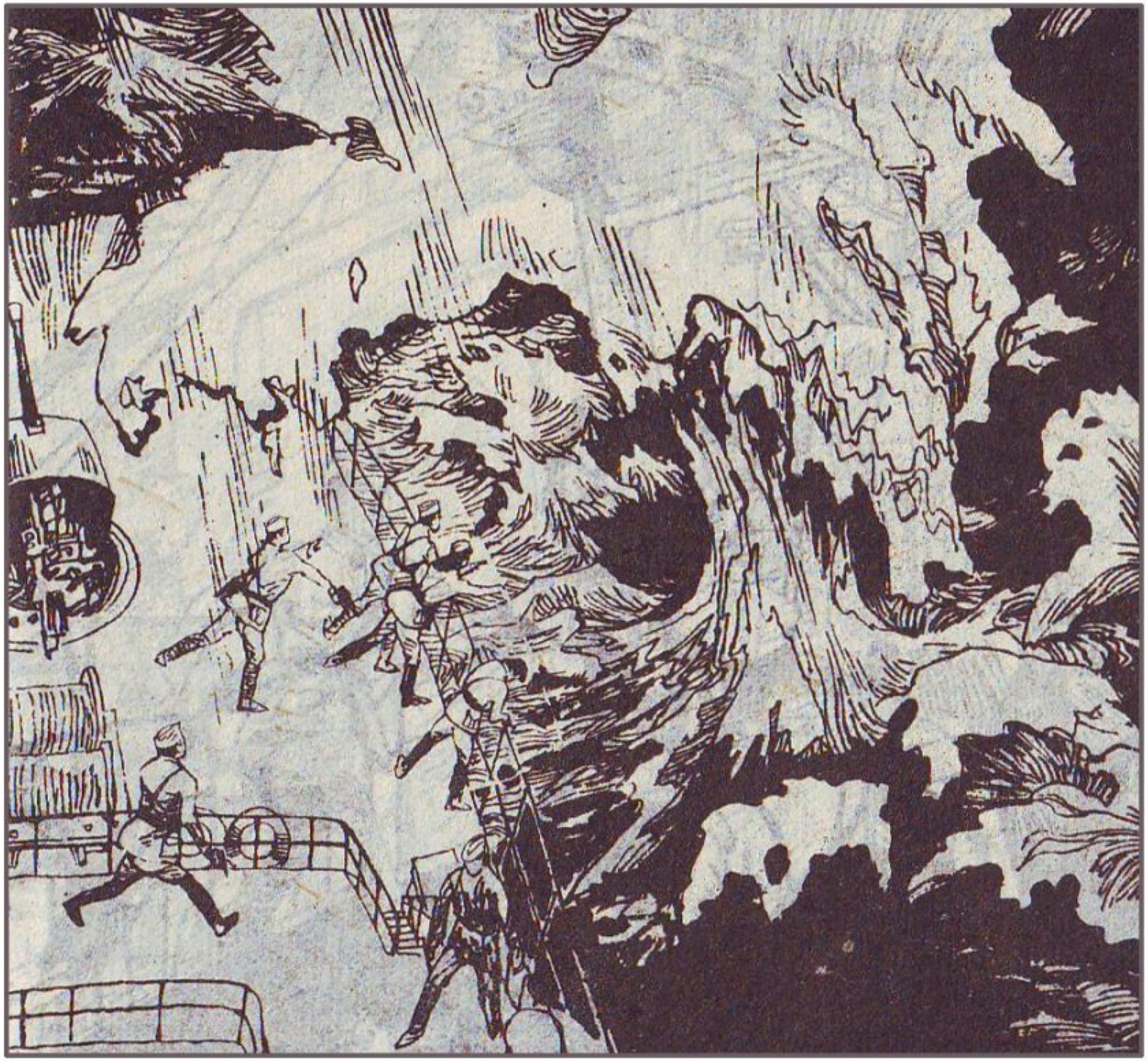
她的代号白牡丹（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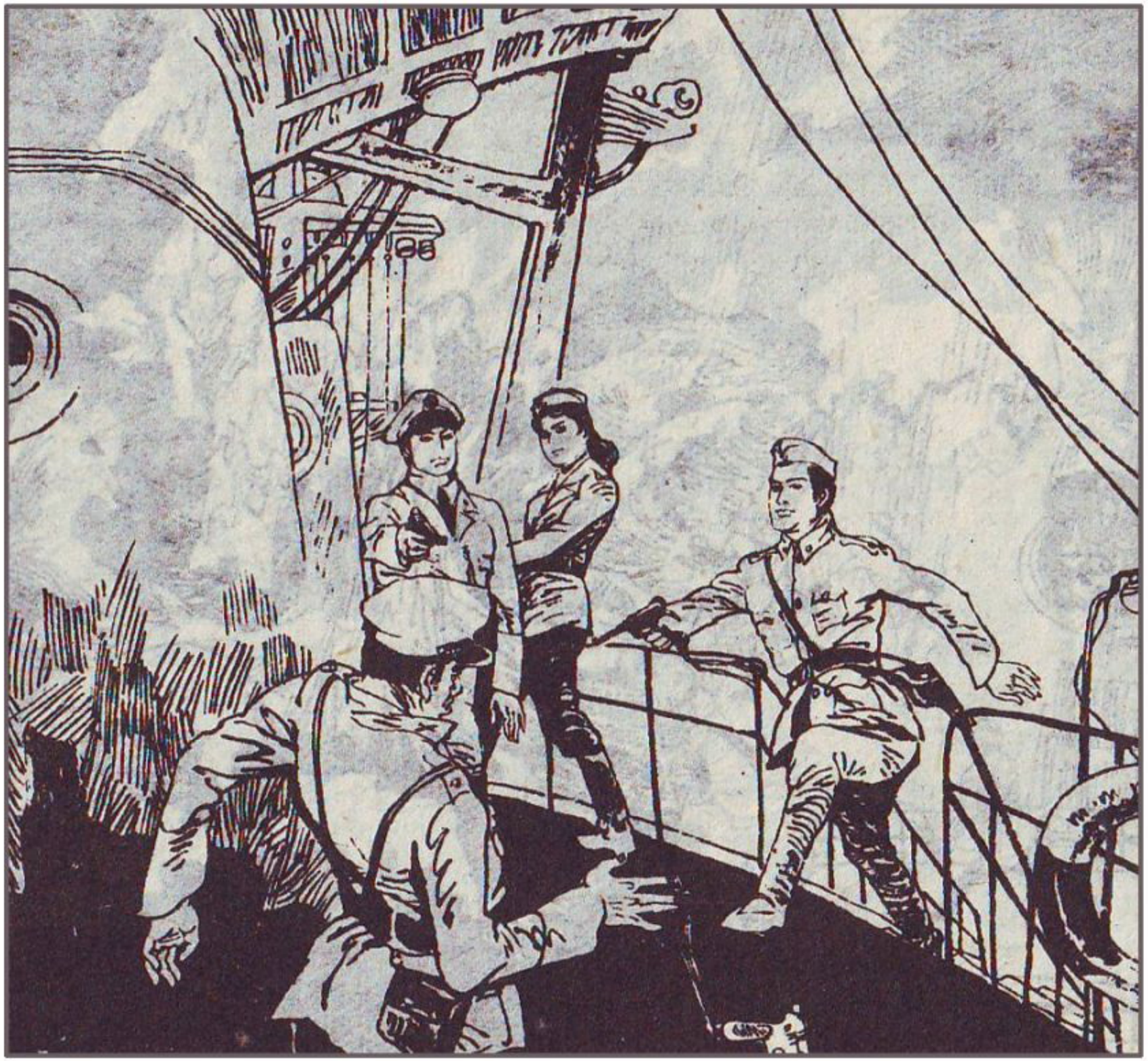
浓烈的火药味使重伤的周鹤苏醒过来。当他明白敌人要炸掉主机时，就挣扎着去抱起那箱炸药，艰难地爬上了舷梯。

他不顾一切地奔向船舷，要把那箱炸药扔进大海。由于他受伤过重，在抛出炸药的同时，自己也失身掉入大海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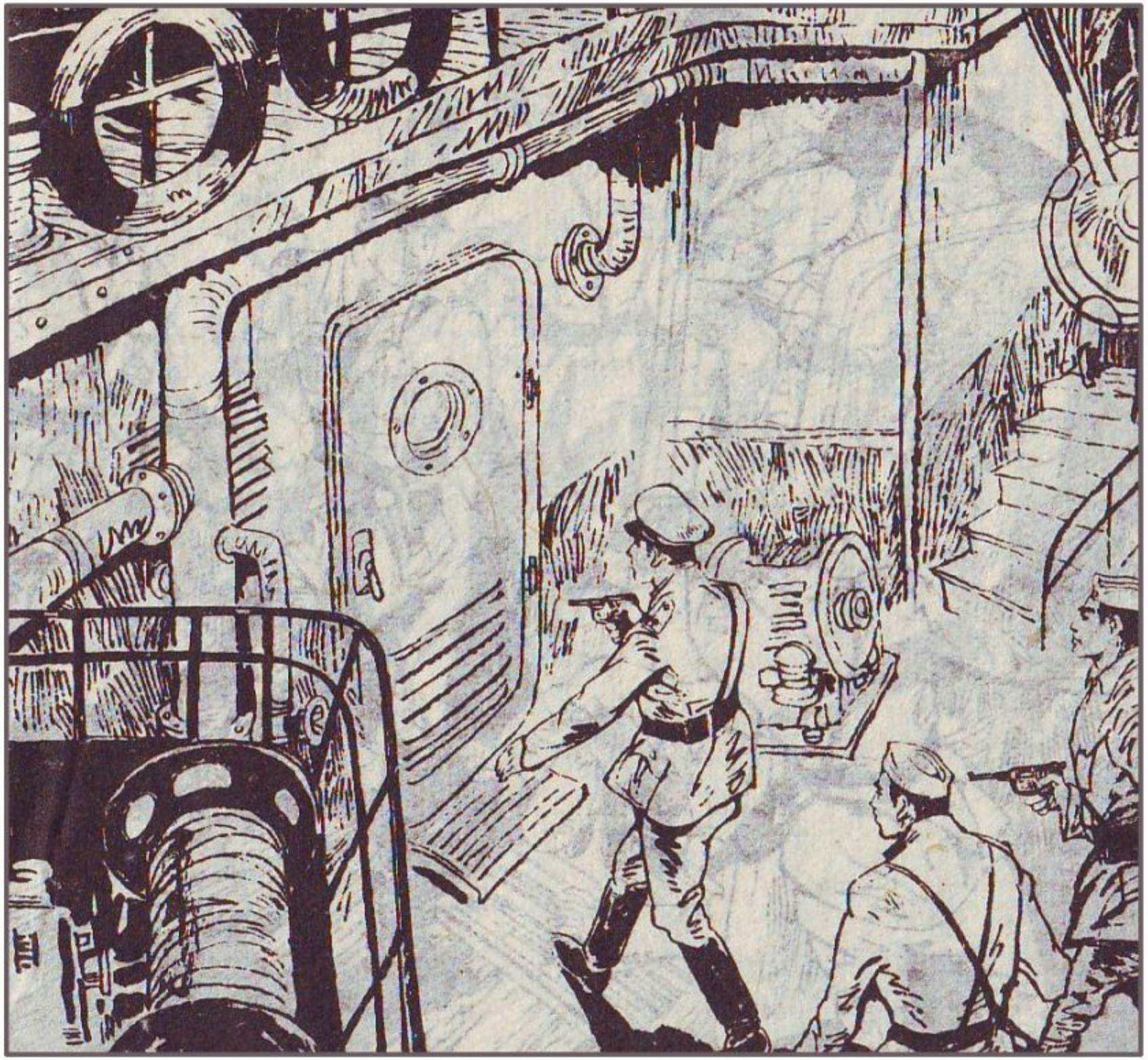
她的代号白牡丹（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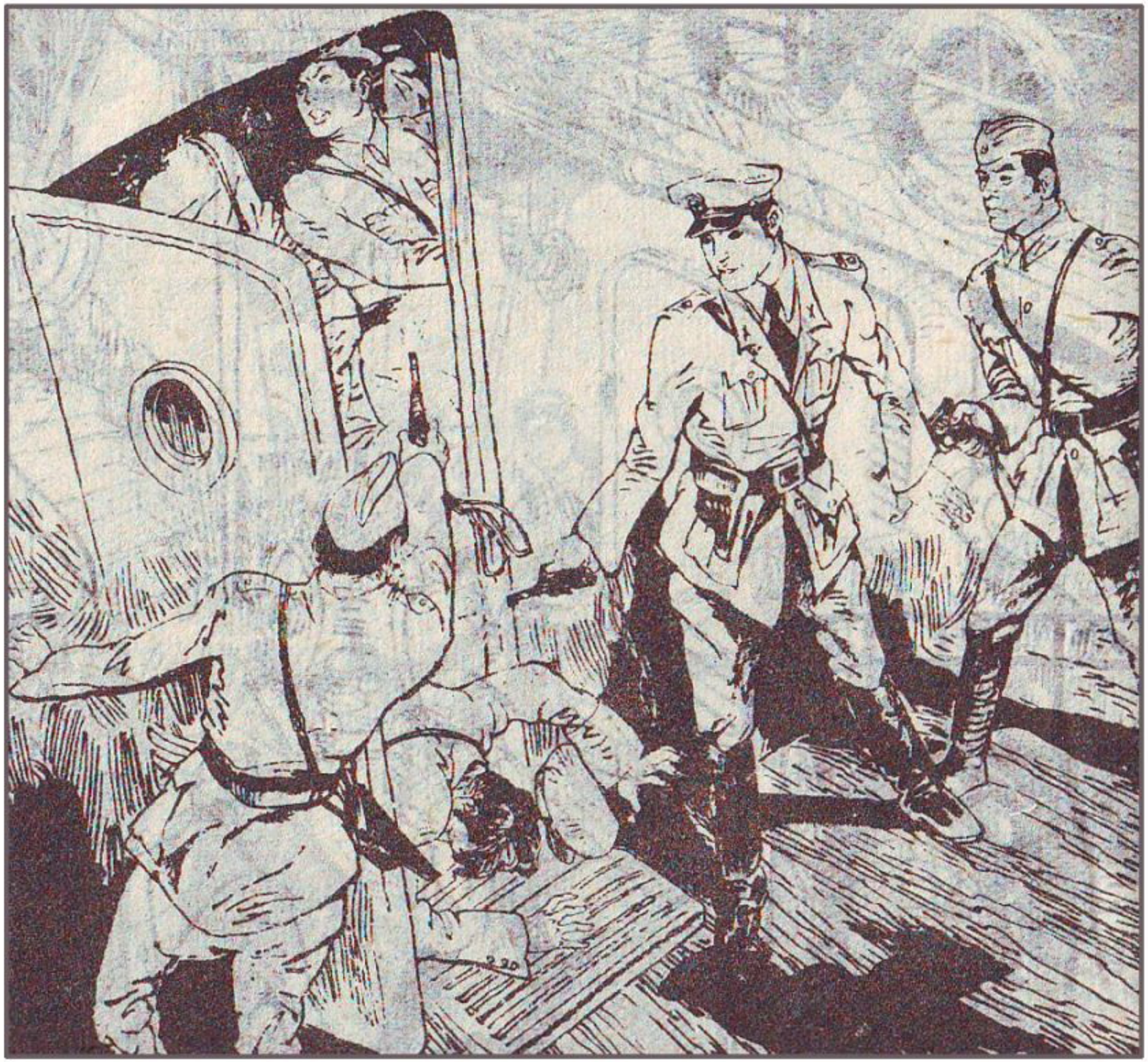
『轰隆』一声巨响，整个船身猛烈地摇晃了起来。正在甲板上和刁国良等残敌枪战的丹华他们，看到了这一切。丹华怒喊道：『为周鹤同志报仇！消灭残敌，冲啊！』



刁国良在暗中向丹华开枪射击，被孙林一枪结果了他。剩下的敌人都乖乖地举手投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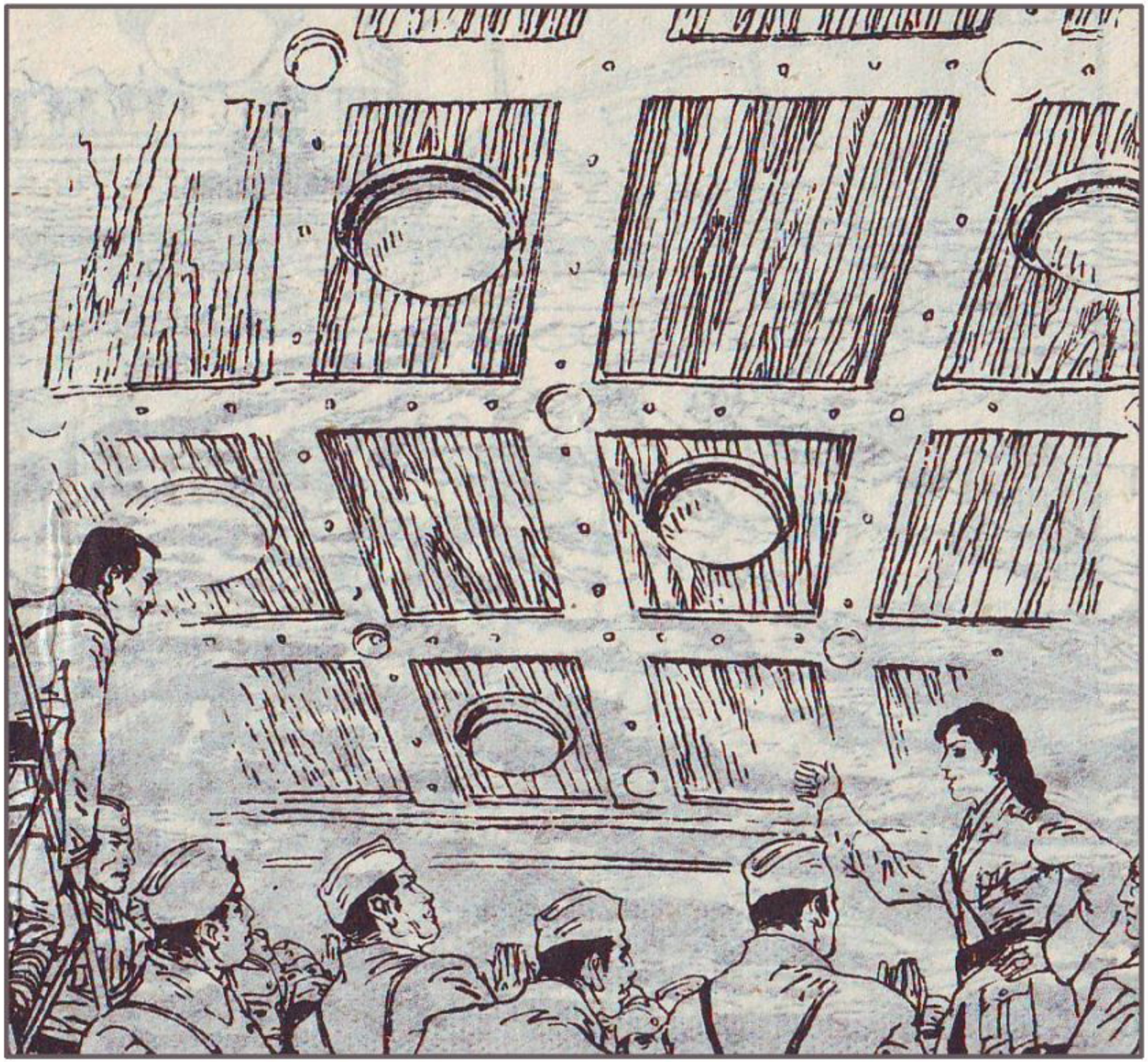
飞虎团的大部分人马都在底舱。在上面发生激烈战斗的同时，李仲也带领纠察队员控制了底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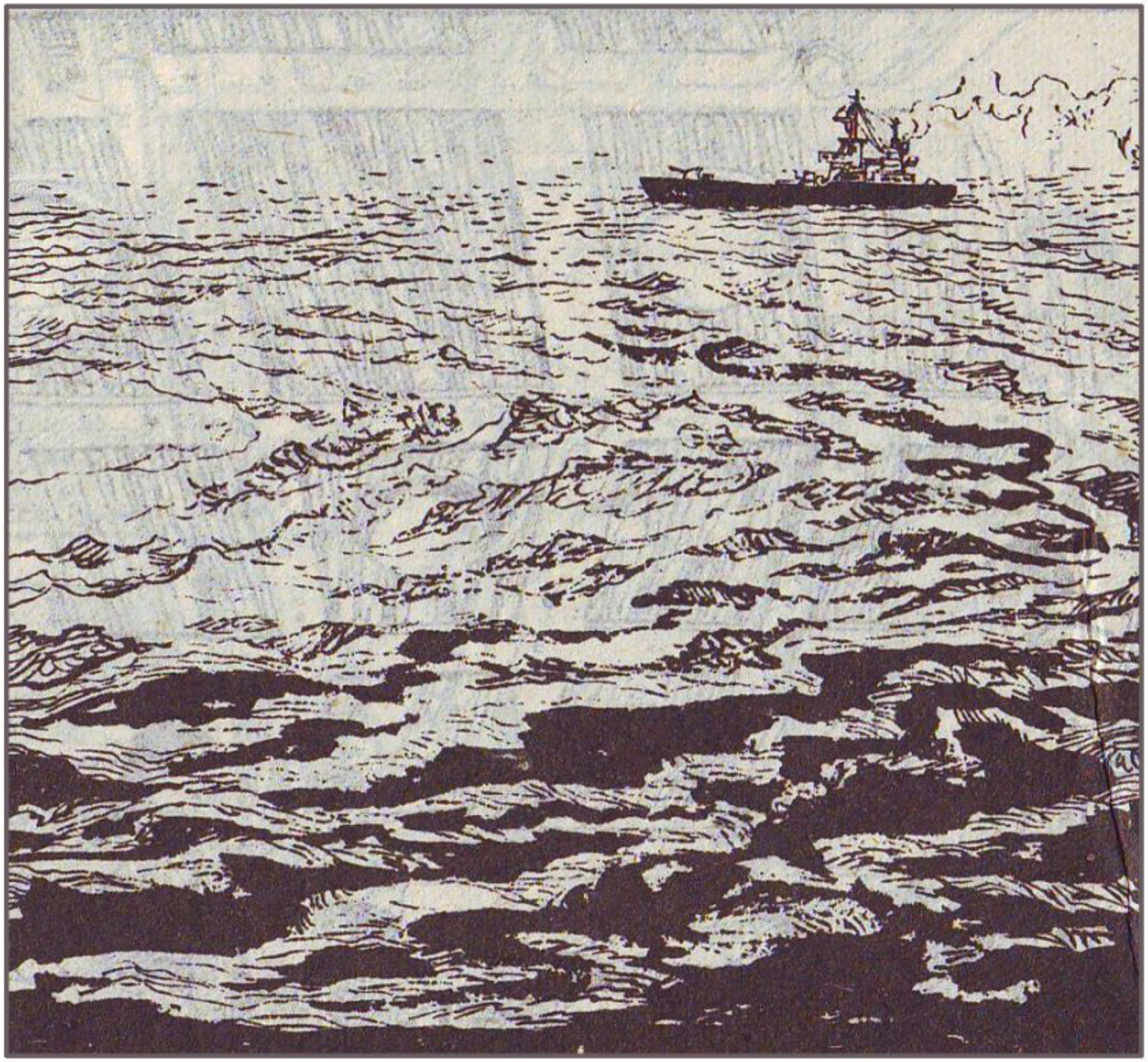
被沈淦安排在底舱的几个亲信，持枪往外冲，李仲命令纠察队员开枪射击，几个家伙当场被击毙，舱内顿时大乱。

上面战斗结束后，薛团长和丹华立即来到了底舱，惊恐的官兵们立即把目光投向了自己的团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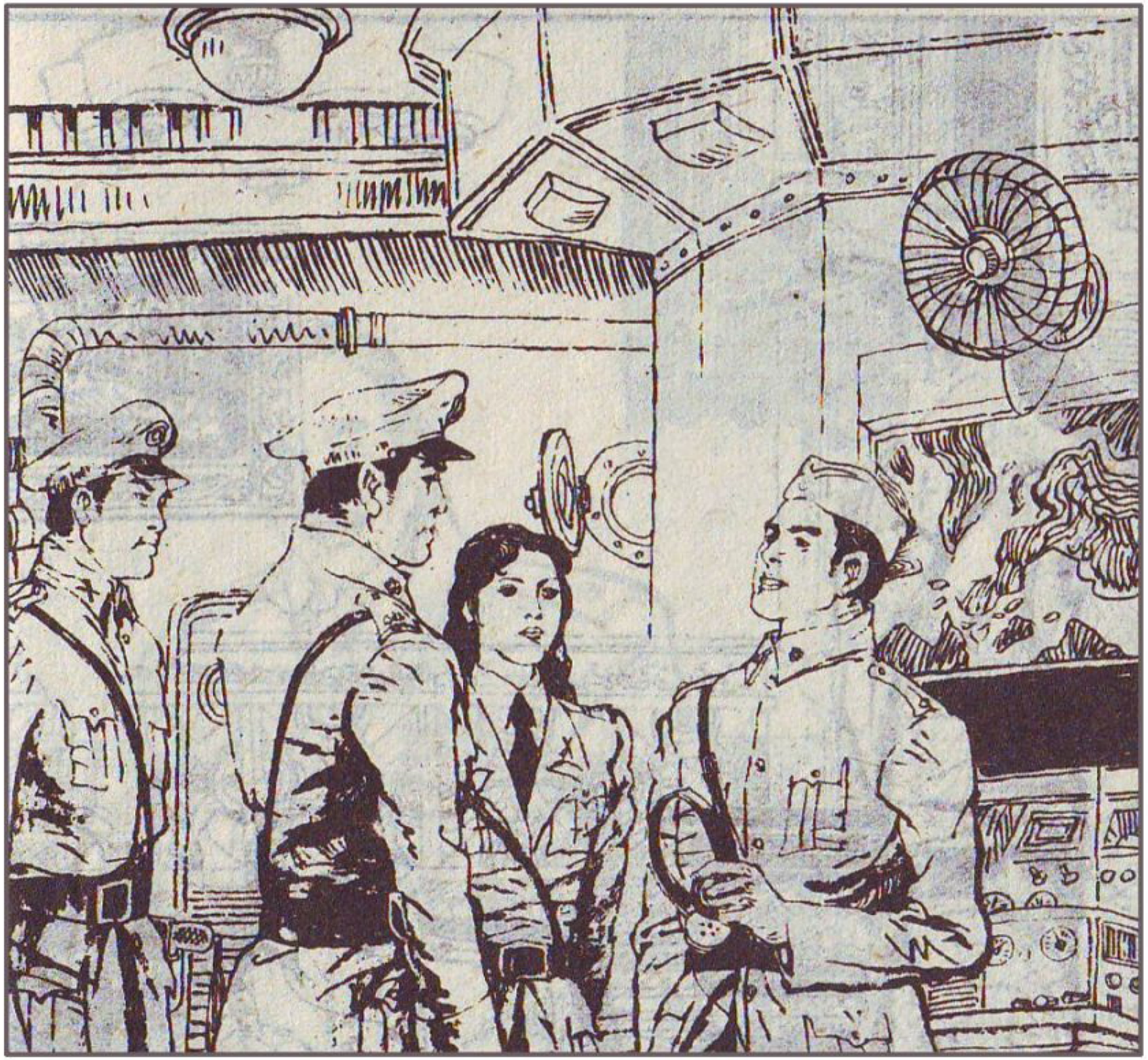
薛团长用威严的目光扫视了一下，庄严地宣布：『全体官兵弟兄们！蒋家王朝面临覆灭的下场！今天，我带领大家去走一条光明的道路——举行起义，到解放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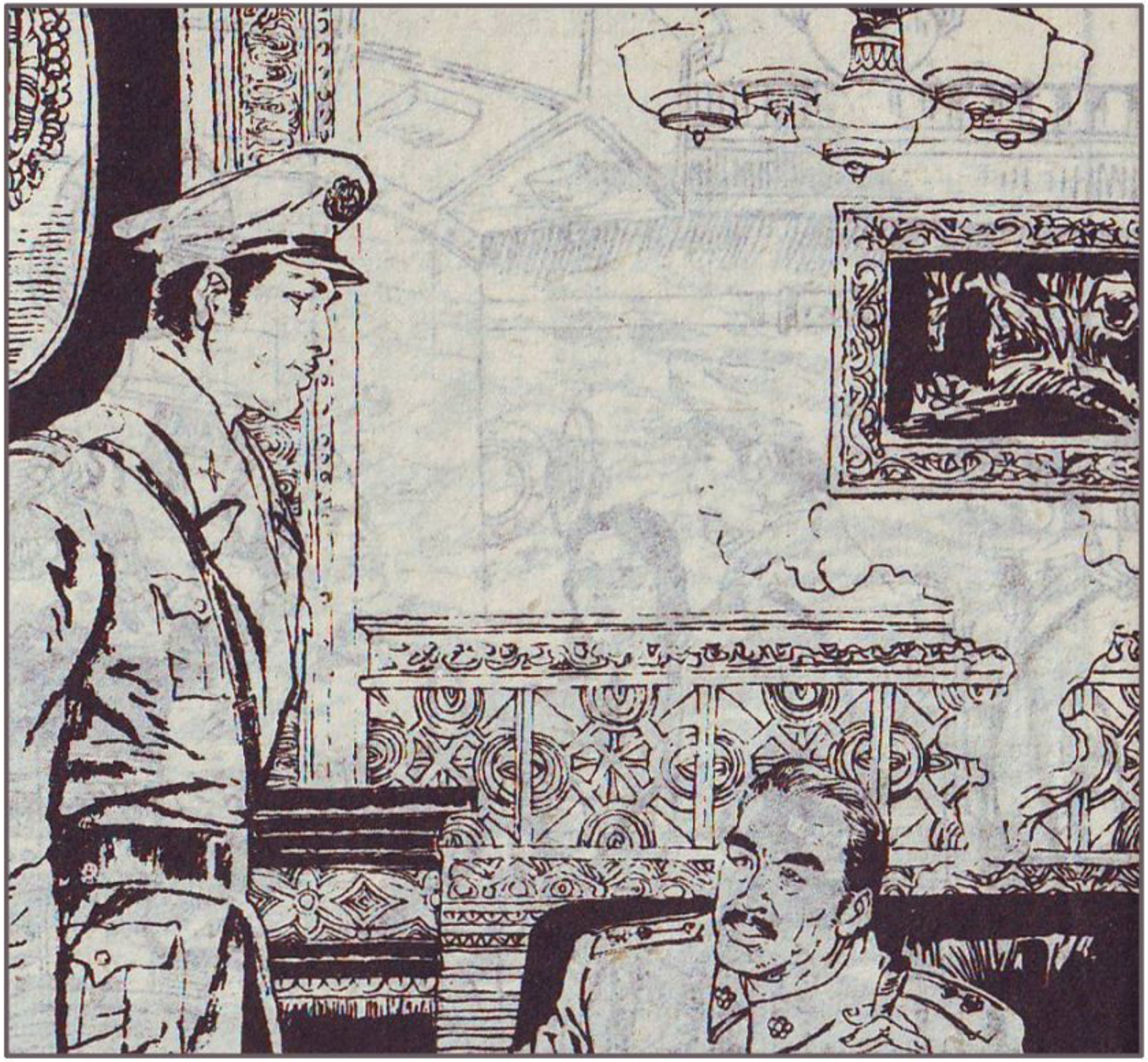
薛光善的讲话立即得到官兵们的热烈响应。丹华以党的联络员身份宣讲了党的政策，对飞虎团弃暗投明表示热烈的欢迎。官兵们又是一阵雷鸣般的掌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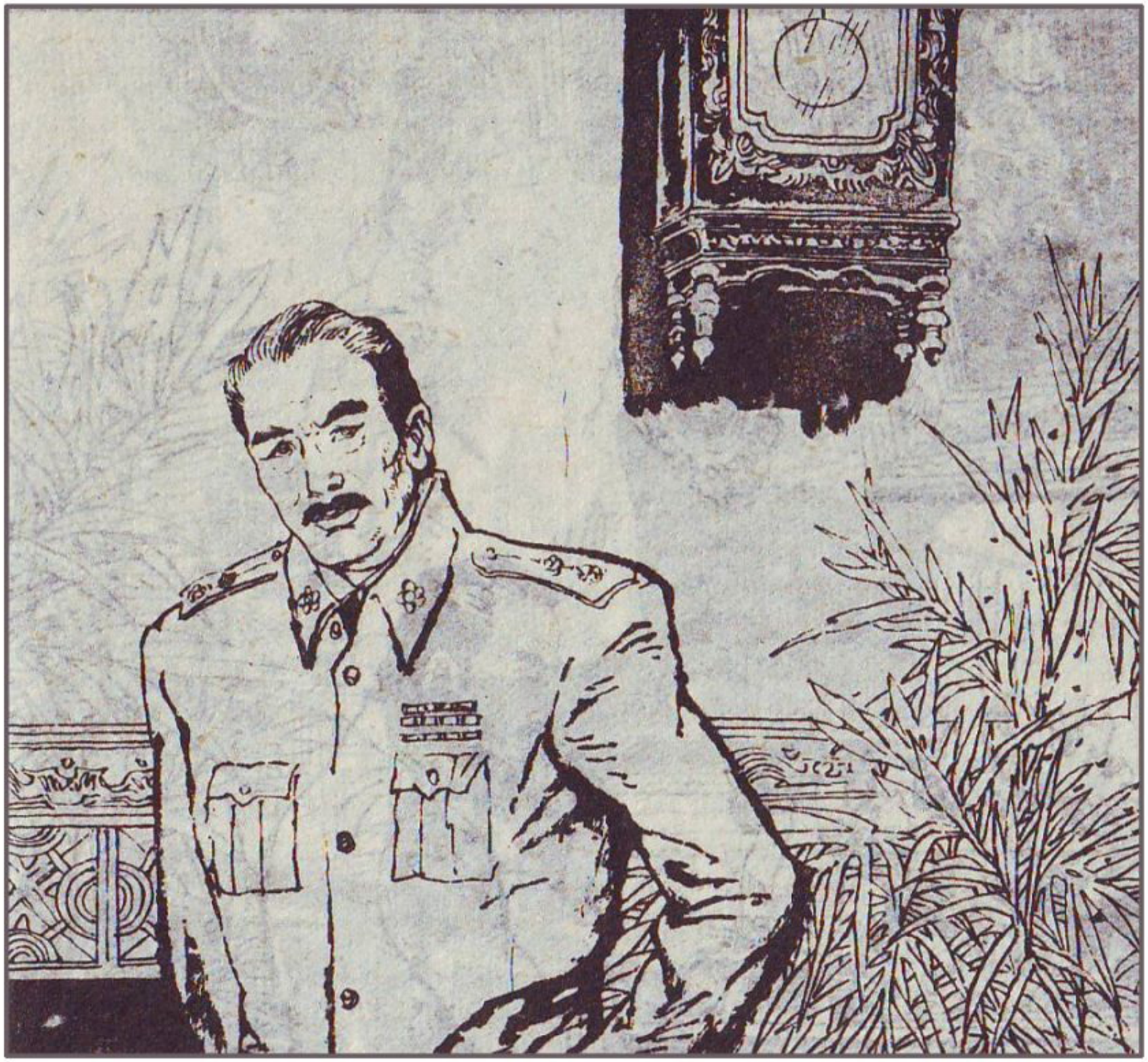
一九四九年四月十四日这天，起义后的『军字四〇二号』登陆艇沿着北上的路线，在洒满阳光的黄海上全速前进！



薛光善和丹华来到电讯室，亲自询问台湾方面的动向。孟庆超高兴地说：『一直按规定时间和台湾保持着电讯联系。没有异常情况。下午六时是到达台湾时间，我准备五点停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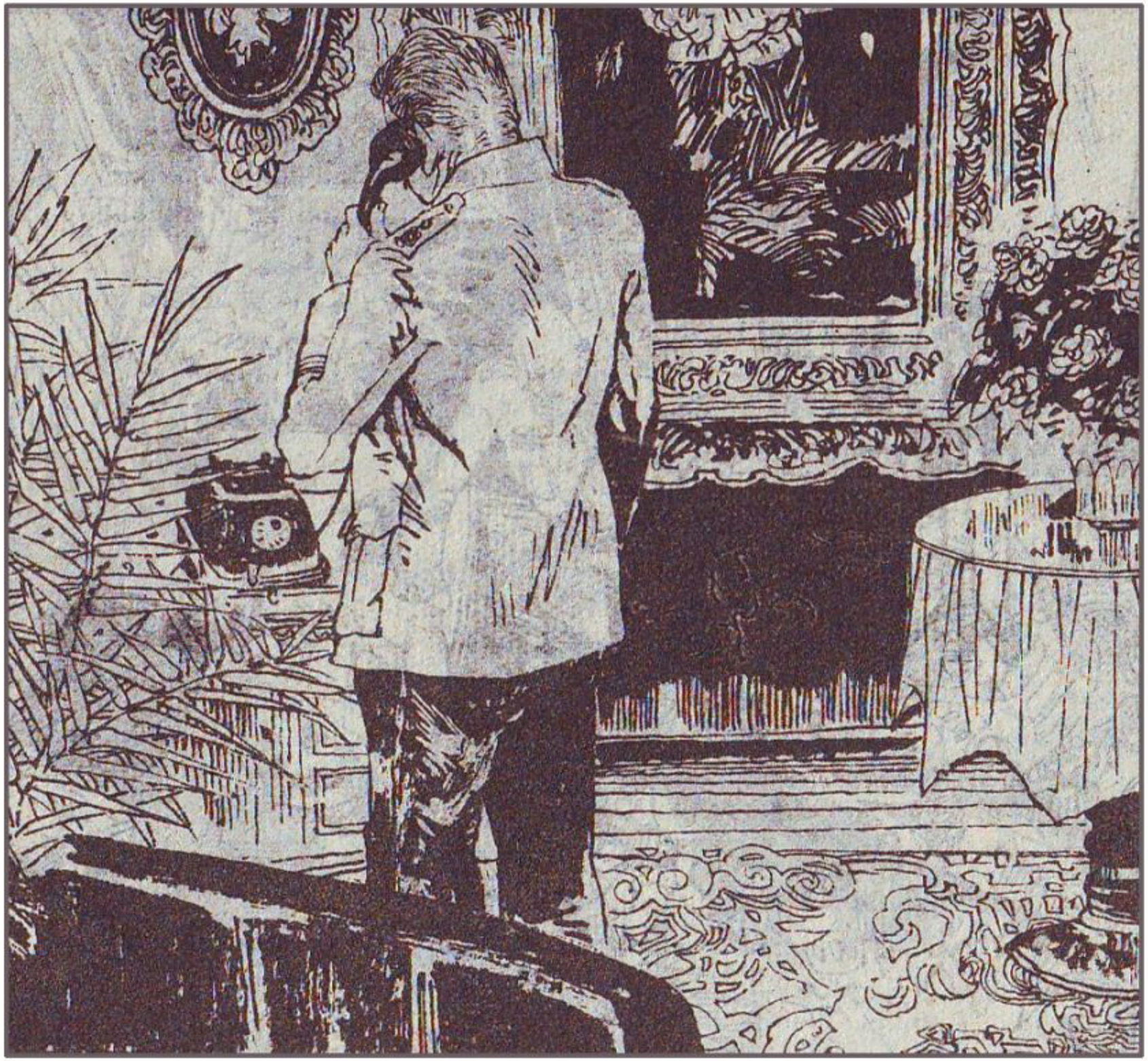
下午五点后，早已飞抵台湾总部的达威司令，焦急地等待着『军字四〇二号』的到来。这时，副官进来报告说：『司令，和登陆艇的电讯联系突然中断！』



『再有半小时飞虎团就要抵达，继续联系！』副官应声而去。这个突然情况引起了达威许多联想：薛光善真的会去投奔共党？他那个神秘的表妹真是共党『白牡丹』吗！

她的代号白牡丹（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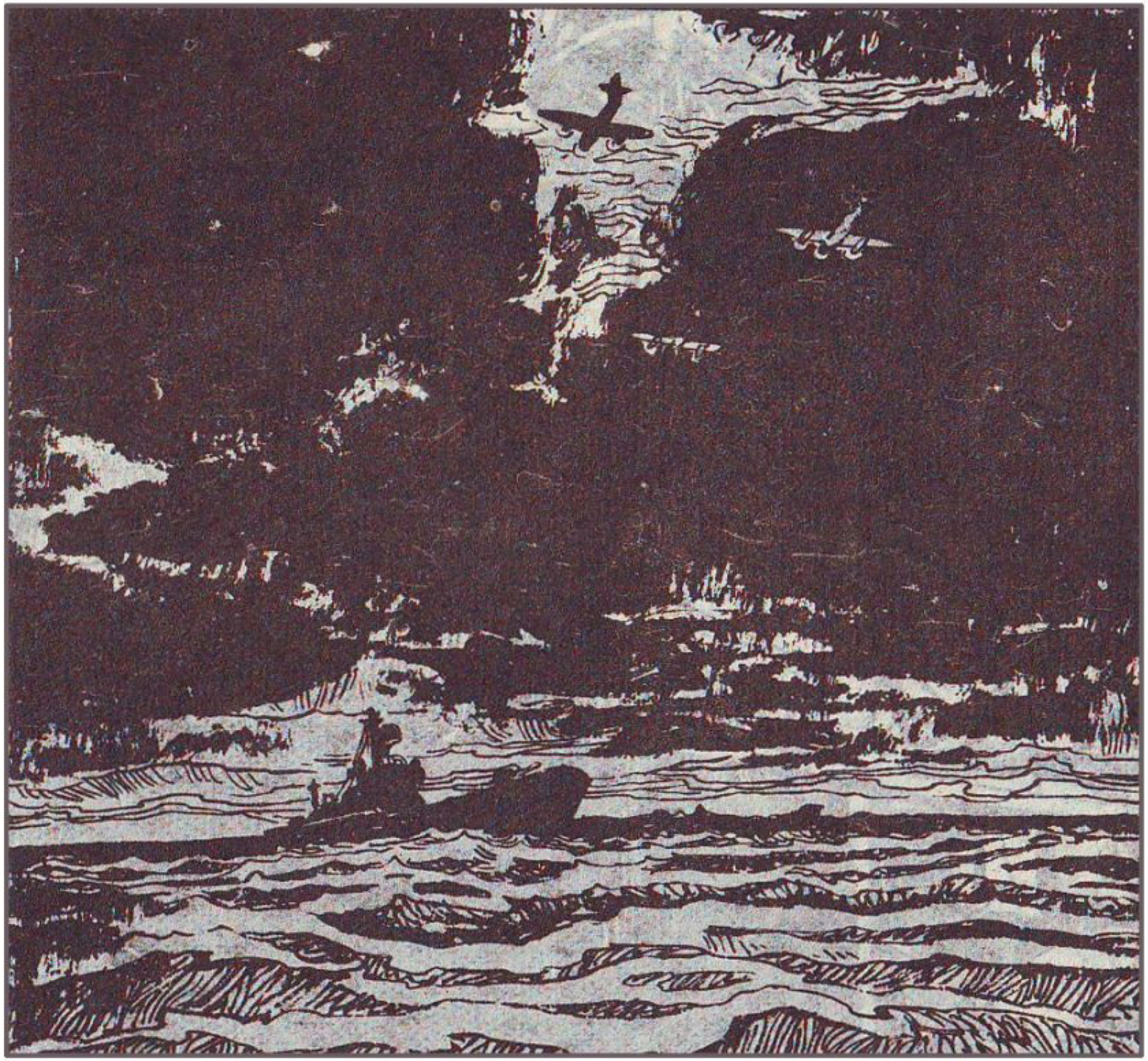
『当当……』墙上的时钟响了六下。他坐不住了，立即抓起电话，向军港询问『军字四〇二号』是否到达。军港的回话是肯定的——没有到达！



他用颤抖的手抓起了另一部电话，把这个情况直接报告给委座蒋介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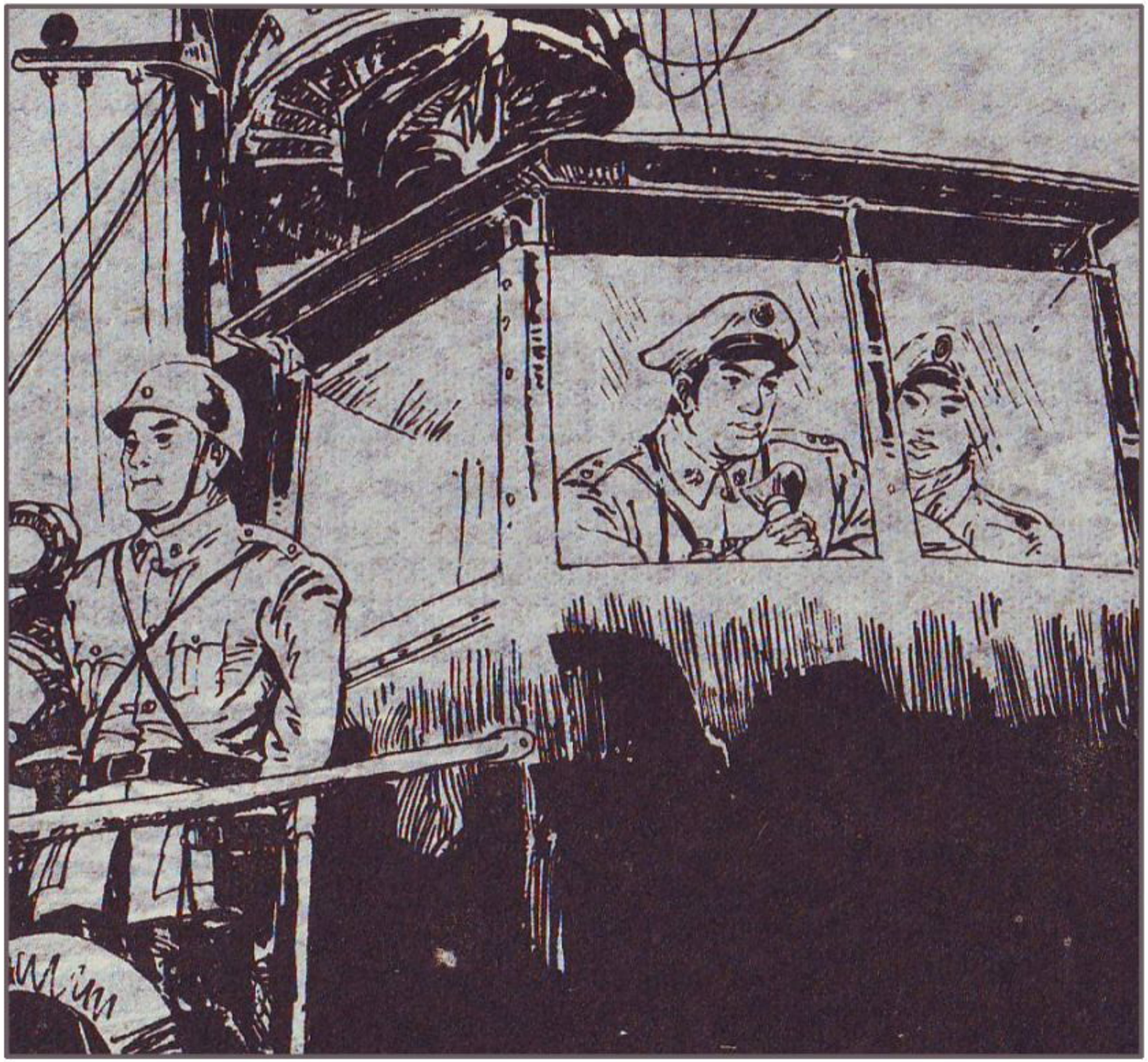
此时，蒋介石象一个破了产的老商人，用电话怒骂道：『娘希皮！你知道飞虎团是我的警卫队吗！如果薛光善投奔共党，会给我带来多么大的政治损失！娘希皮！』

蒋介石命令达威派出轰炸机群，去寻找『军字四〇二号』。达威不安地问：『委座，如果发现薛光善投共，是不是……』电话里立即传来蒋介右干枯的嗓音：『炸掉，炸沉它！娘希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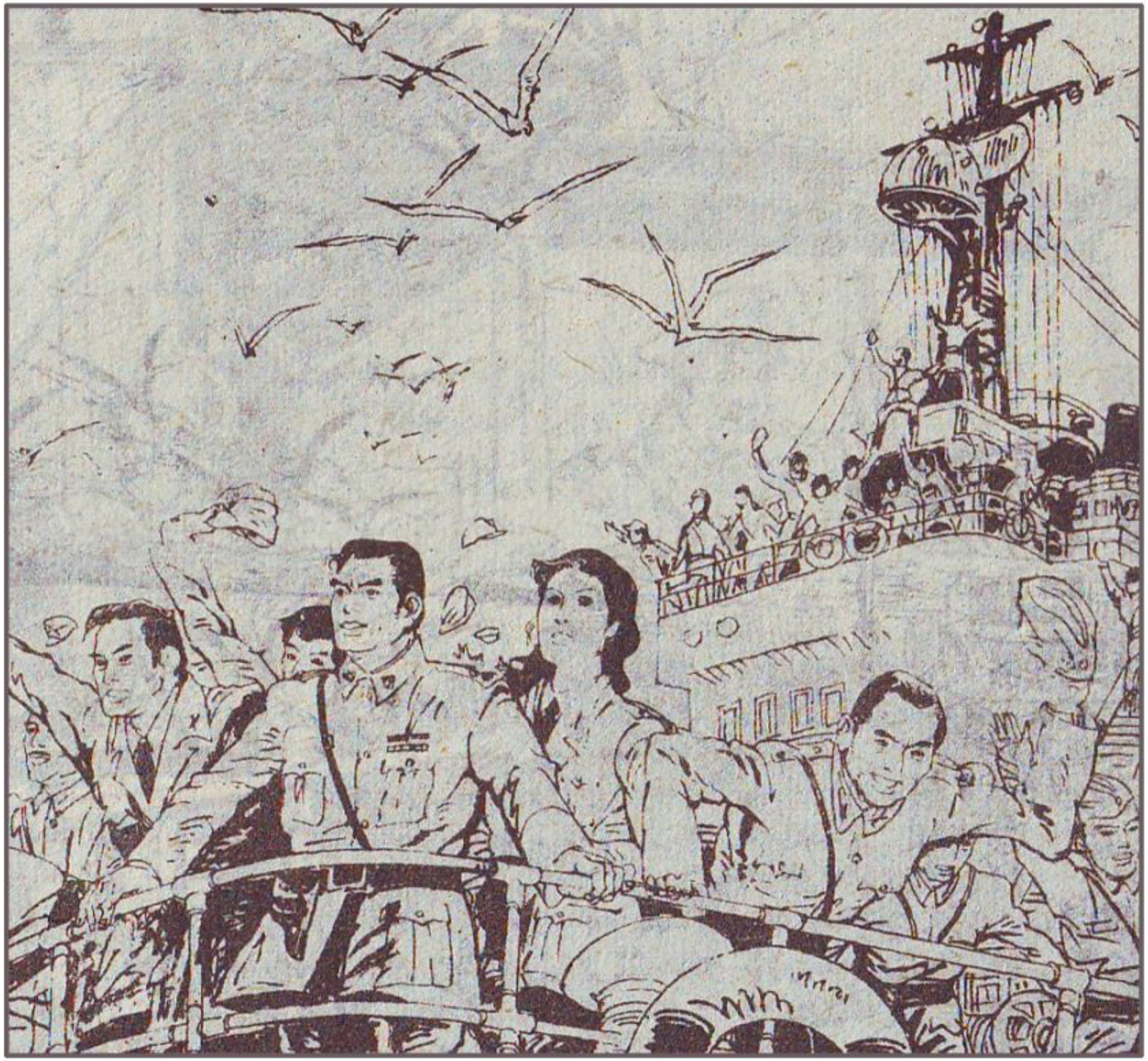
为了减少声响，薛光善又命令停止航行，关掉主机，抛锚。

一群轰炸机的黑影从『军字四〇二号』上空掠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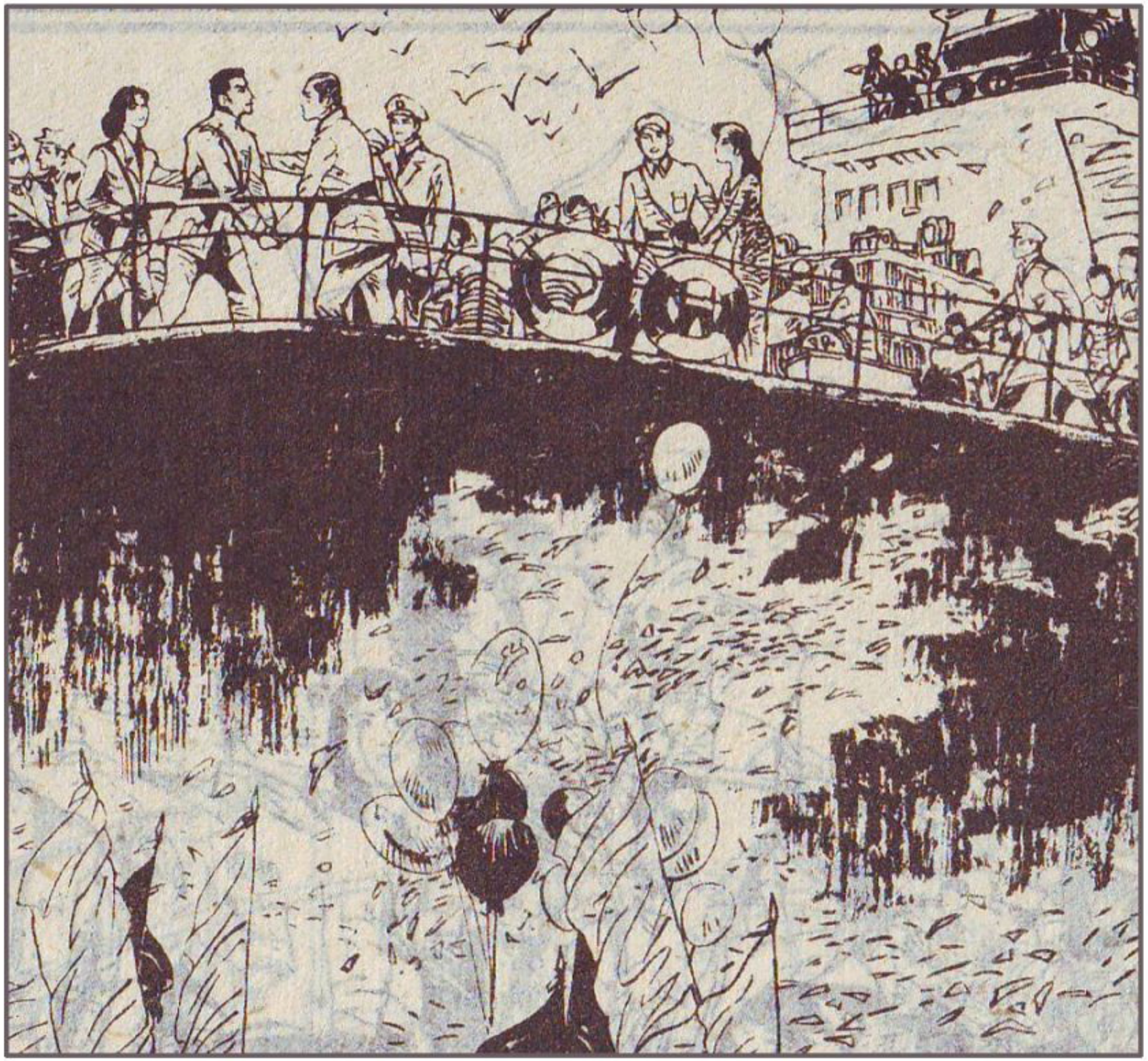
不一会儿，那群轰炸机又从北向南飞去。薛光普命令起锚，全速向连云港进发。

四月十五日的黎明，威武的『军字四〇二号』登陆艇，终于驶进了连云港。解放区的蓝天和红旗，把这艘巨艇衬托得格外庄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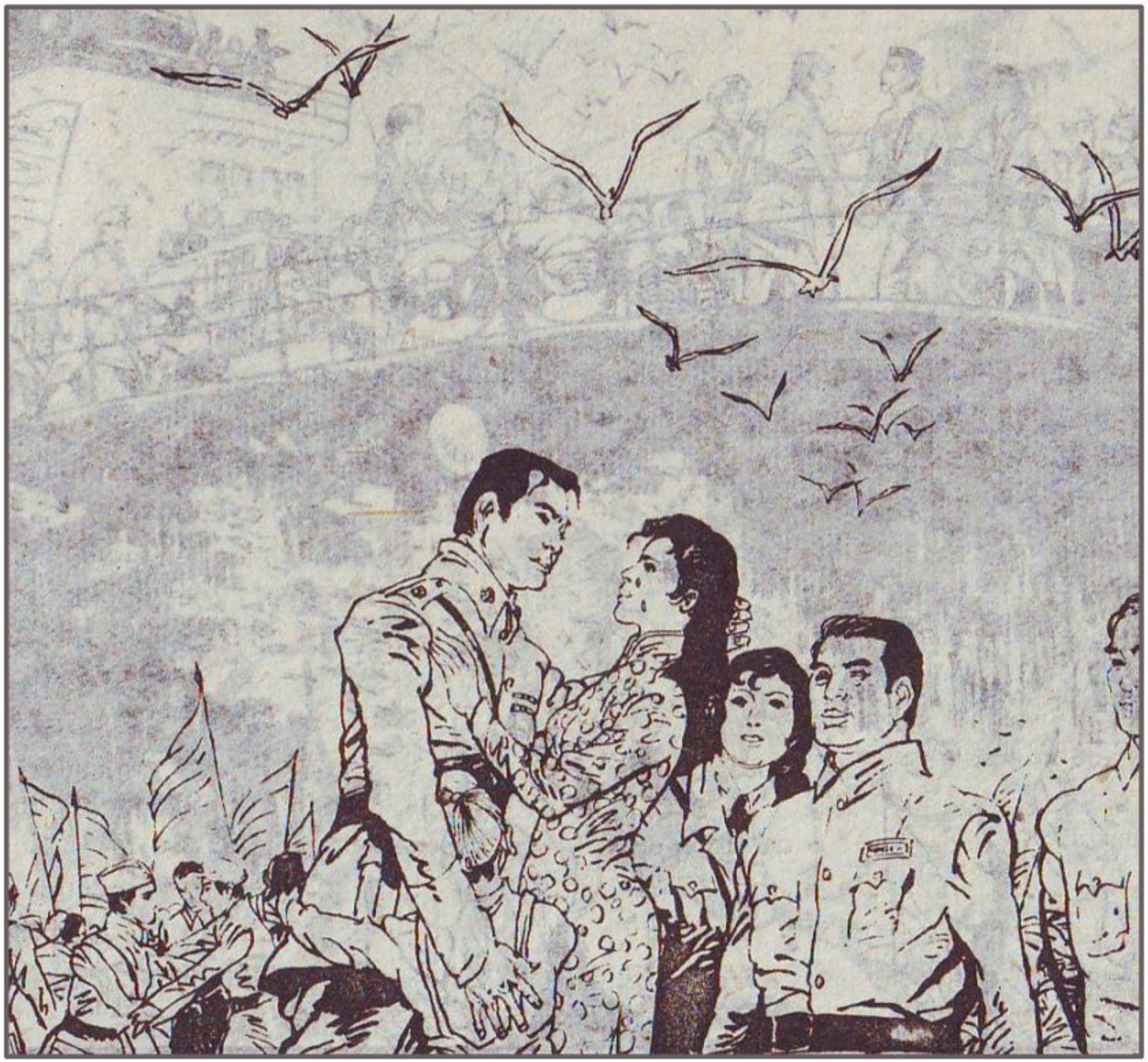


心情激动的薛光善和丹华，兴奋地来到船舷，和官兵们一起欢呼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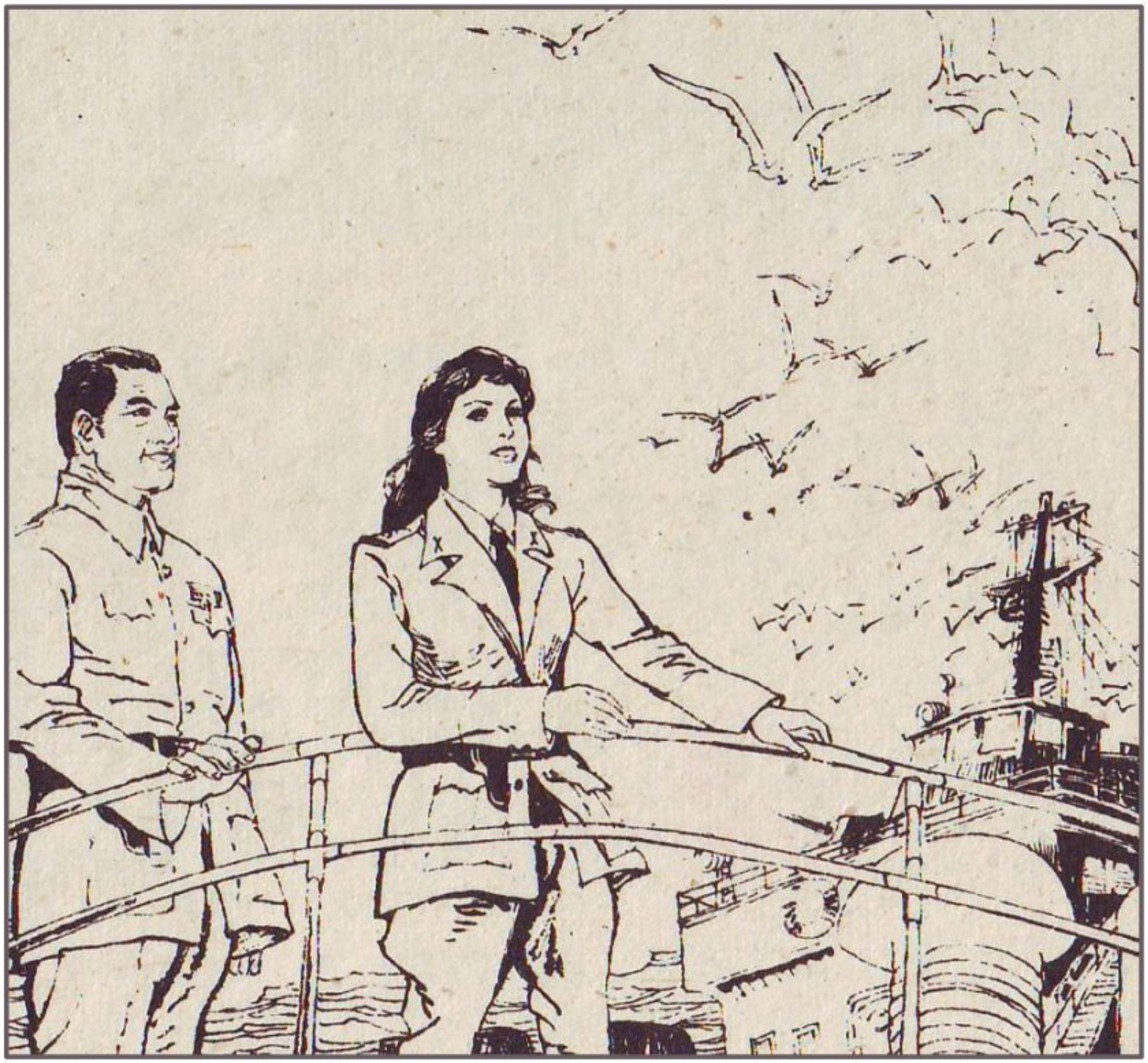
她的代号白牡丹（下）



前来欢迎的人群纷纷登上了『军字四〇二号』登陆艇。丹辉政委上前握住薛光普的手说：『老朋友，我们今后要在一起战斗！』薛光普面有愧色地说：『只恨学生觉悟太晚！』



丹辉转过身，指着梅茜和孩子说：『光善，你看！』梅茜一下子投入了薛光善的怀抱，她流着兴奋的眼泪说：『多亏刘仁同志在香港救下了我们母子俩，才使我们重得团圆！』



东方升起了一轮红日，染红了海水，染红了山川，染红了丹华那张美丽俊秀的脸庞。

封面　王玉炳

责任编辑　梁丙卓

她的代号白牡丹

（下）

原著　肖云星

改编　魏忠才　宋　芒

绘画　段文斌

河南美术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64开本　2.5印张
1985年2月第1版　1985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42,000册

统一书号 8386·204　~~定价 0.28元~~
定价 0.34元